



从未名湖 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
的信仰之旅
(一)



普世佳音◎出版

从未名湖 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
的信仰之旅
(一)

策划：安 平 陈祖幸 王新生

陈和平 徐建红

编辑：雅博 佳丽

校对：安力 郑燕珂

设计：春花灿烂

游子新歌丛书之 5

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

版权与作者共有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所有圣经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和合本圣经

Thon For You III

Planner: Jerry An, et.al

Editor: Yobo, Rebekah, et.al

Cover design: Chunhua Liu

Administration: Heather Haveman

© 2020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700 28th Street SE, Grand Rapids, MI 49508 USA
G. P. O. Box 12058, Hong Kong
E-mail: chinese@backtogod.net
ISBN:978-1-7327390-6-2

推荐语

陈宗清牧师（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

百余位北大精英述说自己跌宕起伏的故事：从肯定无神的意识形态，到拥抱道成肉身的基督。这趟信心之旅，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有怀疑、困惑，有挣扎、挫败；历经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善恶角力，也难免曾向世界妥协。他们大体属于同一时代。红色政权支配他们人生的轨迹，自然主义和进化论成为寻觅永恒真理的障碍。然而最终，当心灵被恩典的手触摸之时，他们猛然发觉：不是他们找到了真理，而是真理逮住了他们。从此，彼岸的真实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旋律。而活着，是为那永远不能被震动的国度！

华欣牧师（海外校园机构总干事）：

这本书与众不同，不仅每个作者都有“北大人”的戳记，而且有许多是牧者、传道人、校园福音工作者和神学院的学生。初信者的见证文章常常感情充沛却理性不足，这些见证却多是在作者得救归主十年以后写的，情丰富，理清晰，灵里的蕴含丰富，非常值得细读。为这本书的作者群体点赞！谁说北大既无校训又无校歌只有革命传统？进西门，经过“贝公楼”，来到湖光塔影的临湖轩，追溯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才是北大的根。

林永健牧师（福遍中国教会主任牧师）

百余位北大校友的信心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他们在人生路上遇见神的真实故事，令人感动，一同见证福音的大能。人若没有神，无论是多么优秀、令人羡慕的才子，都是虚空与捕风；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领受圣灵，活出新的生命与新的生活，人才能真正满足。

我有幸认识书中几位见证人，他们生命的改变是那么真实，完全没有了尖子自恃的傲气，却洋溢着新生命的喜乐与能力。这些生命的见证人，和那些在我们前面历世历代的圣徒，鼓励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1-2）奔！向前奔！存心忍耐向前奔！在疫情肆虐中、存心忍耐向前奔！

赵征博士（堪萨斯大学商学院教授）：

在清华生活学习的时候，曾去隔壁的北大散步。徜徉于未名湖畔和博雅塔下，心中总会有一种亲切感。后来渐渐了解到北大和清华的一些共同渊源。北大的第一任西学总监丁铤良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都是基督徒。这两所大学都受益于司徒雷登创办的基于基督信仰的燕京大学。七十年前，燕京大学被拆解。燕大的工程学科给了清华，北大则得到了她的文理学科和美丽的校园。从把基督信仰引入清朝官办学堂的丁铤良，到把生命奉献给这个信仰的北大毕业生林昭，北大百年的历史不断闪耀着真理之光。你将要遇见的这百余位北大基督徒校友就是众多见证中的一部分。作为清华的校友，能够和北大的弟兄姐妹们携手见证神的救赎恩典和奇妙作为，实为荣幸，何等美好！

序：看见了大光

/ 冯秉诚

一

提起北京大学，人们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首先是想到她美丽的“一塔湖图”的校园。每年暑假，北大校园成为游客观光胜地，熙熙攘攘、人满为患。北大校长林建华在 119 周年校庆上调侃说，北大不再是 Peking University，应该叫“Parking University”。^[1]

当然，人们更会想到，北大是中国的顶尖学府，有齐全的教学设施，耳提面命的名师，各地拔得头筹的高考状元，和“头戴光环，走路带风”的学子。

人们也会想到，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其影响力早已越过教育界，对全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然而，北大没有校训，没有校歌。“北大精神”是什么？“北大精神”一直随时代在变迁，这从历届北大校长的讲话即可看到。^[2]

至于“北大传统”，至今没有共识。有人推崇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人主张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直到1951年，北大仍以12月17日（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日）为校庆日；从1954年开始，北大的校庆日改为5月4日，这显然与“五四运动”有关。什么是“五四运动”？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二者的关系如何？孰先孰后？至今，学术界没有共识。

狭义上，“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各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京。《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的音译，意为“民主”，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和“赛先生”（“Science”的音译，意为“科学”，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和胡适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称，“新文化运动”只包含“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而不涉及现实政治。因此，胡适曾将“五四运动”称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3]

后来，新文化运动分成了两股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一部分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离开文化领域，走上了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全盘西化”的道路走下去。^[4]

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志士仁人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探索救国之道。然而，科学、民主不是“本”，只是基督教信仰孕育出来的“果”。

“科学”（这里指自然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上帝创立和掌控的，以“述说上帝的荣耀”（《诗篇》19:1）。为了认识、荣耀上帝和完成上帝赋予人类管理大自然的文化使命，几百年前，一大批敬虔的基督徒投入自然科学探究中，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把科学研究视为“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不断领悟上帝的伟大、超越，人的渺小、有限。上帝是自然规律的创立者，人类只是自然规律的窥测者。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Johannes Kepler）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说：“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5]

当科学取得瞩目成就后，有的人骄傲起来，企图用有科学知识否认上帝的存在，扬言“科学万能”、“科学兴国”，本末倒置，走进死胡同。其实，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

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是基于《圣经》对人的本性的启示：人既是高贵的，又是堕落的。

一方面，万物中，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世记》1:27；9:6）人人受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人权的基础。

另一方面，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在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

为此，民众必须拥有对当权者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同时，权力不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须分立，以便互相监督、制约。这样，才能保障社会长治久安。这是西方民主政体的依据。美国立国，确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实行全民直选，是基于《圣经》的启示而确立的立国范例。同时，国家须有法律和秩序，掌权者不是“空空地佩剑”，乃要赏善罚恶（《罗马书》13:1-5），以保证国民的正当权益免受他人的侵犯。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诗篇》33:12）“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人类的历史，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史。敬畏上帝，就国泰民安；悖逆上帝，就动乱不断。因为，只有当人与上帝和好了，人与人才能和好，彼此尊重、相爱。社



会的一切都是经由人的；只有人“对”了，社会的治理和改革才会奏效。

不以耶和華為神，人企圖靠自身的努力，在有罪的世界打造人間天國、大同世界，只是幻想，註定要失敗。從空想社會主義到 20 世紀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的大試驗，一再印證了這一點。離開了上帝，人類社會的革命、變革，不外是由一種不平等取代另一種不平等，一種專制取代另一種專制而已，使國家、民族永遠陷在“王朝周期律”的怪圈里不能自拔。

顯然，離開了對上帝的敬畏和信靠，“賽先生”、“德先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民主、自由就失去了方向，猶如“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師記》21:25）“德先生”“賽先生”無力救人、救國，唯有上帝方能救人、救國。

四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世記》2:7）這就註定了，“有靈的活人”不可能從物質界得到最終的滿足。“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道書》3:11）因此，人與生俱來就有對永生的嚮往和渴求。然而，世人奮鬥所得，沒有一樣東西具有永恒的价值，故內心深處總是空虛。法國著名科學家巴斯噶將此稱為人心中的“神形空虛處”，除了上帝的靈，世間的一切都无法将它填满。认识上帝以前，这种空虚感折磨着每一个人。

在这本见证集中，北大学子从《圣经》找到心灵空虚的原因，被基督徒的爱心所感动，为《圣经》对人的罪性的揭示所震撼，因经历上帝超然的看顾而感叹，从理性思索、感性体验、神迹奇事等不同的途径，被福音引领回归天父的国度。

燕京大学的创办者、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以耶稣基督的两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为燕京大学定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训。^[6]对下令钉死耶稣的罗马巡抚彼拉多的“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38）的旷世之问，《圣经》有明确的回答：耶稣基督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6、《以弗所书》1:13）。只有遵循上帝和祂的启示，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得以服事上帝、服务社会 and 他人。可惜，北京大学只承接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却扬弃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只披上了燕京大学的躯壳，却失去了燕京大学的灵魂。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福音》4:16）见证集中的北大人，拨开云雾，看见了上帝赐下的启示、拯救的大光，寻得关于生命的意义和方向的终极答案，得享真正平安、喜乐的人生。

归主的北大人说，“现在，我们成为燕京大学校训的真正继承人。”这些年，我所到之处，满怀欣喜地见到许多学弟、学妹归向耶稣基督。现在，他们正追随主耶稣，在各行各业勤奋工作，在教会热心事奉。他们很多人担任了教会的同工、执事、长老，不



少已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在上帝的大光的引领下，他们开始踏上从个人得救到民族复兴的旅程。

五

基督教是植根于《圣经》是上帝的话和耶稣基督受难、复活这两大历史根基的客观信仰。耶和華是又真又活的独一上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由于罪的阻隔，有罪的世人不能见圣洁的上帝，只能走向永远的沉沦。天父的怜悯，让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替世人偿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洗去一切愿意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罪，使他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入永生。

北大人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2）的福音，不仅是西方文化，更是普世的真理。认识耶和華上帝是独一的创造主和救赎主，认识自己是亟待被上帝拯救的罪人，是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前提。

1807 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以后，无数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前赴后继到中国传讲福音。今天的中国教会，是西方宣教士用生命和鲜血所撒的种子。

近几十年，中国的教会，由农村进入城市，再进入知识分子群体。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港台、东南亚的华人基督徒在美国各地建立了查经班，八十年代逐渐成立教会，正好迎接大批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学人，带领他们许多人归主。大陆教会的兴起和

海外华人的信主热潮，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拯救中华民族的时候到了。北大学人归主，是中国福音运动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徐凯文教授 2018 年撰文：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 30.4% 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 40.4% 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这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他们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徐教授将此称为“空心病”。^[7] 其实，“空心”不是别的，是他们在呼求上帝，他们需要福音！

耶稣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2:16-17）因为，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

这本见证集，北大人用深邃的思辨、“三观”的颠覆、生命的蜕变，述说着上帝奇异的恩典，见证主耶稣赐给他们的活水，已在他们生命中“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4），以期自己的师长、校友、亲人、同胞能抬头仰望——“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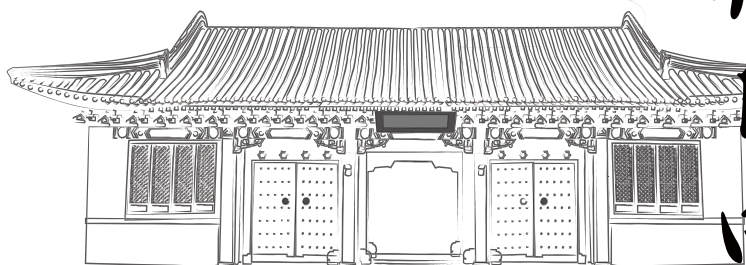


【注】

- [1] 王誉瑾：《北大没有校训，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2018-04-13，《教育》，<https://kknews.cc/education/3loxyq8.html>
- [2] 去哪学：《从北大历任校长演讲，看北大精神的时代变迁》，<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22778>
- [3] 陈平原：《互相孕育的“五四”与“新文化”》，2019-08-09，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p=58465>
- [4] 《新文化运动》，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最后修订于 2020 年 5 月 6 日
- [5] Jean Sloat Morton 著，陈永成译，《圣经中的科学》，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
- [6] 《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简介》，2014-10-09，<https://wccu2017.wordpress.com/2014/10/09/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简介>
- [7] 徐凯文：《北大四成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甚至已放弃自己》，2018-09-21，<https://www.mingjingnews.com/article/102727-60>

因真理

- 3 从傲娇北大青年，到谦逊基督徒 / 徐建红
- 12 经历“精神呕吐”，邂逅“意外之旅” / 李晶
- 20 坚定的科学崇拜者，竟然信了耶稣？ / 张跃江
- 28 所向披靡的我，失业后何去何从？ / 宋本波
- 38 幸福总是在叩门之后 / 陈和平
- 49 从“ $1+0=0$ ”到“ $1+1=\infty$ ” / 安力
- 56 像一个浪子，走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 谢文都
- 67 我误会了上帝，祂却从未放弃我 / 一苇杭之
- 75 告别了！曾经的“猪栏的理想” / 张军
- 87 青年经济学家的信仰人生 / 赵晓
- 97 疑惑、骄傲、爱辩论的我，终于降服了 / 韦江



得自由

- 111 深入我灵魂的北大情、基督恩 / 郑燕珂
- 120 遇见耶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 / 雅歌
- 128 走投无路的我，后来怎么样了？ / 游永上
- 136 苦难将我压伤，永恒的爱将我缠裹 / 傅芬华

以 服 务

- 144 天父的恩手在我的生命中 / 孔敬
- 153 从空虚到丰富，从饥渴到饱足 / 陈朝阳
- 161 从北大到燕大——徘徊者的回家之旅 / 杨俊
- 172 二十多年的苦苦追寻，如今有了答案！ / 冯伟
- 187 寻找最终极的幸福 / 张宇红
- 195 在理性的追问和生命的苦难中走向信仰 / 王新生
- 207 有一份爱，滋润我平淡人生 / 高薇
- 214 我的幻灭与新生 / 陈祖幸
- 224 祂改变了我，远超我所期望的 / 王湘梅
- 234 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 / 彭菲
- 246 人生艰辛，唯祂安稳满足我心 / 毛小苓
- 254 抑郁症的洪涛中，我找到普世皆准的书 / 孟琪
- 262 女儿学琴，意外开启生命之旅 / 张亚红
- 271 从印度教修习者，到坚定的传道人 / 王志勇
- 283 不懂爱的孩子，终于获得幸福的能力 / 高洁
- 293 我抑郁，爸爸白血病，妈妈癌症！平安何处寻？ / 董欣
- 304 从无神论者，到教育机构 CEO，他靠的是什么？ / 梁昌年
- 319 走过原生家庭和社会悲剧的伤与痛 / 田玲
- 327 曾经如幻泡影的愿望，如今悄然而至 / 刘文俊
- 336 附录：北大的身世与精神 / 冯秉诚
- 349 跋：出版北大基督徒见证集的缘起 / 陈祖幸

因真理



信仰之路告诉我，一个科学工作者，不仅可以信耶稣，也完全能够在职场活出美好的见证。

——徐建红《从傲娇北大青年，到谦逊基督徒》

我了解不少哲学家，怎么忽略了耶稣——这位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呢？于是，我第一次打开了福音书。

——张跃江《坚定的科学崇拜者，竟然信了耶稣？》

天之骄子表面的光鲜，并不能掩盖我当初求索无门带来的失落，以及那种灵魂深处的追问却没有答案的痛苦。

——陈和平《幸福总是在叩门之后》

我的心慢慢地开始柔软下来，不再先入为主地假设没有上帝，也不再固守宗教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之类的说教。然而，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有，哪一个宗教宣扬的才是真的上帝？我开始了一个寻索证据的过程……

——安力《从“ $1+0=0$ ”到“ $1+1=\infty$ ”》

在真理情结和怀疑主义的碰撞中，我感受到了真理的爱、给予和带领。于是，我在信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开始时，我只有很小的信心。凭着这信心，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丰丰富富的恩典。

——谢文郁《像一个浪子，走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从傲娇北大青年，到谦逊基督徒

/ 徐建红（81级地理系）

对于我来说，出国 26 年、信主 25 年的经历，让我体会最深、学习最多、受益最大的就是谦卑的功课。

打碎曾经的骄傲

1981 年，我从湖北省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入学时倒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特别，后来才了解到，当年湖北的考分在全国都是高的，并且录取比例很低，仅此就足以为傲了。

1985 年，我经免试推荐得以继续在本系攻读硕士学位；1988 年研究生毕业。当年正值国家机关调整，工作机会异常紧张。然而，那年校方扩大应届留校人员数目，共留校 102 人，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虽然我平素不是一个高调的人，但一直为自己是北大人而自豪。记得每次下到油田出差，我都愿意穿着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我的身份。

1993年，我受政府奖学金资助前往英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公派读博的名额有限，而我又成为佼佼者之一。那年10月14日，我与十多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同机前往伦敦，在飞机上还曾畅想毕业之后，如何同心合力大展宏图。

几天后，到了伦敦以西大约70公里的学校所在地Reading（雷丁），这是皇家伯克郡的首府。我一下子仿佛从天上掉到深谷。昔日引以为傲的北大老师，突然间变成普通的学生；举目望去，没有一个熟人。走在路上，也没有谁会留心这样一位普通的国际学生。而导师也不像国内的导师那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和导师见过一面之后，就很少能见到……

如此种种，让我的心一落千丈，常常想着要放弃学习回国。但是拿着国家的钱来学习，功名未成哪有颜面回去见江东父老？幸而我很快踏进了教会的门，得到了及时的安慰与关怀，心里盼望着学成的日子。

我在英国读博士的指导老师有两位，具体负责的是年轻的Dr. Tim Astin。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做访问学者期间的导师，就是这位Dr. Tim Astin。朋友告诉我，Tim非常善良，是一位基督徒。听说Tim是基督徒，我便对他产生了兴趣。我们学地质学的，都知道达尔文进化论是现代地质学的基础。我很好奇，Tim怎么把地质学与基督教融合在一起呢？

所以我打定主意，去了英国一定要去教会，了解这个迷。后来见到Tim时，看到他办公室门口贴着他的名牌是Rev. Dr. Tim Astin。他告诉我说，Rev.说明他是一个牧师；他的名字Tim是

Timothy 的简称，而 Timothy 是《圣经》中的一个人名。当时我并不明白；直到多年以后，读《圣经》读到提摩太前后书，才终于恍然大悟。在 Tim 身上，科学与信仰达到了完美的统一。Tim 告诉我，科学与信仰并不矛盾。科学所从事的，其实是探索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先有创造，后有科学。

被陌生的爱感动

我第一次进教会，还是因为参加一个华人基督徒团契的活动。刚到英国的时候，我住在学生宿舍，12 人共享一间厨房。其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包括一位来自香港的名叫 Connie 的基督徒，他领我第一次去了教会。

199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当地的一个公共节日叫作 Bonfire Night（篝火节）。Connie 请我去大学附近的华人基督徒团契。当时来了一辆小汽车，其中只有一个空位。Connie 让我坐上了车，他自己却走着去教会。看到他的背影，我才明白他原来走路不方便，因他曾患过小儿麻痹症。从我们的宿舍走到教会，至少要走 25 分钟，并且是一条起伏不平的下坡路。原来他把方便给了我，自己却选择了受苦。这是第一位以舍己之爱感动我的基督徒。

就在那天，我在教堂里看到一则找家务帮手的广告。当时我的奖学金不多，所以非常希望有打工的机会。次日，我照着广告拨了一个电话，向女主人介绍自己是中国来的留学生。虽然我不会做什么家务，她却让我下周日来教会，崇拜之后跟他们回家吃饭，然后帮他们剪草。就这样，我开始去了教会，有了免费午餐。

当我拿到在英国的第一笔工资——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时，心里高兴极了。其实，这家人并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是他们理解中国留学生的经济状况，用这种方式帮助我。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举动，把我一步步带到神的面前。

那年的圣诞节，是我出国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也是我独自度过的圣诞节。应教会的邀请，我去参加传统的圣诞之夜烛光圣诗晚会。那时，我对圣诗一无所知，英语也不怎么好。虽然歌词没有听懂，但是那音乐却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感觉犹如在天堂一般。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就是上帝的灵，是真理的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叫我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需要被上帝拯救。

学习谦卑的功课

为了让太太和孩子早点到英国来陪读，我四处寻找机会打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总算挣到了妻子和孩子的机票钱。1994年二月底，刚刚过完春节，我太太和女儿就顺利飞抵伦敦，全家人就在英国团聚了！我们非常高兴，因为只过了四个月家属就来了，这在当时是非常迅速的。那时许多留学生的家属都要等到一年以后，才有可能与家人团聚。

高兴之余，我们的心情却很快陷入低谷。原因是，当时我的奖学金是每月370英镑。我与另外一家留学生合租一栋房子，每月租金一家200英镑。这意味着，除去房租，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剩下170英镑！我太太出国前，把家里的所有存款换成英镑，合

计70多镑。那天，我奉夫人之命到伦敦唐人街采购，买了一袋大米、一个青萝卜、一包荔枝、一把韭菜，以及菜刀和菜板，共花去了50多镑。回到家，太太非常吃惊。全家的积蓄居然在一天之内就差不多花完了！尤其让她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那一个青萝卜居然花了8镑钱！若是换成人民币，在北京可以买整整一辆三轮车的萝卜了！顾不得倒时差的太太当即决定，找机会打工贴补家用！

通过一位留学生朋友的介绍，我太太进入一家保洁公司，每天下午5点到7点去一个很大的写字楼做清洁。因为太太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要求我陪同，于是我也加入了清洁工的行列。我们的工作包括用吸尘器吸地毯，更换垃圾袋，擦桌子，清洗茶杯、咖啡杯，以及清理厕所。最后要把所有的垃圾搬到楼下专用的垃圾桶里。由于清洁工大多是女士，所以重活脏活就轮到我们少数几位男士来承担了。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受累，还常常因为听不懂女监工的指示，被她责骂。但是，为了那每小时2.5英镑的薪酬，也不得不放下身价，谦恭忍受了。

谦卑是留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不仅是生活教会我们谦卑，我们也从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真正的谦卑。教会有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是国内来的，妻子是英国出生的香港人。在他们家，我们开始了查经小组。有一天下雪，丈夫约好开车接我们。但是过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人影，我们着急了。后来他来了，我们对他很生气。他先给我们道歉，然后解释是因为汽车结冰了，融冰花了好长时间。原本是自愿帮助我们的，被我们责备，反倒是他向我们道歉！这样的谦卑与舍己，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就是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这不可爱的人！

教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东南亚的弟兄姐妹，他们待人友好，乐于助人。见到他们感觉非常亲切。所以，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都盼望着见到他们。特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来自文莱的女访问学者。她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有一次参加完聚会之后，在给我女儿洗衣服时，我太太发现她口袋里有 50 英镑！那时，50 英镑是我太太一周打工的收入，相当于国内 750 元人民币，比我们夫妻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所以太太和我都吓了一跳。问了女儿，才知道是一个阿姨给的，可是究竟是哪个阿姨也不知道。仔细想，才想起当时在女儿身边一位阿姨特别照顾女儿。下次再去聚会时，才对上真人。原来是她悄悄地把这份极大的爱给了我们。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爱！

这些基督徒的爱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一步步靠近他们，并认同他们的信仰。

在 1994 年的复活节聚会中，圣灵感动我和太太，一起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祷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祷告：那就是承认自己是无力自救的罪人，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做我的主，我愿意学习祂的话语，跟随祂，直到永远。

工作中体会顺服

1997 年，我博士毕业，同时异常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刚刚加入公司，就三个人，外加几位顾问。除了专业研究工作之外，我顺理成章地承担了所有基础工作，外加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包括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财务、文档、

日常运作甚至是节日的餐会安排，还有客户的接待，都由我来负责。这些事对我来说有许多都是生疏的，需要边学边干。我因为看到这是一家中国人主导的高科技企业，能够在强手如林的西方市场中占据一份独特的市场，所以愿意降卑自己，尽心尽力工作。现在回头看来，当时所有这些付出和训练，对我今天在教会的服事，都是极佳的提前预备。

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也几次被调动。2004 年我们从英国搬到美国休斯顿，2009 年初搬到北京，2012 年因为妻子身体的缘故，从北京又搬回休斯顿。几度跨洋迁徙，几度卖房子，又重建家园。虽然这样的搬迁，我们需要克服许多困难，付出许多代价，包括财力、精力和体力上的代价。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所有的困难我们都一一克服了，并且在这样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在困难中如何信靠上帝。

2014 年夏秋之交，公司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给我带来巨大冲击。当时公司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进了美国的管理团队。新来的领导班子参照他们以前公司的风格，一方面建立军事化管理体制，一方面排挤原来的班子。有一天开公司管理会议，由于我与新班子合作中的嫌隙，我主持编撰的一份技术手册中出现一些问题。老板看到了，非常生气，当即叫停会议，并且咆哮说，必须今天马上更正，否则都将失去工作！

本来我对这个新班子的傲慢就很有意见，加上老板这样的威胁，让我感觉以往 17 年的宝贵年华全成泡影，所有的贡献被一笔勾销，顿时对老板心生极大的愤恨。通常我每天中午都会给太太打电话，报平安，而这一天，我没有及时给她打电话，因为我必

须带着一位新同事赶回办公室去做补救工作。等到忙得初见眉目时，我才打电话回家。我告诉太太，我气愤至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了。我对太太说，他如果真的让我失去工作，我就跟他鱼死网破。

太太听出我口气中的失望和愤怒，赶紧劝慰我，叫我安静自己。她效法一位我们十分尊敬的师母的模样，问我：“你还是基督徒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主吗？”这样看似简单的问话，让我不得不沉静下来，思想我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基督的宝血换来的，是出死入生了的。我若真的做出任何极端的事，将成为怎样的见证呢？

感谢主，让当时重病在身的太太成为我的守望。她的一番问话，让我如雷贯耳。之后，我们又去拜见了为我们多年守望的牧师和师母，一次长谈就达5小时，从晚上8点直到凌晨1点。奇妙的是，经过祷告之后，我对老板的态度、对新班子的态度都发生了改变：从仇恨到顺服，从对抗到合作，从消极到积极。在旧班子的人员中，我是最早得到新班子认可和赞许的。上帝的恩典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祂若要成就，就必定成就。祂所要求我的，就是谦卑顺服。

事奉中实践舍己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舍己是我们最大也是最难的功课。这里的“舍己”，原文意思是否认自己，指的是让老我死去，让耶稣的生命代替我的自然生命，成为新造的人。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艰难，包括在教会里。

我们一家在这个教会里已经十多年了，也跟随牧师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门徒训练。然而，2016年初，教会推进新一轮门徒训练计划时，让一对新来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来带领我们夫妇及另外两对夫妻。乍一听这个安排，我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反对声音的。那时我已经在进修神学院的网络课程，按照常理，本来应该是我们带他们的。但是，教会已经这样安排，我们应该怎么办？

经过反复祷告，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祂本为神，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有这样的榜样在前，为什么不效法呢？所以，我们顺服教会的安排，跟随这对年轻夫妇，一起度过半年多的门训过程，建立了美好而且持久的守望关系。如今，他们因为工作调动，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依然保持联络，常常互相代祷，彼此祝福。

基督信仰是关乎生命的。信主二十多年，我在生活上、工作中，甚至教会服事中都经历许多磨炼与学习。信仰之路也告诉我，一个科学工作者，不仅可以信耶稣，也完全能够在职场活出美好的见证。

徐建红，出生于湖北。1981-1985年，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5-1988年，北京大学地理系硕士研究生。1988-1993年，于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现居美国德州。1994年于英国决志。2006年于休斯顿福音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

经历“精神呕吐”，邂逅“意外之旅”

/ 李晶（2000级社会学系）

2012年，电影《霍比特人1：意外之旅》在全球陆续上映。作为前传，这部影片延续了《指环王》《魔戒》的荧幕辉煌。像其他霍比特人一样，比尔博·巴金斯原本过着悠闲安逸的日子，岁月静好。巫师与矮人的拜访，却唤起比尔博深处潜藏的激情。几经挣扎，比尔博决意加入远征队。自此，他完全脱离既定人生轨道，踏上了那场九死一生、最终却成就传奇的意外之旅……

作为一个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年轻人，我曾无数次构想人生，“信上帝”绝对是最离谱、最不可能的选项。然而，造物主在冥冥中有测不透的拣选与幽默。这件事偏偏就发生了，我不但成为基督徒，甚至被呼召做了传道人。这，就是我的意外之旅。

圆梦北大

80年代初，我出生在革命老区，爷爷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我的家乡，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山明水秀，也有悠久的人文历史。

或许是受到家乡山山水水的熏陶，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和思考，觉得人活着不只是吃喝，更在于精神和灵性上的追求。由于老家相对闭塞的环境，我的精神追求没有第二种套餐可选，只能是共产主义无神论。

于是，我的信仰就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为人民服务”，以此实现自身价值。作为文科学生，当时我能望见的巅峰，便是深具传奇色彩的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2000年夏天，我幸运地考入北大社会学系，成为燕园“土著”。人生前路，光明可期。

成为浪子

然而，我只猜对了一半。

北大的精神标记之一，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燕园提供的丰富里，我的视野被极大拓宽。不曾想，自己多年来的共产主义与无神论信仰，也意外遭到了致命打击。

随着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真正了解，我惊觉自己从小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充斥着荒谬与谎言。为了更靠近真理，我不得不首先经历刘小枫先生所言的“精神呕吐”。那仿佛是武侠小说里面自废武功，先死后生的过程。记得某次上课，有同学问：“社会问题如何才能根治、解决？”老师沉默片刻，答道：“诸如腐败、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其实没有解决之道。”老师的坦诚令人震惊，那个诚实的回答更令我震撼！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社会学能帮助人深刻地理解、阐释社会问题，却不能根治社会问题。原因至少有二：第一，中国国情决定了社会学“人微言轻”的尴尬地位，当局喜好才是压倒一切的因素；第二，所有社会问题，都跟人性深处不可治愈的丑恶败坏有关。人性的骄傲、自私、贪婪、嫉妒等根源不除，社会问题怎么可能根治呢。

于是，我的思索头一次转向“人性”这个领域。然而，人性实在经不起端详啊！就在我无限景仰的北大校内，在这群精英中间，也时不时发生各种不光彩、甚至有违道德伦理和法律的事情。我必须承认，自己里面也常常有不好的想法，某些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今日想起仍觉羞愧。刚进北大时，我感觉北大人个个头顶光环，走路带风。一段时间后，我不得不熄灭自己头上的光圈，且默默地摘了下来。人性的现状，不但令许多问题无解，更让人类深陷被奴役的无奈无能，以及历史轮回的怪圈中。既如此，人间岂能建立天堂式的共产主义呢？

还有一次，老师在课堂讲到，社会的健康和进步需要道德伦理资源，这种资源会驱动人们为社会做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行为。自古以来，中国有一套传统的道德伦理资源。几十年前，共产主义与雷锋精神风靡一时，也算一种伦理资源。我问老师：“当下中国，还有哪些有效的伦理资源？”老师无奈摇头。我再次体会到一种虚空感。

就这样，我原先似乎坚不可摧的信仰，渐渐土崩瓦解。可悲的是，在号称亚洲第一的北大图书馆，我居然找不到经得起考验的真理和盼望！我的思想不堪重负，我的心灵开始流浪。日复一日，

我在日记中追问：“哪里才是我的灵魂栖息之所？！”

北大梦圆，理想破灭。人生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在我曾经以为的精神殿堂，在北大这块镀金圣地，自己竟然成了浪子。

不速之客

孤苦迷茫时，我丝毫未察觉，上帝正在暗中软化我刚硬的心，并悄然打开了一扇通往永恒福分的大门。跟比尔博相似，我的生活也闯入了“不速之客”。

2002年春，我选修了一门公共课。那门课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许多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授课老师非常有爱心，每周都拿出两个下午跟学生谈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跟她约时间，不料很快成了好朋友，受益匪浅。

有一天，老师说她是一个基督徒，并邀我去教会开阔视野。我简直惊呆了！宗教不是精神鸦片和愚昧落后的产物吗？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会是教徒？！由于之前的“精神呕吐”，我意识到自己对宗教或许会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论如何，基督教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去研究和审视一下也还值得嘛。

几经思索，我最终答应了老师。

那年四月，我第一次踏进教会，体会到一种世界上没有的圣洁与博爱。教会里的人喜乐友善，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并没有社会上常见的提防戒备，我心里产生一种异样的温暖。基督徒所唱的圣诗，传道人讲解的《圣经》，都令我稀奇。果真天外有天，

基督信仰原来是一个我知之甚少的世界。

有了初步好感，我便开始研究这个信仰，即所谓的“慕道”。以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宗教是科学的阻碍与敌人。可当我得知，近现代的顶尖科学家大部分都信上帝时，我再次惊掉下巴！到底是我无知，还是他们无知？到底是我更科学，还是他们更科学呢？答案不言而喻。

随后我更多了解到，教会虽不完美，在历史上也确有错失，可基督教信仰在自然科学、民主法制、文教艺术、医疗慈善等方面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其实，中国也从中受益良多。只是出于某种目的，这些史实被人刻意扭曲或掩盖了。况且，教会敢于面对自己的错失，有道歉、有忏悔，这已经把骄傲的世人甩了好几条街。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证明上帝真的存在呢？”慕道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逻辑、理性和实证是有其边界的。世上有些事根本就无法充分证明，而要凭一定程度的信心，比如你跟某人结婚，又比如你决定登上某趟航班。上帝并不违背逻辑理性，可祂超越于人类有限的逻辑和理性之上。我们无法 100% 证实上帝存在，可另一方面，若想证伪上帝，那将更加困难和不可能。

初到教会，我还有一个疑惑：“基督信仰为什么被称作福音？”不料，《圣经》从开篇《创世记》到最末的《启示录》，指出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人性有罪，罪有后果。我从未读过哪本书，像《圣经》那样把人性阐述得如此深刻、精准、全面。人类不能克服人性中的罪，北大清华这样的优质教育也不能。唯有一种超

越性的外来力量，能帮人胜过罪、得自由，也帮助人类社会脱离恶性轮回、走向良性循环。这种力量不是别的，正是造物主和《圣经》启示的那位上帝。这，就是基督信仰被称作“福音”的缘故。

慕道过程中，我之前的困惑苦恼，开始变得澄澈清明。那种顿悟的喜悦，大概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人生巅峰体验”之一吧。正如 C. S. 路易斯所言：“我相信基督教，正如我相信太阳已经升了上来：这不只是因为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通过它，我看见了一切事物”。

浪子归家

除了理论思索，我在个人层面也经历到上帝是可听、可看、可摸的“生命之道”（《约翰一书》1:1）。初闻福音那段日子，我经常在深夜点亮手电，在宿舍里读《圣经》。室友都已熟睡，在无边夜色中，《圣经》散发出真理和启示之光，照亮我迷茫困顿的心灵。读《创世记》和《启示录》，我遥望过去和未来，遇见一种全新的史观；读《雅歌》，我体会到圣洁、无私的爱，何等触动人心；读四福音书，道成肉身的上帝仿佛活化在我面前。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我仿佛亲临现场，经历到宇宙和历史史上最吊诡、最扭转乾坤的时刻！我的心被圣灵大大感动，时而掩卷沉思，时而泪流满面，时而惊叹莫名。

原先，我是一个愁眉不展的学生。慕道那段时间，因着信仰体验和上帝屡屡奇妙回应祷告，我活出了喜乐平安的新生命。

2002 年圣诞节，我受洗归入主耶稣。藉着教会，藉着《圣经》

和圣灵，上帝将我这个浪子揽入怀中，成为祂的爱子。

每当回想往事，我总是惊叹于上帝的智慧和大能。因为我若是早一点遇到基督信仰，尚未经历“精神呕吐”的我，肯定会对福音嗤之以鼻并断然拒绝！要是再晚一些听到福音，我十有八九已将心门紧闭，随波逐流追求世界去了，哪里顾得上真理和信仰？然而，当我生命的盔甲上偶现一道微小裂缝时，上帝救恩极其精准地穿过这道缝隙，一把抓住我那柔软的灵魂。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马书》11:33-34）当我的人生列车驶入大学这个重要枢纽站时，上帝突然出手，扳动了我的轨道。

意外之旅

转眼间，十七年过去了。上帝带领我大学毕业，建立家庭，先后投身于福音机构与牧会事奉。十年前，上帝呼召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念神学、受训练。七年前，祂带领我回中国，扎根牧会。今年夏天，祂又领我和妻儿回到美国，在圣经神学上接受更深的研究训练。

这种经历，在我的同学中非常罕见。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比尔博·巴金斯那样脱离既定人生轨道，踏上了一场意外之旅。然而，《圣经》其实也充满着意外之旅。《创世记》里的亚伯兰、约瑟，《出埃及记》的摩西、以色列民，《使徒行传》里的保罗航海记，从人的层面看全都是意外之旅。然而，这些意外之旅，最终无不

成了传奇。我相信，这也是电影《霍比特人1》所隐喻的信息。

这趟意外之旅，少不了艰辛冒险，也不乏食人妖和半兽人的袭击。但我已深深体验到使徒的告白：“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后书》1:12）

亲爱的朋友，人生只有一次。深盼你也能抓住时机认识这位奇妙的上帝，踏上祂为你定制的 Unexpected Journey（意外之旅）。请给自己一个机会，让祂赐予你生命与传奇！

本文原载于《恩福》杂志。收录此书时，作者有所修订

李晶，出生于江西。2000-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法学学士。现居美国加州。2002年在北京决志受洗，曾在福音机构与教会全职服事多年。之前于 Talbot 神学院获文学硕士（MA），目前在正道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ThM）。最喜爱的经文：“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20）

坚定的科学崇拜者，竟然信了耶稣？

/ 张跃江（96级电子系）

同大多数 60 后一样，我的经历中也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随着改革开放，小学时代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慢慢隐遁，“科学的春天”来了！当时有一首叶剑英《八十抒怀》的小诗风靡全国——“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把它悄悄刻在书桌上。科学，没有比科学更真理的了，成为科学家就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然而神是信实的，祂早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播下了寻求信仰的灵性种子。在一个漆黑之夜，我站在家门口仰望璀璨无边的星空，思绪好像慢慢融入其中。几百年乃至数千年前，那些恒星之光穿越广漠空间方才进入我的眼帘，我不禁感慨地球如尘土般渺小，人生如蜉蝣般短暂。

当时，我突然有个念头：人生要有意义，则必须要有位上帝，可以细查我们每时每刻的感受。否则，生命不过偶然出生也偶然死去，那人生还有什么价值？那时，我心目中的上帝就像一个巨大的录像机或者录音机，可以记录宇宙中每个粒子的状态以及我们每时每刻的万千思绪。

“科学梦”被人性之恶打碎

虽然这样的疑惑时不时闪现，在我心目中，科学仍然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满怀着科学梦想，1986年我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在回头看，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期，生活在一个人文气息相对贫乏的纯理工科校园是迷茫、惆怅和苦闷的。由于父亲的期待和那场风波的影响，使我随大流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然而，我的科学梦在研究生期间遭到了第一次打击。为什么教授们热衷于发表几乎没有价值的文章？他们仅仅通过阅读国际期刊，做些微小调整，就形成所谓的“科研成果”。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智力优越，做了一道大习题而已。这些研究既不解决现实问题，也无法满足好奇心。到底谁需要这些研究呢？高校的研究氛围与我想象的相差甚远，科学研究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当时，视野狭隘的我眼中只有科学技术，甚至把科学神话视为某种偶像。

对校园状况的失望，让我硕士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深圳国企。有七个月时间，我被派去维护通信实验局。每天住宾馆、吃饭店，只需在交换机出故障时重启。如此悠闲轻松，让我开始思考“科学为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理论和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革命开阔了我对科学本质的认识，而“科学社会学”让我领悟了能使科学繁荣的特定社会土壤问题。这部分回答了“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李约瑟难题。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何在新教国家兴起，也间接地解释了经济发达的宋朝或明朝为什么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刘小枫介绍 20 世纪神学的《走向十字架的真》，远远超出我的认知，令我迷惑。“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三天后复活”，这是啥意思？耶稣是一个两千年前的犹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畅游在睿智思想中的我心中蓦然产生一个念头：去北大，要不我会后悔一辈子！

1996 年去北大读博前，我又出差到一个军营，在其电影院观看了《黑太阳 731》。这是对我的科学崇拜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其中有一个场景深深刻入我的脑海：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妇女被带到屋里。几个穿白大褂、戴眼镜的日本军医把那妇女的手伸进零下 100 多度的液态氮中，然后拿出来。军医轻轻敲击那只冒着白气的手，整个手缓缓地从空中坠落，粉碎在地上。那女人惊恐的眼神仿佛还飘在我眼前。

上帝啊，那是怎样的绝望！我静静地坐在黑暗中，那绝望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浑身冰冷发抖，仿佛粉碎一地的是我的手。脑海却快速运行：这是暴行，日本人太坏了！但站在什么立场我们谴责这种“暴行”？科学吗？“暴行”不是科学词汇啊。科学客观中立的优点在善恶是非面前只能保持冷冰冰的沉默。良好的科学训练并没有使那些军医们更加文明，只是让他们的残忍花样翻新！那一刻，我意识到在科学之外，有关乎文明基础的善恶是非问题。

第一次打开福音书

北大读博的前两年，我沉浸在人文阅读与各种讲座中。北大百年校庆前，为纪念即将拆毁的历史性建筑大讲堂，天天在那里放映经典老片。好莱坞电影《宾虚》里的一句台词“拿撒勒人耶稣说：‘仇恨只能带来仇恨，血只能带来血，而爱能赢得爱’”，让我觉得耶稣不同凡响。我了解不少哲学家，怎么忽略了耶稣——这位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呢？于是，我第一次打开了福音书。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25-26，34）这段话就像一股甘泉，滋润我干渴的灵魂。由于沉迷人文阅读和讲座，离毕业只有不到一年，而博士论文却只能写出一章。我开始焦虑、失眠甚至抑郁。每天晚上，我都依靠大声朗读福音书，直到困倦才可入睡。耶稣的比喻一个个地在我面前呈现出智慧的亮光。

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海淀教堂，竟然离我宿舍只有几分钟路程！“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 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 / 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参加第一次青年聚会，我就被这首《数算主恩歌》深深感染了。我满含热泪地意识到我内心满了怨言。对于父母和社会，我感恩少而怨言多。我常常耿耿于怀那些未得到的，却视手中已有的为

理所当然。我还埋怨什么呢？父母和社会给我提供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教育，我心里还充满埋怨，我真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家伙！

那天，我心里有了莫大的触动，然而骄傲仍是我的顽疾。一个兄弟耐心地翻《圣经》解答了我对《圣经》的疑惑，但我心里还不服气，认为用《圣经》证明《圣经》是循环论证。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我在那个兄弟带领的查经班里学习、怀疑、思考和辩论。

从小对科学根深蒂固的崇拜，让我无法接受《圣经》中的神迹。直到有一天，我读到《马太福音》16章1-3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段经文让我明白，我们用科学来观察解释大自然的规律，却不能分辨出这是神伟大创造的痕迹。那日月星辰和花草树木，哪一样不是神透过它们启示着祂对人类的爱呢？思虑和罪恶让我们的心刚硬麻木，感受不到大自然背后神的浓浓的爱。

自那天起，科学不再是妨碍我相信神的力量，反而是神荣耀的彰显。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都在述说着神立定的、庄严的自然法则；那些美妙的数学符号显露着神的伟大。

放下骄傲学会祷告

然而人的自高自大是何等顽固！当被灌输的共产主义理想破

灭的时候，我开始用怀疑与反思的眼光看待一切。北岛的那首诗真切地表达了那种被欺骗后的感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即使亲眼看见的蓝天和亲耳听到的雷声，我都要怀疑它们的存在，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我不希望再一次受骗；我不愿意才出虎穴，又入狼窝。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启蒙运动的“一切的价值都需要在理性的法庭为它的存在而辩护”，这些我深深赞同的思想让我在基督信仰前却步。

神的引领是奇妙的，从理性到信仰的飞跃出人意料地来到了。199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随意翻开了帕斯卡的《思想录》，一句话映入眼帘：“哲学家、科学家心目中的神，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愣了半天，思考良久，醒悟过来：原来《圣经》中的神是可以向祂祷告、有感情的神，而不仅仅是立定了自然法则、创造了人类让其自然演化的神。对于祷告，我先前是十分排斥的，也不会祷告。看了帕斯卡的话，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到底相不相信这样一位有感情的神呢？如果相信，我心里却有这么多的疑惑；如果不信，我每个星期三次去教会查经、敬拜。信还是不信，那天晚上横亘在我面前，催逼着我做出选择。

我坐在书桌前无法平静，就开始阅读当天的灵修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翰福音》15:5）耶稣的这句话，直射我的内心，使我的心苏醒。原来，我内心的埋怨、苦毒和怨恨，就是因为我这个枝子没有接到耶稣这个葡萄树上。神的生命源泉没有浇灌我的生命，我的内心缺乏神

的喂养，自然就枯干刚硬了。主啊，我承认我的败坏和自私，我想过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

我低下了骄傲的头，开始了我平生的第一次祷告。我向神敞开自己，流泪倾诉过去种种的经历和感受，诉说自己的委屈，也承认自己的过错。渐渐地，我的心亮堂起来，身体越来越轻松，心里的重担好像卸掉了。不知不觉，祷告了一个多小时。结束的时候，一个念头闪现在脑海，一个微小的声音回响在我耳边，“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加福音》10:42）哦，我已经信主了！我满心欢喜，非常感恩。

然而一分钟不到，心里立刻骄傲起来，心想：“神啊，是我主动去寻找你的，是我选择了相信基督教而不是佛教”，隐隐中还有给耶稣面子的感觉。我的骄傲不到一分钟，就读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翰福音》15:16）。我立刻被震醒了：主啊，是你赐给我生命气息，让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我每时每刻的心思意念。

那一刻，蓦然回首，感受到神一直在引导我来寻求祂。1999年复活节，我在北京海淀堂受洗，正式成为神的儿女。

查经班的那位弟兄教会了我每日灵修。清晨，我在未名湖边阅读一段《圣经》，写下默想，将心中的忧虑交托给神，求神看顾博士论文进度，然后走去实验室开始我一天的工作。

神的话是信实的，“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马太福音》7:8）在繁忙的博士论

文研究中，我仍然坚持每周去三次教会参加查经班、青年聚会和主日崇拜。在神的护理和看顾下，我满心感恩、喜乐和平安，不到一年竟然完成剩余四章论文，顺利毕业且荣获 1999 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荣耀归我们的主！

之后的人生岁月中，我在认识神的道路上虽然时快时慢，生命起伏伏，但我深信：主耶稣是我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去的。

张跃江，出生于新疆石河子。1996-1999 年，北京大学电子系博士。

现居美国加州。1999 年在北京海淀堂信主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

所向披靡的我，失业后何去何从？

/ 宋本波（83级生物系）

自我感觉非常好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平凡的日子里，家人除了给逝去的长辈上坟外，不拜任何偶像。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全是无神论教育，因此我一直崇尚个人奋斗。我中学时的座右铭是“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这是南宋诗人洪迈的一句诗，意思是为了医国的良药，我愿意反复锤炼自己，直到像百炼的铜镜一样达到极致。可见我是决心要追求世上的名利，成就自己的事业。

对于宗教信仰，我固有的观念是“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是瘸腿人的拐杖，是人类社会原始阶段的产物”，我认为宗教相当于迷信。对基督教我更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洋教。再加上我学的专业是生物学，进化论对我来讲就是真理，是事实，可以合理地解释世界和生命的起源。我不需要什么救世主，一切都靠自己。

在高考预选时，我是全淄博市的第一名，后来考入北京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工作。

在出国前的4年里，我总共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8篇是第一作者，也有自己的科研经费。1993年，我得到全额资助，到日本参加国际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同年，在首届全国耳鼻咽喉科中青年学术会议上，我的论文从600多篇论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奖中的第一名，被人说成是那年的全国耳鼻咽喉科状元。当时，我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心里充满了骄傲。

认识罪和死亡

在这样的状态下，1994年，我来到密西根大学继续从事生物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本来赴美时我是三年的工作签证，但由于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是，没多久就跟老板闹僵了。一年结束的时候，老板告诉我，因着经费短缺，只能再给我一年的工作期限，让我开始找工作。我在他的实验室总共工作了两年，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三篇第一作者，一篇第二作者。我觉得按我的科研水平和能力，找工作应该不难。在发出几十封的求职信后，也进行了几个面试，最后却都不了了之。

这时，研究所里有一个中国人建议我到教会去，说在那里可以认识一些人，也许会帮我找工作。就这样，我抱着功利的心态，第一次走进教会。还记得那天晚上，教会讲员正好在讲罪的问题，说到《圣经》中对罪的认识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刑事犯罪，如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等；

二是指思想上的罪，例如当人有坏想法，比如恨某人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去做，但《圣经》认为这已经是犯罪了，相当于杀了那人一样（参《约翰一书》3:15）；

三是指神设立了一个标准让你去做，结果你并没有达到，这也是罪，因为《圣经》中“罪”这个字的原文，意思就是射箭时没有射中靶心。正如《圣经》上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17）

《圣经》中对罪的解释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不但同意，而且马上承认和接受“我是个罪人”的说法。因为我从中学开始每天写日记，遵循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每天省察自己的生活。为此，我甚至给自己刻了“清”和“过”两个章，每天写完日记后给自己盖章定论，但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和不满，盖的都是“过”那个章。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知道那种“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的挣扎和苦恼（参《罗马书》7:15-18）。

那天，我也听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而“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6:23）。这解决了我思想上一个长期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死亡是每个人共同的终点？我大学时班上有21位同学，本科最后一年的时候，一位同学得了原发性鼻咽癌，那时他才22岁。在他生病的最后阶段，癌细胞扩散到骨髓，导致四肢瘫痪。全班十几个男生，每天晚上轮流到医院去陪他，直到他过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是北航的老师。我亲眼看到他父母为了生存的一线希望，给他煮石头水喝，说是要镇静。他过世的那一天，正是同学们毕业离校的日子。

当时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当他从冰盒里被拉出来，我代表同学们给他戴上共青团徽和北京大学校徽的时候，看到他真是死不瞑目。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感受死亡。

同一年，我的大学班主任也因肝癌于北京医院的长椅上去世。他 15 岁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期又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染上血吸虫病，后转化为肝癌，去世时刚刚 50 岁。

从那时开始，我常常思想生死问题，思考人生在世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过去从没有感觉死亡离我那样近。从唯物论和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既然生命是一步步进化而来，那人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但为什么人会对死亡充满恐惧？我完全不明白。

后来，教会里的人给我解释说，这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我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人对死亡恐惧，是因为人有灵魂，死后还要面临审判。

理性出现破口

因着对罪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以及《圣经》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去教会。但我有太多的问题，自以为知识渊博，常常与人争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把对方辩驳得哑口无言，心里还挺得意。不过在这样的辩论过程中，我对《圣经》也开始有所认识，对基督信仰慢慢开始有所了解。

首先，我了解到：神创造了世界，并且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要把永生赐给人。神要人知道，人是可以藉着信神而得永生的（《约翰一书》5:11-13）。“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传道书》3:11），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有求生的欲望，都向往长生不老的原因。

死亡无疑是残酷的，而神的福音就是要将人从这种死亡的痛苦中救援出来。神把永生作为礼物，白白赐给人，有三个原因：一是人人都是罪人，二是人不能自己救自己，三是因为神既是慈爱的，又是公义圣洁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埃及记》34:7）。假如神只是慈爱，那么谁都可以有永生；假如神只是圣洁公义，那么谁都不会有永生。这个矛盾藉着耶稣基督被解决了，因为祂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祂道成肉身，完全无罪，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以赛亚书》53:6），死后三天复活，胜过了死亡和魔鬼的权势。世人只要认自己的罪，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能得到在基督里永远的生命。

当我了解到福音的核心信息后，才认识到基督信仰其实是合乎理性的，不是封建迷信。这吸引我不断来教会，一边与人争吵，一边也思索信仰上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理性的突破。

第一：当我刚去教会，开始有心无心地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抓住了我的心。《创世记》第5章记载了一个家谱，一般人可能觉得很无聊。但当时我的心思是，这么复杂的家谱，这么长的历史，里面肯定有很多破绽。我要算算看是不是到挪亚洪

水来临的时候，世上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把这些人，从亚当开始一个个排列起来，谁生谁，谁什么时候死了，结果发现到挪亚洪水的时候，果然世上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而且世上最长寿的人——玛土撒拉活到969岁，是在洪水来临那一年死的。我一下子就被震撼了！《圣经》的确不是胡说，是经得起推敲的。而且越想这事儿越奇妙，神让一个世上最长寿的人活到洪水来临，大有含义，表明了神宽容、忍耐的心到了极致。

第二：大概在1995年左右，若歌教会的黄小石长老到Ann Arbor去布道。当时我还在有神、无神的思想争斗中。他提到，从逻辑上推理，证明一个东西的存在，只需要拿出证据来就可以了；但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要穷尽一切的可能性才可以。对于神存不存在这样一个命题，在哲学上是不成立的。这使我大开心窍，受益匪浅。

第三：我在北大上研究生时，一开始的课题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比如非眼视觉、意念支配、意念转运、气功外气和次声的关系等，期间做了很多实验。这些研究对我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那时甚至推想到唯物论会不会是唯心论的一个特例，就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特例一样。当时，我们把《圣经》看作国外的古典文献，里面提到耶稣的许多神迹奇事，就推测祂很可能是个特异功能者。

第四：我从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这么特别，因为我开始记事起，几乎天天在中国的广播和报纸中听到“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名字，说那里天天在打仗，没完没了。我不明白

那么个小地方有什么好争的？再说你打就打吧，跟几千里之外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犯得着天天报道吗？后来慢慢长大，了解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实在奇特，他们人口不多，却产生了很多世界名人；而且国家灭亡两千多年，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历经浩劫后，不但没有被灭绝或同化，反而在1948年5月14日宣告复国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大神迹，太不可思议了！这说明背后必定有个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

我记得很清楚，1996年7月7日，差不多是我到教会将近一年的时候。当时一位牧师到我们教会讲道，提到以色列复国是为了准备圣殿的重建，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并且说以色列国现在预备重建圣殿的图纸、材料、资金等都已经准备好了，以现代技术建这样规模的圣殿用不了多少时间，只要时机一到，很快就可以把圣殿建好。我一下子意识到，神留给人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紧迫，没有多少时间了，要信必须得赶紧！

我理性的防线终于出现了破口，我的心被摇动了。于是在牧师的带领下，我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但实际上，那时福音对我来说还多是道理，只是停留在头脑里的知识，还没有什么生命的经历。

向神交出生命主权

前面提到我当初是带着“目的”才到教会来的。转眼将近一年过去了，工作虽没有着落，但基督信仰的道理倒是了解了不少。

当我做了决志祷告，邀请主进入我心里以后，主就开始在我

身上动工。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我的骄傲、自以为是和争强好胜。对比于自己几年前的得意扬扬，事业上的飞黄腾达，现在居然连工作都会失去。那时其实我什么想法都有，心中常常充满了抱怨、愤恨和苦毒，非常消沉和失落。现在回头来看，神就是为了对付我天然的生命，剥掉我的面子，破碎我。祂把我带到一个地步，先把我的工作拿去，并且让我找不到工作，目的就是要让我认识到靠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让我能够谦卑回转来依靠神。

等到两年的期限到了，我离开实验室，开始到餐馆去打工，因为我还有一年的合法身份。我打工的餐馆离家开车有半个多小时，密西根的冬天经常下雪。一天晚上，等我干到餐馆关门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天下着雪，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听一些流行歌曲，不小心车滑到路边的雪堆上去了。我不得不停下车，这时正好听到周华健唱的那首《风雨无阻》的歌，歌中唱到：“给你我的全部 /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 / 只留下一段岁月 / 让我无怨无悔 / 全心的付出……”

听到这些歌词，面对当时的处境，我突然想到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从理性上知道神爱我，也承认耶稣为我的罪受死而复活，但我为什么就是不愿交出自己的主权，让神来带领呢？我意识到过去的生活不过都是缝缝补补，是破碎没有意义的。如今都到了这地步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我为什么不能迈出信心的一步，求祂来带领我呢？

想到此，我就在车里大声向神说：“神啊，你说你爱我，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求你睁眼看看我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就求你来帮帮我吧。”说完以后，我在车里大哭一场，心里得到很大的

释放，感觉重担一下子脱落了，感受到一种平生从未有过的安宁，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不存在了一样。

于是我继续开车，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我也没有向太太提起这事。那时，她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毕业。非常奇妙，两周后，我和太太在同一天各自得到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是那样真实存在的神。神也保守我们后来各自在这份工作中工作了15年以上，直到2011年，神把我们带到加州湾区，让我们一家在属灵上经历了很大的更新，开始学习服事，同时进入“基督学房”接受装备。

六年的学习结束后，我一边继续进深课程的学习，一边在基督学房做《摩西五经》课程的助教。

实在感谢主，在我还没有认识祂以前，主就已经施恩典给我。当我信主后回头再看时，发觉过去发生在我身上毫无意义的一些事，其实都是神暗中用恩典当作一根线串了起来，使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了意义。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历这样那样的挑战。只有处在困难、失败中的时候，人才会学习谦卑一点，不再那么骄傲、愚昧。信主20多年来，神藉着大大小小的事，让我经历到祂的真实，经历到祂的带领，甚至经历到祂将我孩子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的奇异恩典。

祂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一位顾念人的神，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的一生能交托在祂的手中，实在是我最大的福气，也是主对我一生最美的祝福。

宋本波，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1983-1987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1987-1990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硕士研究生。1994年赴美，从事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现居美国加州。1996年在密西根大学“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决志信主，并于同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2012-2018年在“基督学房”接受装备，毕业后在该校任助教。现在在“圣布诺神的家”教会任执事，并参与讲台的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20）

幸福总是在叩门之后

/ 陈和平（85级无线电系）

一个人对幸福的感知，我认为大概有三种情形：一是遇到痛苦、困难与挑战时，总能有依靠的力量与正确的出路；二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得到了成就与满足；三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后，却依然有感动、成长与奉献的快乐。

第一种幸福，我称之为脱离苦难的幸福；第二种幸福，我称之为得到满足的幸福；第三种幸福，那就是生命更新的幸福。对于我来说，三种情形我都有深刻体会，其中感触最多的是第一种幸福。

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7-8）

从这段话中，我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叩门的幸福。同时我也体会到，这个幸福的体验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我们自己愿意来叩门，二是一旦我们叩门，这扇幸福的大门就能为我们敞开。

回顾 53 年的人生，我为自己能在进入不惑之年后的几年内，最终找到并愿意叩开这扇幸福之门而时时庆幸感恩，并常常得着力量。

光鲜背后的痛苦

我成长于中国江西省的乡村，小学与初中都是在乡镇的学校里度过。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私塾的教书先生，后来知道他还是兼职做一些法事的道士。新中国成立之初，爷爷由于性格不好，被人为地核定为地主身份，其实他并非有田有地。父亲天资不错，难得能够在体制内工作，但因为爷爷的身份问题也是吃了不少苦头。母亲则是在家务农。我记事的时候，他们才团聚在一起。

我父母一共养育了 7 个孩子，我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个姐姐，我是家里第一个男孩。父母与姐姐们都比较照顾我，我相对也比较懂事，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没有让家人担过心。初中毕业时，我意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省重点中学录取，还让家人骄傲了一阵。三年后，我如愿成为北大的学子之一。

看似平淡的大学之前的成长过程，却对我在大学的学习和之后的人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农村生源的特点在大学阶段也表现出来：知识面窄，阅读量少，经济条件有限，社交活动不多，但相对上进好学。我至今还记得刚上大学之际，在图书馆疯狂借阅世界名著，在寝室“卧谈会”上立志改变中国人没获诺贝尔奖等场景。我还以实际行动，在大学低年级，不怕挑战，选修了最纯正的物理系的物理和数学系的

数学，来建立扎实的数理功底，争取实现自己的梦想。

之后，我有着大多数校友成长过程中相似的经历。学业上，我在北大先后拿到本科与硕士学位；事业上，我有了自己喜爱的行业，并在中美两国开设了漂亮精致的幼儿园；家庭方面，除了两个儿子小学阶段和我一起于2015年来美国，四年之后，上帝赐给我可爱、聪明、健康的小女儿，她2020年时刚刚一岁。

这样的经历，要与苦难和罪性联系在一起，要与探索那扇门联系在一起，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都不会想到自己经历这么多的软弱与跌倒。天之骄子表面的光鲜，并不能掩盖我当初求索无门带来的失落，以及那种灵魂深处的追问却没有答案的痛苦。

尤其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学子，一路走来，加上原生家庭问题的一些影响，我经历的坎坷与挣扎，家庭与事业上的求问与磨难，至今历历在目，不敢也不能忘记。

脱离苦难的幸福

我本能地认为，苦难是源于罪性与无知。每个人都必有与生俱来的罪性，并可能伴随他的一生。短暂成就的快乐，无法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相反还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圣经》里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以中国式“酒色财气”的表现形式，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呈现出来，我也不例外。

下面结合中国式的“酒色财气”，分享我曾经、现在、或许将

来所经历的苦难。

先来谈我认为最难的功课——“气”。我继承了父辈比较急躁易怒的性格特点。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小学期间因为与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无理争吵，被校长训导，差点和校长打起来，学校把在外地的父母叫到学校。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名列前茅，但由于与物理老师有过争执，在教室直呼其名，从而书包被扔出教室，我也被赶出教室。初中毕业时，我被省重点高中录取后开始住校；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期间，与同班同学在寝室打架，被同时是物理老师的班主任要求在全班做检讨。蛮有意思的是，我当时的物理考试成绩，是全校唯一的满分。

1985年9月，我被北大录取。第一学年寒假回家乡，因为主动在公交车上让座，继而看不惯有人占座位又与人发生争执，与对方的家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一起打了影响恶劣的群架。后来对方反映到系里，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在学校的学生工作。更为滑稽的是，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还在寝室与上铺同学发生争执，出手让他的眼睛到医院缝了三针。当然这件事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分配，使我吃了很大的苦头。成家之后，夫妻之间的争吵，对孩子管教过程的粗暴，经常让家庭陷入不和谐的谷底。

回头看这些经历，让我想到《圣经》中的经文，“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16:18）我把这方面的跌倒归纳为酒色财气里的“气”，相对于《圣经》里提到的“今生的骄傲”。

这种骄傲之气也被带到了我的婚姻里。在我们信主之前的两年内，我太太也是对我失望之极，曾亲自在电话里诅骂我，希望我早点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我们一起接触福音信主，这种情况才有较大改观。

喝“酒”也是男人常有的一种诱惑与挑战。工作后，在生意场上行走，经常会遇到酒文化的冲击。这些极端的酒桌文化，如“酒品如人品”，“男人没醉过不是完整男人”，等等，经常使我陷入醉酒，家人苦不堪言，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每次醉后醒来，都会发誓不再喝醉，但总是不能把握住尺度。

《圣经》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路加福音》21:34）我后来从事了教育行业，特别是我信主的2011那一年，我进入幼儿教育行业，2015年又来到美国发展。从此，我记忆中已没有了醉酒的情况发生。

再谈“色”戒，这可能是男人一生的功课。北大校友中的大多数男生，在上大学之前由于专注学业，很少有在高中谈恋爱的，特别是我所在的那个年代。至少我是其中一位，同时不仅在高中没有谈恋爱，大学四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工作之后的恋爱成家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很多东西要无师自通，同时极易受到情色的诱惑与不良理念的影响，若经历情感的挫折，则容易让一个没有情感经历的人走极端。非常感恩，神总是给我们提醒，例如《圣经》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当神的启示照亮我们幽暗的内心时，我们能经历从肉体到心灵得解放的自由。

“财”方面的挑战，对于从农村里走出来的我来说，也不是一件易事。比较幸运的是，我知道江西的一句谚语——“日日宴客不穷，夜夜为盗不富”；也隐隐约约知道“千金散尽还复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父母在这方面也是言传身教，让我从小没有为经济上的事太多担心。

但我深受市场经济的大潮与世俗财富观的影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到营销岗位，随市场经济的波浪浮沉，曾经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出差。营销工作为业绩所累，其中所承受的甘苦、道德与规则的擦边球，曾让我困惑和迷失很久。叩开信主的大门之后，我要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马太福音》6:20）我与妻子相商，做好十一奉献。如果蒙神的喜悦与悦纳，深愿我们所从事的幼儿教育，祝福更多的家庭。

另一个挑战是“才”与谦卑的功课。作为北大校友，我们在学习与做事方面，可能有着一定的执着与能力上的优势，但往往在性格与为人处事方面，并没有比同龄人更卓越，甚至有些不合常理与偏执。我于2015年1月来到美国后，工作上接触到一些女性，在谈到她们的北大丈夫或前夫时，表现出太多的无奈、无语，好几位选择了离婚。她们的经历，使我从她们的北大丈夫或前夫身上看到我的影子。我庆幸自己的婚姻目前还能够维持下去，虽然经常面临属灵上的征战。

以上我在人生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探索，若不是借着神，若不是借着神浩大的恩典，能让我常常有机会来叩这扇天国的大门，有机会认识主耶稣，我就会完全深陷在各种罪中，不可自拔。主

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祂是无罪的，却为我们受了极大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自己与家庭的救主，我们才有机会体会到这种生命得救、罪得赦免与叩门的幸福。

得到满足的幸福

如前文所言，得到满足的幸福是一种你“寻求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的幸福。我很庆幸，在痛苦迷失之际，我举手了，并有机会来叩这扇幸福的门。这要从我如何信主说起。

来北京读大学之前，甚至大学毕业之前，我基本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方面的信息。印象中，只是大学期间或刚毕业不久，参加过一次海淀教堂的圣诞节活动。当时的感受并没有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只是感觉教堂很多人，他们唱的诗歌很好听，而视基督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

我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有一段时间，我先后去了北京其他一些教堂，包括缸瓦市教堂、崇文门教堂，对基督教的印象越来越深刻。那时，我的心里其实已经种下了福音的种子。

当我 2003 年出生的儿子，2010 年转学到某私立学校上学时，我和妻子接触到学校的家长们，经常有参加家庭聚会，让我想到去教堂时的亲切感。带领我们夫妻去参加的家长，也是北大校友，而且与我是同一个年级的。回想起来，神有多么奇妙的安排。

后来了解到，儿子学校的校长与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从家庭聚会开始，到参加校长授课的教会主日学，给予了我与我的家庭叩开信仰之门的机会。我称之为“小手牵大手”项目，即：在学校上学的孩子的小手，拉着我和妻子的大手，走上了信主的天国之路。现在我也把这种理念带到我的事业中。我期待，在我们的中美幼儿园里，也能有这种“小手牵大手”的情况发生，并且是越多越好。

虽然有这么良好的氛围，但是我与妻子并没有很快认识神，接受福音。我们依然在忙我们的教育事业。当时，我还担任丰台区的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校友会创业联合会理事等等，忙于各种应酬。感恩的是，那段时间，我又认识了另一位离我家很近的基督徒校友，就是 81 级中文系的张宇红姊妹。当时她开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恩光书店，我也是因为儿子家长的推荐，找到了她，她因此还送给我很多关于福音与夫妻恩爱课程方面的书籍。

直到 2011 年春季，我清楚记得，我在参加区统战部的工作会上，由于我要发言，身体的不适已经让旁人注意到。我与往日精神明显不同，脸色非常难看。我艰难地完成发言，已无法参加下面的活动。等我直接回到家里，已经是低烧不退，并持续几天，难以入眠。

好在那时我和妻子已经开始读《圣经》，她晚上用读经的方式陪伴我入睡。那时我家房间的最高处，还放着我父母带过来的观音瓷像。随后我在同仁、协和医院查出肺部有问题，我选择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治疗。虽然只住院了 9 天，但期间经历了很多：我靠着读《圣经》入睡，伴随着弟兄姐妹的祷告等待检查结果，做手术时呼求耶稣等等。最终，妻子通过电话与在医院的我连线，

由儿子学校校长的妻子王姊妹带领我们决志信主。

我未出院之前，王姊妹伴随另一位兄弟来我家里把观音像移出去，让妻子心里有了平安。终于，我平安回家，并于2011年7月31日在宽街教堂与妻子一起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信主之后的恩典，真是无法数算。2012年5月与12月，我受张宇红推荐，分别参加了香港与美国夏洛特的教会活动，并借机来到休斯顿，发现了福遍中国教会（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FBCC）。2015年，我非常感恩，神带领我和我的家庭非常顺利地来到美国，来到了德州。当我坐在休斯顿福遍中国教会的敬拜大厅，听着我们的主任牧师对大家说，我们是神的子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1%的人群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生命更新的幸福

成为基督徒后，也会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这就需要借着祷告，借着寻求，体会生命更新的幸福。

换言之，亲近神，就会经历生命的更新。刚来休斯顿不久，神借着一位牧师的口告诉我，亲近神的三种方式：读经、祷告、去教会敬拜神。这让我一直铭记在心，并体会至深。例如小组团契、家庭敬拜、查经、祷告会，以及教会组织的夫妻恩爱营、生命更新营、退修会等，都是伴随我成长的基石，其内容就是喂养我的灵粮。

感恩的是，我的父母也先后决志信主。2016年起，我们全家包括父母一起开始每天一起朗读《圣经》，家庭培养了一起颂读《圣

经》的习惯。我们把去教会、读《圣经》、常常祷告，作为亲近我们的救主耶稣的三个方式，乐在其中。这期间经历的许多美好的事不能一一列举，仅以下文中一个生活插曲为例，作为本文的结尾。

一次我在写作时，文章里有这段文字：“虽然我和夫人同一天受洗信主，至今已有八年多；虽然我在家里被称为是带领的头，我也充分体验到认识主的益处，但至今依然经常有许多软弱。就在动笔前的半小时，我还被两个儿子‘约谈’，指出我平日总不顾忌别人的感受，但谈话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我依然用怒气让儿子被动地顺服。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家里发生，让家人感到痛苦。”

“好在我们有主，让我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种不好的心境下，还能够开始撰写这篇文章。我真心地向神祷告，能赐下悔改的心和属灵的智慧，也让我能安静自己。我感恩每每遇到这种境遇，能有重新叩门的勇气与求告神的信心。”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忏悔的心情，写了一篇七言小诗，送给妻子与孩子，也送给自己。在主内的喜乐与平安，家庭成员之间的美好关系与盼望又回到了大家中间。感谢主，幸福总是在叩门之后。

神的恩典大无边，
祈求祷告每一天。
软弱跌倒常常有，
谦卑悔改要靠前。

熟读《圣经》听神话，
如饮甘露心里甜。
喜恩家庭信心满，
学习大卫写诗篇。

陈和平，出生于江西。1985-1989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本科；1998-2001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现住美国德州。2011年于北京亦庄教会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

从“ $1+0=0$ ”到“ $1+1=\infty$ ”

/ 安力（85级地理系）

小时候，我们家订阅了《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我也常常读《当代》《十月》上面的小说。记得有一篇小说，题目是《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通过一位佛教法师的口说：“科学追求真，宗教追求善，艺术追求美”。当时我觉得这真是高见！

我的父亲是一位作家，为人慈爱和气。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有关宗教的故事：50年代初，父亲上高中时，课余常常去当地一家天主教堂，与神甫闲谈。我父亲问：“是你们的上帝伟大，还是我们的毛主席伟大？”神甫这样回答：“毛主席伟大，他是人；上帝伟大，祂是神”。

不过没多久，那间教堂就被迫关闭，宣教士也被遣送回国。神甫的回答很有智慧，令我惊奇，但也觉得神怪一类的事太玄，相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是对的。

于是，我的人生轨迹就朝着“真”（科学）而去。

寻找“戈多”

父亲对我期盼甚高，从初中开始就要求我奔着北大清华而去。后来高考不顺利，去了哈尔滨的一所学校，心中觉得郁闷，没有达到父亲的期望。于是上了一个学期后退学，回到我们家乡附近的一所高中，重新复习，预备来年重考。

第二年如愿以偿，我上了北大，父亲的期望达到了。但兴奋很短暂，很快心里又有了躁动：下一步该做什么？上课，参加社团，交朋结友……心中觉得空虚，我的心也在等待戈多，像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所写的一部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中的主人公一样，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等到我的“戈多”。其实，我不太知道我的“戈多”到底是谁，是我儿时的梦想，或是我爸爸询问过的上帝？等着、等着，大学毕业了；等着、等着，研究生毕业了……我还是不知道我的“戈多”是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在90年代初，下海经商赚钱是潮流；我又“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于是朝着另一位“戈多”（金钱、地位）而去，进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在这家国企待了几年，觉得那里的规则、潜规则太阴暗，不合我的心意，于是知道金钱地位不是我的“戈多”。彷徨中，我的父亲病重，我守护陪伴，看着他痛苦、过世，却无能为力。伤心难过之余，我去武汉的归元寺，去北京的白云观，捐钱希望我的父亲能有个好的去处，算是做儿子的最后一点心意。事过之后，觉得这仍然是自欺欺人，于事无补。看来宗教虽“善”，但救不了人。

于是，我觉得宗教也不是我的“戈多”。

1998年我到美国读书，我所等待的“戈多”又似乎回归“真”（科学）了。于是我用尽全力学习，读博士之外，又读数理统计的硕士，同时在当地的一家社区大学选修计算机课程。经常忙到实在不能再做什么了，才去睡觉，可是心里还是觉得睡觉真是浪费时间。觉得我应该抓紧每一分钟，再多读一篇文章，再多写一份讲义，再多写一段程序，再多做一份ppt再多出一篇高影响力的论文，再多开一个会议，再多认识一位名人……

周而复始，我就这么忙碌。忙碌像麻醉剂一样，让人不去想高大上、形而上一类的问题。

“耶稣救我”

但是人终归是人。我去了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我觉得他们虽然太宗教，但很友善，去放松一下，吃些美食也无妨，反正我不信你那一套。有一次喝了一点酒，参加他们的《圣经》学习，被带领者的说法气炸了肺，心想：“我不说你智商低也就罢了，你还说我们不信你的耶稣太笨！”当时我就借着酒劲，弄出一些动静表示抗议！

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个耶稣还真说了一些过人的话，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17:34-36）。在当时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耶稣怎敢说祂第二次来时，有的

地方是夜间，同时有的地方是白天？《圣经》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让我相信《圣经》中不光有善，而且有真，很多说法居然与2000年后的科学暗合。

耶稣具备惊人的善和美：“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28-30）。我当然彻头彻尾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压力山大，心中充满焦虑、争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四肢奋力像游蛙泳那样划动，下面的山川森林非常清楚，然而却时常担心掉下去！于是更奋力地游，结果是更累，更担心掉下去……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经常性的梦境是我被人追杀，眼看命悬一线。有一次我想，既然教会的人都说耶稣能耐不小，我为何不妨一试？后来再出现这样的追杀梦境时，我真的就大呼：“耶稣救我！”奇迹般地，追杀的人竟立即消失，追杀场景也不见了，一切恢复风平浪静。类似的情况后来又出现过几次，而我每次呼叫“耶稣救我”也都管用。难道真的有上帝？难道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

《圣经》无误

我的心慢慢地开始柔软下来，不再先入为主地假设没有上帝，也不再固守宗教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之类的说教。然而，我是一个相信证据的人。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有，哪一个宗教宣扬的才是真的上帝？我开始了一个寻索证据的过程。

首先我开始系统性地阅读《圣经》，并且把它的记载和现代生命科学、宇宙学、历史学、考古学的成果对照。有一节《圣经》经文如此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耶稣如此石破天惊的宣称，不外乎三种情况：1、他果真是上帝的儿子；2、他是说谎者；3、他神经不正常。

我读了几次《圣经》后，不得不排除他是说谎者和神经不正常的可能性。

记得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作家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曾说过：“历史学家用来衡量一个人物的伟大性的准绳是：他留下什么能够继续生长？他是否促使人们走上新的思想路线，并给予一种持续的推动力量？凭这些准绳，耶稣无疑占第一位！”

是的，在较多遵照实行耶稣教训的地方或者时代（在人间可能找不到一个完全遵照实行耶稣教训的地方），我们总体上看见文明、复苏、相爱和富强。真所谓“里面的（如思想路线、价值观、道德伦理）决定外面的（如政策、行为、和平稳定），看不见的（如世界观、操守）决定看得见的（如科技成就、生活质量）”！

我读《圣经》中的《创世记》，竟然奇迹般地发现其中记载的生物被造次序和现代生物科学的发现不谋而合！同样地，《圣经》记载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如七年旱灾、耶稣复活升天，居然能够在中国历史文献和近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中找到与之大致对应的记载，简直不可思议！难道《圣经》真是上帝的话语？

因着这些拍案惊奇般的证据，我最近几年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整理、思索，写下不少笔记，也在不同场合做过报告和见证。

生命改变

《诗篇》34章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既然耶稣如此真，如此善，又如此美，我还犹豫什么？2001年冬天，我受洗，成为上帝的孩子，不再等待那位永远等不来的“戈多”。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很多改变，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我的工作不再为追求“戈多”，而是为荣耀和享受上帝。我现在经常在工作中祷告，在祷告中工作，工作不再是重担，而是与耶稣一同负轭。

我生命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以前办事心急火燎，连与女朋友（现在我的妻子）离开宿舍时都嫌她系鞋带太慢；现在居然有更多的忍耐与平和。以前惜时如金，不肯为与己无关的人和事情花一分钟时间；现在居然花大把时间宣扬耶稣。以前觉得“善意”说谎算不得什么，现在居然谨言慎行，憎恶自己口出谎话……类似的改变还有很多，不能一一道来。

我的经历见证了这位耶稣实在是了不起！祂不光改变了我的外表，也改变了我的内心。我的生命不再是“1（我）+0（生命中的罪恶和死亡）=0（终极无意义和死亡）”，而是“1（我）+1（耶稣的生命）=∞（永恒的意义和生命）”。

安力，出生于湖北。1985-1989年，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1992年，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硕士研究生。1998-2003年，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现居美国加州。2000年于美国决志，2001年于密歇根兰茅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参与校园学生学者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

像一个浪子，走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 谢文都（85级哲学系）

真理情结的困惑

我在无神论的国家长大。“文革”期间，父母都被红卫兵隔离审讯，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乡下老家，在亲戚的照顾下开始独立生活。高中时我寄宿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毕业后，我成为一名“上山青年”，在广东龙川红星林场植树造林两年时间。1975年，我离开林场进入韶关冶炼厂做工人。

此期间，我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当时只能找到这些书籍）。那时，我在两千多人的工厂中是唯一用自己的工资订阅《红旗》杂志（当时是最高党办杂志）和《光明日报》的工人。在阅读的同时，我还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被领导赏识，原因大概是不喜欢巴结人。虽然这时我是泛泛而读，但也因此培养了一股根深蒂固的真理情结。可以说，当时的我是一个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代表着真理。

1978年，我通过高考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主导了所有人的思想。但是，通过一系列课程的学习，我发现，当时官方钦定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符合

马克思本来的思想。于是，我在阅读中开始独自挑战这些官方说法，这也启迪了我的独立思考。

不久，我就在真理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困境：究竟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理解——是我的？还是他们的？

记得第四学期时，我们有一门原著选读课，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研读这本著作中，追踪书中的各种论证。这本书在我的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象，我特别对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倾向有突出感受。比如，恩格斯反对形而上学，认为哲学只剩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其实，这种说法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回声。但是，由于“实证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中被界定为唯心主义哲学，所以，说恩格斯受实证主义影响，等于说他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在以唯物主义为真理的中国思想界，唯心主义是批判对象。因此，当我把这种想法写进期末考试的试卷上时，就犯了大忌。结果是，我们班 100 多位同学，我的分数在全班是唯一的不及格。

对我而言，这个分数既令我震惊，也让我沮丧。可以说，当时在全班同学中，我是唯一一位认真研读过《反杜林论》全书的人。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这个结果极为不服，并找到当时给我打分的研究生助教评理。他说，你的思想有点闪光，但却是错误的。我的反驳在他面前是无效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反而大大地加强了 my 真理情结。我相信真理不在他们那边，而在我手里。

对马克思主义失望

进入大三时，我决定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著作中。带着真感情结，我走入了《资本论》，整个学期几乎整天抱着它，有空就读。我想，按照官方说法，这本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即“剩余价值理论”。我拿定主意，我要从这里出发，根据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去批驳那些误读马克思的人（主要是当时的学界权威，包括判定我的《反杜林论》课程不及格的助教和老师）。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一个学期读下来，马克思的思想越来越让我失望。比如，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计算方法上有致命失误。举个例子来说，他对冒险投资、经营方向和管理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缺乏足够考虑。设想这种情况：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它的实际效用是未知的；这时，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投资在这个技术上必然冒极大的风险。他可能挣钱，也可能血本无归。也就是说，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这笔钱投入之后，产品一定可以卖出去。现实是，资本家的投资是可能完全失败的。如果出现这个状况，剩余价值就无从谈起。如何计算这个风险呢？工人领工资因而不会有损失，但老板可能血本无归。马克思几乎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因此，把剩余价值全归算到工人的劳动里，我认为，这样计算是不合理的。这是我怀疑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在1982年大学毕业之际，我向同学们宣告：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大学是培养我的思想性格的时期。我经历了一个从拥抱到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思想权威一旦倒塌，我开始自由飞翔了。

倾向怀疑主义

执着真理，认真读书，我的大学平均成绩属于中等偏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自嘲：这就是我的智力水平吧！成绩中下，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毕业分配上的劣势。当时，每一位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分配工作。我的名字出现在支边名单中，最后分配到大西北地区的陕西西安医学院马列教研室，成为一名公共课教师，主教马列主义哲学课程。

在真理情结的驱动下，我在西安的三年时间中，涉猎了道家、佛教和古希腊哲学。关于道家，有一次，我在爬太白山时，在山腰中遇到一位云游道士。我们坐地谈道近两个小时。我那时已经反复阅读《道德经》几遍，他甚至赞扬我对《道德经》的知识。不过，他告诉我，知识对我们理解“道”的奥秘不管用，并建议我深入体会“精、气、神”三字。但是，我当时对论证着迷，对于任何缺乏论证的说法都不以为然。我坚守这个信念：没有论证，就没有真理！因此，我对他的建议深不以为然。

太白山论道让我放弃了在道家思想中追求真理。于是，我重新审视我的大学论文，进入古希腊哲学。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论证。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而我喜欢它们。然而，在古希腊哲学中，论证接着还是论证。我的落脚点在哪里呢？我开始倾向怀疑主义。不过，我很快发现，采取怀疑主义态度这种做法本身似乎也是独断的。这是一个困境：我们不得不做一个独断的怀疑主义者。但是，除了怀疑主义，我们还有其他出路吗？

1985年，我带着这个困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

哲学史方向的硕士学位。北大具有重视学术自由、敢于挑战权威的传统和风气。北大拥抱了我的真理情结。在北大期间，我感受到非常的满足。然而，我读的书越多，想的问题越多，我的怀疑态度也就越沉重。在思想上，怀疑主义态度带来的是困惑和绝望；在情绪上，我常常会有一种堕入无底洞的感觉。

佛教 VS. 基督教

读研究生期间，因为有几位平时来往较多的同学是学佛教的，所以讨论佛教是我们的经常性话题。我的怀疑主义态度常常向我挑逗：“遁入空门吧！回头是岸！”而我的直接反应是：“那里有真理吗？”

但是，佛教是不讲真理的。在佛教里询问真理，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放弃真理追求吧！这个回答和我的真理情结是不相容的。在我的真理情结强势的状态中，佛教与我渐行渐远。

在思想史上，进入三世纪之后，我注意到，古希腊哲学开始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并让位于基督教思想。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个思想史的发展方向呢？换个角度看，基督教是如何回答真理问题的？我相信，如果不解决这个思想史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思想史。

因此，我决定进入并追踪这段思想史，展示基督教在真理问题上提出的解决办法。于是，我开始思想基督教问题。

突然闯进的思想

在北大教书期间，有一件事突然闯进了我的思想。

1992年春季，我开设了《柏拉图晚期著作》这门课。有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来北大哲学系进修，并来旁听了我的课。有一次在课堂上，她突来灵感，提出了一个“文学创造源泉说”，说文学创造源于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和较劲，因而有两个源泉。善恶冲突形成各种较劲模式，从而有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不对劲，便打断她的阐述，并十分郑重地宣称：“不可能有两个源泉，只能有一个源泉；这就是那个绝对的善。世上一切都是它所创造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创造如同太阳放光。光是从那里出来的，所到之处，说有就有。光不来，什么都没有；光来了，就有了。”

有意思的是，我那天侃侃而谈，说了一大通关于这个绝对的善的事。说完之后，却有点失落感，因为这些想法似乎不属于我的思想，也不是我想说的！我像是被一股力量驾驭着，成了一个传声筒。但是，这些话说出来之后，我发现，我无法拒绝这些话，因为它们顺理成章。我感觉到，这是一股外在的巨大的力量——难道这就是神？我当时未加思索，当场就承认有神的存在。

接着我发现，承认神的存在并不需要一个论证，因为祂就在那里彰显了，而我只需要相信祂。于是，我再次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我们必须信祂！”这是莫名其妙的时刻，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在缺乏足够论证的前提下，去相信一个不在思想中的对象。

自从和这位进修老师谈话之后，我的脑子里就再也无法摆脱我说过的那些话。如果神是存在的，那么，祂是哪一个神呢？显然，祂不像是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祂也不像是佛教的菩萨或释迦牟尼。我的直觉是，这神应该是基督教的。我当时只是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接触过基督教，既没有进过教堂，身边也没有基督徒朋友。因此，我对基督教的了解是纯概念的。不管怎样，我相当肯定地认定：这神是基督教的神。

转向研究神学

自此之后，我要了解基督教的想法越来越重。我打算从基督教经典着手。

偶然地，我在校园里的书摊上买了一本英文的新约《圣经》。我把它当作一本书来读。读到好处时，做笔记发挥一通；读到“荒谬”时，便略略带过。当时我觉得，《圣经》毕竟是一本古老的书，在思维方式上肯定会有些简单、原始的观念，这不足为奇。总的来说，我在阅读时的好感多于坏感，总体评价是：《圣经》中有些观念很有价值。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话来自《马太福音》12章31至32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我记得读完之后，特意把这段话划上底线，以示其重要。《圣经》允许人干犯耶稣，而强调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圣灵”的引导，这就是基督教的高明之处。

我的理解是，基督教允许人犯错误而得赦免，这种赦免才是真正的赦免！

这个对基督教的好感出现之后，我开始涉足基督教的书籍文章，并决定深入研究基督教。

1992年，我来到美国，探望在缅因大学读书的妻子，也曾经想入读当地的一所神学院。后因经费问题而放弃了。

1993年，我接受了加州克莱蒙特神学院过程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的邀请，作访问学者，来到南加州，并在这个过程中待了一年。次年，我进入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宗教系，攻读宗教哲学博士。

我想，既然要研究基督教，就必须成为基督徒。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基督教。于是，我来到克莱蒙特的第三个月，即1993年10月，就在克莱蒙特第一卫理公会接受洗礼。受洗之时，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新生活呢？对此我完全茫然！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坦然对待吧！

学习依靠神恩

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陷入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

1994年，我申请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了奖学金；在生活上，因为生活费没有着落，我一直有一种明天怎么办的焦虑心情。在美国，生活费得靠自己去找、去挣。可是，我

去哪里找？去何处挣？

除此，我还为自己缺乏知识而着急。就自己的智力而言，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到留校任教，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但还是认为自己的阅读与思想的能力高出平均水平的。在哲学专业的同行中，我从未有过心虚的时候。然而，这种自信很快就受到严重的挑战。

对于知识的匮乏而产生的着急，我觉得我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但是，在生活费用问题上，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关键是时间和精力，用于挣钱就无法用于读书。特别在资金问题上，我经常感到像一位被弃的孤儿，无援无助，只好干着急。

差不多在1993年至1998年的这5年中，我和神常常处于争吵状态。每当着急之情出现时，心中极不顺心，我就会质问上帝：耶稣的话真可信吗？我是否信错了？我现在的困难是否都因为受了洗？上帝是否在欺骗我？等等。我想，如果神拥有绝对主权，祂就不应该让我这么着急！祂就应该解决我目前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神进行试探。我想，既然我归入到祂的名下，祂就应该照看我的生活。当其他方法都用尽了之后，我就每个星期买一张加州彩票，要求神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我的生活费困境。有一件事让我惊奇，那就是，我渐渐发现，我的生活费用之供应并不缺乏。在这种和神不断的争吵中，我开始感受一种依靠神的恩典的生活。

从1994年到1998年，为了生活费，我在一家中餐馆送外卖。这种工作的主要收入部分来自小费。我是没有办法才开始这种工

作的，而其他工作都会影响我的学习。申请生活费奖学金的努力大都失败了，所获得的资助只是我的需要的一小部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对我来说，接受小费等于接受施舍。然而，当我第四年仍然在开车送外卖时，我感受到一种平安，接受小费的心态也比较坦然了。当时，我自己开玩笑说：“大概我已经堕落，没有指望了。”实际上，我却感受到了神的爱，祂要拿掉我的骄傲。

这五年的送外卖生活，无数次地从他人手中接过几块钱小费，终于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些钱其实是神给我的。我学会了依靠神。每次收钱向顾客说“谢谢”时，我心里越来越坦然。回想起来，生活上的每一件事，哪件不是来自神的恩典？！

恩典概念成形

我越是在生活中感受神的祝福，我就越能切身地理解基督教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恩典”概念的丰富含义开始不断地向我彰显。我突然发现，恩典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呈现的祝福。它在信心中进入我的生活，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一直在想，体会到恩典概念的意义便是重生！这是我生活的新起点。在这个时刻，我进入了神的国！

1999年，我用了八个月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同时，我开始进入中国哲学史，并在恩典概念视角中给出新的文本理解和解释。这些新理解新解释，在恩典概念进入我的思想之前，是无法出现的。

在真理情结和怀疑主义的碰撞中，我感受到了真理的爱、给

予和带领。于是，我在信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开始时，我只有很小的信心。凭着这信心，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丰丰富富的恩典。

终于，我发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真理的跟随者，这便是真理之路。保罗在皈依耶稣基督之后从神那里得着了丰富，所以语重心长地在《歌罗西书》2章6-7节中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所有的丰富都是神所赐的，通过信心而进入我们的生存。信心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存起点。我知道，这是永生的开始。

谢文郁，出生于广东。1985-198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88-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现居洛杉矶。1993年于美国受洗，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最喜爱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

我误会了上帝，祂却从未放弃我

/一苇杭之（08级中文系）

终于找到家

第一次听道，是福音书中浪子回头的故事。

当讲到“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加福音》15:20）时，分享的姐妹眼里满是怜悯的柔光。她低语：“小儿子一定浑身恶臭。他恐怕不会想到，迎接他的不是一个耳光，而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一刻，我心里的残雪仿佛被初春的暖阳一照，最深处某些柔软的东西被触碰、融化。

那一年，我九岁。父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伴有幻听和幻觉。我患有支气管哮喘，隔三岔五输液，是医院的“常客”。母亲几乎崩溃，在外人面前强撑着，回到家乱发脾气。

人生的书卷才刚刚展开，就显出张牙舞爪的恐怖和前途未卜的艰难。也因为此，我多愁善感的性格大约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只有躲到小说的世界里，才能得到一丝喘息。当朋友邀请母亲带我参加小组的时候，我以为不过又是一个大人的聚会。不想浪子

回头的故事，却仿佛朝着灰暗人生投去一线光亮。

其实当我听完这个故事时，不免有些愤然。大儿子尽心事奉，却不及将家产挥霍一空的小儿子受待见。我断定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父亲。努力的人什么也没有，犯错的人反而不劳而获。毕竟，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力争双百的“优等生”，我所受的教育从来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继续跟着母亲去教会。时间长了，不知是主日学轻松温馨的氛围，还是大人们像对待成人那样倾听我的烦恼，我渐渐发现教会成了文学之外另一处温暖的庇护所，能让我从现实的风雨中暂时抽身。我跟着母亲参加主日及各样周间的查经、敬拜小组，不到一年就熟谙各种《圣经》故事，并且成为主日学的核心成员。

那时的我就像一个终于找到家的孩子，欢欣雀跃地融入教会生活中。大概因为学钢琴，我尤其喜欢唱诗。从唱诗班回家的路上，哼唱那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总抑制不住心底的快乐，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

多年后，我开始怀疑那时的自己：是真的相信基督福音而归信，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因素？譬如相爱的关系、平安喜乐的感觉、对“神爱世人”的感动……

信仰变成负担

2008年考上北大的时候，我成为家乡教会的传奇：从小在主

日学中成长，品学兼优，荣神益人。全教会的叔叔阿姨都为我感恩，然而到北大念书不到一年，我发现自己如同骑墙一般，夹在天国与世界之间。

云南省实行分报志愿，我选的是经济专业。本来想选文学，招办老师和家里的长辈“循循善诱”，最终还是选择了世人看为前途大好的经济专业。

初生牛犊不怕虎，骄傲的我不自量力地报了理科高数，仅仅因为在课表上看到理科高数的授课老师是“教授”，文科高数是“讲师”。文科生的我挤在一堆高中奥数竞赛班出身的理科生中，别人看黑板上的公式推演像看小说，我认真地把每个符号抄下来，下课还是抱着一堆白痴问题找教授。以至于转中文系三年后，在校园里碰到数院的这位教授，他还能清楚地叫出我的名字：“学中文去了？也好，更有趣。”

高数就够让人头痛了，经济学原理更让人生厌。十条基本原理，九条我不认同，理性人的假说、成本收益的算计，在我看来，毫无温度。大学生活变得焦躁而压抑，我每天跟在经院学霸后面，早起到图书馆占座，晚归宿舍几近熄灯。我拼尽全力，期中考试，成绩依然不过中等而已。学习之余，周间有团契，康博思（原来北大某食堂）有晨祷，周末还要参加主日。放眼宿舍其他室友，日子过得真潇洒——没课的时候，参加社团的，宅宿舍追剧的，谈恋爱的，只有我忙得跟陀螺一样，停不下来。

一个学期后，觉得好累，好挫败。学一个自己不擅长又不喜欢的专业，一辈子做一份别人看起来也许光鲜，自己却没什么热

情的工作。信仰对我来说，变成一种负担；救恩似乎离现世越来越遥远，而我只想要享受当下的青春。

我开始不大愿意花时间在教会上，接着连读经、祷告也觉无力。那时团契的姐姐很担忧我的状况，邀请我去她租的房子同住。现在想来，若不是弟兄姐妹的“情谊”牵拉着，我可能早就彻底离开信仰了。

上帝形象坍塌

我反思，大概是选错专业了，我的大学生活那么不快乐，和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于是，我开始去旁听中文系的课，几节课下来，如遇故友，相见恨晚。大一下学期，对着电脑里“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最低分，眼泪喇地流下来。转系吧，终于下定了决心。

转中文系后，日子一度过得“飞”了起来。本以为读了中文，时间更充裕，心情更舒畅，可以更好地亲近神。没有想到，中文系光阅读书单就让人崩溃。不过这一次，我是愉快地享受泡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光。古代文化思想、启蒙主义、古典哲学、现代思潮、结构主义……当一堆各样的流派、思潮、观念袭来时，我宛若博浪新手，被一波一波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

这些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根基的读物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于上帝的疑问：超越人理性理解的上帝，为何是全善的？

与此同时，世界忽然以无比鲜亮的色彩吸引我。剧社、车协、旅游、逛街、看电影……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为何要去

教会？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恋爱了。男友学计算机，纯理工科思维，开始从实证理性的角度提出对《圣经》超越人类认知的怀疑。为了让男朋友信主，我带他去教会，不想他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一连串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我才诧异地发现，当年自己信主时，竟完完全全接受了《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到终末的所有描述，根本没有一丝实证主义的怀疑。

我是盲信还是真信？我信的是假的还是真的？

究竟是我一直在洞穴里，还是他一直在黑暗中？

这些问题开始困扰我。越是去教会，越是读《圣经》，困惑一个个跳出来，心里的逆反越是压不住。当谈到“预定论”和“拣选论”时，我本能地抗拒“预定论”。我想上帝怎么可以那么不公？想救谁就救谁？那些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的人岂不是很惨？凭什么有些人就得救有些人就不得救？我心目中那个忧心忡忡、无比慈爱地等待所有人悔改的上帝形象坍塌。

我豁然发现，我无法接受上帝的主权中我不能理解的部分。

当牧者说，作为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怜悯时，我无法反驳。当人们感恩，我们能够相信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时，我点头。但说到上帝凭己意借着话语和圣灵在人心做工时，我生气了。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假如我的男朋友一直不信，那是不是上帝定意不选他呢？这样的上帝一点不可爱。

在旷野流浪

我发现自己夹在信仰与世界、超越与现实之间，骑墙难下，腹背受敌。我知道现世短暂，也会在追逐成功的挫败中体会今生骄傲的虚空。再精彩的活动、再热闹的欢聚之后，心里依然空荡荡的。我怀念小时候从诗班出来，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忍不住哼唱赞美诗时，内心深处的喜悦。但在心里，始终有个坎：上帝如果不像我想的那么美好，祂就算权威，值得我爱吗？

读了几本尼采、鲁迅、萨特、德里达，我想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盲信的小女孩，《圣经》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拥有思考的能力，包括怀疑与反思。我像是刺猬一样，对着兄弟姐妹发难：既然上帝早已命定救恩给谁不给谁，那如果我注定是未被拣选的人呢？反正神的主权超越人，祂说了算，咱何必努力传福音呢？如果是为了逃避地狱的烈火，想要去天堂享福，这样信主不是很功利吗？

时间一长，大家除了一句“为你祷告”和怜悯的眼神外，不再搭理我。我自己也觉得难过。虽然在唇战中胜出，心里却一败涂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虚空和不满足，如果我所信的真的经不住追问，那就不过是人们虚构出来的神话。如果人生真的只有现世，那么及时行乐何须追求不朽？

我像是那个离开家的小儿子，开始在旷野里流浪。儿时以为熠熠生辉的美好，都忽然蒙上尘垢，黯然无光。现在依然记得，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总有关心我的主内家人为我殷切代祷。最着急的是我母亲。有一天，母亲哭着打电话给我，说为我祷告的

时候想到我有可能从救恩中失落，就心痛。此前母亲因为我与不信的人交往，与我争执过无数次。我从来都是硬着心肠，她强势，我比她更强硬。但那一次，听着电话里母亲的哭声，我的心竟然颤抖。

这个世界很少有人，这样迫切地为一个人的灵魂得救着急。人们会为了成绩努力，为论文选题焦虑，为找个好工作奋斗，但没有人真的去关注一个人最终极的归宿。

从未放弃我

没过多久，家乡的一位阿姨来北京出差，顺道看我。在五道口的咖啡馆里，我们点了咖啡和提拉米苏。我向这位信任的阿姨袒露自己在信仰上的迷惘，我以为她会和其他长辈一样，劝我顺服。不想，她认真地思考片刻后，微笑道：“我们的神如果是真实可信的，就一定经得住人的质疑。怕的就是，人并不能真诚地面对神。”

我瞬间怔住，嘴里的提拉米苏化开来，苦中带点甜。

我开始认真地重新去教会。不仅是为了让男朋友信主，也是想要重新认识这位我以为早就认识的上帝。奇妙的是，当我真诚地想要寻找答案时，我发现原来是我对上帝有许多误解。

上帝并非喜怒无常的暴君。上帝本就高过祂所创造的万有，祂不欠任何人的，反倒因为怜悯施恩给一再悖逆、反叛祂的人类。审判或施恩，都在乎上帝。但我里面的罪控告我，让我以为自己无药可救，也让我怀疑上帝的公义与怜悯。

其实,旧约里威严的耶和华上帝,更多地显明上帝公义的属性;而新约中的耶稣基督,更多地显明上帝慈爱怜悯的属性。我本是应当灭亡的,我的全家本是支离破碎的,若非因为福音,我不可能一直行走在“约”的保守中。我所不知道的,我无需纠结;我应当知道的,上帝已经在《圣经》中向我显明,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展现天父最深的爱。

委身教会八年,男朋友变成了丈夫。虽然他依然是“资深慕道友”,我却重新找回了失落的爱情。那是年少时我与主之间的爱情,无比甘甜。

我开始理解,父亲向小儿子张开双臂,抱住他,给他披上华美的袍子,摘下戒指给他,就是向着我发出的。因为,我就是那走迷了路的浪子,神却从未放弃我。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赤身露体、遍体鳞伤。上帝将基督的义袍披在我身上,遮蔽我邪恶、羞耻的赤身露体。

从此,我属于祂,不再流浪。

一苇杭之,出生于云南。2008-2012年,本科北大经济学院转中国语言文学系;2012-201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现居北京。2001年小学六年级圣诞节决志信主,2009年在北大外教开设的《圣经》学习中受洗。现在北京美门教会。

最喜爱的经文:“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弥迦书》7:8)

告别了！曾经的“猪栏的理想”

/ 张军（90级城环系）

求学中思考人生

我1990年上大学以后，开始了对人生和世界问题的思考。思考的一个结论，就是走对路比跑得快更加重要。在北大确实见到许多聪明人，但在我看来太多人还是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我盼望自己能走对路，也渴慕人生的大智慧，而哲学（Philosophy）的原意就是“爱智慧”。所以在大学时，我开始喜欢哲学，并且一有机会就如饥似渴但又随心所欲地读书。

我们90级入校生正好赶上军训，要在河南信阳陆军学院被“放逐”一年。当时有空常常跑到学院的图书馆去看书，除了看一些哲学和思想类的书籍，也读了很多名人传记和格言。一年之后到了北京，借书买书的条件就更好了。蓦然回首，在那个人生的关键阶段，在蒙昧而饥渴状态下主要由课外阅读而来的自我教育，影响远胜过自己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或者家庭的熏陶。

苏格拉底强调所谓的“知无知”。我自己蒙昧的哲学思考很早就关注已知和未知的关系：既然总是存在未知，那不管已知有多少，都时刻存在被那个可怕的未知所颠覆的危险。所以我一

直还是比较能认识到人的智识的有限性，也对未知心存敬畏。同时有一个让我非常抗拒的事情：我不愿意仅仅做一颗在高度知识分工和专业化社会里的“螺丝钉”。毫无疑问，“螺丝钉”肯定不可能活得太明白，也很难得着人生的大智慧。

在大学里，我和很多理科生一样都崇拜爱因斯坦，甚至复印了一张他的头像贴在上铺的床底下。这样，我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他老人家那深邃而睿智的目光在凝视着我。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这句堪称“毒舌”的话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

“猪栏的理想”！多么可鄙可憎！我真的渴望能够脱离低级趣味，能够充满热情地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我知道“活得舒服”（“猪栏理想”）其实对人充满诱惑，但“活得明白”对我有更大的诱惑。

此外，我在大学里也读老庄、孔孟，学禅、练打坐。我渴望心灵的宁静，渴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像孔子一样“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淡泊宁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然最好还能同时治好自己的颈椎病。无意之中，渐渐把“活得明白”跟“内心的宁静”联系起来。

“人生最大的幸福来自于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这句话，是我本科毕业时给同学的留言，是在信阳陆军学院图书馆借阅的赵鑫珊的《贝多芬之魂》里看到的。后来才注意到这句话是量子论先驱、著名的基督徒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的。其实当年我对这句话并不是特别明白，只是朦胧地觉得很多时候前人似乎更精准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心境。

由于从大二开始选了经济地理专业，我一直在接触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宣布要开始建设市场经济。所以除了自己的人生问题，我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渐渐觉得，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可能就在于尽力去观察和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并将自己的所得与人分享。这也成为我后来选择出国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梁漱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当我读到他的自传，有一幕永远不能忘怀：1918年的一天，他的父亲梁济问他：“这世界会好吗？”他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他父亲说：“能好就好啊！”结果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梁济出于对中国社会的绝望，转身离去之后就投湖自尽了。梁漱溟说，“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允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我虽不敢与梁漱溟相比，也没有他那样的个人经历，但不知为什么这种“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的想法之后就紧紧地抓住我。

与之相关，1998年出国前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虽然无力评价陈先生的学问，但不得不赞叹他真是一位像梁漱溟一样有骨气、有境界的读书人。他所持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自然成为此后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塑造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生期间读到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的一篇《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文章。我也由此开始思考：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道德基础？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基础？

理性上的求索

1998年9月，带着对自己未来出路以及一般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也带着对中国未来出路以及一般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我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进入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ystem）地理系读博士。

在国内的时候，我从未见过一个基督徒，也从不知道教堂长什么样。在燕园里的书摊上虽买过一本《圣经》，但其实一页未读。我读过的书里，肯定也有不少涉及基督教，脑袋里却几乎印象全无。但一到美国，我感觉一下子掉进了基督徒的汪洋大海，周围抬头低头见到的都是基督徒，简直是避之不及。

起因之一，是由于在洛杉矶转机误了航班又赶上西北航空飞行员罢工，虽然在机场守候20小时之后幸运逃离，但是又中奖赶上在劳动节长周末开始的傍晚抵达空无一人的校园，而且与接机的师兄完全失联。在我和另一位同行的小同学全然无助的时候，一位华人女生仙女下凡般地从地平线上冒出来，慷慨地为我们提供各种帮助。她第二天就要出行，竟然主动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我们这样的陌生人，让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而且由于她的部分介绍，我立刻接触到双城的各种基督徒群体。

之后，常常有人邀请甚至专门开车接送我去教会。刚开始，真的感觉有些不舒服或者不适应，同时也听到一些学长所说的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的风凉话。我原来认为应该只有那些没出息或者闲得无聊的人才会去教会。听了一些人的见证，也没找到什么感觉。

而且，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总觉得很别扭。既然神是全能的，为啥还需要人“拍马屁”呢？

不过我并无恶感，而且心存好奇。第一次参加“友爱中华”（China Outreach Ministries）组织的友好晚餐，我在回应卡上选择愿意更多了解基督教，结果他们的负责人 Glenn 很快就来找我谈话。他首先问我：“你到底信不信有神？”被这么一问，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我还真没太仔细想过，虽然我都自以为是半个哲学家了。我之前的一个看法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有问题，但唯物辩证法还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我曾经深挖过爱因斯坦的思想根源，知道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绝对相信奇妙的宇宙结构背后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所谓“上帝之脑”（The Mind of God）。他老人家相信的我怎么敢不赞同呢？至少我也无法证伪嘛。而且之前我多少有些相信民间流传的各种鬼神之说，尽管并没有去刨根究底。因此，我虽然发现自己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其实思维模糊混乱，而且事实上内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有神论，但我还是认为像《圣经·创世记》的那种描述实在难以置信。不过从那以后，我觉得应该去了解基督教，并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问题。

当今世界无神论的旗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上帝迷信》（The God Delusion）一书中，强调将人类未知的东西推给一位无法可知的上帝并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想法我当年也有过。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上帝是真实的存在呢？道金斯其实也是老生常谈地通过将进化论奉为毋庸置疑的科学事实来否定基督信仰。

但是，通过阅读，特别是聆听 1999 年初北大学长冯秉诚博士在明州的一系列讲道，我逐渐发现挑战进化论的（科学）证据其实比支持的还要多。

一位明大数学系的博士以颇为严谨的推演向我证明，如果纯粹依靠概率性的随机演化，当今人们相信的地球的年龄是 45 亿年，虽然貌似已经无限长了，但远远没有长到足以演化出今天如此高级精妙的生命形态。其概率比大风刮过一个垃圾堆然后吹出一个波音 747 还要低很多。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安东尼·傅卢（Antony Flew）在 80 岁高龄时转向有神论，因为他发现在宇宙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这三个重大问题上，无神论仍然完全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所以他不得不承认与爱因斯坦一样相信“上帝之脑”的存在才是更加合理的认知选择。

一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总有人问：“那上帝是谁创造的？”而我会问自己：“我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或者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吗？”我意识到人不过是浩瀚宇宙间如灰尘一般的渺小存在，不过是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短暂存在，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是人类妄自尊大的自我拔高和自拟上帝。如果存在是分等级的，那么低等存在必无法确知高等存在甚至其自身的源头和本质，最多也只能靠高等存在的启示而来。创造者与造物者的关系正是如此。正如一台计算机无法知道自己存在的源头和本质，计算机的设计者却清楚知道并且可以告诉计算机。

所以无知或者知之有限，是渺小短暂的人类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任何人的知识体系都必然是一套信仰、经验、直觉和逻辑的混合，无一例外；甚至信无神比信有神恐怕还需要更大的信心。

如帕斯卡所言，即便二者在理性和证据上是半斤八两，但是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却会对生命和生活带来天壤之别。对我来说，逻辑上一清二楚的是，如果在人类之上真有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就没有比认识和顺服设计并掌管自己命运的上帝更为要紧的事情了。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人类随心所欲的自我中心就毫无问题甚至理所应当。人生如果存在终极意义，也必须是比人类更高的超越存在或者上帝所赋予并且启示给人类的。绝对的道德标准也是同理。否则，人类的一切意识和情感不过都是纯粹的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来自于尘土并且很快又将归于尘土的人类，如果不是“有灵的活人”，一切终究都是虚空。

如此看来，自我中心的唯物主义者宣称的人生意义无异于揪发自提，是最典型的逻辑不自恰或者自欺欺人。

“人人被造而平等”

我认识到不仅从理性上而言，神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从生命角度而言，离开上帝的人生是虚空、荒谬甚至恐怖的。当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问：“若无上帝，孰不可为？”真的感到振聋发聩！是啊，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人死如灯灭”，那还有什么颠扑不破的是非善恶标准？为什么不可以坑蒙拐骗、不择手段？为什么不可以“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基督徒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人类获得公共自由的资格与他们用道德锁链来束缚自己欲望的意愿是严格成比例的……除非控制个人意志

和欲望的力量被放置在某个地方，否则社会就不能存在。内在的控制越少，外在的控制就必须越多。”其实尤其在中国社会，超越的信仰、绝对的是非观念以及内外约束力的双重缺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根本无需论证，我们每天都在被各样冰冷、残酷、荒诞的现实反复提醒着。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其实可以通俗地总结为“把人当人看”。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有尊严的，每个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也可以说，这是一切人权理念的根基。在基督信仰里，这个根基有着双重的神圣保障：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每个人都被耶稣基督所爱甚至主耶稣为其流血舍命。所以践踏别人尊严的人必被上帝所践踏。但是如果人类社会不过是适者生存的丛林世界的高级版，那哪里还有什么人权和尊严可言呢？实际上，践踏别人的能力才是丛林世界里唯一的“尊严”。

我逐渐认识到良性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在法治之下的自由、平等、诚信、仁爱，但这些价值和制度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中国，都是缺位的。与所有的传统社会相似，中国人仍然普遍是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根基和纽带来建立信用和信任的，这直接导致陌生人之间信用和信任的缺失。关系本位是与特权和等级相对应的，这些都是建立法治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共秩序的绊脚石。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基督化的西方社会正是藉着个人和基督的关系的建立，才得以打破亲缘血缘关系的枷锁，得以实现从人际关系的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转变。所以美元上面所印制的“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并不是写着玩儿的，尽管当下的美国人正在逐渐远离自己的信仰传统。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强调“人人被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但这句话到了中国却被翻译成“人人生而平等”。一字之差,活生生地把神圣的维度彻底抹杀了。因此,平等作为有内在约束力的价值规范也就失灵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在信仰无神论的世界里,无论追求的是财富还是才智、权力、名誉、地位,人们以出人头地为人生的动力,靠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作为挫折中的安慰。如果人们的存在感和满足感恰恰是在等级分明的鄙视链中找到的,那等级观念怎么可能被打破呢?

接通从神而来的“电源”

“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圣经》中强调的原罪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当我反省自己的时候,知道靠自己不可能彻底走出贪婪、自私、嫉妒、懒惰、虚伪、懦弱等等的劣根性,或者说无法真正脱离猪栏理想和低级趣味得享心灵内在的自由,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高贵在逆境中去向罪恶宣战、去争取外在的自由。

我切实地从自己身上看到自我中心的人类不过是被私欲所捆绑的,如同在“焦虑”和“沉迷”之间的一只钟摆。内心的焦虑使我们无时不在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人类在上帝之外找到的出路或者偶像只能带来暂时的沉迷(或者因焦虑缓解而得的解脱和满足),终究还是会把我们交付给新一轮的焦虑——因为得到

之时就是失落感开始之时。

所以我终于可以体会如普朗克所说的“内界的坚定和持久的灵魂的宁静”其实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获得，因为基督徒有“又坚固又牢靠”的“灵魂的锚”（参《希伯来书》6:19）。其实我们焦虑和懦弱的源头正是由于贪生怕死。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息就是“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亲历苦难、战胜死亡，成就祂自己的公义和良善，同时为每一个人预备通向永恒的真理和自由之路。“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

作为基督徒，其实只要建立了跟上帝关系，灵魂就自由了（参《约翰福音》8:36），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贵族”，不必再计较自己在世界上的得失，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和力量胜过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同时也就有了为自己和为人类争取自由的爱心和能力。

所以，我看到基督徒在神面前跪下去，却可以在全人类面前站起来。相反，在人们拒绝敬拜上帝的等级社会里，人们有磕不完的头，拜不完的偶像，没有“贵族”却有世代绵延不绝的“跪族”。虽然基督信仰也常被人指责“不宽容”，但事实上，《圣经》教导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世上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心、更高的宽容呢？

虽然我也曾经为苦难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当我真正明白下面这句经文的时候，心里豁然开朗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

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神的计划并非就在此时在地上根除邪恶、免除苦难，但正是因为神的救赎和审判，正因为灵魂不灭，一切公义和美善的渴慕者才有盼望和出路。

所以，关于真理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一切学习和思考，都把我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正如《圣经》所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4:12）

当然，基督信仰直接关注的是灵魂的救赎而不是社会的改良，我也反对一切将信仰作为工具的逻辑。但好的社会终究是且只能是好的个体生命结出的果子。虽然我曾经一直不想成为基督徒，但发现自己能找到的借口越来越少。虽然有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那些问题渐渐不再成为我信主的拦阻。或许，一切理性的铺垫正是为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非理性的纵身一跃”做准备。

我渐渐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也知道如果不迈出最后一步去接通“从神而来的电源”，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在1999年5月30日信义教会的福音主日上，我终于举手接受了主，并且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受了洗。理智使我认识到出于神的种种好处，信心使我更深地经历上帝的真实，也被上帝所得着。最后的决志，完全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因为那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回头看来，这一路都有神的引领。信主之后，更是经历上帝无尽的恩典和保守。

每一位真正经历重生的基督徒都会认为自己的一生不会有比成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也毫不例外。曹雪芹虽然不认识

上帝，但是他真可谓洞穿人生真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正如《传道书》作者反复重申的，在神的国度之外，世上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当你没有神的时候，生命的亮光不过是来自于一些大大小小、忽明忽暗、不久就会熄灭的蜡烛；当你得着主的时候，你就会像林语堂先生那样不得不说：“太阳升起来了，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吧”！

这也是我的切身体验。

张军，出生于山西。1990-1995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本科；1995-1998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硕士研究生。1998-2006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读博士。2000年复活节于明州双城华人信义教会受洗，之后在双城华人基督教会聚会。2006年全家移居西雅图，2007年独自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13年全家移居多伦多，并开始在多伦多大学地理和规划系任教。全家在多伦多华人浸信会聚会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以赛亚书》30:15）

青年经济学家的信仰人生

/ 赵晓（95级光华管理系）

很多人想知道我是如何从一名党员、经济学家、体制内的官员成为基督徒的，以及信仰基督后的认识变化。学术无禁区，请允许我从学术探讨与个人认识的角度作分享和介绍，敬请批评指正。

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者

1967年，我出生于江西奉新县的一个南国小镇。2岁时随母下放农村，3岁打猪草，6岁放牛，10岁砍柴，习得农村各种农活。在经历过农村生活，辛苦经历了南方农村“双抢”（抢种抢收）的辛劳后，我毕生不再觉得世间还有什么更苦的。

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我并无痛苦回忆，相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方面，是我所下放的农村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优美的山水使我怡然如醉；另一方面，是我有一位好母亲。她曾经是镇上的蔬菜队队长，善于种菜、做饭、持家，让全家人其乐融融；还有就是我是全家最小的，我母亲40岁才生我，甚得父母宠爱。

再就是，我的学习成绩从来都很好，特别是进入五年级后，很明显地拉开了和同龄人的差距。五年级时，我获得过全乡语文、算术比赛两个第一；初中时，我各门功课都常考第一名；高中时，我的作文全校第一；高考时，我们班只有两个考上重点大学，我是其中之一，顺利地考上了山东大学。后来，我又轻松考上南开大学的硕士以及北京大学的博士。

在农村，只要成绩好就没人说你什么，你就是天之骄子。

我小学二年级时加入少先队，高中入团，研究生期间入党，还被选为全校研究生会主席以及天津市三好学生。我还以优秀学生顺利分配进入国家经贸委经济政策协调司，担任过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一职。

农村长大、学业优秀、天之骄子、分配工作……“学而优则仕”，人生一路顺利，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者！大概正是因为幸福的生活和教育、成长经历，我的心灵中总是充满阳光，对人性、生活、未来始终充满感恩和盼望。“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成为我的人生格言。

在政府部门时，我参与过许多重要的工作，如“抓大放小”的工作；参与筛选中国最重要的300家国有企业并建议所出台的扶植政策。

90年代，我撰写的关于模具行业的政策报告得到了当时副总理的同意，从而保护了这个宝贵的行业度过严冬。世纪之交时，我所撰写的报告《中国经济的真实故事》获得总理的赞赏，亲笔批转给参加国务院经济学家会议的经济学家们参阅。

2006年，我作为特殊人才被北京科技大学聘为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科大以前缺乏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以只有管理学院，我去后才升级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我一直喜欢研究，尤其注重对中国崛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1996，我在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易纲教授的带领下，写了许多学术文章和政策文章。我们最早预警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通货紧缩，文章被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重视和讨论。

1997-1998年，我的名字曾一年四次出现在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我很快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如果我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一定会越来越有名，也会在体制内越来越有前途。

中美市场经济的差异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是2002年。

那年，我第一次被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改革了20年，但中国人对市场的信心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动摇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振兴中华的道路，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期间还经历了“计划经济”以及“文革”的弯路。一直到邓小平确立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国的天仿佛才变得光明，中国人似乎第一次看到了财富的涌流。

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崛起，中国人开始相信：市场经济可以救中国。市场化改革开始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然而，90年代后，中国的市场化开始出现诸多挑战，特别是诚信缺失导致的食物危机、生态危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诚信危机等等。这使得中国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疑虑：市场经济真的能救中国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我被国资委批准去美国作考察，目的就是要比较美国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差异，探求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作改进。

在美国，我作了许多方面的研究，试图找到中美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异所在。但最后，我发现，中美两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到处是澡堂。这一现象观察的背后的学理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道德与信仰的根基，市场行为要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范。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从承认个人可以逐利开始，市场转型的特点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法律变革遥遥在后，而道德信仰无从谈起，所以我们的市场体系既缺乏法律的规范，又缺乏道德与信仰的基础。

我把这一思考写成了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该文后来成为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之前，中国从来不曾有人从信仰与伦理的角度去比较不同市场经济的差异，也从未有经济学家从这个角度去建言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十五届四中全会《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破天

荒地将“道德”纳入到文件中去，在谈到如何构建中国的社会诚信体系时，首先就讲“要以道德为支撑”。

我的这篇文章还影响到中国的企业家，如王石、任正非、冯仑等都纷纷推荐此文，文章还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百篇文献”之一。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并非基督徒，我的观察和分析也完全建立在经济学家客观、理性的研究上。文章写完后，我开始有兴趣去了解美国的教会。

试图证明“上帝”是一个虚构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是物质生活丰裕、精神生活丰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美好。美国教会正是如此：物质丰盛、精神丰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美好。曾几何时，共产主义是中国人的理想，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理想；而当我了解了美国的教会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共产理想居然在美国的教会中变成了现实，这让我无比震撼又无比感动。

显然，如果要让中国的未来更美好，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学习、了解得更多，为中国思想得更多。所以，我开始全力研究《圣经》。一开始在我的想象中，《圣经》一定是一本好书，否则不可能带来眼前这些令我感动的结果，但我并不能轻易相信《圣经》就是真理，也没有轻易相信上帝的真实存在。

我是个学者，因此很清楚真善美之间的差别。在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很美或很善，但并不是真的。故事很美，

可惜是编的；教导向善，可惜所言非真……类似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

通过我对现象的一些观察，我发现我已经能够相信《圣经》一定是本好书，是引人向善的书，否则不会有基督徒这些好人出来，也不会有我看到的那些美好的现象。但即便《圣经》是劝人向善的书，我却怀疑《圣经》未必是真理。还有一点阻碍我相信上帝存在的因素就是，我出生在一个中国的书香门第，从小挚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深重的中华文化的优越感。我一直偏执地以为，中国的落后只在技术和制度层面，至于文化和精神层面，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比拟的。

于是，我决心用我经济学家受过的训练，去认真研读《圣经》，一定要找出其中的错误，以证明上帝只是一个“虚构”。这样，我回到中国，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轨道中，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并与人研讨《圣经》。白天，我去拜访各个领域的相关学者；晚上，我则认真查考《圣经》。但两个月后，我惊愕地发现，《圣经》的真理性高于世间任何著作，而上帝的真实性竟然是不容置疑的。

对《圣经》产生认识上的改变

1、《圣经》与科学并不矛盾

我发现，《圣经》与科学并不矛盾。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许多开天辟地之类的民间传说、神话，但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不过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想象而已。

但《圣经》并非如此。《圣经》中讲家谱、讲历史、讲过程，所有这些都非常严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造。《圣经》中当然还讲到宇宙的创造，但这与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宇宙是经“宇宙大爆炸”而产生的科学认识等等并不矛盾。

《圣经》清楚地揭示：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则地设计出来的，宇宙有开始也有结束，这实在比进化论所设想的永恒进化要严谨、合理得多。

《圣经》中还谈到许多的自然现象，与科学也不矛盾。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细说。这方面的著述非常多，有兴趣的读者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我只是想说，如果在我挑剔的研究中，发现《圣经》与科学相悖，我极可能立马会扔了它。

2、《圣经》是一本历史真实的书

我发现，《圣经》也不是一本道德书、宗教书或哲学书，而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论语》是道德书，教人如何做人；另外一些书如佛教的书，是宗教书，教人修为的办法及相关的宗教仪式；《道德经》则是哲学书，老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些经典尽管都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都是人写的，本质上都不具有神圣性。

但《圣经》则不同，它其实是一本历史书，讲述了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和人类，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又是什么，人类如何背叛了上帝，上帝又如何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拯救全人类。

“历史”，在英文中就是“HISTORY”（祂的故事），意思是上帝是历史的永恒导演和主角。历史不是道德，不是说教，历史就是历史，是实存的事实；是可以拷问、可以考证、可以争论的

事实！

3、相信上帝存在的信心其实很简单

我发现，相信上帝存在，其实不需要太大的信心；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反而需要太大的信心。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系统，背后必定有一位智慧的作者。例如，苹果手机，背后有乔布斯；谷歌阿尔法狗，背后有工程师；《红楼梦》，背后是曹雪芹；一个楼盘，背后则是开发商……

以此类推，人类是最高级、最复杂的生命系统，宇宙则是最高级、最精致的大楼盘，其背后岂能没有一位超自然而神奇的作者呢？相信神奇的宇宙后面是一位更加神奇的叫“上帝”的“大开发商”，比机器人更优秀的人类背后有一位叫“上帝”的创造者，这实在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反之，硬要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创造主，那一切从何而生、从何而起，宇宙和生命的井然有序又从何而解呢？

4、世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圣经》中

我发现，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在《圣经》中。我一直以我所学的经济学为自豪，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经济学并不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得纯粹。科学哲学指出，预测是经济学不可吞咽的一剂苦药。意思是说，可以用预测来检验经济学是否足够科学。

即便如此，经济学对世界的解释能力以及预测能力仍然是最

伟大的，代表着人类对世界认识和预知的最高智慧，但经济学的预测能力又是有限的，通常只能做短期预测，还需要有足够的数据库基础。

然而，我震撼地发现，在《圣经》中，居然有超过 1000 多个预测，内容极其丰富：有人物命运的预测，有国家、民族的预测，有城市的预测，还有关于全人类结局的预测。这些预测信息复杂，时间长短不一，有的预言如以色列复国的预言是在两千年后才成就。这太惊人了，如果没有超自然智慧的存在，如何解释《圣经》中这些预言的产生及其应验呢？毫无疑问，上帝才是超级经济学家，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至此，我才发现，《圣经》与我以前读过的所有著作都不同，它不是科学著作，不是文学著作，不是神话传说，不是伦理学著作，也非宗教著作。《圣经》其实是“天书”，也就是创造世界和人类的上帝向人类启示祂自己的著作。造物主上帝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祂留下了《圣经》这一关于人类和宇宙的操作手册。

最终，2003 年 1 月 9 日，我作了相信上帝的决志祷告，并在 2014 年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尾声

我是一个学者，我不需要一个宗教，我只是无法否认《圣经》的真实性以及上帝的实存性，因此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相信”祂。同时，我也承认我是个道德不完全的罪人，我需要基督的救恩。我还相信，按照上帝以及上帝在《圣经》中教导的原则来生活，

我的生命会更丰盛、更受祝福，我的人生也才有可能追求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赵晓，知名经济学家、商业伦理学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中心特别顾问；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原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世界银行研究员。致力于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经济伦理与管理伦理研究，著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1998 - 2000 中国通货紧缩研究》等代表性著作。

疑惑、骄傲、爱辩论的我，终于降服了

/ 韦江（80级无线电系）

这些人简直是疯了

像大部分大陆的弟兄姐妹一样，我在来美国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对基督教的了解，仅局限在读《圣经故事》的层面。记得大学时，有一年圣诞节时几个同学相约，想去教会看看。可是等我们到了海淀堂的外面，却发现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

因此，我对基督教的了解，基本上全盘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认为基督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内心对基督教虽然没有多大敌意，但还是心存小心。然而我没有想到，一来到美国，我就与基督教发生了接触。

1993年初，我来到美国的波士顿。在我所在的那个系，有一位我原来在中国的同事，她帮我安排一切来美事宜。刚到美国时，我没有车，他们经常带我去买菜，邀请我到他们家玩。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和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是基督徒。

记得第一次他们带我参加查经班，我很反感。我心想，这些人简直是疯了。凭着一本小书，就那么疯狂地唱诗，简直跟文化

大革命时一样。想当初，在中学时，我凭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可以辩倒我——但那是狡辩术。如今，怎么这些人都是博士、硕士，还这么愚昧无知呢？所以，我去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

那时，我单身一人，朋友们非常关心我。在几次努力未果后，他们跟我说，波士顿郊区的华人圣经教会有一个单身团契，那里有很多接触异性的机会，就鼓动我去。我说，去教会就是真的去寻求信仰的，不要有其他动机，我最看不起那些为自己的目的去教会的人。我因此一直不肯去。他们却说：不管是什么动机去教会，只要去了就行，神会在你心中动工的。

经不住他们长时间的劝说，几个月后，我就来到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的社青团契。

骄傲像口臭一样

刚开始来社青团契，按有些人的讲法我很“反动”（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大辩王”的绰号），经常提各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每每就把查经带到了“不归路”上，导致每次查经都没办法按计划查完，都被我的问题搅局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让我坐在角落里，而且限制我问问题，以便别的幕道友不会被影响。很感恩的是，那些弟兄姐妹仍鼓励我继续来，而且对我诚实地说：“有些问题我们也回答不了。但你可以去看《圣经》，《圣经》里有一切的答案。”

我一想也对,我若是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就跟他们辩论,那确实是有胡搅蛮缠。

于是,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读完了《圣经》。那是否意味着我就信主了?并不是。虽然我确实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并不能帮助我信主。我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从无神论的角度提出来的;我所期望的答案,也是从无神论角度来的。而基督徒却一定是基于有神论或一神论,基于《圣经》回答我的。因此,他们的答案一定不会让我满意。我们彼此之间的辩论,一定不会有任何结论,因为出发点和立场不同。其实,我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没有神。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不再问什么问题,而一些慕道友的问题我却可以回答了,因为我已经想过,也知道《圣经》上是怎么回答的。但是,虽然我一直还是去教会和团契,却一直无法真正地认识神,直到我离开波士顿的时候。

1995年底,我离开波士顿去了纽约。我到纽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长长地舒一口气,心想这下终于可以不用去教会了。然而我觉得,我常常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却一直不信,心里总感到很不好意思。

神并没有放弃我。我到纽约一个月时,认识了一个弟兄,他就在我实验室的楼下。这个弟兄是一个很顺服圣灵的人,他平时也不多跟我联系,只是一年会有几次喊我去参加一些特别聚会。当然,过去波士顿社青团契的辅导陈老师依然和我保持联系,也是我并未完全远离神的一个保障;也要感谢陈老师以及李秀全牧

师为我多年的祷告，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那时似乎是我做学问的大好时机，却问题百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自己根本意识不到。有人说，骄傲就像口臭一样，自己闻不到，却臭气熏人。我觉得真理就是真理，来不得半点虚假，特别是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因此，我经常在与我老板讨论课题的时候，直来直去，一点面子也不留，说你这样不对，那样是错的。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时间长了，老板也受不了了。于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闹得很僵。

跟老板的关系搞不好，和同事的关系也如此。以至于我所工作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像地狱一样。若不是因为绿卡的缘故，我大概早就离开了。

心中忧伤至极

大概在1998年，我的身体突然亮起了红灯。那时我觉得非常累，早上不想起来。上完班后，五点下班，回到家就想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愿做，连做饭都没有力气。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仍没有好转。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不得不去看医生。

记得当时医生检查完以后，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便血，不能确定是否是癌症，希望我一个月后再去检查一下（因为我当时还有感染，需要先消炎）。不知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回到实验室，告诉老板我需要休息。他们听到后都说：“我们听过很多例子，像你这样年纪的，说走就走了。”

一个月后我做了肠镜，在半昏迷状态下，医生看到了两个小肿块，一碰就流血。检查完后，医生跟我说，初步判断是良性的，希望我过一年后再来查。因为那两个肿块很娇嫩，所以非常容易出血，经常性的流血就会造成贫血，因此我会觉得很累。我心想，知道问题在哪就好办，我问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很快好起来。她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适当多吃纤维素。那时，我身体恢复得很慢，一直很虚弱。

1999年春节，我一个人在家看橄榄球比赛。我很喜欢 New York Jet，那年他们打到东区决赛，上半场领先。我跟神祷告说：“神哪，我不知道你存不存在。你若存在的话，求你让 New York Jet 赢了这场比赛。”结果，最后让对手追平了，到了加时赛反而输了。

我当时简直愤怒到极点！我跟神说，这么一点小小的请求你都不肯答应我，即使你存在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完全不祝福我。你看，我到美国这么多年事业一事无成，这么多年连个家都没有，跟老板同事的关系又那么僵，现在身体又垮了。既然你完全不祝福我，你存不存在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越想越气，就把我所有和基督教有关的东西全部扔进一个纸箱，想再也不看了。那时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最低点。我的心中忧伤至极，第一次想哭一场，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神听了他的祷告

1999年春节，我打电话给家里。妈妈告诉我，我姑妈已到癌症晚期，脑子里有三个瘤子，并已全身扩散。知道姑妈病情之后，

她的儿女就把她从南京我伯伯家接回上海。我听了以后很伤心，就问妈妈：“你要我做什么？”妈妈说：“如果可能的话，你回来看一看他们吧。”那时，我已经出国六年没有回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心里对神说：“神哪，我不信你，你惩罚我就行了，别跟我家人过不去。”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又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哪，如果你让我回去看见我姑妈完全得医治，我就一定信你。”

从1999年的元旦开始，我所认识的那位弟兄，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向我分享他们的见证，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没问题。他们就问：“那你为什么不信呢？”我说：“你们讲的见证都是你们自己经历神的经历，我却没有。我需要亲身经历神对我个人的带领，我就知道神是真实的了。”

在一次去教会参加崇拜回来的路上，我跟这位弟兄提起姑妈的事，希望他可以为我姑妈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教会中，有祷告得医治的见证。

我跟他说，我向神祷告，若是我看见我姑妈晚期癌症得了医治，我就信了。谁想到，那位弟兄听了之后却说：“你觉得这是神让你祷告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又不信神。他说：“我不能为你这样祷告，我只能为你祷告，让你来得及回去见他们最后一眼。”我听了后特别生气，心想，你们基督徒还说爱人如己呢，求你们祷告你们都不肯。但我也没有说什么，心想只要他祷告就行。

四月份，我订好机票就打电话回家。我妈妈跟我说，你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伯伯了。我说怎么回事？原来是因为这之前，我伯

伯一直是姑妈照顾的，那时他已经 93 岁了。当姑妈得了晚期癌症时，姑妈的孩子们把她接回上海，可是没有人敢告诉伯伯真相。但是老人的心非常敏感，他知道所有的人都在隐瞒他。于是，他失去了活着的欲望。妈妈告诉我说，一个多星期前，伯伯所有的病一起发作，医院都发了病危通知，让家人准备后事。我听后非常着急，问妈妈我要不要改机票，提前回去。妈妈说：“现在的情况看起来还好，你还是按原计划回来吧。”

于是，我五月底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回到家。当晚跟我父母商量，他们说，两个老人情况都不好，你赶紧走。所以我们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星期天离开北京去南京看我伯伯。看到他时，我的心非常痛。他又瘦又小，那皮就像一层透明的纸，底下全是瘀血。我非常难过，就给他慢慢地揉，希望真能让瘀血消退。

中午回去吃饭时，他的儿女说：“他一定没有认出你来，不然他不会跟你说谢谢。你下午去，跟他说你的名字。”当我下午去的时候，凑在他的耳边跟他说我是谁。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还把我介绍给医生护士，说是他的侄子，从美国回来看他。第二天一早，我又去看他，跟他告别。不敢讲我是去看姑妈，只是说，我这次没有太多的时间，要回去了。

当天，我就去上海看姑妈。我姑妈动过手术，所以人还清醒。我去之前，她浑身痛，只能给她吃止痛药。我去看她，她很高兴，跟我讲她快不行了。我只好骗她，说我伯伯很好，我刚刚从他那里来，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她说，那我浑身痛啊。我说，没事，您这是骨质增生，我在美国也会经常痛的，痛的时候我用拳头敲一敲就好了。

那时，我时常看见老人用拳头不时地敲这敲那。她的情况已经很不好，本来她的儿女认为反正也没救了，不如让老人住在家里，环境、饮食都相对好一些。但是她实在疼得太厉害了，所以她的儿女还是决定在把她送到医院。我在那儿也做不了什么，只好回到北京。没想到，姑妈第二天一早送到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星期五晚上到家，星期六伯伯就过世了。我哥哥他们匆忙赶去南京，办理后事。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姑妈去世。于是，家里人又得星期一走，料理后事。记得我的姐姐对妈妈哭着说，我从美国回去的都来得及见他们最后一面，他们在北京的反而没有赶上。

回到美国以后，我就不敢说到底有没有神了。因为虽然神没有按着我的祷告来做事，但我不能否认，神听了那位基督徒弟兄的祷告，让我来得及见到他们最后一面。

我真的不一样了

转过年的夏天，有一次我去一个基督徒朋友的家开 Party。回家时开到快上高速的地方，突然发现车的刹车没有了，踩到底，在不挂挡的情况下，还得滑出去两米才能停住。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害怕。回家必须要上高速；回头看看我朋友家，四下黑乎乎一片，再开回去也很远。可是开回家的话，要上高速，我真的没有把握可以活着下去。最后只好一咬牙，决定回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只好向神祷告，求祂保守我平安回去。祷告完了，就战战兢兢地开上了高速。一路有惊无险，在红绿灯处，我也可以远远地停住。终于，顺利地回到家。那时，我住在纽约，我们停车都要停在路边，我的车没有刹车，如何可以平行停车把车停进去？没想到，正好有一个最末尾的车位，我可以把车慢慢地滑进去，而不会碰到别的车。快到的时候，打开车门，用脚刹住。

那次，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床前跟神祷告：“神哪，感谢你保守我一路的平安。我知道没有你的保守，我是不可能回来的。虽然，我现在还是不认识你，你却在我那么多次不肯认你之后，还看顾我，就像你保守我车的刹车并不完全没有一样，你给我留下那一点点，让我可以靠着它平安回家。同样的，我相信你也没有把你的门向我关死，你一定还给我留下一条门缝，叫我可以借此重新来到你的面前。神哪，若你真的存在，请你让我认识你，我真心地想要认识你。”

这之后不久，我们教会开始准备劳工节的福音营，教会的弟兄问我要不要去。因为是很多教会合办的，我知道名额有限。所以，我对他们说：“我去过很多次福音营，都没有信，你们还是先邀请其他人吧，他们第一次去，可能比我更容易信主。如果你们邀请完了，还有名额，我会去的。”

没想到，教会的弟兄一个星期后打电话给我说，他们邀请了所有可以邀请的人，还有位子，问我要不要去。既然说了，我当然要兑现了。在去之前，我正好回波士顿做实验。我就跟以前带我去教会的同事一起吃饭。吃完饭后，我的签语饼里有一句话：“In the near future, you are going to make a decision（近期你要做一个决

定)”。我的朋友看到后说:“啊,你要去学计算机了。”因为我曾跟她说我打算去念计算机。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却立刻想起了福音营。

去福音营之前,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突然告诉我,我舅妈过世了。我说怎么可能,她还很年轻,身体也还不错,我回去时还见到她。妈妈说,她走得非常突然。

去福音营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到福音营的晚上,放的是科学与信仰的电影。我以前看这种片子,可以从第一分钟批到最后一分钟。但很奇怪,那次,从头到尾,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反而觉得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想。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知道我绝不是这种人,我一定会会有问题的。但那晚就是一个问题都没有。

回去睡觉,我们一个房间八个人,像大学宿舍一样。其中有弟兄打鼾,我怎么也睡不着,就起来到海边去走,想要使自己累一点。转了很久也不累,就躺在椅子上,对神说:“神啊,你让我来做什么呢?”还是睡不着,只好深夜两点回到床上,跟神祷告:“神哪,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你要我来的。那就求你让我好好地睡一觉。否则,明天讲员讲什么,我会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也就白来了。”

祷告完了,就睡着了。一觉天明,我起来跟着基督徒一起去晨更,他们跪下我也跪下,只是他们祷告我就在那听着。

那天早上讲道的题目也是“科学与信仰”。那天的讲道,对我来说,一点感动也没有。他先呼召基督徒站起来,为福音营祷告。过了好几分钟,他才说有谁愿意因着今天早上的信息信主的,

请你们站起来。这时，我们同去的一个慕道朋友看了我一眼，好像是说要不要一起站起来。我心中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犹豫，但是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去想，而是很自然地站了起来。

我一站起来，感到似乎有一个无形的重担，从我身上脱落下去。我的心就被圣灵感动得很柔软，听到任何一句话都想哭，但又不好意思。那时真的很想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因为周围基督徒都看着，只好不住地偷偷掉眼泪。但我真真切切地知道我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我们的领队——教会长老对我说：“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受洗班，你要不要参加？”我心里说，等一等，我刚刚信主，我还不知道我信的对不对呢，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退路吗？

从福音营回到家，我首先给我过去的辅导陈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我信主了。她给我回了一封很热情的回信。从她的信中，我可以看出她有多么高兴。她还提到头天，李牧师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提及我。我真的没想到多年以后，李牧师还会想到我。我后来才知道，李牧师常常为我不住地祷告。

到家后，圣灵不断地在我生命中做工。我只要一读从福音营带回来的属灵书籍，就会被感动，多次读着读着就号啕大哭起来。心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我这么清楚地感动你，你还有什么可以推脱的。”所以，我马上参加了主日受洗班，并于两个月后，接受了洗礼。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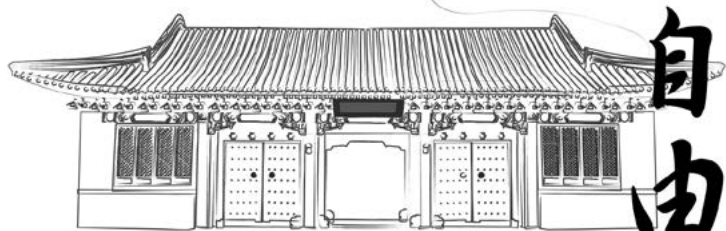
信主，才是我认识神开始属灵追求的第一步。我能不能认识神，关键在我愿不愿意去认识祂。就像有些人说，认识神就如同有人告诉我：大观园很美，但我却不愿进入，只能在外面徘徊；及至进到园内，我才发现，原来里面比人们说的要美丽千百倍！

真正对神更深入地认识，恰恰是在基督里面才可能发生的。这些年来跟随主的经历，其实是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许多特殊的经历，让我可以更深地认识祂，主的恩典述说不尽。

韦江，出生于北京。1980-1984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本科；1984-1990年，清华生物系博士生。1990-1992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博士后。现居美国麻州。1999年于纽约决志，同年于纽约威郡华人宣道会受洗。现在麻州一教会全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15）

得自由



那时的我血气方刚，却只能向死寂的漫漫长夜呼喊：“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让我们的民族遭遇如此苦难？让我们的人民如此苦毒？希望在哪里？！盼望在哪里？！”

——游永上《走投无路的我，后来怎么样了？》

我原来不会哭，因为心已不轻易被任何东西打动。但信主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哭。

——傅芬华《苦难将我压伤，永恒的爱将我缠裹》

达尔文的书其实叫《物种起源》，并不是生命的起源。生命是如此复杂而奇妙，怎么可能自发地开始？人的灵魂或良心是怎样进化来的？

——孔敬《天父的恩手在我的生命中》

我从前不断寻找，其实那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如今，我活在上帝的光中。

——陈朝阳《从空虚到丰富，从饥渴到饱足》

越发认识这个社会和国家，越发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科学技术就能够解决的。我们学好数理化，真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吗？对此，我渐渐产生了怀疑。

——杨俊《从北大到燕大——徘徊者的回家之旅》



深入我灵魂的北大情、基督恩

/ 郑燕珂（92级化学系）

我与燕园的缘分始于父辈。

我的父母都是福建一个小县城的农家子弟，父亲于1959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母亲后来也有机会调来北大附中教书。所以我生在北大的校医院，长在北大的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直到1992年保送进入北大化学系。

燕园于我深入骨髓，甚至刻在我的名字里。周围的邻居、朋友的父母都是北大、清华、科学院的老师、教授、研究员，却从来没有听说谁是信耶稣的。

寻找生命的意义

和许多70后一样，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思想教育。但我从来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实存在的东西。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思考过死亡的问题。记得当时家里买了第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里《勿忘我》片头方舒扮演的下乡知青，突闻父亲病重的电报，立即赶回城却还

是晚了一步，只看到火葬场巨大烟囱冒出的黑烟。看到此，我心里有种彻头彻尾冰冷恐怖的感觉，觉得死亡以后完全黑暗、完全寂静，死亡意味着与阳光、温暖、笑声、亲人永远隔绝。

我深深觉得，生命如此美好，绝不该如此啊！

可是成长的压力不允许我多想。小学、初中、高中一路争第一，奔升学，一直到保送北大化学系，实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当我踌躇满志，要努力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时，却第一次认真地看清自己的智力、体力、精力、能力不过如此普通。科学家的梦想破灭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我开始真正审视自己的生命：自私、懒惰、骄傲、娇气。当时已是9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伴随而来的是环境污染、道德滑坡、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有罪的，人人都是有罪的。可不知为何，心中却如饥似渴地渴望圣洁。可我越努力，越被罪紧缠，好像在垂死挣扎。每当我想关心帮助他人，总被自私拦阻；每当我想为好友的成功喝彩，总被嫉妒刺伤……

这样的挣扎持续了好几年，直至我有隐隐的头痛。

被陌生的感动紧紧抓住

在外人看来，我毕业、出国、结婚，一路顺利，甚至在研究生时就申请到与我丈夫同一家公司的工作。但只有我自己内心知道，在生命的深处，我是如何地困惑挣扎。最终，我明白了我渴望什么——我渴望救赎。我渴望有一只手从高天伸下来把我从罪



中提起来，洁净我，把我接到一个圣洁光明的所在。可这样的救赎从哪里来呢？我不知道，只知道我必须得到它，否则我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快乐。

在美国芝加哥埃文斯顿读研究生时，同实验室有两位从韩国来的留学生和博士后，他们有时和我讲起福音、耶稣。旁边一个老板的学生是从澳门来的女孩子 Amanda，也说她是基督徒。可那时我觉得教会的人好奇怪，何况中国大陆好不容易从盲目崇拜中走出来了，怎么能又走入另一种盲目崇拜呢？！

我向 Amanda 提出心中的疑问，她笑咪咪地回答我：“敬拜人是不行的，但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的。”

“可是听说旧约中神杀了很多？”我反问，其实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圣经》。高中时我读《创世记》，“XX 生 XX，XX 活了几百岁就死了……”，感觉味同嚼蜡，读了几页就被堵回去了。

Amanda 眉头微皱：“那是上帝的权利，因祂赐给我们生命。”

每当韩国同学给我讲耶稣，讲最后审判、天堂地狱，我也常常听得入神。下班后走在路上想，那我就信耶稣吧。到家后我给丈夫打电话，当时他已经在异地工作了。跟他商量说，要不我们信耶稣吧。可是他总是坚决地说不要信！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不去多想，每天上班下班，努力工作，做实验，等工卡，等与丈夫团聚，心中却也继续困惑挣扎。

直到 1999 年 9 月，因为工卡会在 10 月 1 日后生效，我赶紧利用劳动节的时间去看望在密苏里和堪萨斯读书的大学好友王新

生、杨静岳。因为王新生已经信主，我们三人聚会安排在美丽的 Lake of The Ozarks 的华人基督徒退修会。我是一心一意去看望她们，毫无听福音的打算，甚至还和她们辩论为什么不需要信耶稣。

可是当一位牧师呼召的时候，心里却颇有感动，也想不出什么好理由不信耶稣，就站了起来。有一位姐妹赶紧走过来想跟我个别祷告，我说还没有准备好，她有些尴尬，不知所措。

旅行结束后，我高高兴兴地回到芝加哥。周五下班时，Amanda 过来看我，问我去退修会感受如何。我说牧师呼召时我站起来了，我想我愿意成为基督徒，只是还没有准备好。Amanda 认真地对我说：“上帝会决定你什么时候成为一名基督徒，不是你自己。”当时我觉得这是上帝在藉着她对我说话。

第二天，即 1999 年 9 月 11 日，那天是芝加哥初秋的一个晴朗燥热的周六。下午有同学开车带我去买菜，我心中异常烦躁，觉得有一股强烈的力量在催逼我不要再退缩，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虽然听不见特别的声音，看不见特别的影像，心中那个感动却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买菜回家后打算做最后的挣扎，拿起电话找我丈夫，电话里却传来异常刺耳的噪音，使我们根本无法通话。

放下电话，我知道已经无法逃避了，可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信耶稣呢？我找出 Amanda 以前送我的讲道磁带，躺在小小的双层床上一边听一边哭，泪水滚滚，心中却无比透亮、畅快。我终于知道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是什么。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终于找到家了！



信仰带来生命的改变

从 1999 年 9 月 11 日起至今，我成为上帝的儿女已有 20 年的时间。感谢主，让我感受到“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初信主时，里里外外都是污秽软弱，唯有恩主不离不弃的大爱和大能一直在我生命中一层一层做破碎、修补、医治、拯救、洁净、更新、使用的工作。就像一个洋葱，一层层地剥开。

先是不拿公司的纸笔，不撒谎；爱主的话语，向主倾心吐意；然后是圣洁警醒，爱上帝所爱，恶上帝所恶；再之后是信靠、交托、顺从、忍耐……跟随主 20 年，经历了父母信主、受洗、被上帝接去；至亲好友身患癌症；我与尚未信主的丈夫同负一轭，一人带领一双儿女行走天路；中美世界政局风云变幻，世俗价值观与神渐行渐远……

感谢主，借着祂的话，祂的灵和身边的牧者、弟兄姐妹的带领、安慰、鼓励、责备，总是让我在跌倒后再爬起来前行。

当然，我也经历过病得医治的欣喜安慰，危险患难中的神奇保守。例如六年前，有一次我的 Toyota Corolla 小轿车被一辆 Welding Pickup Truck 皮卡追尾，肇事皮卡的前保险杠都被撞弯了，我的小车竟然连一片漆皮都没有掉。

我也经历了疲倦辛苦时上帝的及时供应；上帝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的幸福甜美；在祷告中深藏在主里的温柔安静；分享福音的兴奋喜乐；与神与人同工时的和谐默契；从破碎到自由的欢呼雀跃……

疫情肆虐中平静安稳

进入 2020 年，因着疫情，居家已有四个月。从一月份第一个新冠病例开始，美国的确诊人数一骑绝尘，飙升至三百多万例，死亡人数超 13 万。对人到中年一路尚为平顺的我来说，面对这些冰冷的数字，心痛而无奈。

一月底，本地华人教会开春节联欢晚会，还在商量着刚刚从国内来美探亲的家属是不是该自动隔离两周。二月份迫切为武汉新冠病情祷告，联系到北大同学会和当地华人组织为国内一线医护人员捐款。三月初本州开始有病例，开始囤水囤粮，囤药囤口罩，囤消毒剂囤手套。三月中常规生活戛然而止，孩子在家上学，丈夫和我在家工作，和外界的联系全部转到线上：电话、微信、油管、Zoom……一时间，家成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敬拜大堂、健身房、舞蹈房……

就在一切常规被按下暂停键时，却也难得有了一段安静的时间。丈夫所有的出差应酬取消；我也不用每天起早贪黑接送孩子上学下学，上班下班；两个孩子也难得有在家相处的时间。每天的三餐前后成了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的美好时光。

然而，最最宝贵的是我终于有时间有机会静静地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倾听祂的声音。一个周五查经，查到《马太福音》11 章 16-19 节，主耶稣责备当时的人不听施洗约翰烈火暴风般的信息，也不听主柔和谦卑的信息。这正与我心中的挫折呼应。新冠开始之后，各种悔改的祷告信息此起彼伏。白宫宣告 3 月 15 日为全国祷告日，葛培理牧师的女儿安妮为美国多年来得罪神的行为忏悔



祷告。其他各种各样的祷告群、祷告链更是数不胜数。

可是在现实中，却没有看到悔改复兴的迹象。教会一位弟兄分享，在教会初期遭到大逼迫，门徒四下逃散时，也没有立时看到什么改变，几年几十年后回首，才意识到神在其中行了大事奇事。我很阿们！主啊，不要让我妄下结论，求你赐我耐心，等待盼望你大能的作为！而且不要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认罪悔改从洁净自己的内心深处开始。

在家办公初始，工作上有一个大项目赶得昏天黑地，生活工作毫无界限。好不容易按时做完，在各个部门讨论交接时却说不合规格。接下来两三周的时间就是与小组长、主管、总监、副总裁，还有其他部门的副总裁反复询问沟通，以达到共识。同样一套数据，不知做了多少个版本的图绘，心中很多挫折和不悦。然而感谢主，借着《马太福音》11章28-30节对我说话，帮助我在祂的爱里找到肯定、价值、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也感恩北大校友基督徒群分享陶恕的《温柔与安息》：“温柔的人绝不被自卑感所苦。不过他不再欺哄自己，而是接受上帝对他人生的评价。他知道自己正如上帝所说的那般软弱无助，而与此同时，他却知道在上帝的眼里，自己比众天使都宝贵，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在自己，一无所是；靠上帝，能做万事。他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永远不会跟上帝对他的看法相同，他也不再在乎。他完全安歇，乐意听凭上帝把价值安放在他里面。”

感谢主，做图最终得到上司们的认可，我也有机会在主里操练更深的谦卑、顺服、忍耐和安息。

5月2日周六，天阴阴的，和我的心情一般。到了傍晚，一阵狂风骤雨过后，东边马场的上空蓦然现出横贯双彩虹，亮丽宏伟，仿佛天门大开一般。一句经文浮现在脑海里：“耶书仑哪，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申命记》33:26-27）心情不觉为之一振，好像神在亲自安慰我，说：“孩子，放心吧，我掌控一切。”

在5月10日的主日线上敬拜，领会的姐妹是一位理疗师，娓娓道来她工作单位的老年病人和医护人员已有多位感染新冠；她自己每天下班后也不得不在家中与女儿半隔离，出卧室戴口罩手套，有事找女儿要电话微信。她的语气温柔和缓，没有恐惧抱怨，反而充满了喜乐盼望，相信疫情很快就要过去。紧接着主日信息分享的内容是旧约亚伯拉罕和撒拉未见而信，恒久忍耐，终得神应许的爱子以撒。我心底感觉到像被神的爱温柔抚摸，慢慢有了盼望。我们只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箴言》3:5-6）。如果神允许我们在疫情中挣扎良久，祂也必有祂的旨意与目的，而且祂会在生活中每一个层面与细节与我们相遇，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最后让我借用一位北大校友基督徒群中的姐妹的祷告结束这篇见证：



“主啊，若非你怜悯，赐下悔改的心，开启人心中的眼睛，没有人能够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出死入生；若非以你为神，那国和那民，没有真正的希望。求主怜悯，使更多的人归主，让福音给正在磨难的世界带来真正的复兴，从而在神伟大的救赎计划中担当使命。”

本文原刊于“境界”（newjingjie）微信公众号，后经作者加工补充

郑燕珂，出生于北京。1992-1997年（包括一年军训），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1999年9月11日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决志，2000年6月17日于密歇根州米德兰市受洗。现在科罗拉多州一家华人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 31）

遇见耶稣，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

/ 雅歌（87级生物系）

我是云南昆明人，出生在陕西西安。1987年，我从云南考入北大生物系。我很珍惜在北大的日子，原因之一是我在北大认识了我的另一半。毕业后我在中科院遗传所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94年来到美国。

我曾经练过气功，有师父教，也有一点灵界的经历，所以我知道神灵的存在。但是在练气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其一，练气功练到最后都要去山里，远离尘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活在世上？其二，在修炼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那些我里面不好的东西可以靠修炼抹去。那么那些奇妙的经历或者能力于我又有什么意义？

关于有没有神的两个困惑

我到美国后，日子很艰难。纽约上州的冬天来得早且冷，我挺不适应的。我有三个大的困难：首先是家庭生活困难。新婚的妻子正在协和医大完成她的医学博士的最后一年，我们相恋六年



以至分开很不习惯。其次是学业困难。虽然字典背了几遍，但到了美国还是听不懂，成绩也每况日下。甚至有一次考试我读不懂题，用中文问老师。最后是交通困难。Ithaca 和大城市不一样，没有车连生活都不方便。虽然当地教会的牧师和基督徒会帮着接送去买菜，去教会，但是没车真的不方便。

来到 Ithaca 后，热情的牧师和基督徒帮着照顾生活，也经他们的介绍，我知道有一位神。每次去查经班多半是冲着美味的饭菜去的，基督徒的热情和诗歌也吸引我。那一年的圣诞节有一个聚会会在 Rochester 举行，我和大家一起去参加。当时是梁燕诚博士主讲，他的背景和我有点像，所以我觉得有一种亲切感。讲完后，他问了两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打动我的心：

1. 我的人生中有什么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我的家庭吗，还是朋友、学业、工资、健康？

当时，我对人生的看法就和外面的天气一样苍白。我回应，没有一样我可以掌握。

2. 如果有一位神，有无穷的能力和无比的慈爱，我愿意把人生的主权交给祂吗？

在我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理性的我知道，如果真有这样的神，我当然愿意，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掌握人生的。当理性的我说愿意的时候，感性的我当时就已无法控制情绪，我开始哭了。从坐着到呼召后站起来，哭了很久。我哭自己的无助，自己的困难，更哭有这样一位有盼望的神。等到哭完，我的心像雨后的天空一样晴朗，我的心是那么喜乐，好像换了个人。

后来知道那就是决志。

遇见有能力的真神

但是我不知道这位神是谁，祂真有能力吗？祂真爱我吗？有一次，一位姐妹说：这位神对那些真心想认识祂的人是格外有恩典的，祂会回应他们的祷告。我听了以后很心动。我想认识这位神，所以我做了三个祷告。我说：“神，如果你真有能力，真爱我，请你答应解决我的这三个问题：第一是家庭生活，我祷告我的妻子能够尽快来到美国；第二是学业困难，我祷告祈求我不会不及格，能够完成学业；第三是交通困难，我祷告祈求能够有辆车。”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很惊讶。首先，我的妻子只申请了一所研究所，就是康奈尔大学，她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她在周五参加协和医大的毕业典礼后，周一就到了美国。其次，有一批康奈尔的国际学生基督徒来邀请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的英文逐渐进步，学业也渐渐好起来。第一个学年结束了，有几个A，有几个B，但没有不及格的。第三，我没有钱，但是有个朋友有辆旧车，他修好后以565美元卖给我，我也可以自由了。

这几件事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出于偶然，但于我而言都是奇迹。

从不认识基督到让基督做主，从生活的绝境里体会到神的大能，我认定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又受死复活的神是爱我的，祂也是最大的神。



这真是应了《以弗所书》2章8节所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的恩典让我得救，神的恩典改变我的生命。

失业中经历奇妙恩典

成为基督徒后，我的生命被更新重建，但自己并不知道，而且挺抗拒。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十一奉献。当我知道基督徒应当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神，我不理解，也不配合。在康奈尔大学参加门徒训练时，我问辅导，十一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他笑笑，没回答我。他只说这是好的开始。

1999年毕业后，神赐给我一份工作，我们搬到旧金山湾区。两年后公司上市，我们也因此在旧金山买了房。但是我依然没有十一奉献。2002年11月，公司重组，我被裁员。公司给我们遣散费，外加两个星期工资。当我把自己的家当从办公室拿出来时，心里又轻松又悲伤。轻松是因为那份工作实在不适合我，做得很痛苦；悲伤是因为自己不被需要了。

我出来后立即给太太打了电话，没细说，就说回家见。回到家，她很坚强，说没事，大不了卖房子，重新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后，她又回去上班了，我开始投简历。我是学遗传学的，在制药公司里能做的有限。

一天后我便收到了一位同事的电子邮件，他推荐了一份工作。招聘单位是我以前负责的一个项目的供货商，职务是商务销售方面。我应聘了。当电话交谈以后，没想到公司决定不用面试直接

录用。拿到录用书的那一天正好是我带薪找工作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我的两份工作完美交接上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这份工作是我喜欢做的，收入也比以前高。

这次经历令我目瞪口呆。我深知，这不是我能做到的，这是神的作为。我的工作神给的，我的所有收入都是神给的。既然如此，那十一奉献不是理所应当吗？神让我有这样的福气能够留下十分之九，是何等恩典！从那以后，我们家开始十一奉献，也从来没有缺乏过。

在很多事上神让我学功课，为的就是让我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基督的形象。这二十多年，我学了很多功课，现在还在继续学。

原来我这精英是大罪人

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不偷不抢，何罪之有？作为北大人的我，被别人称为精英以后，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悔罪的。从成为基督徒到服事主，虽然我嘴里说认罪，但说到具体的，我常觉得自己挺好，不需要悔改，觉得认罪是那些不听话的人的事。

直到几年前，我带领教会的年轻人参加秋令营，看了一个大学生演的短剧，我被深深地震撼。这个短剧其实很简单：有六七个演员，每个人颈项上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骄傲、嫉妒、苦毒、色情等字样。因为这些牌子，每个人的背都被压弯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他邀请这些被压弯了腰的人将他们的



牌子给他。一个接一个，他们把大牌子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那个人的脖子上。于是每个人都能直起腰来，欢呼雀跃；而那个接受所有人的牌子的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最后，这个人连着这些大牌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之后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复活了，而这些大牌子被留在十字架下。这个短剧是在表明，耶稣不能被死束缚，但祂确确实实为我的罪被钉死了，祂的复活让我看到盼望。

看着这个短剧，我哭了。我看见我的罪将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不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而是自我中心的思想，自以为是的想法，以及别人都错、唯我正确的骄傲。这些罪的后果是死，但耶稣基督甘愿来承担我的罪。祂是被我钉死的。我自由了，是因为基督为我受压；我活了，是因为基督为我受死。

那天之后，我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我以前的观念，包括工作、婚姻、金钱、爱、朋友、儿女等方面，我发现它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认罪后我觉得我自由了，我越来越少为自己考虑，越来越多从大局考虑。悔罪不是无所适从的无助，而是知道基督耶稣的美好会替代我的败坏。悔罪不是一无是处的绝望，而是知道那让耶稣复活的灵一定会让我有盼望。

我甚至觉得 20 多年前自己信主时的动机也是让自己不错过好处，要走在人前。所以我为那样的动机认罪悔改。这并不是说那样认识福音就不算得救，那是神的恩典，愿意接纳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罪人。

北大像我以前这样的人很多。北大的精英文化需要悔改，因为这样的精英是败坏里的精英，这样的精英带来的不是真理而是谎言，不是自由而是捆绑，不是服务别人而是让别人服务。我需要悔改。悔改后产生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才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愿掀起北大人的复兴浪潮

信了耶稣以后，我以前的两个疑惑也得到解决。第一，我为什么活在世上。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15）第二，我里面不好的东西不能靠努力修炼抹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8-9）这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悔改后，确实里面干净了，当然不是全干净，但是神在做清洁的工作。

神提醒我：我没有为我的同学们祷告。我愿意悔改，定期为我们的同学祷告，将我们北大的同学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圣灵大大地浇灌和恩膏，求神在北大的同学里兴起灵里复兴的浪潮，让成千上万的北大人悔改得救。

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神和那坐宝座的羔羊。



洪德军，笔名雅歌，出生于陕西。1987-1991 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现居美国马里兰州。1994 年于美国决志。1997 年于纽约伊的家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马里兰德国镇中国基督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

走投无路的我，后来怎么样了？

/ 游永上（83级中文系）

我走投无路了

1989年6月的那个夜晚，也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咆哮的坦克驶过百里长安街，呼啸的子弹从天安门广场上飞过，身边是倒卧在血泊中的青年，医院里停放的是年轻的生命。

漆黑的夜幕下，痛苦和愤怒的人们在恐惧中战栗，更可怕的是每个人眼里那无助无望的失落和麻木。那时的我血气方刚，却只能向死寂的漫漫长夜呼喊：“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让我们的民族遭遇如此苦难？让我们的人民如此苦毒？希望在哪里？！盼望在哪里？！”

那一年的那个夏天，让我这个曾经自以为是的无神论者的内心产生了根本动摇，过去受到的教育和获取的知识似乎成了“皇帝的新衣”，瞬间把自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行尸走肉。一度令人羡慕的职位职称、令人满足的高薪奖励和优渥条件，以及那些一度追逐到手的各种大奖金奖，都成为自嘲的镜花水月……

我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从前她总是不断地向我传福音，然



而我非但听不进去，还总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道理来抵挡。母亲送给我的《圣经》，也被我放在书堆里，连翻都不愿意翻一下。

就在我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母亲曾向我传扬过的福音却突然回响在耳旁，“到底有没有上帝”的问题开始困扰我。我心底无数次地问：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祈求上帝向我显现，才能让无知的我相信。

没有等到上帝的回应，我却受到了更强的逼迫：作为工作单位里唯一的北大毕业生，我被各色人等谈话审问，还有恶人落井下石，栽赃陷害，以至于后来沦落到被几个政工人员隔离审查，轮番逼供的处境。

为躲避更大的危险，我只能一气之下选择辞职，准备去美国留学。其实这只是一种托词，事实上更像是一种逃避，因为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在当时出国热的潮流下，我于两年前开玩笑般地申请到一份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此时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只有去试一试运气，或许出国留学成了唯一的一条路。

但是很快，第一次被美国领事馆拒签又好像断绝了我所有的出路。

默默立下誓言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1月底，周遭环境的压力已经让我陷入绝境，没了工作，学过的英文又还给了老师。实在无别的办法，只好决定再做最后一次签证的尝试。那一夜，我满心忐忑，前途

黑暗，明知应该做一些签证的准备，又不知从哪里开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填完了签证申请表，余下的签证申请文件就剩一份休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了。

看着三份薄薄的申请签证文件，我真的感到英雄气短！我没有托福（TOEFL）、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英语考试成绩单，因为根本就没准备出国，所以也没参加过任何考试预备，更没有可靠的经济担保和奖学金。我心底一直唏嘘，或许放弃还好点儿。可是面对将要来临的各种逼迫和威胁，也只好硬起头皮扛到底了。

我长叹一声，准备自暴自弃，有些不甘心地三份准备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文件收到一个大号信封，塞到桌上一堆书籍里。这时，我的手触碰到一本厚厚的书，这是母亲送给我的《圣经》。那一刻，我的手上好像有了一种触电的感觉，心中产生一阵悸动，在一股莫名的冲动的驱使下，我想为什么不问一下上帝呢？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的话，那么这位万能的上帝应该能为我指一条明路。

于是，我心中暗自默念：“上帝啊，假如你真的存在，又无所不能，就请你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求你带领。我要不要去签证，能不能通过，在我看来人已经完全做不到，或许只有依靠你了。上帝啊，用你的话语指引我。”

我打开《圣经》，瞬间就看到《诗篇》第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读完，我的心好像有些明朗了，已经消失殆尽的信心仿佛又回到自己身上。我心里默默地立下誓言，上帝若带我行过这死荫的幽谷，为我摆设筵席，我就一生一世追随你，我就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是上帝的礼物”

第二天，天气格外阴冷。一早，我就带着装文件的薄信封，赶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从北京城西北的中关村到城东南的秀水街，由于路程比较远，等我赶到美国领事馆时已经是10点多钟了。领事馆门前早就人山人海，排队等签证面试的人连成了三、四百人的长龙。我有些灰心丧气，心想等我排到，领事馆肯定下班了。一打听，才知人家是连夜就开始排队的。跟别人聊天，看到他们准备的厚厚的资料，我不禁自惭形秽。当我说到自己是“三无”（无英语成绩、无经济担保、无奖学金）人士时，那些人的眼神像箭一样，直刺我心，更使我心如死灰了。

我又不愿放弃，想再多了解点信息，就穿过人群，来到美国领事馆的正门前。领事馆大门紧锁，只留下一个小侧门，一群穿制服的在搜查每一个要进去的人，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人群开始骚动，军警在驱赶人头攒动的围观人员。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人流像退潮一般，把我晾在了最前面。

在几个恶狠狠的人扑向我之前，从美国领事馆里走出两位工作人员，拦住了军警，指着我还有后面几个人问是否是准备签证的。不等我回答，他们就把我们带进了领事馆的院子里。惊魂未定的我只顾着喘息，没能注意到前面的走到哪里去了，一个人夹着薄薄的信封袋，站在院子里发愣，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领事馆刚刚装修完工，与我第一次来签证时的临时板房模样大变，我犹豫要到哪里去排队递交签证申请面试。这时，小办公楼里出来一位金发碧眼的工作人员，到院子里吸烟，等他抽的差不多的时候，我想跟他打听一下。看见我向他走来，还未等我开口，他一摆手，让我跟他走。进到小楼内，他指着一排签证窗口前的队伍示意我在那里排队。我特意看了看每一个窗口的签证官，想避开第一次给我拒签的年轻女官员。于是我选了一个面貌和善的中年女签证官的窗口，小心翼翼地走到这支队伍的队尾。从前面离开窗口的人的脸上很容易看出，每个走开的人脸上都是懊恼和沮丧，还有失望和愤懑。我又有些提心吊胆了，跟着没有一个人通过面试的队伍，心想自己是否也会重蹈覆辙，再一次没了信心。还不容我生出是否要换队的想法，就轮到我了。我有点儿战战兢兢地将文件袋打开，头都不敢抬，硬起头皮将资料递交到签证官面前。

女签证官也没抬头，开始了面试程序：

“你好，我是南希。”

我下意识地有问必答：“你好，这是我的签证申请表。”

“你有英语考试成绩吗？”



“没有。”

“有经济担保吗？”

“没有。”

“那你有奖学金吗？”

“没有。”

女签证官不再理睬我，而是找来上次拒签我的那位签证官。这是我最怕发生的事，她给我的拒签理由就是移民倾向。她们讨论了几句，我听不清楚也听不太懂她们的对话内容，大概就是在问上次的拒签理由。我心里真是七上八下，结果恐怕凶多吉少了。

签证官低头在我的签证申请表上一边写着一边问道：“你是北大毕业的？”

我终于可以抬起头回答一句：“是的。”

女签证官南希也终于抬起了头，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她交给我一张黄色凭证，轻轻说了一句：“This is God's gift.（这是上帝的礼物）Happy Thanksgiving.（感恩节快乐）”

就这样，我取得了赴美留学的签证。

我要开口歌唱

走出领事馆，阳光也冲破阴霾，照射到身上。门前的人群已经散去，但我一点儿没有感觉到周围的冷清，心里充满了火热。我没有人可以分享当时的喜悦。谁能相信一个既无托福、研究生

入学考试成绩，又无法提供可靠经济担保、更无分文奖学金的人，可以取得赴美留学签证？这真的只能说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和奇迹。回去的路上，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荣耀归于神》的歌声，这是我会的仅有的几首赞美诗歌之一，那优美的旋律曲调和歌词在我心间反反复复地激荡。

回到家中，我想起签证前后每一个节点，是上帝的手带领我走过每一步，经过的一切都有祂的美意和祝福。从人山人海，祂带领我走到队伍前面；在我将要受到攻击时，祂引领我脱离凶恶；在彷徨中，祂与我同在，扶持我前行；在我犹豫不决时，祂给我指明了方向；祂让软弱无力的我变得坚强。

我心说：“是你应许我，在我刚硬如石不承认有你之前，你就是如此这般地引领我；在我一无所有不认识有你之前，你就是如此这般地保护我；在我无依无靠不相信有你之前，你就是如此这般地爱我。”

我想起了前一夜立下的誓言，我一定要相信上帝，学习祂的话语，做一个基督徒。我这一生中第一次虔诚地向上帝祈祷：

“感谢上帝，我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你，我愿意承认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愿意接受上帝赐下的圣灵。恳求上帝与我同在！”

我要开口歌唱，感谢上帝亲自带领我；祂赦免我的罪，使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祂驱散黑暗，使真理的光照耀我的前路，使我无所畏惧地前行；祂的恩典保守着我，使我学会了感恩……

从那时起，我便决定相信神，做一个基督徒。



游永上，出生于上海。1983-1987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现居美国德州。1989 年于中国决志。1990 年于休斯顿中国教会受洗。

最喜爱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23）

苦难将我压伤，永恒的爱将我缠裹

/ 傅芬华（81级地球物理系）

成长路上九死一生

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整个童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由于特殊的家族背景，我的父母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我母亲出自当地的名门望族，外祖父在南京教书，早年随大学迁去台湾；我的外婆则带着年幼的三个女儿留守在福建老家。老家“解放”后，我母亲的大姑父——一位曾在抗日期间慷慨支援闽北抗日游击队的民主进步人士，却在第一时间被镇压枪毙，家产全部充公。当外婆得知有人也要来抓她，只得匆忙接受亲友的安排，只身抛下三个未成年女儿，跑到海边一户渔民家的小阁楼上躲藏了一个多月，然后再坐小渔船偷渡到台湾。

当时，我母亲年纪最大，而我小姨还在襁褓中。我的母亲吃尽苦头，她的一位至亲的表哥，才十八岁就被抓捕和枪毙了。当然，这都是我长大之后才了解的。而我的父亲家也好不到哪去，爷爷是中学教师，参加过国民党又是臭老九（“臭老九”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编注）。



因为这样的特殊背景，我一出生就被寄养在一个农妇家里。由于没奶吃，饥饿哭闹，肚子被她用各种草药缠裹至溃烂。要不是母亲想起去看我，把我抱回，可能我早已不在了。

后来，我被送回到城里的爷爷奶奶家，记忆中目睹过多次爷爷被五花大绑拉出去挂牌批斗的场景。直至爷爷在“文革”中偏瘫死去，我又被送回乡下，跟母亲住在小村子放棺材堆的祠堂里面。我感染过严重的疟疾，每天或每隔一天就要发高烧。曾掉进过鱼塘，差点被河水冲走。到山上砍柴、采竹笋、割猪草，多次遇到危险，有次差点被毒蛇咬伤。也见过一个被野兽咬得奄奄一息的人，他被人抬下山放在村子的祠堂里，让我弟弟屙尿给他喝，说是喝童子尿可以疗伤；后来还是被人抬走了，生死未明。

我也时常下田干农活，如种菜、插秧、割麦，有次割麦差点把整个小手指头割断。我烧过窑，做砖模瓦模，放到土窑去烧；搬砖瓦，盖乡村学校，脚心曾被一个生锈的大铁钉刺穿到脚背。

最严重的一次是开山造田种红薯，头被人用锄头锄到了。那时我们住的小山村，方圆几百里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所谓的赤脚医生。这位赤脚医生没有给我做任何治疗，只用纱布把我的头包了好多层，像电影里的伤兵一样。一共包了三个多月。幸运的是，我居然没死，也没有感染，只是后脑留有一道三四厘米长的疤痕。

直到现在，我仍觉不可思议。后来，有一位做医生的朋友听了我的故事，告诉我说可能是我从小就吃的发霉的大米和红薯丝救了我。那时，我们老家吃的都是所谓的备战粮，全是发霉的，说是富含青霉素。总之记忆中，我经历的九死一生的故事很多，

那时就深深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所以我活着就是一个奇迹，不过这都是以后才明白的。

不单是生活充满各种危险艰难，更难过的是，因为我特殊的家庭背景，我被人辱骂、喷唾沫、扔石头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心里非常刚硬，不轻易流泪。以致我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听人讲见证，总觉得他们是在无病呻吟。

看见内在的巨大黑暗

“文革”结束后，我跟着母亲回城。靠着童年跟爷爷识字读书的那点底子，经过几年刻苦学习，我居然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数一数二的名校，因此得意了一阵子。其实，我能从大山里走出来，堪称神迹。只是当初并不这么认为，觉得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看到别人不需要努力也生活得很好时，心里便觉愤愤不平，充满苦毒。

大学时，我一度沉迷于伤痕文学，对身处的世界非常悲观，情绪不好，身体也变得不好，学业大受影响。有一阵子，一度头痛欲裂，觉得是因为头受过伤的缘故，对童年许多刻骨铭心的苦难更加心生怨毒。

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断断续续工作了几年，依然觉得了无生趣。那时正赶上留学潮，我便一心想要出国留学。而那件令人彻底绝望的事件发生之后，更坚定了我出国留学的心。

199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可好景不长，各种语言和学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把本就瘦弱不堪



的我，彻底压垮了。第一个学期拔了两颗大牙，睡眠也非常不好，夜晚时常被可怕的梦魇惊醒，身心灵俱疲。那时我常想：我这辈子如果寿终正寝活不过五六十岁，出去被车一撞就没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时，有人上门给我传福音，但我非常抗拒。首先我理性上很难通过。我学的是地球物理大气科学，从小被无神论洗脑，观念根深蒂固，把一切宗教信仰当作迷信。其次，在感性上也很难通过。我内心充满苦毒怨恨，虽说看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对人性彻底绝望，但我否认自己是罪人，觉得自己人生经历多灾多难，何罪之有？我质问神：你若存在，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

在我走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抱着散心的目的，我参加了那年在中部基督工人中心举办的冬令会。听了什么信息我已完全记不得了，只是对基督徒开始有好感，觉得他们是与我过去认知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我也很喜欢他们唱的诗歌，能让我心平稳安宁；我也带回他们送我的《圣经》和《荒漠甘泉》。

在一次跟我系主任（他是我们学界相当有名的一位科学家）的对话中，得知他居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并发现我的学长和同学中也有不少信主的。这让我开始有了一些反省，骄傲的心稍微谦卑了些。

我开始花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圣经》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问我周围的基督徒相关的问题，理性上开始有些信服。然而，虽然读经过程有很多震撼我的地方，但我还是

很难去相信。直至有一天，我又开始怨天尤人，内心被深深的黑暗笼罩，非常沉重。当时，因为我的导师突发心脏病，他所有的研究项目都停了，我的奖学金一直没有着落，心里又急又苦。

我跟父母关系一直非常疏离，有事也从不跟他们沟通。当然，一方面是处境的原因，要知道在二三十年前，寄一封信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来回需要大半个月，打几分钟的电话就要十几美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跟父母的关系本来就一直不好。我父母因为下放到不同的地方，两地分居，我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回到母亲身边已是小学二三年级了。母亲的性格因为自身的经历变得非常暴躁，我被打骂是常有的事。父亲在我考上大学之后第二年才回城，他在我的生命中也几乎是完全缺席的，因而我的内心对父母一直有很深的苦毒和怨恨。

由于自己孤僻要强的个性，我的身边也几乎没有任何知心朋友。我记得自己当时被一种举目无亲、死无葬身之地的感觉笼罩，好像整个人都在往下堕落，内心极度恐慌。我觉得自己真的要崩溃了！

然而，这时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里面这个可怕的黑暗：我是一个内心充满苦毒怨恨的人；顺境时荣耀都归自己，逆境时便怪责社会、他人、环境；自小在自己周围建筑起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对人完全没有信任，内心孤独、冷漠、自私，个性极其扭曲，却无力自拔。

我过去一直怪责上帝：你若存在，为何让我遭遇患难如此之多？但是我又何时反省过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呢？看我这样的人，



连我自己都讨厌啊。

生命被更新

《圣经》说人犯罪堕落败坏背离上帝之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我所经历的苦难，不正是人堕落败坏之后的现实结果吗？正是因为人不信上帝，才会发生像“文革”这样的人间灾难。如果这是人自己的选择，我们有什么权利质疑上帝的爱呢？

但上帝就是爱，在我们悖逆抵挡以祂为敌时，祂仍然爱了我们。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着我这样的人死了，这样的爱我为何要拒绝呢？

在那一刻，我悔改信主了。信主之后，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开始了重新塑造雕琢的工作。上帝也感动呼召我为祂作见证传福音。我研究所毕业后便去上神学院。我深知自己的败坏软弱，我需要重新建立根植于《圣经》的人生观、价值观；我更需要神来完全改变我这个人。

经过祷告，我选择了《圣经》辅导作为我的专业。我向神祷告求神先来改变我。神听了我的祷告。借着《圣经》辅导课，神让我对自己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彻底的反省。我虽外表瘦弱，内心却跟石头一样，骄傲又自卑，对人也没有一点爱心。信主之后，上帝把我的眼光改变了，我看花看人都觉得可爱了。当我看人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人的罪恶，因为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主甘愿为我们死，祂爱每一个人。祂让我要以爱报爱，用祂的爱去爱主爱人。我也把我的骄傲自卑都带到主面前，求主帮助应对，

使我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人。

我原来不会哭，因为心已不轻易被任何东西打动。但信主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哭。我把我的伤痛带到主面前，学习在神面前哭，我知道神听见我的每一个祷告，祂的爱深深地安慰我。我的生命因耶稣而改变，开始学习发自内心的哭和笑。我的心慢慢地柔软下来，我的身体也开始得到放松。我的睡眠改善了许多，不再有梦魇和半夜惊醒。信主以后，我也开始学习爱主爱人，以神为乐。回想过去，我依靠自己最后却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内心黑暗、眼睛也没有光，满了劳苦愁烦；但在信主后，我终于走出了黑暗。

人只有承认自己真的无法救自己，才能明白耶稣十字架的大爱；只有带人到主耶稣面前，这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救恩。我跟人传福音，常会有人说：“你学科学怎么还会信上帝呢？被洗脑洗迷糊了吧！”我会回答：“我很清醒，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祂是美善。”我现在的的生活是我不信主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拥有的。我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用药物来麻醉自己，我只是单纯地信靠这位造我、爱我、为我舍命的主。现在我拥有了幸福的婚姻，爱我的丈夫，听话可爱的孩子，虽仍会经历风暴和苦难，但心里有平安。这种平安，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在我工作事业顺利时没有，只有当我的生命连于基督时，才能产生不被环境影响的真平安，因为知道我的盼望在祂那里。

如今，我已过五奔六了，每天活着都觉得是上帝给我的额外的恩典。我唯有感恩并祈祷：求主在我余生时可以继续使用我，为祂而活！



傅芬华，出生于福建，现居美国马里兰州。1981-1985 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本科。1991 年于美国决志信主受洗。1993 年蒙召进神学院接受圣经辅导装备。1996 神学院毕业后，加入基督使者协会，参与校园辅导事工。2013 年加入并负责带领《生命季刊》发起的针对抑郁、婚姻家庭和教养儿女、真理护教、识别异端等方面的网络圣经辅导事工，担任《生命季刊》网络辅导事工部主任，并同时配搭先生在教会一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

天父的恩手在我的生命中

/ 孔敬（92级化学系）

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我从小是个无神论者。中国发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我们正好上初中，当时的印象很深。我的结论是：“做学生就是要努力学习，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没用的事情上；有好的成绩好的学业才是看得见，抓得着的”。

有着这样的主导思想，我在大学四年一直都是“两耳不闻天下事”，只局限在自己很小的视野里。大学毕业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将要去的学校附近的教会给我写来信，一是欢迎新学生，同时提到可以带我们去买菜、帮我们安顿。我很果断地把这信扔到垃圾桶里，心想一定要与这些人离远点。那时在我看来，相信有上帝的人脑子都是有问题的。

就这样，在我读博士的前两年，也都是一直拒绝参加教会邀请的各种活动。

到了第三年，我的几个北大同学转到我所在的学校读博士，同学相聚，非常开心。其中有三位同学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张中桥和蒋春辉，还有沈宏。沈宏是早一年过来的，我才了解到他



们在学校有个“团契”，每周有一次活动。起初还是觉得他们肯定是头脑出了问题，上了这么多年学居然还相信这世界有神。但因为同学总是在一起，有时听他们讲讲，也觉得基督徒的想法倒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荒谬，偶尔也跟他们参加团契活动。

当时的团契活动，每次会请来不同的讲员，分享和信仰相关的不同话题。有一次是在加州旧金山大学的钱琨老师分享进化论和上帝的创造。钱琨老师讲到进化论只是一个学说，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支持进化论的这些证据，从做科研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这些证据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比如，比较解剖学看构造，其实既不能支持进化也不能否认创造。还有一些“证据”其实是凭人的想象造出来的，像周口店猿人的头像其实是借着几小片被认为是头骨的骨头，通过想象画出来的。他是做海洋生物研究的，他提到中国澄江化石的发现以及“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一事件在地质学上称作寒武纪的开始，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门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出现，这是学术界普遍承认无法用进化论来解释的。相反，这与《圣经》中的创造论却是一致的。

钱琨老师的分享让我这个一直把进化论当真理的人一下子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并且，使我一直以来对“有神”和“上帝创造”的抵触也开始瓦解。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通过查找更多的资料和倾听更多的讨论，使我越发觉得进化论讲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而进化的说法实在不太可能。达尔文的书其实叫《物种起源》，并不是生命的起源。生命是如此复杂而奇妙，怎么可能自发地开始？人的灵魂或良心是怎样进化来的？

经过一段时间更多的学习和思考，并通过参加团契的《圣经》

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被造的”是我能找到的最合理的答案，因而也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我在 2001 年的复活节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人生方向的转变

2002 年我博士毕业。毕业前，我的博导曾劝我申请学校教书的工作。可我一向是非常内向，觉得去学校教书有点太难。由于在博士期间和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爱默斯研究中心（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的同事有合作，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就去那里工作。当时我的丈夫董和已经在湾区工作，他在 2001 年圣诞节受洗，因为这个研究中心也在湾区，这下我们连搬家都不用了。

但我在开始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完全迷失。其实那时我们没有什么工作压力，每天朝九晚五，周末也不用加班，我们只要自己找到一些合适的研究方向去做，连申请经费的压力都没有。但对于研究，一方面我并不知道自己前面应该做哪个方向，另一方面我对做研究有很多负面情绪。我是学化学的，博士的研究课题是纳米材料。我发现研究耗费很多资源，只是写了一堆文章。此外，当时我对写文章的理解也很错误，觉得写文章就像汇报新闻。所以过了几年我自己都不会去看自己写的文章。这样做研究有什么意义呢？似乎对社会也没有什么积极贡献。那我的人生意义又在哪儿？那时我好像一眼望到头，看到了自己退休的日子，却找不到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很痛苦也很茫然。

感谢天父的怜悯，那时带领团契的姐妹主动借给我一本戴德



生的传记。戴德生是 1853 年到中国去宣教，毕生在中国。当年他去中国宣教，所遇到的难处实在不可想象，但他的一生影响和祝福了无数的人。那本书我是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的，我觉得从他的传记看到这样的一生实在太有价值了，这是永恒的价值，是我所向往的。当时就想我也应该去做一名宣教士。我为此考虑了一段时间，觉得我和丈夫也都是刚信主，父母还没有信主，似乎不太可能；不过我想要是改去学校教书，可以更多地接触学生、同事，可以告诉他们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那这样我做的事情就有了永恒的价值。于是，我打定主意要转去申请学校的工作了。

2002 年 7 月，我开始在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工作；到了 11 月的时候，就因为前面所说的痛苦觉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但当时化学方向教书工作的申请基本上截至日期都是年底，我已经赶不上了。可我又不想再等一年，于是硬着头皮申请了化工、材料的方向（工程系的截止日期比较晚）。我也告诉我的博士生导师这个想法的改变。刚巧，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学校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在找材料合成方向的人，他们联系我的导师是否有学生推荐。于是，导师就把我推荐上去。面试之后他们录用了我。我实在没有想到，我学化学的怎么之后会在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工作，但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这常常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天父的美意，人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

从抑郁中得拯救

刚信主的时候，我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很片面也有很多的错

误。当时只是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相信这世界是祂造的，有永恒，等等。可有时想，上帝是不是造了这个世界就让它自己转了？那时即便是受了洗，其实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只是觉得自己不完美而已。我之所以愿意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觉得耶稣是我看到的最完美的模范，值得我们效法。那时读到上帝的权柄，有时还会有很多负面情绪，也会问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敬拜祂，等等。

感谢天父，不断地在我的生命中借着各样的事情（其实是每一件事情），带领我们认识祂。

我2004年从荷兰回来，来到波士顿工作。到了第二个学期，我申请搭建实验室，发现问题来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学校工作，现在一下子需要面对：定研究方向，申请经费，招学生，指导学生，买仪器，管理财务等等一大堆问题，都是从来没想到，也没做过的。更痛苦的是，觉得自己不管怎样做，都做得很糟糕。每天有很多自责，心情也极差。那时候我也不愿意跟周围人提起自己是基督徒，觉得实在有损基督徒的名声。那时我眼中的上帝，是有着严格标准又冷酷无情的主宰，祂是看着我做的一切错事，准备惩罚我。

就这样，那几个月我陷入很深的抑郁中，觉得似乎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像是最简单的一个选择。只是因为我当时的认识，觉得如果我自杀，可能就得去地狱了。这是我绝对不想有的结果。

感谢天父的美意，在痛苦的挣扎中，我才发现自己是那样一



个罪人，多么需要主耶稣的拯救！当时，我很确信只有主耶稣可以救我，于是想找一切办法得到祂的帮助。

2005年夏天，我和我丈夫董和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的退修会，在那里同屋住的姐妹与我一起祷告，向我推荐了圣经学习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 或简称BSF）的《圣经》学习。也是在那里，我读到了尼尔·安德生的《胜过黑暗》一书，它帮助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谁。因为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动，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

感谢天父，祂借着我的抑郁症，不仅让我认识到我的罪，祂的爱，祂还帮助我认清心中的偶像，并从中得到拯救。一直以来，工作或工作中的成就一直是我最看重的事。开始教书的工作后，我很想在短时间内做出重要的工作成就，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得到别人的认可。但经历了这个痛苦的过程，我发现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了。相反，我看到了天父的爱，有祂的爱与接纳，人的认可和接纳就不重要了。这实在是多么大的释放与轻松！

工作与家庭的改变

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我似乎从小就认为说谎是没关系的，特别是心存善意的时候。难道不是吗？在医院里如果病人得的是绝症，医生是不会告诉他本人真相的。我们还会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为他好。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才在一次教会的讲道中认识到谎言是出于那与神敌对的恶者撒旦。不管什么样的谎言，即便你认为是“善意”的，都出于那恶者。

有谁能定义“善意”呢？在我认识到这以后，开始很认真地面对我生命中不真实的话。请不要认为这事情很简单，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失败。感谢天父的怜悯，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祂面前祷告，求祂帮助。我发现，难处来自我的心，这让我更多地看到我的骄傲。比如，我刚刚开始教课的时候，因为以前学的是化学，现在教电子，得现学现教，遇到学生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的时候怎么办？特别是如果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基本，我的“面子”就过不去。我发现我的不懂装懂是没法藏的。最好的办法，是我一开始就很诚恳地跟同学们说，我以前是化学的背景，这门课是我第一次教，其实是在跟大家一起学。

前面提到我以前对做研究有很多负面情绪。我在学校工作的头几年就是这样，但又不得不做，因为这毕竟是工作的一部分。而我对“工作”也有很多困惑和负面看法，因为看到很多身边的人为了工作牺牲家庭，牺牲身体健康，更别说愿意去花时间认识上帝了。

在这个过程中，天父改变我。在我读《创世记》第1、2章时，意识到天父起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让他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帮助他使用上帝赐给他的认知和思维逻辑，也让他认识并管理天父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意识到，工作是天父赐给人的礼物，但我们要善用它。我们这些研究者每天都在探索上帝造物的奇妙。我记得以前听别人讲过北美的学校里做研究的一个图像：学生是奴隶（slaves），老师是奴隶主（slave driver），整天催/逼（push）学生出更多数据/结果。虽然有些夸大，不过倒是给我一个清楚的提醒：我不应该催逼学生，其实我们是在一起探索上帝造物的



奇妙，彼此承担的责任不同而已。

回想这十几年天父在我们工作中的带领，有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我们一切新的认识和发现，都是上帝的赐福。

在家庭方面，感谢天父，2006 年教会组织了“夫妻恩爱营”的活动，我和董和参加了，有很多收获。营会利用一个周末进行，之后我们参加了由 4 - 5 对家庭组织的跟进小组活动，每隔几周会有一次聚会。在这个小组里，我第一次体会到“团契”的美好。这些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爱和帮助，至今都历历在目。

我和董和是 1998 年结婚，可是一直到了 2006 年才生第一个孩子。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还不知怎样活着（特别是信主以前），有很多事情我不知该怎样面对。这样的我怎么教孩子呢？所以一直都不想有孩子。感谢天父，祂改变我，用祂的话语引导我每天的生活，使我不再迷茫和困惑。上帝也让我看到家庭的美好，祂赐给我们 3 个可爱的孩子。

我记得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我曾有一段时间比较挣扎是不是要把工作辞掉，好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也看到有不少姐妹就是这样做的。我为这事祷告了一段时间，一次在读圣经学习团契（BSF）学习材料的时候，其中有个问题，问到我们是不是“单单”地为着主。我意识到其实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是不是为主做是最重要的。想想我到学校工作的目的，在家里也有我公婆一直的帮助，我就继续工作着。但这件事情帮助我在下班和周末时，更珍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后来我们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在她们头几个月的时候

我就把她们带到我办公室，我实在很喜欢那段时间，给我很多祝福。感谢天父，给我这样一份自由度比较大的工作。我们一直都在把主耶稣的福音讲给周围的人听，其实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是最需要听到我们所经历的福音的。

我们在这世上可能有爱我们的父母，但父母的爱也是有限的。而天父的爱远胜过父母的爱，祂的爱辽阔高深，却又如此细致入微。愿我们的心完全被祂的爱融化，让我们也完全交托，在祂的爱中学会信靠，过每一天的生活。

本文精简版原刊于“境界”（newjingjie）微信公众号；收录此书时略有修改补充

孔敬，出生于唐山。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现居美国马萨诸塞州。2000年在美国加州决志。2001年于基督之家第一家教会受洗，现在在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城区事工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3:8-10）



从空虚到丰富，从饥渴到饱足

/ 陈朝阳（85级中文系）

理想青年变成了愤青

我 1966 年出生于关中农村。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怀抱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全世界。为这个理想学习、奋斗是我上大学前的人生目标。当然，奋斗也不全是为了理想，也包括使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跳出农门，成为一个城里人，那意味着不用在大太阳底下收麦子，不用在闷热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不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也意味着坐办公室，端铁饭碗，有稳定的收入，等等。

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就是要考上大学。

1985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分数是我们地区的第一名，在省里也应该排在前几名。看完榜从县城回家的那天，想着美好的人生即将展开，我有一种登高望远、舍我其谁的兴奋。回家时，我妈妈还在玉米地里干活，我硬拉着妈妈不让她再干活，儿子都要上名牌大学了，干活的日子该结束了。

但我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那天的兴奋。从上大学开始，特别是到了大学后期，那种生活满有希望的日子好像就渐行渐远了，

那种童话般的理想破灭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一直在经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很多原来被掩盖的历史渐渐恢复了真相。原来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并没有那么美好，背后充满了流血、斗争、肮脏；原来像神一样被我崇拜的领袖也被请下了神坛，不仅不再“伟光正”（即“伟大光荣正确”），而且独裁暴戾，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难以弥补的灾难。

1989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我更是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个社会的许多黑暗面，如不公不义，弱肉强食，投机钻营。更让人沮丧的是，我发现自己其实也是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的一部分，自己也参与了这个世界的黑暗和不公。

我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由一个理想青年变成了一个愤青，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看不顺眼。一方面，我内心似乎怀着某种对美好的追求，还在关心人类的明天；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各种利益和欲求，也因此灵魂里痛苦，在现实中挣扎。

我遇到灵魂的灾病

作为一个个体，我没有改变的能力和勇气，只能默默地和这个社会对抗。对抗不是战斗，因为我没有武器，我只选择不屑的眼神，和嘲讽调侃的态度。我当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最恶毒的语言骂共产党，骂单位的领导。



同时，一种无边无际、没有来由、没有着落的空虚感让我无处可逃，好像什么都不能带给我长久的满足，什么喜悦的事情到最后都索然无味。升职、赚钱、结婚、生子、买车、买房，都如烟花上腾，灿烂转瞬即逝。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一句歌词“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让我感触尤深。

此外，对死亡的恐惧常常让我手足无措。坐飞机从北京到洛杉矶，十几个小时我都不敢闭眼，飞机的每一次颠簸对我而言都如末日来临，惊慌莫名。有一种科学理论说，宇宙将变得越来越稀薄，直至最后一片冰冷，我非常相信。我常坐在我家的阳台上遥望星空，思想当宇宙有一天稀薄到不能再稀薄的时候，我在哪里。

在这种愤愤不平的虚空中，我过了将近二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惜，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就这么“虚度”了。

当然，我对自己也不满意，试图寻找解脱的办法。我是学中文的，但我本能地不相信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我能够安身立命的根本。鲁迅先生用“吃人”二字概括中国的历史，对此我很认同，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各种乱象，传统文化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也曾读过一些佛教的典籍，发现其中有很多智慧的思想，还看过一位高僧大德教导人们学习《三字经》的光盘，但佛教那种冷漠、避世的人生态度我实在无法认同。

我曾经也这样反思，我的痛苦来自我没有成为专业人士，因此我曾尝试以个人的爱好或志趣，比如说文学创作，来表达自我和社会的这种冲突。在大学时我也写点东西，但我发现自己所写的都是疑惑，都在问为什么。海子、戈麦的自杀，特别是戈麦的

自杀让我看见写作中存在着的某种危险性，一个写作者容易变成对自我的挖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往往看见自己里面深不见底的黑暗，和来自自我的绝望。我不是那种献身者，加上缺少才华，写作从此让我敬而远之。

我还想学习某种技艺，例如篆刻，但由于各种原因或借口，种种努力都没有见到长久的效果；开公司，几个人的钱都凑齐了，但一想到其中的麻烦，公司最终也没有办起来；上班在网上玩斗地主玩了好几年，直到再玩就会吐才停了下来；然后就是吃喝玩乐去歌厅……

表面看，经过二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我是房子、车子、老婆和孩子都有的人，但我的内心却常有离家出走的冲动。

在外人看来，我一路顺风，没病没灾，但我内心的空虚，生命的无力感、无意义感却在啃噬我的灵魂。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我遇到的是灵魂的灾病。

改变我的一句话

2010年年底，一位在十几年前出国的前同事回国，听说她在国外信了上帝，还读神学院。但我并不关心，我只是以为，她的这一切努力也和读工商管理硕士（MBA）一样，只不过为了有更高的收入，过更好的生活。那时，我心中似乎再没有什么崇高的事。

带着些许抵触心理，我被这位前同事带到了教会。

没想到，上帝在教会紧紧地抓住了我。在教会，我第一次知



道有一位上帝，祂是万有的创造者，我们当信靠祂；在教会，我第一次知道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得罪、冒犯了爱我们的天父；在教会，我第一次知道，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仅不用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还能和复活的耶稣一同在天上做王。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祂就是这样爱我们。听到代祷的弟兄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53:6）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圣经》中的话语，只觉得这话有一种直指内心的力量，定罪中带着很大的安慰。

在教会，弟兄姐妹表现出的爱也令我感动，教会的饭都好吃。

没有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带着挣扎，这或许就是新生之痛。

有一段时间，我读到《圣经》中保罗的教导，让我们轻看这世界上的一切（参《腓立比书》3:8），甚至让我们向着这世界来说已经死了（参《加拉太书》6:14），我对此很不理解。我接受的理念一直是立德立言立功，改造社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怎么就不比信神更好呢？

为了这个问题，我焦虑多日，寝食难安，那时并不知道向神祷告，只是一味思虑，却一无所获。一天半夜上厕所时，迷迷糊糊中一句话清清楚楚临到我：“天地要废去。”（节选自《马太福音》24:35）既然天地都要废去，在这天地之间建立的功业还有意义吗？上帝的工作何等奇妙，祂用我知道的一句经文跟我说话，让我豁然开朗。以前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

24:35),重点都在后半句,以为前半句只不过是强调了后半句(就好像我们说“海枯石烂心不变”,我们不会认为海真的会枯石真的会烂,只是为了表明我的爱有多么大)。

上帝在那个夜晚,让我知道天地是真的会过去的。

也是在这时候,我从《生命与信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耶稣在毕士大的羊门治好一个患了38年病的瘫子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那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我们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当我读到耶稣问那个人“你要痊愈吗?”时(《约翰福音》5:6),似乎有一柄重锤敲击着我的心。耶稣是在问所有的人,也在问我,我的心里说:“主啊,我要痊愈!”

活在上帝的光中

就这样,我觉得自己信了。一开始,我就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以前,我是一个国骂不离口的人,不以为说脏话有什么不妥。信主之后,我也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女儿告诉我妻子说:“我爸爸最近不说难听话了。”我才意识到福音改变了我心我的口。还有打麻将,信主前一周总要打个一两次,不打就手痒痒,只有打麻将的时候好像才能全神贯注。刚信主时,以前的麻友仍喊我玩,但我再拿起麻将牌,却完全没有以前那种激动的心情,而是觉得索然无味。

认识了上帝,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在圣灵的光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本性,这罪恶得罪神、悖逆神。当我经历一些事情,我的第一反应,一定会想到罪——罪与我,我与罪,已



经不能分开。我一直自诩追求道德公义，号称有底线有担当，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追求的也不过是名利钱财，只是调子高，善于掩饰。

《圣经》上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参《哥林多前书》13:4-5）而我好像是一个专门计算人恶的人。我的亲朋好友，包括父母妻儿，没有一个人逃过我的苛刻挑剔，我甚至诅咒过一些人。当我数算自己的钱财，能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有一大部分居然是通过不明不白的方式得来的。《圣经》中指责的那些暗昧龌龊的事，我并没有少干。

认罪让人相当不安，但奇妙的是，当我认罪时，主对那个犯奸淫被捉拿的妇人说的话就会响在我耳边：“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11）

2011年9月，我受洗归主。《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我原来何等污秽败坏、自高自大、假冒伪善，行事为人与上帝的标准相悖，如今竟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成为无有瑕疵，成为何等圣洁、被神所爱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从前不断寻找，其实那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如今，我活在上帝的光中。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人既然是被上帝所造的，那人生命的意义一定是上帝赋予的，遵祂的命而行才是正道。

原来世界的恶让我痛苦，如今我明白那是罪的必然后果。而

耶稣的爱激励我，让我传福音给更多人，拯救更多的灵魂。如今的我，不再空虚和彷徨，死亡也不再让我恐惧，因为上帝的爱充满我。基督从死里复活，把永生的盼望带给我，我怎能不充满平安、喜乐和力量！

陈朝阳，出生于陕西。1985-198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士。

现居北京。2011年在北京受洗归主，目前带职传道。

最喜爱的经文：“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从北大到燕大 ——徘徊者的回家之旅

/ 杨俊（01 级化学系）

自从进入北京大学信主到今天已经是 15 个年头了，尽管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兴奋和激动，然而在国内教会全时间服事，每每遇到试炼和困难时，回顾自己的信主历程，就不后悔被主呼召走上这条道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作为大部分 80 后，大概都很熟悉这句话。从小父辈就这样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尤其是理工科，不但自己有能力，还可以报效祖国。从小学到中学，理科一直是我的强项，在高考时，我以能够到北京大学继续理科的学习而骄傲。

2001 年，我如愿以偿地到了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读。能够进入梦寐以求的学府深造，对我来说仿佛做梦一样。我突然感觉自己成为别人梦想里的人物，我还依稀记得，当时跟一

同入学的同学交流时，大家都有这样一种自豪和兴奋。

一时间，你似乎觉得，整个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梦想并非遥不可及。曾经在电视、书籍上听闻过的大师，如今可以在校园中碰见，甚至可以在他们的讲座上聆听训诲。

作为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我们还是常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会思考：中国的未来在哪里？科学的发展如何能够为祖国做贡献？我们个体的命运如何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白天，我们在化学院的各种课程中学习基础知识理论，晚上又会在各种大咖云集的讲座中，胸怀天下，忧国忧民。

然而，越发认识这个社会和国家，越发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科学技术就能够解决的。我们学好数理化，真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吗？对此，我渐渐产生了怀疑。

这些反思和经历，也跟我在上学期间遇到的一些公共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为影响和塑造我生命的重要契机。

“9·11”后还去美国吗？

刚入学的那几天，我买了一个带收音机功能的随身听。那时网络 and 手机还没有普及，离开家乡的寂寞和愁苦，是靠着放在枕边的收音机排遣的。一天晚上，收音机里传来美国世贸大厦被飞机撞上的消息，起先还以为是骇人听闻的小说，直到第二天看到三角地张贴的新闻报道，才知道这竟然是真的！



一时间，校园里充斥着非常矛盾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而叫好，我虽然不是那么幸灾乐祸，但也是其中一员，总觉得美国这家伙，总喜欢惹是生非，找我们中国的不是，这下终于被别人教训了，心里的仇恨变得很释怀。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从小是在一种敌视美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

另一种反应是我在一些师兄师姐身上看到的，他们似乎并没有太高兴，反而有些惊慌失措，因为 9·11 袭击意味着美国在留学签证上收紧政策。这样一来，他们申请去美国读书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作为刚入学的我，还不太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只是觉得他们在学校待了几年，就把自己的祖国忘在脑后，难道出国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渐渐感到一种差异，就是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和作为独立于群体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似乎是前者，好像那些即将毕业离开校园的北大学生变成了后者，难道我毕业时也会经历这种蜕变吗？到底这是北大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呢？

作为和清华比肩的高等学府，两个学校的师生常常把对方作为参照系，说到两个学校的特点，很明显，清华学生的集体意识似乎更强，而北大的学生似乎更加特立独行。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北大毕业生离开校园后不容易在中国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他们的这种特点在科研、艺术、文学等领域又有独特的优势。

或者因这个缘故，我进入学校之后，几乎所有的学长都鼓励我们出国深造。我们学习化学的，本来就有 1/3 到 1/2 的人会申请到北美奖学金出去深造。然而，究竟我是为了什么出去深造呢？

为自己吗？——数理化的光环已经渐渐失去光彩；为国家吗？——究竟我们所研究的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我在这种疑惑迷茫下，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SARS——“这病不至于死”

尽管我似乎没有了中学阶段明确的目标和拼搏的动力，我还是按部就班地学习学院安排的各科内容，直到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被 SARS 打破。

SARS 又叫“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因为没有及时关注和采取相关措施，2003 年 3 月份，北京的疫情已经很严重，这在当时是一种没有有效措施治愈的疾病，患者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病毒，很多医护人员罹患感染甚至死亡，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

为了及时控制疫情的传染，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发现疑似病例，及时隔离。而北京的高校，为了避免传染，基本都采取了停课措施。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迎来了难得的一段闲暇和思索终极意义的时光。

那时，课程都停了。为了保证进度，学校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学生自学，当然这种效果可想而知。学校人员密集，重中之重就是防范疾病的传播，除了及时隔离有发烧症状的学生，我们其他健康的学生也会定期发送各种口罩和袋装中药，据说是为了增强抵抗力——在没有有效治疗方式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以及避免接触人群。



那段时间，每天的新闻都会通报新确诊的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大街上行人明显少了很多。此时，生命显得格外脆弱。人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出国是否是我生命的终极目的？不用上课的时间里，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越发显得空虚和无助；尽管电子游戏可以一时让我忘记思考这些问题，但我终究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逃避和麻痹，我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

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同班同学邀请我参加他们基督教团契的活动。一年前，我曾有一段时间试图从宗教中找寻答案，但那些理论和思辨并没有说服我，后来因为学业繁忙就放下了。我想或者可以去基督教的上帝那里看看，是否和这个上帝有缘。

我和他们一起去了团契聚会的小屋。昏暗的灯光下，他们在唱一首叫《真平安》的歌：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
真平安，在你心；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

听到这首歌，一种难以名状的宁静进入我心里。想到外面的世界，人们纷纷为这突如其来的疾病感到不安和焦躁，而我却在这里感受到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平安。

接着，几位参加的北大学生分享他们最近读《圣经》的一些收获。其中一位我们化学院同一班的同学分享到《圣经·约翰福音》

中的一节经文，这是耶稣对拉撒路说的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约翰福音》11:4）他分享到，这让他想起了最近大家正在经历的非典，而耶稣的这句话，给了我们认识的一个角度：在人力、医学看上去毫无办法的非典的发生，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是为了让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虽然那时候还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这节经文给我对这个历史事件解读的钥匙。

那次聚会正是复活节之前，很多同学在为复活节制作彩蛋，我也第一次看见有人把复活当作真实会发生的事情。犹如很多次，我在理科难题中苦苦找不到解决要领，最终因为一个提示或灵感而豁然开朗。我苦苦思索的关于生命的意义，突然因为有了“复活”的这个假设，似乎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跨越理性的鸿沟

那次聚会后，我开始看《耶稣传》，读《游子吟》，阅读《标竿人生》，看《十字架》纪录片。我对基督教开始全方面地了解，尽管还有很多问题，尽管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仍然希望透过理性进行证明和说服，但我像科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领域一般，总是满怀探索精神地试图了解更多我未知的事物。

渐渐的，我发现要回答人生的意义这样的问题，无神论的世界观是无解的。你必须假设人死后还有后面的世界，才能提供解释，这是所有宗教的基础。但为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耶稣呢？我还是难以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理性虽然不能明白，但我却在情感上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也开始参加聚会，并且邀请身边的同学去。我觉得我似乎已经在很多方面认同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关于上帝存在，耶稣是上帝儿子这样的问题，我的理性无能为力。我仿佛站在一个理性悬崖的边上，前面巨大的鸿沟是理性无法飞跃的，我知道只有基督徒说的“信”才能够飞越，但是我里面却是没有。

我处于一种想信却信不了的状态，有时我甚至心里呼求：“主啊，如果你存在，请你给我这信心。”

记得有一天，我在宿舍听着《赞美之泉》的诗歌，有一首唱到“他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时，我的眼睛突然感动得湿润了。那一刻，我心里确认，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后来知道，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和信心。那一刻，我的信心飞越了理性的障碍，尽管我还有不少问题，这并不妨碍我去相信。

正如神学家安瑟伦说过，“信仰寻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我在归主信主之后，仍然在思考很多理性层面的问题。诸如《创世记》的记载和地球演化、进化论的关系；中国古代人的上帝和《圣经》中上帝的关系；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化学本科毕业的那一年，我带着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上帝的引导和保守下，顺利保研到考古文博学院，继续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两种理想的碰撞和融合

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在信主之后，会有这样的身份危机，或者别人常常会问起，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外国的上帝呢？这是我在考古文博学院期间学习的时候，常常在专业和信仰之间挣扎纠结的问题。

其实，当早年来华宣教士，试图将中国古籍中的“上帝”来翻译《圣经》中的“耶和华神”时，已经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只是考古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国文明西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读仍然受到民族主义优越感的影响，刻意回避很多发现和事实。

当然，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在读书期间几年的时间里可以解答的。我在研究生读书期间，在信仰上成长的重要的突破，是在历史的探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那是在一次和团契同学的交流中，讨论上帝对我们学校的心意时，突然一个念头进入我的大脑：这个学校真正的历史是什么？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怎样带领这所学校发展的？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旨意和计划？

记得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就被带领参观了北京大学校史馆。从戊戌变法而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诞生的一开始就与国家奋发图强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成立的初衷就是振兴中华，救国图强。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在众多学者志士的努力和号召下，迎来了救国救民的办法——《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提倡“民主与科学”；北大英文系教授胡适改良推行白话文，推行新文化；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更是介绍马克思



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酝酿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我们这些北大学子正是被赋予这个使命。

成为基督徒的我，终于开始用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那些被遮蔽涂抹的历史。我渐渐看到，在这个称为燕园的地方，原来有那么多上帝的恩典和作为。

我开始在图书馆的书籍文献中寻找关于燕园的这段历史。原来在这个叫作“燕园”的地方，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址，是教会大学，几乎校园的每个细节都和基督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原来引以为豪的未名湖、博雅塔是燕京大学的遗物，湖边美仑美奂的建筑都是司徒雷登从美国筹款所建，而燕京大学的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取自《圣经》中的经文。我一向向往和追求北大的自由，但在燕大的校训中，才真正解释了自由的来源——在真理中的自由。甚至我所敬仰的许多大师，原来以为是北大的，仔细查考，原来都是燕大的学生。

尽管因为官方的回避，刻意遮盖了这段历史，我却在重新发现这个校园的属灵历史的时候激动不已，两种身份在基督信仰那里找到了融合和方向。

一直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北京大学，其实一直没有能真正完成其使命：“民主科学”不能救中国，“新文化、新道德”没能真正改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一时得到大家的赞许和认同之后，无法回避它终究失败的结局。在经历了六四运动的破碎之后，整个国家的精英似乎都以追逐利益为最高目标。然而，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答案就在逝去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这里。当司徒雷登及众人一手经营的燕京大学在 1952 年被取缔，北京大学搬入燕园的时候，似乎他们所有的成就和努力都落空了，上帝却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燕京大学的梦想——那就是让燕京大学的精神融化在北京大学的使命中。

在世人看来，燕大已经成为历史，现在这里是北大，而从另一角度看，是燕大祝福了北大，给所有在这里为国家命运苦苦思索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出路。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校园中源源不断地有北大学子归信基督，并将这福音的使命和社会国家的使命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一条是中国人不断探索寻找救国的道路；一条是蒙上帝差遣，不断倒空自己，以致于牺牲的拯救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和燕大这两所学校的梦想融合在一起。

当我在历史的发现中，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里面不只是传承了作为北大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流淌着燕京大学的属灵血液。我越来越清楚，上帝呼召我、拣选我不是徒然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信仰皈依事件，而是在祂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那些走在前面的属灵前辈尚未完成的使命，我也还在继续，不单是我，还有其他一同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的上帝的仆人。

2009 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接受道学硕士的学习。

2012 年，我回到北京，在家庭教会全职服事并推动开展校园



事工。

附：关于燕京大学的历史发现，我参与制作拍摄了一个见证记录片，
链接如下：<https://v.qq.com/x/page/a0331tv1mew.html>

杨俊，出生于江苏扬州。2001-2005 年，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本科；
2005-2008 年，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现居北京，2003 年非典时期接
触信仰，2004 年 6 月于北京一家庭教会受洗，现在北京家庭教会
全时间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翰福音》8:32）

二十多年的苦苦追寻，如今有了答案！

/ 冯伟（91级地球物理系）

追求高尚，却颓废地活着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的家教很严格。在学校里接受无神论、进化论教育，并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我信主后才知道，我的奶奶是基督徒，1949年之前曾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学校教书。我的叔叔后来告诉我，他小时候曾跟着奶奶去教堂，参加儿童诗班。奶奶在文革末期因脑溢血去世，那时我还很小，没有机会听奶奶讲起福音。我后来也见过爷爷读《圣经》，但他从没跟我谈过基督信仰。

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出国进修。父亲在美国有时也去西人教会，主要是为学英文，了解北美文化。他两年半以后回国时，虽然没信主，却带回许多中英文对照的基督教读物，希望我藉此学习英文。我记得有次拿起一本小册子，题目是《进化论可信吗？》，我立刻扔到一边，心说：“基督教太愚昧了，连进化论都不相信。”

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我作为一个高中



生也投入其中。亲眼见到许多学生、市民怀着满腔理想热情走上街头。那时大家彼此支持互助，无私解囊；甚至街头车辆相碰，原本要大打出手的，也是彼此微笑致意后，各自离开。

六月初那一夜的血腥与恐怖，展现出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这样的丑陋和残酷来自社会从上到下各个层面，包括许多人讲违心的假话，见风使舵，只为自保。那时我处在一种理想的幻灭中——多年来被灌输的伟大理想和主义被血腥的现实彻底压垮了，而自己所盼望见到的现代文明、秩序与公义更是遥不可及。

在那样的失望与彷徨中，我的一位老师所坚信的人文主义观念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立志做一个善良、高尚的人，尽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改变周围的人、改变这个社会。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乘公共汽车时，售票员多找给我钱，我都一定如数归还。当时我的同学们都说我是个高尚的人，甚至一次几位同学搞恶作剧，都不忍心骗我。我心中很是高兴且得意，也愿尽力保持自己的高尚。

1991年，大学头一年新生在信阳陆军学院军训。我很快被选中队的团支部副书记，这是个很有希望的位置，团支书就是教官我们区队长。教导员和区队长多次暗示我积极争取入党，我对如此优待受宠若惊，也愿积极靠拢表现。一次晚饭后几位中学同学在饭堂外相遇闲聊起来。一位同学随口说：“我最看不起那种人：上街游行喊口号很起劲，现在又积极靠拢组织。”我一听脸唰地就红了，心想这不就是我吗？我怎会变成这个样子？

于是我彻底打消写申请书的念头，并下定决心“军训认真参与，政训玩世不恭”。领导对我一年到头也没有写入党申请很是失望。

冬天大雪后更是和几位同学违反纪律在陆院操场上堆起一人多高的金字塔，叛逆的性格可见一斑。

军训结业前，我们有一次长途拉练行军，从河南信阳到湖北大别山老区，再走回来。有一天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庄歇脚。我们几个人无意中走进村里一间简陋的大屋子，原来是间教堂。桌椅很破旧，旁边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耶稣画像。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样一个破败的村子里，在耶稣画像前却摆着很多花。我一年中除了寒假，看到的大多是“直线加方块”，这次突然看到这么多的花，感到格外美丽。村子里的人虽然衣着破烂，但教堂门口的老乡脸上却洋溢着很自然、很美的笑容，热情地看着我们这些戴眼镜的“军人”。直到今天，那幕场景常在我眼前，不能忘却。

我在陆军学院开始抽烟，那时能够偶尔去区队长宿舍一起抽烟吹牛也是一点小小的特权，很是得意。回到北大后，更是抽烟喝酒讲脏话，与一群朋友胡混，越来越堕落。而妈妈每次问到我有抽烟，我就骗她说没有。又招来同学在宿舍打麻将，与管理宿舍的楼长大爷争吵，弄得这些离退休的师级、军级老干部也无可奈何。

我就读的是地球物理系大气空间天文专业。我的数学并不好，除了天文学考得不错之外，对其它的课程没有太大兴趣。学习是能混就混，现在每次想起，总觉得浪费虚度了许多光阴在无聊、颓废的事情上。

我虽然追求高尚，但发现许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却仍然去做！



实践理想，遭遇骨感现实

也许因本专业与地球、大气有关，那时我开始对环境问题感兴趣，去选城市环境系的课程。当时宿舍里人人都在看科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著的《时间简史》，因与我们专业密切相关。读罢，令我们仰望浩瀚星空时，不得不认真思考宇宙起源的问题。原来，所谓“宇”是无限的空间，“宙”是无限的时间，看来都是错的。科学也承认宇宙是有边界的，时间也是有开始有结束的。那么宇宙之外还有什么？时间如何开始的？是谁创造的？我不知道。

当时正是邓小平南巡刚过两年之后，中央正式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我一心想转学非常热的经济学。经过艰苦的努力、考试，终于和另外几位同学一起成功转到经济系学习。转系成功，同学亲友们很是羡慕，但当我打开新领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证时，第一个感觉不是应当有的兴奋与骄傲，而是一种很深的、莫名的失落：“这又怎么样！”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已是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等思想深入我这人文主义者的内心，我又接受了环境主义的思想。因此在经济学中，我为自己选定一个方向：环境经济学，并定立了人生的座右铭：“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我也相信这个目标不仅是从环境经济管理角度，更是从社会、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等许多方面达成的。我为自己更能够通过所学，为此做出贡献，深感自豪。

学校里有一些社会公益组织，最有名的是刚成立不久的“爱

心社”。但我觉得他们的“献爱心”活动只是小儿科，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认为支持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读书的希望工程才是根本，因此参加了北大希望工程支持会。

大三暑假，我们支持会的几位同学去山西国家重点贫困县岢岚县扶贫，考察希望工程落实的情况。出发之前，我们在学校三角地拉出横幅，请大家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许多同学踊跃捐来军大衣、解放鞋、棉袄棉裤等等。我们几个人背着扛着十几、二十大包的衣物，怀着无比自豪的壮志登上了开往山西的火车。

岢岚县属黄土高原，工业很薄弱，农业基本靠天吃饭，每年要国家救济。我们在当地得到了县团委的盛宴款待，被安排去各地乡村学校考察，我一丝不苟地询问老乡扶贫款项是否真正到位。当走入漆黑一片、眼睛适应后借着昏黄的油灯光发现家徒四壁的窑洞；当把一件件衣物送到双手颤抖、老泪纵横的乡亲手中，我感到自己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一天我们在山沟里走，发现半山腰有人影，就想上去看看那里是否有学校。爬上去立刻被一群男子围起来，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解救被拐卖到那里的妇女。他们放松警惕后，村里几个被人贩子拐到那里卖了的妇女在一个窑洞里和我们哭诉，说乡里的公安人员也知道他们是被拐到这里，但也表示无能为力。我们一边听，女同学们一边落泪，男同学则恨得咬牙切齿，但窑洞外就是村里的男子们，我们丝毫没有办法。

晚上回到乡政府落脚的地方，我们久久不能入睡。我心里萦绕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们到底是干什么来的？”我曾认为我们在



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可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我发现我们人是那么无力。记得一次在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上托福班时，校长俞敏洪老师讲课中突然说：“你们这些学生，把自己辛苦节省下来的饭票钱，捐出去支持一个希望工程失学儿童；可你们知道吗，他小学五年读下来，认识几百、一千个字，就是帮他以后能看色情小说而已！”

我当时对俞老师这样的讲法很是生气，因为我正是热心参与希望工程，也视之为最高尚的事业之一，可是冷静想一想，面对我在扶贫当中看到的现实，俞老师的讲法不是没有道理啊！人类难道真能靠自己的力量、善行解决所有的问题、痛苦、邪恶吗？我曾自鸣得意的理想有什么缺陷？我不知道。

但那却是我的人文主义思想坍塌的开始。

寻求信仰，人生有了转折

大学后半段，我和地物系女同学王静（我现在的妻子）开始谈恋爱以后，我从原来比较颓废的状态中好转了一点，转学经济学以后更是在学业上努力，在人生上奋进，甚至把抽烟也戒了。朋友们也说我与以前不同了，过得很充实。但其实我内心中常有很深的空虚感，自己曾学过的天文学更让我感到人的有限和渺小，冥冥中感到有一种超然力量的存在。

我对王静说：“咱们应该信个什么东西。”

她说：“你不是信无神论吗？”

我说：“是，可我觉得还是应该信点什么。”

我们在校园中谈恋爱时常坐的一把椅子前有棵古树，一次我突然对王静说：“这棵树大概有灵气，它看着咱们俩谈恋爱、看着咱们吵架。咱们得拜一拜它。”我当时就是在这样一种莫名其妙中，开始胡乱地寻求信仰。

去山西岢岚扶贫回京的路上，我们一队人在山西大同停留游览。大同是佛教很早就进入中国的城市之一，我们去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在大同的一座古刹华严寺里，我沉浸在佛乐与香烛的氛围中，心想信佛也不错。离开华严寺时，我看到门口有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信佛的十大好处”，现在还记得其中几条：“出门不遇强盗”“不被蛇咬”“家里不失火”……我顿时哑然失笑，心想这是我信不来的。

我在寻求的到底是什么？虽然自己也不知道，但感到那是一位超越一切、掌管一切的力量或存在，能够填满我内心中最深的空虚，而不是一种功利主义、得各样好处的宗教。

我也想多了解基督教信仰，便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圣经故事》，非常认真地去读，不过读来读去尽是犹太人的一些历史，让我摸不着头脑。那时年轻人中已开始流行过圣诞节。那年圣诞节前夜，我和王静骑车赶到北京城里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因为知道教堂里一定有“活动”。可是门口水泄不通，根本进不去。没关系，我知道礼拜天教堂里肯定是有做礼拜的。

于是一两个礼拜之后的一个主日清晨，我们冒着寒风，再次骑车来到西什库教堂。这次人不太多，男人坐在左边，女士坐在



右边。前面神甫讲的内容我都听不懂，歌也不会唱，那些仿佛是烧香洒水等等的仪式也看着稀奇。后来大家正站着，突然听到神甫说：“现在我们一起在天主面前跪下……”我左右前后看看，有些人跪下了，有些人仍然站着。不知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扑通一下跪在长椅前的跪垫上。

出了教堂后，我和王静汇合，我问她：“刚才让跪下，你跪了吗？”

她说：“没有。我又不信，跪什么？你跪了？”

我说：“我跪了。”

她嘲笑我：“你不是自称无神论者吗？怎么还跪呀？”

我还嘴硬：“对！跪就跪了。怎么样？”

王静有一位非常要好的中学女同学，后来成了基督徒，她毕业后很快结婚，公公还是一位牧师。那位女同学邀王静去她家玩，并且邀请我也一起去。我是个很内向的人，一般不愿去这样的场合，但那次因听说她是基督徒，公公还是牧师，我就很有兴趣去了。那时，我开始了解到基督教新教的一些状况，包括与天主教的区别等等。从与基督徒的接触中，我开始对这些不单人生有方向，而且心中有主的人产生了羡慕。

大学毕业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忙着联系出国。我们公司是做羊绒进出口生意的，老板很有钱，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是个聪明成功的生意人。我们与欧洲的客商谈生意，时常出入北京的豪华宾馆、饭店。酒桌上下、生意场中，我看到了各种各样

人的精明、诡诈、虚伪、放纵。

我的留学申请得到了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能源、环境、矿业经济学系的奖学金，准备去读我的理想专业——环境经济学。王静也申请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大气物理系的奖学金。出国前不久，我们结婚。一天爸爸对我们说：“你们去了美国，两个人不在一起，人生地不熟。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去找教会，教会里的人是好人。”

突破障碍，接受福音

1997年8月的一个夏日，我和新婚太太王静站在首都机场从候机楼到波音747的中转车上，我们能够一起出国应该是很幸福的，人生理想在一件件实现，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心中有种很空很空的感觉。

来到宾州州立大学所在的 State College，一个很小的大学城。首先的感觉是和我想象的美国完全不一样。与繁华的北京比起来，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很快，我接触到教会。在一次欢迎新生的聚会上，我们结识了后来带我信主的吴牧师。交谈中，吴牧师的信主经历，和被神呼召出来服事的经历，给我和王静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愿意更多了解。后来我虽向吴牧师提出想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但一开始仍是怀着好奇的心态居多。

与教会接触，认识一段时间后，看到基督徒真的很有爱心。



不单每个礼拜天开车接我去教会，平时常带我去买菜，我需要买车、学开车，他们也是尽力帮助。可我毕竟是在国内受了多年“革命教育”的，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来自台湾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有爱心？“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我曾很认真地怀疑过。当然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因为我从这些基督徒的帮助和言谈举止中，能体会到一种真诚，那不是装得出来的。“特务不可能都是这样！”我对自己说。

我第一次和吴牧师学习《圣经》。他给我讲约翰福音，说人要“回归神”，因为人是有罪的，神爱世人，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流血舍身……我有许多疑问和不理解，比如如果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富有，有的人那么贫穷？我提的问题很多，吴牧师有的回答有道理，有些回答我则不满意，与他争辩。

结束时，他告诉我回去后自己向神做一个祷告，神会垂听，祂会亲自引导我。我回去后，几天都没有做这个祷告，因为我想我还不相信，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我读《圣经》，也读了一些宣传福音的资料、书籍，虽然有时有点感动，但更多的是疑问。当时我书桌前的书架上贴满了问题，准备把这些基督教的“疑点”攒起来，凑足了再去一起问牧师，挑他的漏洞。

那次学习《圣经》之后的礼拜天，我的美国人室友伍迪（Woody）所在的教会，要在一个公园举行野外崇拜和野餐，他几天前就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想这个更好玩，就答应了他，又对吴牧师教会里开车接我的项弟兄谎称我这礼拜天要忙着做功课，不去他们教会了。

礼拜六晚上，上床睡觉前，突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感到自己对朋友撒谎，说功课忙，而其实是跑去玩，是不对的。在以前，这种无伤大雅的谎言不知说过多少，可这一次，大概是因为刚学习了《圣经》里讲的“罪”，我明白了神的标准是怎样的，也承认自己虽然常竭力追求高尚，可实在根本达不到神全然圣洁的标准，我的内心有许多污秽，这个谎言就是。于是上床之前，我就在心中对神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你存在的话，请听我说。我对人说谎是不对的，明天的公园活动我不能去。”当时我说的时候是很随意的，却是我第一次向神说话，向他认罪，虽然我那时还未信主。

说完之后，我就上床睡了。睡前上好闹钟，准备第二天早点起来，去停车场告诉来接学生的司机我不去了。接我的时间说好是早上9点45分，可我一睁眼，已是9点50分！闹钟是否响过完全不知道。我急忙下床穿衣、穿鞋，跑了出去。当我跑近停车场，奇怪的事发生了。那时已快到10点，我见到一辆大面包车从左前方一座建筑物后露出头来，我跑到停车场边，这辆车正好也停在我面前，一秒钟都不差！车门打开，上面的教会弟兄热情招呼我上去。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已在这里等了我半天？教会弟兄说不是，他们也是刚到。我告诉他不去之后，他就去别的停车场接人了。

我往回走的路上，开始不停思索。难道是巧合吗？怎能一秒不差？而且是不约而同迟到？何况刚才我还在昏昏大睡！那么是谁突然叫醒我？我开始思索昨晚那第一次的向神讲话。基督徒曾说过，向神讲心里话就是祷告。四天前学《圣经》之后我一直拒



绝祷告，我那愚顽的心还在麻木，但神却一直在那里看着我，等着我。当我即使很随意地对祂说出我心中的话，承认自己的罪时，祂就垂听，并给了我一个印证。

虽然那天我就认识到这必是神对我祷告的奇妙回应，但我的心仍是愚顽，我仍有很多问题要和教会里的朋友，和室友 Woody 争论。直到两个礼拜之后的主日崇拜结束前，吴牧师问有谁需要祷告。在那悠扬的赞美音乐声中，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作为一个非基督徒竟敢在众人面前站起来，走到前面，请求祷告。我告诉牧师，我感到心中有很大的障碍，我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信主。说来奇怪，当牧师的手一触摸到我的肩头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内心激动，身体战抖。这个祷告仿佛很长，又很短。牧师请主将好种子种在我心中，让它结实百倍的话，印在我的脑海与心田。

自这次祷告之后，我感到自己又有明显不同。虽然还是没信，但相对更容易接受《圣经》中的道理了。许多疑问也不再成为问题，虽然有些问题我还从未来得及问任何人。

10月9日的晚上，午夜之后，我在夜深人静中读《圣经》和一些福音材料，心中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忍不住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个不停。我问自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相信福音吗？相信，心服口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太承认了！我虽然追求高尚，但太清楚自己心中所有的黑暗。我要接受主吗？要，我真能体会到祂的十架大爱，我要祂的慈爱与赦免！那还有疑问吗？有，桌前纸条上仍有问题没有答案。但这些

都已不再是障碍，我可以用信心来接受！还要不要等了？不，我要成为基督徒！虽然很晚了，我还是立刻给吴牧师打了电话。牧师也很高兴，在电话里带我祷告、悔改、接受主。

信主之后，我常常笑容满面，心中充满喜乐。1997年10月24日，我受洗归入主名。

思想、生命的更新和蒙召

我从前是人文主义者、环境主义者。来美读环境经济学，又去学环境管理。我的人生座右铭是“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有一天读《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神对亚当夏娃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我心想，这不就是我要读的环境管理吗？我们人类管理得怎样呢？我从本专业知道得很清楚：一塌糊涂。

从前我认为，所有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物种危机、水与大气的危机等等，是源于我们的环境技术不够先进，环境立法不够健全，环境管理手段不够科学等等。但信主后我明白了，单单靠这些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所有这些环境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不是我们的方式方法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罪、贪婪、自私、悖离神造成的！

信主前，我在国内和太太谈恋爱的几年中，两人总是吵架。我们都很自我中心，我的脾气很暴躁；结婚后，仍然时常为一点小事大吵、冷战。我先信主后，开始有一点改变，认识到自己的罪，学习靠主的恩典，治死自己的老我。后来太太在她的信主见证中，



提到我确实有所改变。不过我知道自己还很不完全，很多时候还不能完全活出主的生命。

我们信主后，仍然还是常常吵架，但感谢神，渐渐对圣灵的提醒、责备多了一些敏锐，吵架也不像以前那么“穷凶极恶”，冷战也不像以前常常几天不讲话。虽然有时夫妻还是拌嘴，但往往只是几句话就打住，彼此时常只是一个微笑，就从剑拔弩张变为和颜悦色。夫妻关系越来越美好，两人越来越彼此相爱。

受洗以后，我很快感受到神的呼召，要我出来全职事奉，向骨肉亲人同胞传福音。一开始我对这个呼召还不敢确定，经过不断地祷告、寻求神的印证，终于在 1998 年，把一切放下，开始进入神学院装备。

2001 年，我们夫妻清楚领受到神要我们去纽约上州的罗城（Rochester）植堂建立教会，于是搬到这个城市。到今天，罗城华人胜利浸信会从第一个团契聚会开始，弟兄姐妹一同事奉传福音，已近 20 年了。

2005 年初，我们当时面临前方事奉道路的寻求之中，不知神是要我们留在本地继续植堂建立教会，还是去别的地方。有一天我问太太：“如果咱们没信主，今天会在哪里？”我的本意是问她我们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我太太理解错我的意思，但却给出完全正确的答案，她不假思索地说：“没信主？早离了！”

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让我找寻到二十多年苦苦寻求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本文选自《生命与信仰》第 23 期；收录此书时作者略有修改

冯伟，北京大学91级本科，曾就读地球物理系、经济系，及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环境经济学、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RPI）环境管理专业。他在国内开始慕道，1997年来美两个月后在宾州安提阿国际教会决志受洗。1998年蒙召全职事奉，就读美中浸信神学院（Mid-America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2001年到纽约上州罗城（Rochester）植堂，任罗城华人胜利浸信会主任牧师至2020年6月。现为北卡华人福音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曾任《生命季刊》董事、《举目》杂志主编。他与北大同窗王静结为连理并育有二女、一子。



寻找最终极的幸福

/ 张宇红（81级中文系）

幼年迷雾

我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湖边医院。我特别喜欢我出生地的名字“闻喜”，就是“听到喜讯”之意。医院旁边的大湖给我留下了混杂的记忆。

小学时，我常从那里经过，阳光从湖面反射出来，波光粼粼，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放学后我常常跟邻居家的小朋友们去那里玩，往湖面扔石子，看石子在湖面上像雀鸟一样跳跃；抓住湖边的大柳树枝当作秋千，荡来荡去，或跟小朋友们在湖边柔软的沙地上追逐……但是我小学时的同座男生，却溺死在这个湖里。那几天，我旁边的座位一直空着，我每天都纳闷地看着那个空位，奇怪那个小胖男生去哪里了？结果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他游泳淹死了，就淹死在那个湖里。

后来，我们搬家离开了闻喜。童年的人和事大都遗忘了，但脑海里至今仍留下那位同桌男生无神的双眼，和那个悲哀的湖。

再后来，我外婆的妹妹，因为无法忍受邻居的诬陷，竟然跳井死了。

很多人写诗、拍照，赞美大海，但我一直都不喜欢大海，可能跟这些经历有关。

我出生后由于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父母又无法调动到一起，于是母亲独自照顾我。她是中学语文老师，除了照顾我之外还要上课。那时没有人敢雇保姆，母亲就把婴儿的我放在家里的大炕上。我常常在家号啕大哭，远近闻名。后来我会爬了，父母决定把我交给外公和外婆抚养。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外公外婆把我接回他们的老家。

外公于1926年参加革命，1949年政权更迭后任本地中国银行行长和学校校长，县志上都有关于他的记载，但是不久搞三反五反运动，他遭到手下人的陷害。他们把他揪到高凳子上批斗，然后把高凳子踢倒，再把他揪上去，再让他摔下来……后来虽然他得到了平反，但因为极度伤心，就提前离休回老家了。因祸得福，他也因此避免了后来更加残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每个月他还有丰厚的离休金，并且保住了他家祖传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就是我童年时和外公外婆一直居住的地方。

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岁月，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无数家庭家破人亡，但我们却幸运地与那个社会脱离了，平安地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记得有一次，爸爸带我和弟弟去县城玩，忽然听到一阵枪声，爸爸赶紧把我们摁到桌子底下藏起来。枪声一停止，爸爸就匆忙带我们赶回乡村。

我外公人虽瘦小但很有威严，是我们家强有力的保护者，村子里的人都很尊敬我外公外婆，没有人敢欺辱我们。他的四合院



里有十间房，外婆把整个家打理得非常干净、整洁、美丽。她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大枣树、一棵香椿树、一棵花椒树、几棵葡萄树和各种美丽的花儿；后院子里还有大杨树、柿子树和家养的鸡。外婆每天做新鲜、可口、美味的饭菜，我们三人吃饱喝足之后，我就跑出去找亲戚邻居家的表弟表妹们，带他们一起去村外的小河里和沙滩上游玩。我是家族长女，所以家族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总是跟着我。我们游泳、爬山、爬树、捉迷藏；渴了，就去瓜田劈开西瓜或甜瓜吃。走在路上，我们还会跳起来，去摘人家墙外探出来的苹果或梨。我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成长……

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和外婆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睡觉。我经常长时间凝望遥远无垠的天空，定睛看闪亮的星星，会想起人生中的那些迷思：去世的爷爷和老姨妈到底去哪里了？活生生的人怎么就没了？天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么？

这时，那种深藏心底难以言说的忧郁就会涌现出来。可能正是这种心底深藏的迷茫和忧郁，使我的心总是在不停地寻找着终极的幸福。

看见梦想的“幸福”

我七、八岁之后，回到城里跟父母一起生活，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北大本科毕业之后又进入北大研究生院。所有学生最美好的梦想我都实现了，但我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反而感到一种失去目标的空虚。如果继续原来的道路往前走，就是读博士，但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只是多增加一个学位

而已。我的一位导师告诫我说：“你最好先去工作、结婚、生子，以后如果还想读书，可以再回到校园。如果你现在接着读博士，可能以后嫁不出去了！”

我的人生似乎走到了顶点，此时却失去了意义、目标和方向。我是学文学的，看戏看电影是我们的一个功课。那时最吸引我的一个戏剧是荒诞剧《等待戈多》。我感觉自己就像剧中的那两个主人公，一直在等待着，但却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等来的一切都是空虚！

所以，我决定放弃读博士的机会，不再费劲往上爬了。

之后三年，爱情成为我心中的新偶像。后来爱情以失败告终，沉重的心灵再也没有可安放的地方，自我中心的人生失去了自我这根唯一的支柱，人生就倒塌了。

毕业前的一天，我站在学校一座楼的三层，骑在三楼的扶栏上晃来晃去，不知道倒向哪一边。感谢主，祂在我还没有认识祂之前就已经在看顾我。我突然清醒过来，走下楼梯，离开了。在燕园七年的迷茫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1988年，我远离家乡、远离最熟悉的北京，去了深圳，在深圳大学教中国学生现代文学、教外国留学生汉语。我成为高薪白领，住在富裕、美丽、自由的校园里，但我心灵的空虚却与日俱增。我虽然努力生活，但是心灵枯竭、食欲丧失，身体消瘦，当时竟然瘦到88斤！我常常游走在大学的各个食堂之间，看着各种美食而食不下咽。有时候整天吃不下一顿饭，浑身无力。我后来就常常跑到一位四川籍的新婚同事那里，去蹭他们家美味可口的四川



麻辣面。

我那时所在的城市深圳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开放特区，外国学生陆续来到我们大学学习汉语，而我教他们的那三年，这些学生大都是基督徒。一个学期过去，一个学期又开始了，学生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每个人都坚持不懈地对我传福音，不断地为我祷告。这些学生们虽然没有博士头衔，但他们都很满足、自在，跟周围的一切和谐相处，尤其是家人关系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和睦、融洽、稳定。无论你对他们怎样，他们都不太受影响，他们对所有的人始终都很友好。他们那种友善和笃定的状态很吸引我，我感到他们有真正强大的心灵，他们拥有我梦想的“幸福”！

我那时单身，也无聊，有的是大把时间。虽然我不愿意跟他们去聚会读经，但还是常常接受他们的邀请，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各种教会活动。

心灵复苏

1990年年底，有一位从澳洲回来的菲律宾老姊妹出现在我的班级中。她是单身，我们很快成为心腹之交。她常花很多时间倾听我的烦恼和悲观、痛苦的思想。

有一天，她问我：“既然你知道自己的生活很灰暗，没有意义，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弃黑暗，进入上帝的光明国度呢？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我心想：虽然我不知道上帝的国度是怎样的，但是我知道我

现在这样一路走下去，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改变。于是那年冬天，我下决心接受他们的神，接受这位老姊妹奉耶稣之名的祷告。

当我闭上眼睛，谦卑自己，甘心情愿地接受她的祷告的时候，一股温暖的电流流过我的全身。在她轻微的祷告声中，深沉的平安如甘霖一样流入我枯竭的心灵。这种平安如此之深，我整个人好像被灌满一样，几乎睡着了！那时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能好好睡觉了！这位姊妹看到圣灵进入了我的心，就对我说：“我现在要离开了。我给你锁上门，你平安入睡吧。”

她离开了，我进入多年没有享受过的平安的沉睡当中，像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世俗烦恼的婴儿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爱神的老姊妹每次来我家当天，都为我禁食祷告。她这样坚持了很久，直到我完全归主。

从此之后，她每周两次来我宿舍为我讲解《圣经》，解答我的各种疑问，为我讲授信仰的根基。我逐渐开始能明白《圣经》了！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选修过《圣经》相关的课程，但那时只是把《圣经》当作神话，读来也是云里雾里，毫不明白。但那个冬天，我每天围着电炉一页一页地读《圣经》，泪流满面。神的话语胜似情书，每天温暖着我的灵魂、浇灌着我的心田。

我枯萎的心灵，渐渐活了过来，好像有一股活水的泉源，从心底不断涌出，喜乐满满；好像黑乎乎的房间忽然打开大灯，又好像万里阳光驱散了黑压压的乌云！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祂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找到真正的幸福

信主半年后，我的一位美国学生把他的好朋友从香港带来，我们认识了。我们就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天天津津乐道谈信仰。他像一位兄长，耐心解答我对人生的很多疑问和困惑。我们每天在学校食堂见面，常常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谈天说地，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我们坐在学校食堂，从午饭聊到晚饭。当吃晚饭的学生们陆续来到的时候，我们这才意识到聊得太长了，于是说再见。有一天，我们忽然意识到：对方就是那位“Mister Right”！

1991年，我们在上帝和主内兄弟姐妹及亲朋好友面前立下盟约，步入婚姻的殿堂。

1992年，我移民美国。之后20年间，我们在香港、深圳、北京、雅加达多个地方教书和传福音。

2000年前后，我在养育两个幼子的时候，先后带领我家三个阿姨信主，由此开始一个查经小组，十几年如一日。后来，在我家浴缸里受洗归主的人超过百人，我和先生由此创建了一个家庭小教会和恩光基督教书房。我一直经营这个书房七年时间，直到2013年搬回美国。

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从神学院毕业，一个已进入CIU基督教大学学习。

自从认识耶稣，我从一个表面光彩，心里却迷惑、骄傲、悖逆、悲观、伤痕累累的人，走向了心中一直期盼的平安和幸福，我的

心得以安定和完整。上帝那永不枯竭的活水泉源是医治的泉源，是爱的泉源。虽然人生在世不会一帆风顺，甚至遭遇苦难和逼迫，但心里的那份确定和平安，那种永不消逝的盼望和力量，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丝毫也不会动摇。

张宇红，出生于山西省。1981-198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85-1988年，中文系硕士研究生。1988-1992年，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1990年决志信主，1992年于美国受洗，现居美国南卡。2018年至今，在美国南卡 CIU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神学院研读神学。目前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和《圣经》教导，带领查经小组。《圣经》中的所有经文都非常喜爱。目前研读《诗篇》，爱不释手。



在理性的追问和生命的苦难中走向信仰

/ 王新生（92级化学系）

你见过天堂吗？

北大92级化学系的同学一直有传福音的传统：张中桥、蒋春晖（还有93级的沈宏），传福音给孔敬；孔敬传福音给何宁；张锦峰传福音给何欢；葛瑛传福音给冯裕果。冯裕果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我的人。

记得在离开北大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冯裕果把我叫到她的宿舍里，递给我一些福音的小册子，给我讲无神论如何地不可靠，和她自己信主的经过。

因着毕业前最后一晚在北大31楼与冯裕果的探讨，一来美国读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对《圣经》、对基督徒、对教会多了解一些的兴趣。我是个比较理性的人。抱着追求真理的心态来聆听基督徒所传递的信息，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心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是否真有一位真神创造了人类，并仍然在关心着祂所造的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一切都不是问题。如果不是真的，那我也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寄托来安慰自己。当时，

我断定基督徒们虽然振振有词地在传讲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信息，但他们一定自己没有见过。所以在一次布道会上，我不客气地挑战台上的讲员，让他形容一下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地狱是什么样子的？还说，如果他形容不出来，为什么还要来传？

那位牧师温柔的回答，我依然记得。他说他确实没有见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人的理性和所见不是全部。基督徒的信心是基于理性，但又超越理性。他说，《圣经》上所讲的许多预言，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他相信，那些指着将来讲的预言也会发生。他的这个说法让我思考了很久，觉得符合逻辑。

“人人都是罪人”

接着，当我了解了《圣经》的历史、价值和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时感到很震惊。之前，我以为所有宗教都是为了让别人做好事，让人行善的，可是《圣经》却更像一本历史书。并且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无法行出善事。当时我的感觉是，《圣经》很客观地记述了历史和真理。信，或者不信，都完全不影响它自身的权威和价值。但是，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对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就太重要了！

《圣经》里关于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说法我也很服气。因为我内心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好，虽然别人不一定知道，但是自己会知道。我的内心常会有很齷齪、羞耻的想法，虽然不一定行出来，但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所以当《圣经》上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反倒觉得很认同。



因此，摈弃无神论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就像一位非基督徒朋友总结的：“唯心主义者其实比唯物主义者更客观。面对不能解释的现象时，唯心主义者说，这个我不知道。唯物主义者说，这个我现在不知道，但我将来一定知道。”这种说法本身就需要信心！

然后我开始认真地思考：如果有神，祂是哪一位？为什么是基督教的神？这一点，刘志雄牧师的一次讲道很启发我。他说，真神一定符合两个条件：第一，祂必须说祂自己是神。如果神创造了人，并且祂想让我们知道祂创造了我们，那祂必须说祂自己是神，如果你所信的对象说自己不是神，那就一定不是。从这一点来看，佛教里的释迦牟尼说自己不是神，穆罕默德也说自己不是神，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并且耶稣被钉死就是因着这个宣称。

第二，不是凡说自己是神的就是神，疯子也有可能说自己是神，所以必须有旁证。耶稣的旁证太多了，例如旧约里的预言、福音书的记述、初代门徒的表现、罗马人关于耶稣死里复活的历史记载、死海古卷等等。这些东西平时我们没有关注，真正关注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证据让人无可推诿。

慕道几个月，我理性上渐渐被说服了。但这还不是全部。

神把我不该得的东西给我？！

最初接触的基督徒们是北美中部的一个校园团契。团契里有来自香港、台湾、澳门、马来西亚的许多读本科的小留学生们，他们大部分都是初高中就信主了。我发现他们的生命很不一样，

有着发自内心的善良、喜乐，和因着信仰而来的淡定和不惧怕。这些比我年纪还小的小留学生们的生命很吸引我。

而牧养教会的李逸牧师、师母一家，更是让我看到信主的人的不同。师母殷文丽是殷海光先生的女儿（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出生于传教士家庭，晚年被迫害，病重期间信主，是李敖的老师）。但师母毫无架子，极其谦卑，尽心竭力地服事我们这一群学生。记得我刚刚搬入自己公寓的时候，家徒四壁，师母把她女儿的床垫给了我；看到我没有家具，就花钱帮我从旧货店里买了沙发和茶几，并帮我搬到公寓。那时逢年过节我都会吃到师母一家做的各式佳肴，我们这几十个国际学生真的把牧师师母当成我们的家长，有任何困难都会去找他们，包括买车、考驾照、生病、失恋、小两口吵架、生孩子、婚姻辅导……

在有生命有爱的牧者的带领下，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单纯。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互相帮助。当时每个周末，我都盼着去教会。我觉得生活不再只是苦哈哈、孤独地奋斗，有神的世界和无神的世界好像活法很不一样。

记得有一次查经的时候，牧师特别跟我们讲“恩典”这个观念。他说如果我们做了工，别人付工钱给我们，那就不叫恩典，是当得的。但是我们因为生病没有做工，不该得工价，别人却把钱给我们，这就是恩典。神就是这样把恩典给了我们。这个观念对我来说，有着革命性的影响。

我是个相信律法的人（呵呵，所以现在就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在我的观念当中，对的就应该受到奖赏，错的就应该受到惩罚，



没什么好商量的。但是，神却把我不该得的东西给我？！

我又想到了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常常有个很大的问题——我老是跟一种人相处不好，就是那些一开始就没有对我好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道理我认同。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善待我，我一定能跟他 / 她成为好朋友；但是如果有人一开始就不友善或者亏损我的时候，我跟他们的关系往往就会紧张起来。

明白了恩典的道理之后，我开始向神祷告，求神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流出恩典的人，好挽救一个个像我这样的人。

在爱中认识自己的有限

我和我先生都是在 1998 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我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凡事如果认为是对的，就非常坚持。我们能有着幸福的婚姻，是因着神的保守和两颗愿意顺服真理的心。

读《圣经》中关于爱的描述的时候，我也着实被震惊了。《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觉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爱讲得如此到位，如此圣洁，如此有深度。

信主这么多年来，我常常真心地对神说：“幸亏你是神，幸亏你说了算，我说了不算。”有时觉得自己特有理，很难顺服先生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可是因着《圣经》的教导才顺服的呀，这

事儿您一定得帮着兜底儿呀！”总之，因着信神，我不再总是自以为正确。我认识到自己是个有罪、有限的人。与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便不再那么执拗地坚持己见了。

转眼到了40岁，人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我和先生都发自内心地感慨：认识真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以前常常思考人生活着的意义，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案。但是现在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赞美真神，享受祂，并传扬祂。

痛苦患难中经历新的生命

信主后，并不意味着人生就一帆风顺。我们也常常会经历各种疾病患难。在我身上，我特别深地体验到神在痛苦中的安慰和引领。

2019年8月，我从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大楼出来，抬头望望蓝天上朵朵白云，心里觉得非常平安和喜乐。想到1997年8月我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拿着全奖来到美国读书。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是个成功的人，但自己内心却有着说不出的恹惶；如今22年过去了，40岁出头就被诊断出癌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但此刻的我内心却充满了平安。

我节选了自己一边治疗一边写的病中日记，与大家分享。更多的日记发表在公众微信号“一束光”里，题目是《不浪费我的癌症——理工女病中札记》。



2019/2/23

一星期前诊断出来了，不是良性。

两周前家里的屋顶开始漏雨，昨天工人来修。因为我们在医院所以没有付钱，今天工头特地跑来拿支票。给他支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刚刚被检查出有癌症，没有想到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然后这个可爱的小工头紧握着我的两只手，开始用西班牙语为我祷告。

他的祷告很有力量，祷告完了他很肯定地跟我说：“你会被医治的！”我本来还想让他看看车库，那里也有漏雨的地方，他说可能跟屋顶没关系。临走时他又说你自己测试看看，如果真是屋顶的话，我派工人免费来帮你修！

今天教会里好几家弟兄姐妹到家里来看望我们，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们的爱让我们在这这么大的困难当中一点都不孤单，觉得特别温暖。

就像今天主日崇拜中牧师所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诗篇》23:5）。敌人（困难）和筵席同在。困难虽然大，但是主丰盛的恩典更大。

2019/3/1

感谢主！美东、美西、美中、美南和中国的姐妹们组建了给我加油的微信群。我在想，得癌症的人那么多，我却领受了如此巨大的扶持，真心感恩神家的恩典和美好。

今天见医生，做基因测序。本来以为多么高深神秘，竟然只是采用了一些唾液！测序的大夫问我说：“为什么你还可以笑得出来，要是换上我，我会很生气的。”我说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不能震动的国。”（参见《希伯来书》12:28）

一整天都在医院里做各样检查，好消息是周一就可以开始第一次化疗了！

舒舒介绍我认识了福真姐，我请教她关于化疗的注意事项，讨论可能的副作用。福真姐十几年前得了乳腺癌。她说化疗药的副作用还是挺大的，不能低估。当时她的小孩才上幼儿园，她是看着小孩的照片往下吞 Ensure（一种营养液）。福真姐还说，化疗药只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灵里面还需要有神的话和祂的力量。

2019/3/5

昨天是化疗的第一天。昨天，接到消息说我两周前想购买的人寿保险被拒绝了。

2月12号那天，当我的医生看完我的钼靶结果告诉我可能是癌症的时候，我当时反应很平静。因为当时我想：也不错，我可以回到主耶稣那里休息一下了。然后我就马上列出几件见主以前要做的事情：

- 一、购买一份人寿保险，这样即或两三年之后我挂了，也可以给丈夫和孩子们留一笔钱；
- 二、为每一个孩子找两个收养家庭，不是真的收养，只是请每个家庭定期关心一下三个孩子；
- 三、留下一些信给孩子们，让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打开。

所以那个周二得知钼靶消息之后，周三早上我没联系医生，反倒忙着填表购买人寿保险。可是填表的时候心里有极大的挣扎：我知道癌症一旦确诊，保险公司就不会卖给我了。那我要不要先不去做穿刺确诊，先把保险买到再说呢？（这里要稍做解释。在购买人寿保险的时候，申请表上通常都会问你一句：



你有没有被诊断为癌症？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来讲，诊断就必须要有穿刺的结果。如果没有穿刺结果，仅凭影像判断还不能算是诊断。所以在有穿刺结果以前我还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被诊断为癌症。）

正好周三与牧师和师母面谈。牧师讲到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应该逆来顺受，应该起来争战。那时，我一下子感受到神在藉着他跟我讲话。我看到自己表面平静、仿佛有信心的背后，真实的一面是自私、软弱和完全不了解神的心意。于是我跟老公道歉，跟神道歉。

周四开始，我积极联系治疗，然后诞生了我的祷告微信群。周五与保险公司面试，虽然不情愿，我还是诚实地告诉他们钜靶的结果。放下电话，我笃定地告诉自己，我把结果交给神了。我跟神说：如果保险公司不给我人寿险，那就说明你不让我浪费这个钱。就在昨天，人寿保险公司果然说他们拒绝卖给我保险。但是我已经一点都不纠结了。

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最能让自己对号入座的人物就是雅各。雅各在见哥哥以扫之前将家人和礼物一队一队地排好，一队一队地过河。我自己也觉得可能要去见主耶稣之前再努力地抓一些我觉得对自己好的东西。然而神让我看到我又是多么可笑：我连自己生命存活到哪一天尚且不知，我岂能管得了我离开地球之后孩子们的生活呢？虽然我不知道前面会如何，但是我正在学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对于我这个凡事喜欢计划的人来讲，这是个不得已的功课。

2019/4/7

今天从教会回到家，我摘了帽子，问女儿喜欢妈妈就这样

不戴帽子出门，还是戴上帽子？女儿说她喜欢我不戴帽子。我说爸爸也觉得不戴帽子比较好，为什么呢？

女儿回答：“I think the way that Daddy looks at you is kind of like the way how God looks at you. Even if you have a problem, not to cover it up.”（爸爸看你的眼光像神看你的眼光一样。即或你有问题，不要遮盖起来。他喜欢看真实的你。）

我听了很欣慰，觉得女儿的神学观念非常正确！记得是上个礼拜吧，我的头发开始掉了。周日一边在家里一边听着敬拜赞美的音乐，一边把 WW 前两天寄来的帽子戴在头上试了试，照镜子的时候忍不住流泪了。帽子很漂亮，但是戴上帽子的自己怎么看都像个病人。这么多年习惯了自己身体健康，身手敏捷，现在看见自己身体外面有输液阀的伤口，想到里面有许多化学药物，不禁觉得悲伤。不过悲伤的情绪一下就过了，更多的是平安，与神和好、安息的感觉。

祷告的时候想到这句话：“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真平安——这个世界，不能给。

本文前半部分选自“境界”（newjingjie）微信公众号；收录此书时略有修改

王新生，出生于山西。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1998年于堪萨斯州罗城华人福音教会受洗。现居美国休斯顿。

最喜爱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箴言》3:5）

以
服
务



当我对信仰了解越多，就越被它所吸引，也越想接受它。
但有一个难题阻碍我迈出最后的一步——我无法接受自己是个
罪人。

——王湘梅《祂改变了我，远超我所期望的》

18年前，我放弃一切，远赴重洋，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
有一股力量在带领我，我不懂是什么。18年后的今天，圣灵感
动我写下这18年的天路历程，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主，祂在寻
找我！

——彭菲《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

我发现自己找到了我要找的指导生活的书，那本普世皆准
的永恒正确的教科书，那本给出了生活最终答案的书，它就是
《圣经》。

——孟琪《抑郁症的洪涛中，我找到普世皆准的书》

回想往事，不堪回首，若是没有遇见主，我这个家庭不知
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现在身在何处。

——张亚红《女儿学琴，意外开启生命之旅》

信主之后，我感觉特别喜乐，仿佛换了一个天地，几乎看
什么都不再一样了。

——王志勇《从印度教修习者，到坚定的传道人》

有一份爱，滋润我平淡人生

/ 高薇（87级世界历史系）

我于1998年受洗，至今虽已信主多年，可是信仰成长中高低低，就像《马可福音》中的那位被鬼附着的孩子的父亲一样呼求：“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马可福音》9:24）

感谢主，虽然我小信，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即使在我叛逆、怀疑、心里有苦毒的时候，为了追求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忽略与主亲近的时候，神的应许也从来未曾落空，就像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所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耶利米书》29:11-14）

今天我想做的见证，就是透过回顾我的信仰历程，来见证神对我和家人的保守与带领。

混沌大学时光中藏着奇妙预备

我出生在内蒙东部的一座小城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跟

我哥相差一岁，我们兄妹二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很多自由。我们住在我妈妈学校的宿舍里，有很多活动的场地。因此，我也养成了很多假小子的个性和习惯，大大咧咧，喜欢运动和户外活动，性格也比较开朗随性。

可是我自幼便害怕两件事情：一是害怕夜晚。有时候闭上眼睛就觉得非常害怕，觉得自己在一个大黑暗中，不断地往下落，却落不到底；周围又没有任何东西或者人可以抓一把。另一个是害怕死亡，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死去的人，周围也没有亲戚朋友过世，可就是觉得死亡很逼真，而且跟自己相关。当时我对死亡的认知是：我如果死了，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而别人都还好好地活着。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啊！现在想来也奇怪，那时的我那么小，没有任何生活经历，就怕被世人遗忘，可见人对永恒的存在是多么在意。

那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们除了玩就是上学、读书和考试。我因为跟我哥一起上学，比同班同学年龄小，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班上最不成熟的那个人，得过且过。一直到上高中，才比较在意自己的成绩和排名，因此也顺利地考到了北大。

说来惭愧，我在北大的四年基本上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不务正业。我被录取的是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因为那一年北大在内蒙古招生没几个，文科类就那么几个专业可以选，我因为英文好，向往以后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就选了世界史专业。可我天性好动，也喜新厌旧，对研究兴趣并不大，上课就是蒙混过关。反而是对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和北大当时的自由空气非常喜欢，常常去三角地看各样的海报通知，听各样的讲座，参加社团，学

习跳舞，还报了气功学习班，在大礼堂里跟着练气功通大周天小周天之类。可以说头一年的大学生活就是一只无头苍蝇，东撞西撞，满足于世界之大，同时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对物质世界之外的灵界颇有兴趣。

大二时碰上学生运动的大潮，和很多同学一样，我经历了从热血投入到伤心失落的心路历程，开始怀疑社会，怀疑信仰，同时也怀疑自己。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丈夫，于是谈起恋爱，把追求大我的失望化为对小我的经营。因为当时他申请了出国留学，我也就在大四的时候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准备托福（TOEFL）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上面。毕业后，我拿到了一所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出发前我们举行了婚礼，之后于1992年来到美国。

这里我要提到的是，虽然当时我不认识神，甚至嘲笑神，可是神却一直借环境见证祂的存在，呼唤我。

首先，神把对黑暗和死亡的恐惧放在我的心里，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思想如何摆脱生命的局限和短暂，愿意去接触和了解物质世界之外的属灵方面的事情。比如我参加过一个气功培训班，也跟人学《易经》卜卦，找大师用生辰八字去算命等等。这些尝试让我没有形成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让我相信灵界的真实存在，而周围很多信奉唯物论、无神论的同学朋友却排斥一切属灵上的探讨和追求。当然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那时接触的是不讨神喜悦的邪灵。

其次，我常参加各类讲座，其中有一外教办的讲座叫西方音

乐欣赏。两位年轻的美国男老师，给我们放一些很好听的歌曲。他们还给我们翻录音乐磁带，让我们可以在宿舍听。当时国内的流行音乐是齐秦、罗大佑、崔健的歌，内容大多是彷徨和呐喊，我在听完他们的歌曲后，再听外教录给我的英文歌曲，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安慰。直到我来美六年且信主后，才恍然意识到，那一整盒磁带都是基督教的赞美诗歌。我都能背下来那首 *As the Deer Panteth for the water*，后来在教会第一次听到了中文版《如鹿羡慕溪水》，我才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两位年轻的外教用他们有限的 ability，用敬拜基督的歌曲向我们这些对神没有任何概念的年轻人传福音。感谢那两位不记得姓名的宣教士。

再者，大四时，我的一位朝鲜族室友交了男朋友。她汉语不好，人也文静，我们住在一起三年我都不是特别了解她，因为她总是跟学校的朝鲜族老乡呆在一起。后来大四的时候，她恋爱后，整个人都变了，每天都在外面聚会，回来后神采奕奕，人也变得非常开朗喜乐。

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她的男朋友送的。他来到我们宿舍跟我们讲神的创造和奇妙。我看了《创世记》中的几页，觉得就是一个神话，还跟他争论，觉得他们的思想都太简单了。可是我实实在在看到我室友的变化以及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的喜乐祥和。

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之后，跟这位室友重新取得了联系，才知道他们俩都在毕业后辞去工作，到韩国读神学院，后来被主大大使用，在北京的朝鲜族中宣教。

虽软弱悖逆主爱仍不弃

我后来的信主过程印证了《歌林多前书》中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歌林多前书》3:6-9）

我申请留学后，又很顺利地拿到奖学金，继续读研究生。学校附近有个教会，对国际学生有特殊的负担，每个礼拜五请我们吃饭。当时我每周都去，不是为了听福音，就为了一顿饭。因为刚来美国我不会做饭，又没有钱去餐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教会的饭是一周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后会有查经活动，但我都是以练习英语和与美国人交朋友的心态去的，《圣经》完全听不进去。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不求回报的善良和爱心，这跟我以前所接触的人很不一样。

我在出国前匆匆结婚，因为和先生拿到的是不同州不同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到美国后不得不两地分居。可就在第一年的暑假我意外怀孕，让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毫无生活经验的情况下初为人母，其中的艰辛和挑战可想而知。我在整个怀孕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基督徒的帮助，在身体和精力受到极限挑战的时候，我第一次呼求神的帮助，神也差遣天使来帮助我。可是因为我的顽固和硬心，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神的呼召，以至在 Billy Graham（美国著名布道家，中文译为葛理翰）的大型福音聚

会的感人现场上，我也跟陪我去的基督徒朋友说：“我想信，可是无法确信你说的这位神。”

感谢主，神任我孤行己意，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历了很多挑战，这其中包括我母亲来美后导致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以及我生了孩子后，想要追求家庭、学业和事业之间的平衡等等一系列问题。我真地感受到，即使我们愚顽人能想出种种理由来拒绝神，远离神，但是神不离不弃，神的做工和召唤总是在人的智力、能力、努力到尽头时得着人心。

1997年我来到雪城，生活相对稳定之后，就主动来到教会。神使我产生饥渴慕义的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整本《圣经》，接着便决志受洗。有些人觉得我怎么一进教会就能得着神，其实在过去十年间，神差遣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里，藉着他们的爱心和见证，藉着我凭血气行事的失败和灰心，藉着我在以往的生命中寻求真理而不得，终于在谦卑中愿意敞开心灵来敬拜神，就这样蒙福得到人生中的至宝。

挫败中仍有安稳和盼望

这之后的二十年中，我在基督里成长也像是一个婴儿一样，有跌倒有爬起，有老我和旧我之间的挣扎。但是感谢主，我虽小信，主是信实，没有什么能让我跟神的爱隔绝。直到现在，我的丈夫也还没有决志信主，我家的孩子们虽然小时候都跟我去教会，也参加儿童的团契和服事，可在他们长大之后，信仰开始了动摇，在信与不信中摇摆。

所以我作为基督徒，还是很有挫败感，常常觉得自己既不是才德的妇人可以影响到丈夫，也不是忠诚的仆人能够带领自己的孩子信心坚定。但神常常安慰我，让我不致愁苦，不致灰心丧气，反而学会交托，按照神的心意做我当做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讲是个挑战信心的过程，我慢慢学习在神里面得到安慰。

因为工作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接触到大量的留学生。发现他们非常需要神的光照和关怀。我现在就是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学生和家长，让他们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真实的爱和温暖，也希望他们的心被神得着。

高薇，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1987-1991，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本科；美国雪城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居美国雪城市，1998年在雪城大学查经班受洗，目前也一直在针对大学生服务的查经班服事。

最喜欢的经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46:10）

我的幻灭与新生

/ 陈祖幸（90级地球物理系）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出生于中国大陆湘西北一个美丽但贫穷的小山村。我很小就会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唱的时候，我常常热血沸腾，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就好像自己真是命运的主人一样。

中学的时候，偶然读到一个叫陶行知的当代教育家勉励学生的一句话：“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活自己干，靠人靠天都不算好汉”。我如获至宝，赶快把它记在我心爱的日记本上。

后来念了数理化，我很快就被自然科学的内在美所征服，开始推崇理性和科学。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岁月，就是在攀登科学高峰中度过的。我本科学的是理论物理，硕士和博士学的是空间物理，我喜欢我的专业，并立志以科学救国。

因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共产主义+个人奋斗+科学主义”的信仰系统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但是，好景却不长……

共产主义美梦的破灭

我出身贫寒，根正苗红，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思想上也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为凭我的背景，竟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怎能不归功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政策呢？因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中国共产党还是蛮有感情的。

但是 1989 年后，东欧、前苏联以及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相继失败，动摇了我“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我一向忧国忧民，所以六四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想到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所寻找的一个理想，在实践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居然宣告“此路不通”，一种失落和痛苦便从心底油然而生，刻骨铭心。有一段时期我很茫然，感情上我不能接受那么残酷的现实。我不是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但理智告诉我，如此全面而彻底的失败必有其深刻的原因。

就这样，共产主义的美梦在我心中破灭了。

事后想来，我觉得自己很冤。因为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是在我信仰一片空白的时候，被强行画上去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思考的空间。现在一想到自己信主之前幼稚地以“无神论者”自居，就觉得汗颜。我何曾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过“无神论”呢？没有，从来没有！我并不是证明了神不存在，乃是人云亦云，选择不相信有神而已。

人定胜天只是呓语

十五岁之前，我没有考虑过生死的问题。我还年轻，身体虽然并不十分强健，但也没有什么疾病，我没有必要这么早就考虑如此严肃的问题。

可是在此后的三、四年间，我的奶奶、嫂嫂、妈妈及爷爷相继去世。爷爷奶奶是寿终正寝，姑且不说，可是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而嫂嫂还不到三十岁。她们带给我生命中的震撼是强烈的，超出还未成熟的我所能承受的。我意识到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在死亡面前，雄心壮志和豪言壮语变得多么苍白和无力！

我开始明白，我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生、老、病、死以及其他很多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人定胜天”的宣告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梦中呓语，不能当真。

科学主义的幻灭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自问并非资质过人，但居然成为我们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生，第一位读硕士，第一位读博士的人。

学业上的节节胜利，的确带给过我不少虚荣心的满足，但诚实地说，它没有带给我真正的、恒久的快乐，没有带给我内心的平安，也没有带给我真正的幸福。我承认科学确实很美，很吸引人——事实上，当初我就是被经典物理的那种内在美所吸引，才

走上科学之路的。但作研究不免要与人打交道。逐渐地，我很遗憾地发现，科学家——就是小时候我极崇敬的人物，也有功利心、有手段、有关系、有门户之争、有人身攻击、有倾轧、有谎言、有傲慢与偏见。可以想见，这对初出茅庐的我是多大的打击！而我除了失望，却无能为力。

我自己又怎么样呢？当时并没有功夫去想，因为忙着审判别人！直到相信耶稣之后才逐渐地被光照，原来自己的心并不纯净，我的生命中也满了傲慢与偏见，嫉妒与纷争，私欲与贪婪，只要有合适的土壤，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会在我的心里发酵。一句话，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需要祂宝血的洁净！

慢慢地，我还发现科学本身也不是万能。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只不过是人的工具。人可以用它来为善，也同样可用它来作恶。原子核子物理就是一个明证。科学并不能解决人心的善恶问题。不但如此，科学昌明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反而成为极大的诱惑，促使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拥有，叫人没有闲暇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人活着的目的。

我更发现，科学救不了我自己！

走进教会、认识耶稣

199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两位外校的学生来我们的宿舍推销索尼磁带，也把福音“推销”给我们，他们真诚地邀请我和室友参加教会每周五晚上的青年聚会。出于好奇，也有感于他们的真

诚，我们接受了邀请。那个礼拜五，我去了教堂。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圣殿之旅竟改变了我的人生。

请别误会，当时并没有什么肉眼能够看见的神迹发生。其实，尽管教堂里肃穆的气氛，信徒的虔诚和友好让我产生不少的好感，但讲台的信息及信徒谈论的话题，让我觉得他们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距我所生活的世界非常遥远，甚至遥不可及。所以当聚会结束，彼此道别的时候，我虽然口里答应他们下次再来，可心里想的却是：没有共同语言，别再浪费时间。

没想到，传福音给我们的那两位学生还挺当真，接下来那个礼拜五傍晚他们又来了，我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拒绝，就又随他们去了教堂。这一次，在牧师短讲之后的分组讨论的时间里，几位信徒围过来关心我，主动介绍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并询问我有哪些疑问。我当时博士都快念完了，头脑中也不缺少主义和理论，就信手拈来一些自己洋洋得意的“舶来品”批驳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回答实在不能让我心服口服，但我心里开始承认，我的那些主义和理论也有很多盲点。

从此以后，对这个信仰我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但却因着自己的骄傲，不负责任地把它定义为“迷信的信仰”。

当年的10月27日晚，我又去参加了这个青年聚会。当讲员分享完当天的信息，邀请慕道的朋友到前面去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破天荒的，我没有与我的逻辑或理性商量。就在那晚，我接受了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

新生命的成长

很久之后我才偶然得知，我能在较短的时间之内信靠耶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好几位弟兄姐妹的恒切代祷。不但如此，我属灵生命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凝聚着几位同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长期的代求。经上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16）在至高者面前屈膝为灵魂代求，是何等佳美的服事！

信主不久，我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刚刚成立的查经班。组员大多是高校学生，程度跟我一样，惟有组长信主多年，对《圣经》十分熟悉且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每周聚会一次，查考圣经专题。作业是除了按所发材料认真查考有关经文之外，每个组员三个月之内至少要读完一遍新约《圣经》，此外每周背诵两节经文，彼此督促，不得蒙混过关。我在小组里学历最高，怎么好意思输给学弟学妹们，虽然毕业论文上交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远，我也没有因此偷懒和马虎。

三个月下来，我读了两遍新约圣经，背诵了二十多节经文，成果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装备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实在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雨。就这样，我对新约《圣经》有了整体的概念。我知道了所信的是谁，为什么要信祂，以及如何信祂。

神怜悯我，知道我虽然凭信心入了门，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眼见为实”的人，需要在我的生活上“看见”祂，才能坚定地信靠下去。

决志没多久，神就让我先后面临撰写毕业论文、毕业、找工作、择偶、结婚、夫妻相处、出国、生子等重大的人生课题。糟糕的是，

我处理这些人生问题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我更是顾虑重重，不知如何选择才真正明智。

感谢主，在小组长和其他弟兄姐妹的鼓励下，我尝试为这些事情祷告，虽然起初信心极为有限，但因着神的怜悯和信实，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超出我想象的回应，也一再经历在主里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我的信仰绝不只是一个精神寄托，我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祂既慈爱又信实，还大有权柄，值得我把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给祂，由祂带领，被祂陶造，被祂雕琢，被祂使用。

我曾经有幸在北大读书和工作共八年之久，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学校图书馆，在那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形态规模的人类智慧结晶。

有一段时间，除了自己的专业，我还热衷于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流连忘返。我现在依然承认，它们里面确实蕴涵很多耀眼的智慧，使人迷恋。可是当我信了耶稣，融进神的真光中，我就像林语堂先生一样感叹道：“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都吹灭吧！”人的智慧在神的智慧面前显得多么肤浅、幼稚。

作为过来人，我奉劝慕道的朋友们：“不要左顾右盼，径直登临我岸”。

生命的蜕变与更新

1998年七月，我带着新婚不到一年的太太飞抵德国，在马普

高空物理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回头看，除了专业上的进深，神使用那段我们身处异乡的时间，让我们夫妻一起认真地检视、思考、反刍、沉淀、实践我们的基督信仰。神也许可我们在那里遭遇不少的难处，让我们在艰难中经历祂的真实与大能。两年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的生命却经历了很大的蜕变。

伴随我们生命蜕变而来的就是我的兴趣、价值观和使命的根本改变：我以前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和空间物理。如果把在德国工作的两年算进去，我一共浸润在物理领域达十六年之久。平心而论，我对于专业的兴趣并没有减少，但逐渐地我发现自己对于人、对于生命、对于这个悲情世界的关注却与日俱增；对世界上的名利越来越淡漠，对属灵事物的兴趣却急剧上升。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驱策我把已经得到的生命之道快快地告诉我的苦难深重的同胞！这个使命感是如此强烈，我认为放弃自己所爱的专业并不是什么牺牲！我要告诉他们，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么活着？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2000年6月初，我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之前，我们全家受邀参加了在纽伦堡召开的德国华人基督徒造就营。达拉斯恩友堂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不远万里去德国举办这个造就营来帮助我们，就在那个三天两夜的营会里，神的灵大大地感动我。当讲员最后一天呼召的时候，我走到了台前，愿意把自己全人奉献给神，任凭祂使用。

6月底，我们全家飞回北京，就在汉诺威机场，我接受了台福神学院（后改名为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入学考试。考卷是传真过来的，由一对德国牧师夫妇监考，因为候机时间有限，按规定需耗时两个钟头的试卷，我只能勉强自己在三十分答完，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两个月后我们全家入住正道神学院宿舍，开始了我三年紧张、辛苦但充实的神学生生活。稍知内情的人都很清楚——我们自己更明白，像我们这种情况，能够顺利地拿到 I-20，然后全家拿到赴美国的签证，都是彻头彻尾的神迹。

感谢神，在正道神学院三年的生活，使我们在灵命、学识、生活、事奉诸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经历了极大的更新。

2003年6月，我从正道神学院毕业。一个月之后，我蒙神的带领，来到休斯敦福遍中国教会牧会，至今已进入第十七个年头。2007年，我被教会按立为牧师。

为了更好地服事弟兄姐妹，从2009年秋天开始，我一边继续在教会全时间服事，一边在富勒神学院进修，每一年飞到洛杉矶两次，修读密集型课程，进一步在神学上装备自己。

感谢主的怜悯，经过7年马拉松式的长跑，我终于写完了论文，拿到了教牧学博士学位。

我非常喜欢我牧会的工作，每次看到带着各种重担、心结、伤害、苦毒的人经过一段时日的陪伴，身心灵都健康起来，我就很开心并惊叹神奇妙的作为。更叫我开心的是，看见被神触摸的

人找到人生的使命，不再浑浑噩噩、汲汲营营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我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我感谢神邀请我参与神迹，见证神迹，也成为神迹，因为在服事别人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也经历蜕变与更新。

何等荣幸，我被拣选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

何等荣幸，罪魁中的罪魁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宣扬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何等荣幸，曾经迷失的羔羊今天居然成为一名牧羊人！虽然做牧师不是我年少时的梦想，但我要说，来自上帝的这份呼召实在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禁不住发出像大卫王一样的感叹：“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诗篇》63:3）

陈祖幸，出生于湖南。1990-1993年，地球物理系硕士研究生；1993-1996年，地球物理系博士研究生。1996-1998年，地球物理系任教。1995年决志信主，1996年在北京海淀受洗，现居美国德州。牧师。

最喜爱的经文：“耶和華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诗篇》18:46）

祂改变了我，远超我所期望的

/ 王湘梅（84级物理系）

证明自身的价值

每个人都期望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我也不例外。

我的青少年时期，正赶上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那是一个充满活力、讲求奋斗的年代，我也为自己编织过一些美丽的梦想，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

我不是一个资质特别聪明的人，但相信勤能补拙，因此我一直都非常努力和执着。凭着自身的努力，我从小学到中学都保持优异的成绩，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高考时，我考入了理想中的北大物理系。

在北大的学习生活，让我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得不令我实时调整自己的梦想。当梦想和现实不断地碰撞，雄心壮志渐渐消退后，我的内心依然有一种渴望：不虚度此生，找到最合适的位置，证明自身的价值。

1991年底，随着出国的热潮，我放弃了在北京科研单位的工作机会，随着先生来到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奋斗。但我到底想

要什么？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了过好的生活？还是只为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自己也不清楚。

在当时的认知里，人生的价值体现在成就上，例如：高学历、好职业以及由此而来的高收入和富裕的生活。至于在家庭中担当的角色、花费的精力，不但不被认为有什么价值，反而被看作是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阻碍。

“这个孩子有问题”

我在美国读计算机硕士时，我的儿子出生，这是我和丈夫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们分居两地，在不同的学校读书。我生下儿子三个月后，离开丈夫、儿子和来帮我们的婆婆，独自回到学校继续上学。等学期结束了，再飞回丈夫那里。

记得当时丈夫带着6个多月大的儿子来机场接我，将儿子放在我怀里。小家伙并没有拒绝我，只是瞪着眼睛好奇地盯着我看。旁边一位美国妇女看着我们，问我：“你多久没有见到孩子了？”当我告诉她有3个多月时，我注意到她一脸的惊讶和不解。

由于两地分居，我没法照顾儿子。婆婆签证到期后，带着7个多月大的儿子回了国。等我拿到学位他再回来时，他已经19个月大了。我花了一些功夫才和儿子熟悉起来。

后来，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像绝大多数华人父母一样，我们尽自己所能，给孩子们提供好的条件，希望培养他们成才。尤其是，儿子从小聪明伶俐，认识他的亲友都说应该好好培养他。

我们就更不敢懈怠，给他报各种课外补习班：琴、棋、画、中文、英文写作、演讲、体育，等等，不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然而，儿子却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成为各方面都优秀的孩子，反而出现了许多问题。他天资聪明，却个性倔犟，常坚持己见，与同学搞不好关系。他渴望有朋友，却不懂如何交友、与人相处。由于没有太多人愿意和他交往，他就常去招惹别人，结果造成更多冲突。

在偌大的校园中，他常显得形单影只，课间常坐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读里面的书。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常与人发生冲突。十岁时，竟因此开始被学校停课，并且频率越来越高。校长说这个孩子有问题，需要看心理医生，更断言他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办法读到中学。

渐渐被信仰吸引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听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在2005年5月的一天，和丈夫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到离家不远的基督徒会堂参加教会的儿童活动。开始时，我们很不习惯教会聚会的内容，尤其是《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感觉和我以前读过的神话故事没有什么两样。

可儿子非常喜欢去教会。虽然一开始，他也常会和别的孩子发生冲突，但这里的人不像其它地方的人那样，给他几次警告后，就拒绝他；而是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宽容，真心诚意地接纳他。我和丈夫为了儿子，一周要去好几次教会。

最初的3个月，我们常把孩子放在教会，自己抽空做别的事。后来碍于情面，又留下来参加了一次福音组的聚会。在那次聚会中，我们观看了冯秉诚牧师“信仰·科学·人生”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启示之光”。冯牧师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从事科研的人，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和认识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不能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断言其不可信，并加以拒绝。

在这一讲中，冯牧师提到大自然的井然有序。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水的反膨胀现象是为了保护水里的生物过冬。这种将大自然的规律和现象归结为出于有目的的设计使我产生很大的震撼。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时细想一下，却显得非常合理。

这以后，我和先生自愿参加教会福音组的聚会，也有兴趣去接触以前不知道的信息，思考平时没时间顾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个人的价值、奋斗的目标、生活的态度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等。

通过6个多月的学习、思考，我越来越相信天地间真有一位造物主，相信耶稣不仅真实地在历史上出现过，且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祂的死和复活有许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我还发现，许多我敬仰的科学巨匠和历史上的伟人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不仅学识丰富，且品德高尚。

即便是我身边普通的基督徒，对我们的关爱和接纳也让我非常感动。例如，教会的长老每次见到我儿子都会笑盈盈地拥抱他。儿子开始时不善于在群体中与孩子们相处，有的弟兄就会专门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他一对一地玩耍。

当我对信仰了解越多，就越被它所吸引，也越想接受它。我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信仰，找到解决我儿子问题的办法。但有一个难题阻碍我迈出最后的一步——我无法接受自己是个罪人。

求神赦免我的罪

在教会牧者的建议下，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求神让我看到我的罪，好接受基督的救赎。

不出一个礼拜，神就使我在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的罪。儿子个性倔犟，常常是让他做的他不做，不让他做的他总去做。他的行为常让我失望，再加上在学校常出状况，使我不胜其烦。

虽然在美国是不许打孩子的，我也还是忍不住打过他，并且常责备他、训斥他。后来我才意识到，怒气中的我，常是口不择言的，对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有一天，当我又一次训斥儿子的时候，我将自己一直以来的压抑、委屈、怨恨一股脑儿都发泄在他身上。在一阵宣泄过后，我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安，我意识到自己的怒气太强烈，言语太尖刻伤人。我承认我的恼怒其实并不都因他而起，我把怒气发在他身上，只是因为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地方。

当儿子后来为惹我生气向我道歉时，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罪疚感，我发现他是多么得无助和可怜。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他处在一个困境中，多么需要爱、需要鼓励、需要帮助！而身为母亲的我，不正应该是那位给他爱、给他鼓励、给他帮助的人吗？“母爱”之所以被人歌颂，不正是因为人总是能在自己的母亲那里得

到接纳、肯定和支持吗？儿子现在出现的状况，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忽略了他的需要，没有给予他及时的正确的帮助呢？

我强烈地感到自己不配作母亲。我想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帮助他，反而会毁了他，会失去他。我诚心地祈求神赦免我的罪，救救我、救救我的儿子！

2006年5月7日，我们夫妻及我父母四人一同受浸，归入基督，开始走上了一条蒙福的路。

祂改变了我和儿子

生活中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我多么希望神能很快改变儿子。开始时，我常在《圣经》中找相关经文让我儿子读，例如应听从父母、不轻易发怒、爱惜光阴……与他一起读经时也常针对他的问题发表评论。没想到，这样做，不但效果不好，反而使儿子不再愿意和我读经了。

信主后一年，儿子的情况仍没有明显改变，我的信心也跌到了谷底。

有一次，林三纲牧师来教会作同工培训，我没去参加，在培训快结束时，我去教会接父母回家。当我走进教会，林牧师正在讲“爱是恒久忍耐”。他说，这个“忍耐”不是别人打你一拳你不踢回一脚，而是无论“你的儿子”让你多么失望，但因为“爱”，你仍然相信他，对他有盼望，并且会满怀希望持续不断地为他祷告，永不放弃。

这一席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不然牧师为何会突然用“儿子”来做比喻。对照牧师所说的，我对儿子的“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虽然花工夫在他的学习上面，却几乎没有花时间倾听他、了解他、关心过他的想法。因为常常关注在他的问题上，所以对他批评多，鼓励少。

神让我看到，作为母亲，我自己需要先被改变，因为父母的言行直接影响孩子。儿子说，他脾气大，是因为我的脾气大；他常发脾气，和别人打架，是因为我也常骂他、打他。

藉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引导，我开始省察自己：为什么会常发脾气？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一直很努力，却说不清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还是为了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拥有一个安定、没有缺乏的生活？因此，我做任何事情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有投资就想有收获，有付出就希望有回报。这种心态不仅影响了我对孩子的态度，也影响我对身边其他亲友的态度，甚至影响我在工作中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

神让我看到，我其实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盲目地拼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在祂赋予我的各种角色中看到了我在祂眼中的价值，那是为人妻子的价值，为人母亲的价值，为人女儿的价值，更是作为天父儿女的价值。我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我各样角色中的职分，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神也通过《圣经》教导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路加福音》

12:22-23) 我不应该舍本逐末，注重外表的光鲜，而忽略内在的实质。就教育孩子来说，我不应过分看重他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更应该看重他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祂会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用的。神不仅通过祂的话，更通过每一天亲自的带领，让我真正经历到祂的信实、慈爱和能力。祂真是一位我可以信赖的、又真又活的神。

随着对神更多的认识和信靠，我心里渐渐有了平安和喜乐，不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也不再过高地要求别人。我开始学习按照儿子原来的样子来爱他、接纳他。虽然有时还会着急、生气、还会起争执，但我们学习在神面前彼此承认错误，彼此原谅。我开始看到并欣赏他的长处，开始真心为神赐给我这个儿子而感恩，我相信他也知道我爱他并关心他。

儿子后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在教会里，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说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有了很多好朋友。在学校里，他常被列在校长的全优名单上，并且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

对于信仰，儿子有自己的体会。他高中一年级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施洗的牧师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一生一世跟随祂的时候，儿子回答说：“Yes,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是的，用我的全心和全人！）那段时间，他非常爱神。一本《圣经》被他读得破损了；唱赞美诗时，他总是站着举着手，哪怕全场只有他一个人站着；祷告时，他总是跪着，哪怕全场只有他一个人跪着。他曾立志要做宣教士，并且准备学医，去非洲宣教。

儿子去上大学后，我在他卧室的墙上看到他写的一段话：

“Praise be to the Lord, for He has changed me beyond what I have ever hoped to be. May His name be exalted forever and ever. Amen!”

（颂赞归于主，因祂改变了我，远超我所期望的。愿祂的名被高举，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的盼望与守望

回顾信主 13 年来所走过的路，正如《圣经》所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篇》65:11）我真的不再为生活忧虑，不再为吃穿拼命。靠着神的恩典，我不但可以坦然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还可以参与教会服事，关心别人的需要，满怀喜乐地积极传扬神的福音，热切盼望我的亲人、朋友、以及更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又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得享丰盛的生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儿子现在在读药学博士，感谢神赐给他聪明才智，使他学业顺利。然而，他读大学时，受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信仰产生了一些怀疑。我曾经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心，后来认识到这应该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所要经过的阶段。正如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牧师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中从来没有过怀疑，那就会像身体没有抗体一样。他需要与那些阻碍他信仰的因素经历长期艰苦的角力，才会最终在信仰上站稳脚跟。

我现在常常在神面前，满怀盼望为儿子祷告。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罗马书》4:17）我相

信神记得儿子在祂面前所立的志向；我相信神会带领他走过属灵的旷野，进入应许之地。我盼望儿子能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确定他人生的目标，并靠着爱他的神，成为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在他所作的事上可以荣神益人。

王湘梅，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84-198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现居美国加州。2006年于美国加州圣荷西基督徒会堂决志并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从事儿童、团契、以及主日学的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

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

/ 彭菲（84级中文系）

对未来的憧憬碎了一地

2001年1月，我登上了跨洋远行的飞机。我把辞职信悄悄放在办公室的抽屉，没有和同事亲友告别，就这样悄悄地离开，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选择。

“此去经年，暮霭沉沉楚天阔”，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离去，对我来说放弃了一个世人羡慕的高端职位，放弃了北京闹市今天价值近千万的房子，放弃了在北京十几年辛苦打拼积累的一切……

为什么我这样选择？我犹豫挣扎了很久，各种得失无法权衡，但是内心隐隐地感到似乎有一个呼唤，有一股力量，在引领我。于是，我顺从了内心的呼唤，放弃了几乎拥有的一切，走进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我唯一拥有的是对自己的信心——我相信我能！凭着这股信念，我很快考入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排名全美前五名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虽然离开校园已经10年，虽然是从文科到理工的大跳跃，但从小到大过五关斩六将经历无

数考场，一路闯入国内顶尖名校，读书，绝对是我的强项。

然而，开学之初，就遭到第一记重锤。虽然我的托福（TOEFL）和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都考了高分，但第一学期上课几乎完全听不懂。大多数课还好，课前课后读课本，考试照样得 A。可是有一门课，没有任何课本和参考资料，甚至连 ppt、讲义都没有，教授天马行空滔滔不绝地侃，我目瞪口呆。那门课，我平生第一次考了 50 分。看到这分数的那一刹那，我的自信碎了一地。曾经，我对自己能力的信任，是内心深处最稳固的基石；而现在，这基石开始爆裂。

那时，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硕士、博士，几乎人人都拿助理教授奖学金（TA），助理研究员奖学金（RA）。我从文科转专业，毫无工作经验，开学之初申请不到 RA。拿到 RA 的同学个个忙碌地进出办公室实验室高谈阔论自己和老板做科研的各种故事。过去早就习惯了被人视为“天之骄子”的我，无形中被边缘化沦为“二等公民”，这对我又是一记重锤。我的自尊碎了一地。

2001 年，震惊世界的“9·11 事件”袭来。接着，互联网泡沫破裂，计算机行业一波又一波裁员，原本炙手可热的管理信息系专业无人问津。许多毕业快一年的学业优良经验丰富的学长找不到任何工作机会，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又忧心忡忡地游荡，哀鸿遍野。

工作机会越来越渺茫。回国？过去放弃的不可能再拿回。对我来说，前无出路，退无归途，是我致命的一击重锤。我对未来的憧憬碎了一地。

瞥见墙上的过期挂历

赴美两三年，一记又一记的重锤砸向我。曾经，我从未怀疑过“我能”，终于，从里到外，从自信、自尊，到对未来的憧憬，片片破碎使身心疲惫的我意识到“我不能”。

偶然间，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是一个火星航天飞船计划项目招聘一个核心数据科学专业人才。这太高大上了，我自惭形秽。不过病急乱投医，我一如往常，见职位就投简历。几天后，竟然收到面试通知。此前，我投递了无数简历，包括为了积累经验投递了许许多多做义工的简历，从来都是石沉大海，这是第一次收到面试通知。这怎么可能？我无法相信。

面试是一个星期后，不管可能不可能，竭尽全力吧。要怎么准备？毫无头绪。能找谁帮忙？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我把自己关在租住的简陋小屋里昏天黑地地开始预备，心中忐忑。我想我能吗？不能。我心里很清楚。可是这几乎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多么希望我能啊。

焦急茫然中，我无意中瞥见小屋墙上挂着的一幅挂历，便多看了它一眼。那是之前的房客遗留下来的过期挂历，我从来都是视而不见，没有翻动过，甚至懒得扔出去。情急之中，这幅挂历第一次走进我心里。挂历上的画是一棵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古树，下面写着一行字：在神，凡事都能。

来美后，我也去过教会，但总是和教会人士骄傲地争辩，没有什么道理能够打动我说服我。而这一次，望着这一行字，我久久凝视。真的吗？在神凡事都能？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但是

这两三年，我被一次又一次击打，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凡事都能，原来有很多很多我都不能。

我现在是否能够得到这个职位？我心里很清楚，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大概99.99%是不能。这一次，无人可求，连自己也无法求，所有的门都关闭了，眼前的这句话，曾经在我眼中最是荒诞不经，现在却成了唯一的可能。生平第一次，我向祂祈求：“神，如果你真的能，求你帮助我，带领我预备，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知道你真的能。”

奇迹出现了！最终，我竟然被录用了！后来通过和同事聊天才知道，这个职位不仅专业水平要求高，通常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怎么可能录用我这么一个毫无工作经验半路出家英语还磕磕巴巴的外国学生？

我知道，对于别人，这也许只是个普通的工作；对于我，却是个奇迹，使我真实地经历到：不是我能，是神，凡事都能！

从此，人海茫茫中，你，一个陌生的天外身影，走进我的视野。我原本是专注地低头探路热心淘金寻宝，不曾想在异国他乡心碎一地。破碎的痛楚迫使我瞥见了你。原本我会视而不见擦肩而过，原本我会嗤之为荒诞不经的幻象，软弱者的精神鸦片，然而，既然所有的门都已经关闭，既然所有援助的手都变得遥不可及，既然只有你向我走来，向我伸出牵引的手，我忍不住多看了你一眼，忍不住跟随你走了一程。

从此，一切开始改变。

我无法伪装自己的信心

时光流逝。当危机过去，当生活重新变得安逸，最初的兴奋渐渐淡化，疑问却越来越多：会不会是巧合？抑或是自己确实准备得充分，再次凭实力取胜？虽然我已经在2004年受洗，虽然也自责这样的怀疑有些忘恩负义，但过去三十多年无神论的观念盘根错节，挥之不去。初尝福音的信心、感恩与根深蒂固的怀疑在我内心交战，各有胜败。

只是每当我几乎要离去，那个在危机中我瞥见的身影就会浮现在脑海。我心里说，世界的繁华喧嚣常常会淹没你的身影。我想找你，却无法真正靠近；我离去时，却又怎能忘记在我流离落魄时唯有你走来的那一次相见。都说信心是靠近你的唯一通途，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伪装自己的信心啊。伪装的信心怎能让我真实地与你靠近？

信心在哪里？从小就听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所有五花八门的宗教都如此说。有人说，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就好了。任何一种宗教，都会这样说，只要信就好了。这怎么可以接受？我想用心灵和诚实找出信心的奥秘。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10）我真心地来寻找，来叩门了，你会为我开门吗？

我如饥似渴地在网上搜寻大量的名牧讲道，找很多关于信仰的中英文书籍，并且仔细研读《圣经》。公司有一间健身房，除了我很少人去，每天中午午休时间，我一边在跑步机上健走，一边听道，身上大汗淋漓，心里也是大汗淋漓。锻炼后沐浴，冲去

我身上的污秽，讲道的信息也一点一点在冲刷我心中的纠结、疑问、污秽。

我从小就不喜欢体育锻炼，但是这样锻炼听道，像是身心从里到外的排毒，几年来几乎成为我每一天的享受。我了解了很多信心伟人的信心故事，也听见了很多深沉的思考鲜活的见证，他们像云彩般环绕着我。我在信心的海洋中游弋，我看见别人的信心，为此而感动，看见别人的生命因信心的滋养而丰盛。但是，对于自己，诚实地说，我还不知道信心如何流进自己的生命里。信心就像一颗种子，在别人的生命里生长得枝繁叶茂，在自己的心里却迟迟未见萌动。

我心里又说：“我在危机中曾经见过你，在《圣经》中看见你，在书籍中看见你，在别人的讲道见证分享中，我也看见了你。但就像还隔着一道透明的门，我看见了门里的一切，门却还没有打开。你在门里，我看见你，但我在门外，我还进不去。你不是说叩门就为我开门吗？我研经听道读那么多的书，这么殷勤地叩门，你怎么还没有为我开门？”

有一次，一位牧师说：“研究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有文学的方法，若是用研究文学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科学，一定找不到任何结果。关乎生命的，必须用生命去体验，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灵命是用错了方法。就好像这杯活水是不是真的能够滋润你的心田，别人无论如何说，都是别人的经历，你必须自己选择把水喝下去，水才能真正进入你的生命，滋润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枝繁叶茂。”

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如何才是真正地把水喝下去？如何才是用生命去体验？难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叩门吗？

我的耶利哥城：巨人与蚂蚁

2010年，我很高兴地换工作了。以前的工作很喜欢，但是离家太远，单程将近一个小时，新工作离家不到10分钟。老板依依不舍，为了留住我，她曾经为我提供与对方条件对等或者更好的待遇（match offer），这一次又打算“对等”（match）一番，但是我实在无法忍受每天的奔波，只好忍痛告别。老板临别赠言：“你在那里都会是哪里的财富。”我感恩老板的赏识，心里也不免认同。我早已经不是当年的菜鸟了，工作了多年，对于业务早就驾轻就熟了，这份新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

这份工作确实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我的顶头上司却不是小菜一碟。公司人事变动频繁，当初招募我的老板很快离开了，前后又换了两个老板，最后我落入了E的手心。不知为什么，E似乎对我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敌意。我出色的成绩，他从来都视而不见，而如果出现纰漏，则立即大张旗鼓在大庭广众之下问责。工作中出现问题，往往是几个部门同时查找原因，各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一般的老板通常是护短保护自己人，我这位上司倒好，只要我有5%的责任，就一定会100%归咎于我。

怎么会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从来就不是争权夺势的人，又勤奋工作，实在搞不懂我到底触犯了他的哪根筋。我叫苦不迭。如果选择跳槽，我实在舍不得这份得心应手离家近的工作；如果

和他对着干，这位上司已经多年在公司中编织一张极其坚固的人际关系网，各个关键职位，几乎全是他的铁哥们，而且他本人能言善辩，上上下下对他基本都是言听计从。

原本喜爱的工作，变成了痛苦的炼狱，就连梦境也是噩梦连连，早上一睁眼各种烦恼担忧涌上心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愤懑地想。

多年的听道让我知道，上帝会垂听每一个人倾心吐意的诉说。我心中的委屈痛苦，无处可诉，那就对天父诉说吧。清晨，我忍不住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到主面前倾诉。我一向不知道如何祷告，听见别人祷告时引经据典术语连连，心中羡慕，但是轮到自己祷告时，我就像拨错了频道，语塞困窘，恨不得逃之夭夭。

我不会那样的祷告，但是我却迫不及待地要到主面前倾诉，把我所有的委屈痛楚一五一十说给祂听。

我：“昨天又发生了这件事……我就像被他踩在脚下，想逃，逃不了；想打，又打不过。他就像是耶利哥城里的巨人，我就像是当年的以色列人，看自己软弱如蚂蚁一样，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我真是没用啊。我做基督徒做成这个样子，这么受人欺负，真是给你丢脸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

一些意念流进我心里，仿佛在对我说：“耶稣当年被人嘲笑戏弄，被人出卖，被人鞭打，你的苦，你的痛，耶稣哪一样不是百倍千倍地经受过？今天有谁会说他软弱可欺没用呢？……神允许我们受苦，但是却不要我们白白受苦。不管环境的好坏，不管别人如何对待你，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做一个

对的人，做对的事，做合神心意的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首先要恢复和神对的关系，其次是恢复里面的自己和外面的自己的关系，然后才是恢复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我：“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抱怨没有报复，我还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他好像没什么改变，他还是那样一手遮天，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改变的迹象。”

上帝：“如果你的眼光仅仅盯着你的上司，你看见的确实是一手遮天，你要学会看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这就是那十二个探子和妓女喇合的区别。那十二个探子，眼中只有耶利哥人和他们自己，他们就看见耶利哥人如巨人，自己如蚂蚁，于是胆战心惊；而妓女喇合在耶利哥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却看到了神，当蚂蚁站在神的一边，巨人又算什么呢？这不就是林肯总统在生死大战前说的，我们祷告，不是求神站在我们一边，而是要确保自己站在神的一边。你的眼中有谁？除了你的上司和你自己，你还看见神了吗？你敢说自己的言行是站在神的一边了吗？……”

我：“有一位老牧师说过，他一生几十年在主面前祷告，主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主一天也没有让他空手而归。而这十年，我在情绪的海洋中呼唤你，你每一次都如约而至，那么多清晨我满心烦恼焦虑满肚子忧伤愤懑地冲到你面前倾诉，你倾听并带领我，每一次都有温柔清凉的意念流进我心里，安慰我、引领我。好几年以后，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上司的眼光从挑剔尖刻变得友好赞许。最近一次我在部门的演讲，我们一起反复修改，演讲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他第一个兴奋快乐地走进我，

和我击掌庆贺‘Fantastic’（太棒了）！今天的友善让我想起那场震惊世人的悲剧——一位华裔医生不堪忍受长期的工作纠纷愤而枪杀上司。这么多年，在我职场的痛苦中，如果没有你的陪伴和带领，我会怎样？我不寒而栗，继而心中充满感恩。”

“就这样，那道分隔你我的透明之门，无声无息悄然融化了。

原来，每一次我在你面前流下的眼泪，每一次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诉说，每一次倾听你流向我的意念，每一次我尝试放下自以为是，告诉自己去做你要我去做而我本不想做不愿做的事，告诉自己跟从你的带领，每一次我渐渐品尝到圣灵果子的甘甜，点点滴滴都是在消融我们之间的那道阻隔的门。渐渐地，我不仅仅是走进了你身边，你仿佛化作生命的活水缓缓流入我的心田，渗透滋润我心思意念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感恩当年从“我能”到“我不能”的破碎。就在破碎的惊惧中，我瞥见你，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就再也没能忘记你的容颜。破碎原来竟是我蒙福的开端。你在人海里时隐时现，我竭力找寻却不知道如何再见你面。我的上司曾经如荆棘刺伤我，在煎熬试炼中我被迫转向你，被迫天天迫不及待地向你诉说，原来痛苦就像是你为我量身定做的窑炉。你是伟大的窑匠，你打碎又重建，你调动万有，以你的至爱、至善、至能在窑炉里重新陶造破碎的我。我感恩你为我设置的窑炉，你安慰、陪伴、引领、教导，带领我安然走过烈焰，让冥顽昏睡的我在炙烤的痛苦中睁眼醒来，让我看见，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其实你就住在我心里，从未曾改变。”

后记

18年前，我放弃一切，远赴重洋，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有一股力量在带领我，我不懂是什么。18年后的今天，2019年的感恩节，圣灵感动我写下这十八年的天路历程，我恍然明白，原来是主，祂在寻找我。

每次听到隔壁清华的李健先生的歌《传奇》，我都很感动。现在才明白，我也应唱出我自己的一段《传奇》，请允许我借用并改写歌词，写出我自己版本的“爱情传奇”：

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仿佛无数忘记的梦中曾经和你相见
从此我渐渐想起，依一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田
相信你我有个永世之约
今生和永世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感恩你给我这一生等我发现
你一直在我心中从未走远

彭菲，出生于江西。1984-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88-1991年，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硕士研究生。1991-2001年，工作于北京。现工作生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2004年复活节于亚利桑那大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诗篇》25:4-5）

人生艰辛，唯祂安稳满足我心

/ 毛小苓（91级城环系）

访学时光恩典相伴

2005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交流学者，租住的是一所教会提供的房子。这栋房子是专门供给大陆来的访问学者的。当时我们有6位访问学者住在那里，租金非常便宜，只要每月200多美金，是当时市价的1/3左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会。

我刚来美国时，每周有2-3次的英语学习，也是由不同的教会人士组织的，大家通过读《圣经》来学习英语。之前，我对《圣经》知之甚少，当然参加学习也是抱着学习英语的目的。因为我们都是短期交流学者，最终还是要回中国，所以大家都是这种心态。

但是，在交流期间，我们却真真实实感受到“教会的人怎么都那么好！”——便宜的房租，免费的英语学习，还会每周带我们购物，参加教会活动，周日有免费午餐，每月一次的家庭聚会，优胜美地露营，到外地教会的美国人家中体验生活等等。我们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只是都是教会组织的。虽然我当时也分不清基督教和天主教，只知道美国到处都能看到教堂，我们周围都是热心的教会兄弟姐妹。

2009年，我们搬家到了弗里蒙特（Fremont），因为孩子的缘故，在公园里认识了许多一起带孩子的邻居，其中就有安妮（Annie）一家。他们非常热情友好，把小孩子的推车送给我们用，还把我们带到基督教会。但是由于孩子只有两岁，我全部时间都是在看护小孩子，虽然去了教会，也没有机会听道、上课等。那半年，即使偶尔去教会，也是参加小孩子的活动，仍然没有顾及自己的信仰问题。

迟到的“我愿意”

2011年，我再次回到美国。这次孩子准备上小学了，我也做了移民的准备，要长期定居美国。虽然安妮一家已经搬走，但艾伦（Ellen）一家又成为我们的邻居。艾伦姐妹给了我很多帮助，那时，我还没有车，每逢周五晚上，都是艾伦姐妹开车来接上我和孩子们去教会参加少儿圣经训练课程（AWANA）的活动。因为孩子能独立参加儿童课程了，我也有机会开始参加查经班。礼拜天孩子们上儿童主日学，我就上成人主日学，完成了“真理探索”和“基要真理”两门课程。教会长老送了我一本中文《圣经》，苏珊（Susan）姐妹送了我一本串珠版《圣经》。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对《圣经》有了基本的了解。

这次到美国之后，长久以来的家庭矛盾日益激化，但是为了维护家庭完整，为了我和丈夫的初恋感情，我一直采取不离不弃的态度，虽然其中经历了很多委屈和不满，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我面临重重困境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了我巨大的安

慰和支持。其中丽莉（Lily）和艾伦姐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我调节家庭矛盾。特别是丽莉姐妹，她热心、有智慧，又有胆识，多次去我家里，跟我家人进行沟通。尽管到现在，我们的家庭问题仍然没有圆满解决，但弟兄姐妹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都记在心里，感激不尽。这其中，他们也向我传讲福音，带我作决志祷告。感谢赞美主！

不过，我不是因为家庭不幸，觉得应该找个精神寄托才信主的。从理性上说，我确实相信上帝真实存在，《圣经》无懈可击。决志之前，丽莉姐问我的几个问题，我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

“是的，我是罪人。我骄傲，我会发脾气，我顶撞长辈，我对孩子没有耐心等等，我是个罪人。”

“你相信耶稣基督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后复活，赦免了你的罪吗？”

“我相信，而且我非常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替我赎罪。”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今后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走永生的道路吗？”

“我愿意，这么美好的应许，我非常愿意！”

就这样，我决志信主了。随后到教会，牧师和长老们又领我做了正式的决志祷告。那一天，是2012年6月18日。

困难重重心仍坚定

之后，我参加了教会的受洗班准备受洗，但家人多次阻挠。为了迁就他们，教会牧师和长老也劝我，先处理好家庭关系，尊重家人的意见。因此我几次推迟了受洗。然而，几次退让之后，家人对我的态度还是没有缓和。我觉得信仰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圣经》上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

2013年暑假，我在和平之君教会的中文学校做老师。那年7月28日，就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那天，我作为唐山人，为作纪念，也见证我的劫后重生，我请和平之君教会（Prince of Peace Lutheran Church in Fremont）中文部的牧师 Pastor David Wilson 为我施洗。Ellen 姐妹参加了我的受洗礼，作了我的受洗见证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接受我做祂的孩子，让我成为基督家里的人。

虽然现在我的生活中仍有许多困难，但是，因为心中有主，我觉得幸福离我并不遥远。《幸福》那首诗歌唱出了我的心声：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

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

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

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自从受洗以后，我有了归属感，有了安全感，生活更加有盼望，

有喜乐。我也愿意更加信靠主，亲近主，侍奉主，荣耀主！

读《圣经》带给我的改变

2015年1月1日，我们团契庆祝新年，当时的团契联络人沈弟兄号召大家一起读经，每天读一章旧约一章新约。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每天读经。刚开始，跟大家一起在微信群里打卡，后来自己越读越快，团契的进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渴望，我被《圣经》中的故事深深吸引。

在集体读经的影响下，即使像《利未记》《民数记》这样比较枯燥的书卷，我也按部就班从头读完。感谢神，2015年开始，我很快通读完一遍《圣经》。但因为是初次阅读，《圣经》中的历史、人物、事件繁多而复杂，我还是摸不着头脑。因此，我又开始从头按照历史事件、人物关系再一次通读圣经。同时，为了能明白《圣经》，我也在网上找一些旧约纵览、新约纵览，按照各卷书逐章讲解的视频资料来参考学习。这样，通过4-5遍的通读和重点书卷的细读，我对《圣经》大致有了一些了解。

学习《圣经》，不仅要有知识上的长进，更要有生命的改变。2016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我们团契的丽萍姐妹专门为我建立了一个微信祷告群，邀请团契中的二十几位姐妹为我祷告。每天，我读一章《圣经》，选几句经文，然后祷告，并把祷告文分享到群里。这样，在姐妹们的激励和陪伴下，我从诗篇开始，到新约，旧约，然后学习不同圣经人物的祷告。两年多后，我在姐妹祷告群的祷告文已达数十万字。也正是每天坚持读经，祷告，亲近神，

我的生命开始发生转变，从未信主之前的骄傲、抱怨、气愤，到信主后有盼望、喜乐、平安、爱心。

2017年10月18日，团契的Lily姐妹把我带到教会的祷告会。在那里，我与神亲近，向神倾心吐意；参加祷告会的所有牧长同工、弟兄姐妹们也为我祷告，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也开始学习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社区、国家、领导人祷告和为世界祷告。从那时开始，除非有特殊情况，教会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和每月一次的更新晨祷会，我都会准时参加。后来，我主动定期在教会的祷告微信群发布提醒信息，号召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因为，只有在祷告中，我才可以更多地亲近神、经历神，才能更好地明白神的心意。

心灵更深的渴慕

因为有做老师的经历，我在教学和辅导方面有一些恩赐。2017年7月，我开始在查经小组服侍。弟兄姐妹们都反映我查经带领的不错，讲解得清晰明白，时间节奏把握得当，人人都很有得着。为了继续装备自己，2018年10月开始，我参加了基督之家的“357”师资培训班。之后我更萌生了到神学院进修的想法。为此，我咨询了在神学院学习过的前辈们，向他们询问课程安排、学习体会、学习收获等。他们各人都有明确的呼召，有的是对职场传福音有负担，有的对《圣经》研究有感动。而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异象，也没有做过异梦。但是我对《圣经》有兴趣，对神有信心，对神的恩典有感激，对传福音有热情，对

教导《圣经》有负担，并且觉得神也给了我教导人的恩赐。此外，我认为自己的生命还非常软弱、灵命也很肤浅。所以，我想趁早去神学院进修，装备自己，在《圣经》知识和神学体系方面充实自己，更要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新自己让生命更丰富。

原本我想等小儿子高中毕业了再去神学院学习。2018年圣诞节，刚好是教会的周二晨祷会，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感动：时不我待，马上就报名上神学院！神的呼召是什么？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明确的意向，但我对进修神学有极大的渴慕！虽然没有像保罗一样被大光照耀，被主耶稣亲自呼召，但我渴望深入系统地学习《圣经》，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得到更新，渴望把福音的好处与人分享。

特别是2019年1月31日，我获悉我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我越发觉得时间紧迫。我的家人都没有信主，可是我又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有效地传福音。福音的甘美我已亲尝，我不愿我的亲人们没有享受这福音的美好，就与我永远相隔。再环顾我们的四周，多少失丧的灵魂，生活在仇恨、抱怨、不公、不义中；世上充满了偷盗、仇杀、暴力、奸淫、争竞、宴乐等不良不法的恶行。

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我愿意向主认罪悔改，让主更新我、引领我、掌管我、使用我。我也愿意传扬神的福音，拯救丧失的灵魂！

2019年8月金秋时节，我开始了在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学习。今后，我更要为主而活，传扬主名，让更多的人能信主得福！

毛小苓，出生于河北。1991-1996年，北京大学城环系本科；1996-1999年，城环系硕士研究生；2001-2009年，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1999-2012年，环境工程系任教。现居美国加州。2012年于美国决志。2013年于美国受洗。现在基督工人神学院修读教牧硕士，在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

抑郁症的洪涛中，我找到普世皆准的书

/ 孟琪（91级生物系）

我成长于北京。父亲是中科院的科研工作者，母亲也在电子工程领域工作。我生长在中科院的单位大院里，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深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当然也有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小，父母、老师、邻居都在说哪个孩子很聪明，哪个有出息，哪个科学家对科学界做出杰出贡献等等。可以说，科技生产力的提升是大家的盼望，成为科学家是很让人自豪的事情。

我从初中开始发奋读书，从一所普通初中考入重点高中，又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这算是让父母骄傲的成绩。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出国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研究生，在那里与我大学同学结婚并生了第一个孩子。

只看顾犹太人的上帝？

在美国中心地带的那个小镇，我接触到基督教。刚刚到美国，我希望接触美国社会，并多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就接受了国际

学生《圣经》学习小组周末聚会的邀请。聚会提供免费的晚餐，大家一起唱歌查经，气氛很温馨。由于他们教会鼓励各个家庭主动邀请国际学生逢年过节到家里共进晚餐，因此我接触到一个美国基督徒家庭。我很感恩这个美国家庭，他们对我无私地奉献，让我对美国中部的普通家庭很有好感。

通过这些活动，我第一次开始阅读《圣经》。我的科学头脑和教育背景，使得我对《圣经》尤其是旧约部分没有什么感动，更不认同。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只选择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又把全人类毁灭掉，只留下挪亚一家人。为什么上帝要消灭整个城市来惩罚恶人。不是说上帝就是爱吗？为什么上帝不宽恕和教导那些人并拯救他们？在新约中，似乎耶稣所教导的是关于爱与宽恕的。那为什么说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里的耶稣是同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我读后，觉得旧约是一本犹太人记录自己文化和家谱的历史书，我无法接受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却只照顾犹太人，忘记中国人和其他民族。

另外，我认为《圣经》中描述的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细节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以说和中国的神话故事属于一类。我们可以把它们对比着读，这些故事可以帮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思维方式，但这不是什么真理和真相。

那时的我，完全不明白《圣经》和基督信仰，只是我还是被基督徒对我的慷慨和爱心感动。我只不过是一个和他们无亲无故的留学生，他们却这么恩待我。然而我也怀疑他们帮助和款待我的动机，我猜他们或许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教会并获得更多奉献而努力拉人入教？或者他们是为了取悦“上帝”，为将来在天堂的日

子多存款而传教？

我参与教会活动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年，之后忙于学习和家庭生活就没有继续。博士毕业后，我找到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研究的工作，于是我和家人于 2005 年搬到湾区。

最黑暗的日子

一年之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时我身心疲惫，也对自己的未来和生活的意义感到困惑。工作上的压力以及我正在等待绿卡申请不能转换工作的事实，让我感到自己被困住了。我经历了一生中最黑暗和绝望的日子，最终，我被诊断为忧郁症，不得不请假休息。

我记得当时曾与学校里的辅导员交谈过，请她推荐些关于生活的指导类书籍。我努力地试图找到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

在伯克利这个社区生活和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清晰可见的轨道，也没有人指导，我感到很失落和迷惑。我拼命想为成功而努力，却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回到正轨。

当我面对完全没有人带领，甚至完全没有剧本的人生时；当我必须自己思考并面对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当我身心持续病态，需要靠他人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我感到无法接受，也无法给出那些问题的答案。我那从小到大树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在这个现实中不堪一击，不能再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嘲笑自己是一个书

虫，总是想找一本能处理生活状况的教科书。我得出的结论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书可以指导我生活，因为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与时俱变。

在我休病假的日子里，一个偶然的机，我与当时在湾区工作的北大的老朋友们联系上了。通过他们，我获得了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工作的机会，离开了让我痛苦的工作环境。在新的实验室，我得到了非常好的支持和鼓励，很快也恢复了健康。而且我丈夫的事业在湾区发展顺利，我们的家庭在经济上一下子上了台阶，这给了我很多安慰。

但是，这时候的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大漏洞。虽然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并得到了美国的绿卡，但我依旧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困惑的人。

我内心有缺失感，我很想了解自己得忧郁症的根源，以及找到如何预防它再次发生的解决办法。于是，我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心理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

新的世界观

通过阅读，我找到了一位对我的人生有深远影响的老师，他是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M. Scott Peck）。他是1978年出版的畅销书《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Less Traveled*）的作者。我通过阅读这本书被他吸引，随后读了他其他的14本书。我被他的文字打动，从中收获了知识、智慧和新的人生观。我当时非常佩服派克医生，一心要跟随他。我觉得他相信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

派克医生是基督徒,受他影响,加上自己对人生实践的体会和思考,我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纯粹的科学思维,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神就是爱和真理——那段日子,我对这种新的世界观感到非常兴奋,内心中被束缚和压抑的我开始复苏。我完全抛开了忧郁的情绪,开始喜欢听音乐,阅读诗歌,并继续读书思考。我开始注意生活中的巧合,观察感受自然,试图与上帝联结并更多了解上帝的属性。我还开始尝试帮助周围的人“解放”他们被束缚的生活状态。我也梦想自己职业的转变,希望转行学习心理学,帮助有心理疾病的人。

那几年里,我不读《圣经》,不参加教会活动,与耶稣也没有生命的关系。我从心理学、心灵成长、自我帮助领域的书籍中吸取营养。当时我对朋友说:“我知道上帝就像太阳系中的太阳,派克这样的作家就好像是反射太阳光的月亮,但现在我宁愿只看月亮,我害怕直接面对太阳。”那时的我觉得不需要《圣经》、教义、教会等等人为的东西,我可以直接与上帝联系。我希望靠自己去追寻神。

又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我虽然在精神上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但是现实使我对生活充满困惑和不满,我继续被事业发展的困境束缚,我也被夫妻关系、子女教育的挑战压得喘不过气。

慢慢地,有一个内心的声音提醒我去教会,读《圣经》。从2012年开始,我自己读《圣经》;2013年开始参加加州宣圣会(San

Bruno Church of the Nazarene) 周六的查经班。每周上一次课，我慢慢地开始被吸引。我觉得这些基督徒是诚实的人，他们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我逐渐地向耶稣基督靠近。

信心的跨越

那时我生活在很大的压力中，不适应公司的新工作，家中有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各种事情让我焦虑担心，就像是《出埃及记》里，埃及王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最终放以色列人出埃及。我生命中经历的“出埃及记”的高潮，发生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那天的查经班结束前，牧师提议我和查经小组的成员一起做决志祷告，接受主耶稣成为基督徒。我自己事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试图拒绝牧师的提议。但是神奇的是，我当时感到不好意思拒绝，在我犹豫的时候，周围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个发言鼓励我。

我的内心在挣扎，不愿意向神投降，觉得若是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就失去自我了，未来不再能自己掌控，这是很让我害怕和不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感到活得好累，生活中的事情，我真的没法应对，衰老死亡的阴影让我感到恐惧无助，我需要爱我、帮我的天父，我希望有平安和盼望。

那一刻，我决定做这个信心的跨越。于是和大家一起在牧师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信靠了主耶稣。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更多的感到自己心里积累了好久的委屈得到了释放。那天的查经班结束后，回到家里，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真的成为基督徒了。我的内心在向神诉说：“神啊，你真的

存在，真的爱我吗？我愿意相信你，请您带领我，教导我，我希望经历奇迹，希望感受你的爱。神啊，我靠自己的日子走到头了，我累了，走不动了。自己太多的包袱，太多的矛盾在心里面，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死亡，我希望有平安喜乐，我需要有盼望，我需要有安身立命的信仰，请您牵着我的手，我是您的孩子。”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耶稣基督里新的生命。

当我完成了信心的跨越之后，再读《圣经》，一下子就读得懂了。那遮盖着我心灵的一层隔阂被除去了。我在喜乐中阅读和探索《圣经》，接触各种解经和讲道；也经历奇迹，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我的生活充满了惊奇和感恩，原来神真的存在！

我发现自己找到了我要找的指导生活的书，那本普世皆准的永恒正确的教科书，那本给出了生活最终答案的书，它就是《圣经》。《圣经》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内容纷繁复杂，却老少皆宜，人人都能明白。它记录了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如何生活，渴望与我们建立怎样的关系；它给我们平安、喜乐、信心、盼望和爱，它指向我们永生的未来。

我爱上了《圣经》，它给我智慧、力量 and 平安。我感恩神的救赎，因着耶稣，生活变得丰盛、美好。原来生活只不过是一个训练场，我们被塑造是为了去到那更美的家乡，拥有那不再朽坏的、不再被罪玷污的复活的生命。

孟琪，出生于北京。1991-1996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学士学位。

现居美国加州湾区。2013年7月于美国决志，同年11月在加州湾区宣圣会受洗。现在该教会服事，受神学装备。最喜爱的经文：“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1:6）

女儿学琴，意外开启生命之旅

/ 张亚红（85级计算机系）

“爸爸，我不想让外公外婆死，也不想让你和妈妈死，你们死了以后我会很孤单的。”十几年前，当我女儿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提到了死亡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女儿才来到世上几年，已经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死亡的概念。看着懂事的女儿，我心情也沉重起来，小小年纪就背负这样沉重的担子，我于心不忍。但我知道，我无法将女儿的忧虑挪开，因为在我所掌握的还算广阔的知识体系中，死亡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任何人一来到世上，就面临着走向死亡，但人人都天生不愿意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女儿心中的渴望，也是我和其他许多人从小心中的渴望。随着年龄的长大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定生死乃自然规律，我们人类能做的，就是让生命更精彩，在有限的时光，活得更有价值。如此而已，夫复何求！

我们的生命旅程似乎注定是悲壮的。然而，在《圣经》中，我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寻找心灵归宿

我出生在陕西东部关中盆地边缘濒临黄河的一座小县城，从小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东西 10 里、南北 20 里，直至高二时到省城西安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联赛颁奖典礼。除了故乡东西南北的黄土塬和夹在黄土塬间的川道、河流，小时候我和外边世界联系的媒介就是书籍。父母的卧室正对着门靠墙的位置是一个穿衣镜和放置穿衣镜的书柜，书柜里面有一些书籍，摆成几排，我经常好奇地打开书柜，拿出一些书籍阅读，尽管有些字不认识。这样的环境，让我逐渐喜欢读书了。

自从我开始上学，父亲就给我订阅期刊、报纸，还时不时买些当时流行的书籍。在这些书刊中，我看到了瑰丽多彩、奇妙无比的大千世界，我的身体虽然局限于狭小的空间，但我的心却越来越大。从小学到大学，我一路都比较顺利——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实际上是县城的顶级高中）、北大计算机系。

从北大毕业后，我先后工作或求学于新疆、长沙、西安、深圳、苏州、上海等地。走过的岁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让我感受到人的渺小和无助。我天生胆小、嫉妒、狭隘、固执、争强好胜。不甘寂寞的我，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归宿。虽然看过佛教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书籍，但我的心一直在流浪。

在追寻、失望，再追寻、再失望的循环中，我的心就像在干渴的贫瘠土地上期盼甘露的树苗。我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去，我要活得精彩！

辗转来到上海，我找到了一份合资公司的工作。由于对收入

不满，我没法安心工作。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好在此时，我经常和妻子以及帮我们照顾女儿的岳母闹别扭，甚至大吵大闹。我和妻子的家庭背景不同，两人对于如何教养孩子有非常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我又无法容忍岳母的一些做法，甚至当着家人的面说过分的话。在这样的家庭，家人每天都神经紧绷，大人互相伤害，女儿幼小的心灵也难免受影响。

回想往事，不堪回首，若是没有遇见主，我这个家庭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现在身在何处。

被“爱”吸引

上帝拣选我和我的妻子，与我们的女儿有很大的关系。女儿心中渴望亲人不死的愿望很强烈，也很执着，终于有一天，她自己找到了方法：“爸爸，长大了，我要发明长生不老药，那时我们都不会死了。”

虽然我在心里想，女儿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还是要尽量满足女儿的各种要求。女儿想学钢琴，我们给她买了上海地区家长们普遍认为是最好的钢琴。女儿学钢琴的过程，让我和妻子看清了我们作为人的弱点，也促使我们走进了教堂。

女儿练钢琴很辛苦。四岁的女儿，每天晚上从幼儿园回家要练一个小时的钢琴，我和妻子每天也都要陪练。不仅陪练，还要和女儿一起学习弹钢琴，还要看老师的脸色。钢琴老师一周布置一次作业，女儿每周汇报一次课，若汇报不过，下一周接着练习同样的曲目，劳心劳神不说，还要白白多花钱。本来在女儿练琴

的时候，妻子会因女儿指法不对忍不住发火，但如果课程完成不了，妻子更是要忍受煎熬，免不了说很难听的话，伤害女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妻子与我和其他众多父母一样，经常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不是不想爱孩子，而是我们本质上就不知道什么是爱。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妻子又在陪女儿练琴时发了火。女儿委屈，妻子也难受，我陪着妻子在小区散步。在小区的中心广场，我们碰到了一位同住小区的女同胞，她是一位与我女儿一般大的男孩的母亲，她见到我们就夸我们女儿优秀，说从幼儿园回到小区后，几个孩子一起玩耍，我女儿表现很出色。我们告诉那位母亲，我们刚刚因女儿练钢琴而生气，伤害了女儿。那位母亲告诉我们，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个教堂，教堂有唱诗班，我们可以带女儿去那里感受一下音乐的氛围。

原来，那位母亲是基督徒。我们在当周的周五晚上去了那个教堂。

第一次去教堂，上帝就给了我们惊喜：教堂讲台左侧挂着一个大大的爱心形状的牌子，上边写着一个大大的“爱”字，“爱”字的笔画上写满了《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8节关于“爱的诗歌”的经文。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立时抓住了我妻子的心，也让她反省自己从前以“爱”的名义伤害我们的女儿和其他人的急躁言行。

此后，我妻子在做见证时，经常提及我们第一次去教堂时看到关于爱的经文时的感受。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1:3）；“神就是爱”（《约翰一书》

4:8），爱是引人归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

恩典与改变

从第一次去教堂，上帝就以其奇妙的带领深深地让我们折服。我的妻子于2007年8月受洗；2008年8月，我也正式受洗加入了基督的教会。

如前所述，我和妻子经常争吵，虽然进了教堂，但恶习并没有立即改掉。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又为了一件事大吵，一天的时光，我们都很郁闷。傍晚，圣灵催促我们去参加聚会，那个周五晚上本来是安排教会的妇女团契事奉，但因为主讲人临时有事，就安排大家看一个录像，录像的题目是《甘心的顺服舍己的爱》。

那个录像由当事人夫妇讲了如下见证：一位上海知青到东北插队，结识了一位东北女孩并结婚，以后夫妻俩一起出国到北美发展，但由于从小生活背景不同，在婚姻生活中充满矛盾和冲突。认识主耶稣后，夫妻俩本着《圣经》原则处理家庭矛盾，使家庭越来越和睦幸福。巧的是我妻子也是东北人，并且名字和录像中的女主人翁的名字相同，只有姓不同。那个录像中讲述的家庭矛盾的情景简直就是我和我妻子闹矛盾的情形的翻版。我们专注地看完了录像，默默地走出了教堂。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叹上帝的无所不知——那个录像好像就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此后多次，每当我们到教堂参加聚会时，讲员就讲到我们当天或前几天所发生的问题。如此多的“巧合”使我们不能不惊叹

真有一位“眼目遍察全地”的上帝。不仅如此，当我在2009年10月到2010年11月失业期间，上帝又向我展示了祂无微不至的爱。那时，我女儿正在上海的某知名民办小学读书，学费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我每天都向上帝祷告五次以上。每天早晨，我都把一天的光阴向上帝交托，寻求祂的指引。

六月下旬，是长三角地区杨梅成熟的时节。有一天，我脑海中闪现了要买杨梅的念头。当天下午，邻居的一位阿婆就给我们送来一小筐新采的杨梅，她说是她女儿从苏州带回来的。邻居阿婆并不知道我失业了。有一天，我想着要买几条鲫鱼给女儿吃（当时我认为女儿眼睛视力下降需要吃鱼来医治），当天，还是那位阿婆，给我们送来几条野生鲫鱼，她说，那是她女婿在上海的山谷中钓的。那几条鲫鱼活蹦乱跳，真的让我惊喜。

此后，有几次，每当我想着要去买鱼给女儿增加营养时，那位阿婆就送来大半截草鱼或是几条鲫鱼。还有一两次，当我闪现出要买菜的念头时，那位阿婆就送来一小筐青菜……如此多的“巧合”发生在我失业一年的短暂时光中，让我不得不用一位北大信主的学长的话来形容：这是“巧妙”不是“巧合”。《圣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是奇妙的救主，主的名就是“奇妙”。

上帝不仅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关心我们永恒的福祉。我们的品格是唯一能带入天国的财富，所以上帝要藉着各样的事磨练我们、修剪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我和妻子都逐渐认清了我们罪恶的本性，在圣灵的感动下，我逐渐变得从容、大度、大方；妻子也不再尖酸刻薄。以前我们家整日不得安宁，信主后，我们

很少争闹，即使有争闹，也很快就和好了。看到我和妻子的变化，我女儿也从心里感受到上帝的大爱。好几次，女儿当着我们的面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因为我的同学每天都活得很压抑，而我不是。”

女儿在她十二周岁时，自愿受洗成为基督徒。至此，我们家成了基督化的家庭。

奇妙医治

大约六年前，我们因接待基督徒朋友在我们家住宿，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祝福。那时，我们女儿刚上初中不久，忽然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直流鼻涕，我们只好送她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女儿患了严重的鼻炎，甚至她的前脑门内靠近鼻梁的部位都积了很多脓，医生说很危险，幸亏检查得还不算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去医院不算太晚，但医院没有高效的治疗方法，我们就为女儿鼻炎能迅速医治而祷告上帝。

恰逢此时，诸暨某教会的一位长老在另一位长老的陪同下来上海治病，需要在我们家借住（因我们家在上海比较繁华的地带，交通方便，已经多次接待过兄弟姐妹），这已经是两位长老为治病第二次来上海在我们家借住了。长老们听说我们女儿得了严重的鼻炎，就告诉我们，他们曾经在疗养院用枇杷叶熏蒸的方法治愈过严重的鼻炎。他们教我们熏蒸的方法，我们就给女儿连续三天共做了三次枇杷叶熏蒸，每次熏蒸都是边祷告边进行。三次熏蒸后，女儿的鼻炎没有再犯，直到现在。女儿鼻炎治愈的速度之快，

让我们周围的朋友感到吃惊，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爱把诸暨的两位长老带到我们家，又借着两位长老赐福于我们的女儿。

耶稣说，接待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接待主。爱上帝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爱人如己”，就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我们人本身没有真正的爱心，真正的爱唯有从上帝而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9）爱有医治的能力：“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5）因为爱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也赋予我们传递爱的使命。信主的历程就是让爱流动的过程。愿上帝带领我们更多地彰显祂的大爱。

连接源头

信仰不仅仅是让我们在现今的世界上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与真、善、美的源头，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有真实的生命的联结，使我们重生，并最终获得永生。“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40）永生和复活在我们以往的知识体系中是天方夜谭，而在《圣经》中，却是那样地确实、真实、具体。《圣经》中关于耶稣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的记述丰富而详实，让人无可置疑。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26）

在基督里，我们的女儿终于找到了让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十一年前，当我站在教会的讲台上代表新受洗的基督徒发言时，那时中国的教师节刚过不久。在教师节前夕，我们曾叮嘱女儿要在教师节向老师表示敬意。我们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她能尊重老师，她欣然答应，但随后她的一番话至今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不要忘了另一位老师哦！”

我一怔，“谁？”

她说：“耶稣呀！祂是全人类最好的老师！”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在这美好的应许中，我的心不再流浪，我知道我们去向何处——我心归处是永生！

张亚红，出生于陕西韩城。1985-1989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本科。现居中国上海。2008年决志，并于上海漕河泾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

最喜爱的经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26）

从印度教修习者，到坚定的传道人

/ 王志勇（91级法律系）

我在1996年4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归信又真又活的上帝，这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

宗教意识的觉醒

我于196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出生之前，从未见过面的姥姥、哥哥都已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期间饿死；我出生之后，饥荒已经结束，但农民仍然缺乏足够的粮食满足基本的需要。我三岁左右时，还曾经在寒冷的冬天随母亲一起到外地讨饭，饱受饥寒、奔波之苦。因此，我深知中国农民的痛苦。

后来考上大学，脱离农村之后，仍然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

我从小酷爱读书，村子里除了有限的、薄薄的语文和算术课本之外，很难找到任何写有文字的东西。有时在路上见到人废弃的旧报纸，就捡起来，想方设法看看到底上面写着什么。若有好的文章，看完了舍不得扔掉，拿回家用针线装订成书的样式，

反复阅读。

后来，进入大学，立即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方面的书籍。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圣经》也是我在图书馆中第一次见到的书籍之一，只是当时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更多的是好奇心理，把《圣经》当成宗教和文学名著。

模糊地记得，我自己宗教意识的觉醒大约是在九岁时，也就是1974年。那一年，我们村中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子在游泳时淹死了。他父亲是退休军官，他一家都在城市中生活。他父亲把他带回老家埋葬，下葬时，我们都去观看。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死去，我忽然意识到不仅老人要死，小孩子也会死，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我开始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好奇感和恐惧感。我想，死亡既然为人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一切似乎都成为终结，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越来越多，经历越来越多，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越来越深，常常生发鸿鹄之志，济世之想。记得自己常以屈原的诗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有诸葛亮《诫子书》中的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当时所具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冲动和志向，并没有具体的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思想。

深刻的信仰危机

198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立志专攻法律，为使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做出贡献。同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当时，

我们齐河县在教育上是著名的落后县，我们前一届的考生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被全国性的重点大学录取！因此，我当时高分考取全国性重点院校，在当地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学习期间，我深刻地意识到法律本身的苍白无力。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正如中国古人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身既无法使人向善，更无法使整个社会臻达公平，而且法律本身也需要终极性的价值依凭，否则就成为立法者对人公开的掠夺。我发现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不仅恶法充斥，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更是成为暴君酷吏荼毒百姓的工具。因此，理想幻灭的我，经历了深刻的信仰危机。

当时，大学中的许多课程仍然非常陈腐，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和学术可言，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只是读读自己所写的教科书。因此，我很少上课，看看课本和笔记，能够应付考试，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学校的图书馆中读书自学，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领域。

当时给我最大震撼的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这本书中，哈耶克深刻地剖析了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央计划经济是如何导致全面专制，通向奴役之路的。在计划经济中，国家所扮演的是救世主弥赛亚的角色，试图通过计划和政策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国民政府也不过是由有限的人组成，哪怕是所谓的专家和精英，他们对于控制人心的变化、市场的起伏和资源的流通，也是一筹莫展。

另外，迄今仍然使我印象深刻的一本书，就是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在韦伯的书中，揭示了基督教清教徒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清教徒强调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强调上帝的呼召、个人的责任，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

清教徒把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视为人的天职，所以在工作中心积极探索，追求卓越。他们视自己为上帝的管家，所以殷勤节俭，从不浪费，这才有资本的积累。而且，他们把大量的利润用于各种慈善项目和教育事业，为穷人提供身体和灵魂方面的帮助。韦伯的这本书深深地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认识到基督教清教徒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也增强了我对基督教的好感和好奇。

当然，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思考、探讨信仰的问题，所以大学时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哲学和宗教典籍上。那时我也曾阅读过《圣经》，中英文都阅读过，当时只觉得是一本很好的宗教经典，并没有真正的心灵的看见，更没有认罪悔改的意识。

1986年开始，我接触属于西方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中坚之一的“奎师那知觉运动”（Krishi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印度教修习，学习印度吠檀多“即一即异”哲学，并参与其经典的中文翻译。

我所研习的这种印度教，提倡的是苦行；甚至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若不是明确地为了生育的缘故，就当禁止不行。还有其他

很多繁琐的戒律。因此，我自己也有在“律法主义”中灵修的背景，深深晓得罪人并不能完全遵行戒律，哪怕是立志这样行，也无法完全行出来。

我长期担任国外来的顶尖的瑜伽大师和修士的翻译和助手，亲眼见到那些声称自己达到至善之境的人，虽然别人把他们当作大师顶礼膜拜，但他们自己仍然不过是有限且有罪的人。

198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学界对“八九学运”给中国文化与思想造成的冲击到现在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学运的悲惨结局，毒根在于我们几千年来崇尚集团暴力、蔑视个人生命的异教文化。

对于我自己而言，“八九学运”使我更加深思个人的信仰和中国的命运。那时，我正在北京上学，血气方刚，积极投入和平的游行示威，至今头上仍然留有警察非法毒打的标记。“六四”的血腥使我心中积聚了大量的苦毒，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六四”之后我的眼神都改变了，有一种可怕的成分在内。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目睹各样人性的败坏，暴力的血腥，使我在政治上突破性地清醒过来。

参加外贸和律师工作

1989年到1991年，我在山东老家一个外贸公司上班。本来我还可以去监察局上班，但我在“六四”之后讨厌行政当局，就选择到外贸局外贸公司上班。岂知，当时的外贸公司都是国营性质的，里面充斥着权力的阴暗、虚伪和倾轧。在这期间，我父亲

因为我在“六四”期间的经历而坐卧不宁，受到惊吓，得了癌症，于1991年5月去世，这是最让我伤痛的。其次，就是认识我的爱妻朱素云（信主后，我给她一个新名字“朱恩典”，她确实是上帝惠赐我的恩典），我当时是一无所有，她爱慕我好学，就接受我的求婚。在老家那些孤寂的日子里，她带给我诸多的慰藉和鼓励。我们在1991年10月结婚。

199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读研究生，专业是法律哲学，方向是比较法，导师是我一直比较景仰的沈宗灵先生。沈先生早年留美，治学严谨，为人朴实，在治学方法和为人处事上给我很大的启迪。另外，在北大求学期间，最重要的是结识龚祥瑞先生，他早年留学美国，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从他身上开始初步领略到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更见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暴政打压之下那种九死不悔的铮铮铁骨。

在北大三年期间，一是完成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另外主要就是继续修习印度教，同时继续自己的心路历程，研读各派哲学和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典籍。那时，北大已经成立了宗教学系，经常邀请国外的专家举办基督教文化讲座。如今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位教授讲授新派神学家田立克《信仰的动力》一书，把宗教界定为“终极关怀”，完全不提《圣经》的无谬性和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等基要信仰。当时也有美国基要主义神学家应邀前来讲课，我在课后特意问他是否相信《圣经》的无谬性，他说绝对相信。那时我把这种说法当成一种迷信。

1994年我硕士毕业，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我的导师沈宗灵先生介绍我到中共中央党校教书，二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我还是倾向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喜欢在法学上继续深入研究。本来已经以高分考取社科院民法专业博士，但见到社科院负责招生的人施行种种刁难，有关导师也在官僚制度的习染之下缺乏筋骨，因此深深意识到中国当代学术界的败坏，愤然回山东老家，潜心从事印度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我在 1993 年取得律师资格，1995 年在翻译之余在当地律师事務所挂牌执业，1996 年在北京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中间经办过经济、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参与商业谈判、法庭辩护等。以前只是在理论上研究法律，如今则是直接参与法律实践。律师业务的实践使我对中国法律界的运作有了第一手的认识。我在法律方面所受的训练，所从事的研究与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人本主义法律的虚幻性和欺骗性，根本不存在“中立性”的法律。

内心感化而信主

1996 年 4 月，在商业谈判之余，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向我传福音，带领我作了决志祷告。记得是来自瑞士的詹妮弗姊妹作见证，讲到她归信耶稣基督的历程，我看到眼泪静静地流下她的双颊，内心就被感化了！我这样理性的人，上帝竟然用这样感性的方法来打动我刚硬的心，使得我认罪悔改！

在此之前，一些信主的弟兄也曾向我传福音，然而我甚至多次到教堂中和牧师辩论，常常是我在表面上得胜，被人说成是“常有理”。虽然我一直赞同基督教是正教，《圣经》是一本好书，基督徒中有很多杰出之士，但是我从来没有受感动归信基督教。

其实，我私下常常想融合各大宗教，创立新的宗教，特别是适合中国现代国情的宗教，为中国人服务。但上帝使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生活在各样的愁苦之中，并不能靠自己的修行拯救自己，更不用说拯救别人，造福国家，影响世界了！

信主之后，我感觉特别喜乐，仿佛换了一个天地，几乎看什么都不再一样了。当然，绝不是一信主就一劳永逸，相反，信主之后，开始经历巨大的痛苦和挣扎，那就是与自己身上残余的败坏争战。不信主时，觉得犯罪是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不被人发现就好了，甚至常把犯罪作为在社会中生存的手段。蒙恩之后，越来越觉得罪的可恶，尤其是自己身上的罪，开始一步步地靠着上帝的恩典脱离身上各样的罪。我从自己对《圣经》的领受和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们最需要对付的就是自己的罪，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仇敌！虽然我自己觉得很不完全，仍然受罪的缠累，但我妻子看到我生命的改变，上帝也因此而感动她的心，使她也悔改信主。同年10月，我与妻子一同受洗，当然是在灵恩派教会中受洗。那时还学会了“说方言”，受了“圣灵的洗”。

那时上帝给我的一个蒙恩的经历是：我因为从小就听母亲讲鬼怪的故事，经常有梦魇之事，在睡觉时有鬼附体压迫。信主之后，求告耶稣基督之名，就从这一困苦之中得了释放。在这样信主之后，我开始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特别喜爱研读《圣经》，很快就把《圣经》读破了一本，生活逐渐按《圣经》的原则调整，并开始在海会的聚会中作简短的分享。

1997年1月1日，正好我要回老家山东探亲，教会就为我按手祷告，差派我回家传福音。由此开始了我传福音、建立教会的

事奉，并先后在北京、山东、天津、河北、上海、香港、俄罗斯等地参与事奉。回首看来，我自己在灵恩运动中事奉并不是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而是刚信主时就诞生在灵恩教会之中。灵恩运动并不新鲜，在初期教会中就有孟他奴倡导这种版本的基督教，当初也是说方言，说预言，跳灵舞，受圣灵的洗。

也就是在这一年，香港的一位客户在我的请求下，托人送我一本科忠辉先生翻译、巴文克原著的《基督教神学》，我如饥似渴地加以研读，但是对于其中所阐述的加尔文或改革宗神学，我是完全反对，不能接受。因为我那时所热衷的仍然是阿米念派神学思想，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最重要的，信主最终还是要靠个人最后的决志。

神学思想的突破

1998年8月，我到香港参加一个布道大会时，住在一个弟兄家中，他属于浸信会的信仰背景。他可能是注意到我们当时在信仰上的偏颇之处，又见我渴慕真道，就悄悄地送给我一本汉克·汉革里夫（Hank Hanegraeff）所著的《危机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risis*）。我从中见到灵恩派中肯尼斯·哈根（Kenneth E. Hagin，又译为甘坚信）所提倡的“信心教导”的偏颇之处，那时我们教会主要的教导都是“信心教导”。这本书揭露了哈根之流教导以及实践的偏颇之处，使我原来对灵恩派教导的一些怀疑之处，得到了印证。

从此以后，我开始发奋研读改革宗神学书籍：

最早接触的是凯瑞·诺斯（Gary North）所著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一书，这本书使我认识到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信耶稣，传福音，上天堂”。后来我根据此书的框架，结合中国教会的具体处境，并参考其它神学书籍，改编为《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

第二本书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所著的《我们当怎样生活？》（*How Should We then Live?* 又译为《前车可鉴》），这本书帮助我在哲学上初步理清了思路，认识到新派神学的本质。

第三本书就是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年）所著的《基督教——全方位的世界观》（*Christianity-Total World and Life System*），这本书使我开始意识到基督教是以《圣经》为根基，全方位的世界观体系。2004年，上帝带领我到美国加尔文神学院学习，而加尔文神学院本身就是以凯波尔为代表的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研究中心。上帝的保守和引领真是奇妙！

我的神学思想的根本性突破是在1999年8月，从阅读大卫·丘顿（David Chilton）所著的《乐园复兴》（*Paradise Restored, A Biblical Theology of Dominion*）一书开始。以前我所接触的异教书籍，都是教导这个世界充满污秽罪恶，注定要毁灭沉沦，所以不要积极建造，而是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解脱，藉着各样的修行，脱离自己的肉体和这个世界。

《乐园复兴》一书，用“确定无疑、循序渐进、最终达成”这样的时间框架来界定上帝国度的降临，使人意识到上帝的国度已经“确定无疑”地临到了，并在“循序渐进”中展开，直到主耶

稣再临“最终达成”。这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末世论，使基督徒既有受苦的心志，又有得胜的盼望，并有治理的工具。

后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末世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看见和领受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我们是相信上帝的约民最终在地上得胜，还是相信撒但的使者最终在世上得胜，是基督教末世论的核心，当然也是基督教世界观的核心。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阅读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著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英文译本，以及加尔文和马太·亨利（Mathew Henry）的释经学著作，更加意识到改革宗神学的博大精深。

1998年9月，我开始编辑《灯塔简讯》，作为我们教会内部教导的材料。《重生与重建》系列丛书中的许多文章和书籍当初首先就是出现在这一简讯上的。这一简讯的编辑进一步促进了我对神学的学习，这时期也有更多的改革宗神学书籍供应上来。从这段时间开始，我们教会开始由灵恩教会转向改革宗教会，向会众公开宣告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我们的教义标准。

此文原刊于《生命与信仰》第8期；收录本书时经作者有所删节

王志勇，出生于山东。1991-199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1996年于北京悔改受洗归主，1997年蒙召在北京家庭教会中全职侍奉，2000年在改革宗长老制教会中按立为牧师。2004-2009年在美国加尔文神学院学习，取得神学硕士学位。现于美国弗吉尼亚主恩基督教会侍奉。

最喜爱的经文：“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记》7:10）

不懂爱的孩子，终于获得幸福的能力

/ 高洁（06级国际关系系）

疫情下的牵挂

我是武汉人。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我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按原计划，2019年年底我会与先生、孩子回武汉过年的，票也抢得比往年顺利，我们还特别预留出两周在武汉的时间。对此我很期待。而且说来有意思的是，过去的我并不喜欢回武汉，因为我以前和家人关系并不好，家庭中有很多破裂的关系和苦毒的情绪。但是感谢主，因着祂，我们的关系渐渐在修复。祂给了我很多美好的盼望，祂在救赎我的家人。

然而，突发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我退票没两天，武汉就封城了，一切发生得太快，我都没时间反应过来。

我很感恩，到目前为止，我在武汉的家人基本平安。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生病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我的心也特别痛。很多夜晚，我睡不好，担心他们，却又和他们隔那么远，心里觉得无力，经常想着想着枕头就打湿一大片。

上帝的圣洁与公义诚然让罪人在祂面前完全无法站立，我们

的灭亡何其理所当然。然而祂何尝不迫切希望我们快快悔改！当审判降临时，当灵魂灭亡时，没有人的心比神的心更痛。

然而，我们的主，祂不是杀戮的暴君，祂是良善的神。祂在掌权。我虽不知道为什么神让这件事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但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这一切背后一定有祂良善的美意。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爱的人完全交托给祂，因为祂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祂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参《约翰福音》10:10-11）

家：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我是在 2008 年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在新西兰旅游的过程中信主。短短的三个月，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看来，其实一切都有很长时间的铺垫。正如《圣经》上所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16）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切早有安排，哪怕是过去经历的苦难，如今看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

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破碎，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多少父母在一起的欢快场景。可以这样说，在我信主之前，我对家庭的记忆都是封闭的，因为有些记忆太痛苦。后来信主之后，上帝带领我再去面对那一切，我才慢慢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情。

记得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常常“热战”，一言不合就大吵，甚至动手开打。后来，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慢慢从“热战”变成“冷战”。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常常因为吵架离家出走，那时我常到处找

不着她，给她 BB 机（BB 机是一种 1990 年前后流行的通讯工具）留言也不回复，我就站在阳台上，站很久很久，眼巴巴地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希望看到妈妈回家的身影。

后来到了高中，在学习最辛苦的那段时间，也是父母关系最恶劣的一段时间。那时，家里不大的房子，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做到三年彼此不讲话。如果有什么必须要说的事，就通过我来传话。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看到父母这样冷暴力虐待彼此，我的内心越来越封闭，甚至开始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怨恨。可以说，在我信主以前，“家”这个字从来不是和温暖、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的；“家”，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冰冷的地方，是我拼命想逃离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在高中那段时间我拼命地扑在学习上面。一方面，我以学习麻痹自己，好不去想家里的种种；另一方面，我想要考到省外，不管在哪里，只要远远离开这里就好。

那段时间的拼命学习，最后有了回报。我也没想到会考进北大。如今想来，这也是上帝的安排，是祂的恩典。在我离家后不久，我的父母就悄悄地离婚了，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以至于到了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正面去谈这个事情。我记得当时，只是有一天放假回家，发现爸爸的东西都不见了。我也没有去说些什么，因为心里清楚，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当时我的心肠也非常冷漠，他们走到了那个地步，我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心里种下福音的种子

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在国际关系学院里，我上了一个很好的外教的英语听说课。我记得在外教的课上，常常听到一些很让人感到温暖的、有爱的内容。他常常用一些经典歌曲教我们美国的文化。其中有一首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歌名叫作《蝴蝶之吻》Butterfly Kisses。这首歌讲的是父亲对自己小女儿的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首经典的基督徒歌曲。我听了之后内心有很大的触动，但同时我也觉得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温暖的家庭。

所以，课后我也去找他，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课上讲这些内容。他并没有直接和我分享什么，只是把我介绍给一个住在香港的美国老奶奶，说她可以和我更多地分享。后来我就和这位老奶奶通信，她人非常好，也会找机会来北京看望我。在看我的过程中，她给我讲《圣经》，也为我祷告。其实当时我也不懂这些，加上我那个时候英语很一般，她讲的很多地方我也不明白。最后她送给我一本《圣经》，我接受了她的礼物，可是内心很难接受她说的话，毕竟我是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难接受上帝的存在。

尽管如此，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种下福音的种子。

大二，那是我学业最辛苦的一年。我需要修两个学位，又决定要出国，所以也需要考一些英语考试，压力比较大。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位室友晚上打呼噜有点严重，我因为学习压力大本精神上就有些敏感，后来因为呼噜声就更加恶化为神经衰弱，以至于当时有一周几乎没睡觉，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一个周三，内心十分抑郁，精神也有点恍惚，我走出北大的小西门，在那附近乱逛，无意间看到不远的海淀教堂，于是就走了进去。我当时悄悄地坐在副堂的最后一排，哭了一整天。后来，我回到寝室，那天晚上居然睡着了。难道是上帝听到了我的哭声？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件事归结到心理作用，毕竟发泄了一整天的情绪，可能就放松下来，容易入睡了。

后面的日子里，我似乎比较容易进入睡眠，我也依然很拼命地学习，每天学到十二点睡觉，第二天六点爬起来继续自己的功课，没有双休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画面反复出现在脑海里：我似乎在爬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好高高，看不见顶端，而且很多人都在一起爬。我的前面有人，后面有人，旁边也有人，都拼命地想爬到梯子的顶端。但是梯子顶端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只是听人告诉我说，等到了顶端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幸福生活。但是，万一这是一个谎言呢？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恐惧，心想我那么努力，万一这一切都是白费的，那顶端不是真正的幸福，怎么办？而且，我也问自己：什么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呢？我不明白。

其实都不是“巧合”

2008年的那个暑假，假期很长，经历过一年的辛苦之后，我也想有好的休息，于是决定去新西兰探望我的小姨。当时，我的小姨已经信主了，周日去教会的时候必定会带上我。她当时去的是一个华人教会，我每次被她带去后都有些不耐烦，因为我觉得

我虽然来这里旅游，但也是想多学英文，利用每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不想总是去讲中文的地方。我小姨知道我的想法后，就说，行，那就不去华人教会，我们找一个当地人的教会看看。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周日，在附近找了一间当地人的教会。

去教会的那天，发生了很多很巧的事情，让我一进教会就有一种亲切感，想要留下来。在当天的聚会结束之后，牧师在台上说，有谁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有志愿者为大家祷告。我当时心想，祷告嘛，就像体验异国文化一样，反正是得到祝福，也不吃亏，于是就上去了。台上有一队志愿者分别为每个人祷告。轮到我的时候，有一个人前来，在祷告时按手在我头上。当时他的手放在我头上的时候，我闭着眼睛，却看到我的一生像一个老电影那样，在我眼前很快放过去。虽然是那种不太清晰的影像，但是我很确定，这个电影讲的是我。

尽管当时我仍然不信上帝，但我心里隐隐知道，上帝让我匆匆瞥到我的一生，让我看到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祂一直在那里，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哪怕我还没有相信祂。而且，即使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祂也在那里。我当时一直哭，不是那种难过的哭，而是被释放之后的那种哭。封闭多年的情感——对爱的渴望、对家庭的渴望，那些曾经被我冰封的感觉，全部如同开了闸后的洪水一般，汹涌地倾泻了出来。

我所经历的正如《圣经》中所写的那样，“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26）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一刻，又活了起来。

然而，在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仍然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无神论的思想根深蒂固，我真的很难去接受上帝。但是在这之后，又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当时我的英语并不是很好，而新西兰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所以刚到新西兰时，我很难听懂当地人讲什么话，更别说听明白牧师的讲道了。于是，当时我在心里对上帝的有一个“挑战”：上帝，你既然那么想让我信你，可我连牧师的话都听不明白，怎么信你呢？

然而，到了下一周我再去教会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牧师说什么我都听得懂，不论是很难的圣经上的话，还是日常的一些话。但是其他人的话，我还是听不大明白，就是单单明白这个牧师的话。当时我心里很惊讶，开始渐渐相信上帝的存在。

不过，我心中还是有两个很深的问题，阻碍我完全相信上帝。第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佛教徒求神拜佛，也看到基督徒祷告，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特别不喜欢求神拜佛的那种祈祷，很被动，好像什么都不用干，去拜了拜后，就等着天上掉馅饼。那基督教是这个样子吗？在发出了这个问题后，牧师在接下来的周日讲道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又不认识这个牧师，没和他讲过话，他怎么在周日讲的话正好解答了我的疑惑呢？

在接下来一周，我发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上帝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不会结婚，也不可能结婚，而且我也没有和人谈过恋爱，因为觉得最后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接下来那个周日，牧师就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还呼召所有单身的人到台上，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掌管他们的婚姻。我也上去了。

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那两个困扰我的关键性问题，上帝竟然都用这种方式回应了我。之后的日子里，又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让我知道，这么多我以为是“巧合”，其实都不是巧合。因为当上帝要抓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怎么都跑不掉。

破除婚姻偶像

后来的某一个晚上，我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我怎么祷告，就是突然很想叫上帝为“天父”，以儿女对父亲的方式和祂讲话，心里充满了对祂的爱。

那天晚上，我也突然特别想为将来的丈夫祷告。祷告了很多，其中也特别说到，求上帝使我的丈夫有比我更大的信心，完全跟随主。然后，第二天，我小姨带我去去了她的一个查经小组，小组结束后，带领人的妻子坚持我和她单独祷告。她的祷告内容和我前一晚为我将来的丈夫祷告的内容特别相似，而这些我之前都没有和她提及。所以，那天我心里就觉得，上帝真是要救赎我将来的婚姻，祂要在我将来的婚姻中彰显祂的作为，让我看到我的婚姻和我父母的有多么不一样。

然而，这个对婚姻的念头，后来在我的心里却慢慢变成了我的偶像。所以，上帝在后面的日子里又要做破除偶像的工作，才能让祂所赐的礼物不会在我手中溃烂。

在新西兰的三个月旅程，令我的一生完全改变，我也在受洗归主后，回到了国内。当时不知道如何找教会，只是再次去到了海淀教堂，正巧遇上英文团契开始不久，心里有感动留下来。在

那里，我认识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当时，有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带领我查经，在一次查经结束后，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需要将你心里最宝贝的东西献给主，就像亚伯拉罕将他最心爱的儿子献给主一样。”他当时一说完，我就知道他指的是我心中对婚姻的想法，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我虽然没有去找人谈恋爱，但是我认定上帝要赐给我美好的婚姻，并且让这个念头完全占据了我的心，超越了上帝在我心中的位置，成了我的偶像。我知道上帝借着那位年长的基督徒提醒我，我要完全献上婚姻为祭。而这是 2009 年 2 月份的事情。

从那天起，我就很想献上婚姻为祭，心里说要献，但不久又会把它拿回来。如此反反复复，都没有真正交托给上帝。

直到 2009 年 8 月，发生了很多事情，面对很多困难。那时，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要禁食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禁食祷告，在这次祷告中特别为完全献上婚姻而祷告。那一天过去后，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只是心中感觉轻松很多。

到了 9 月份，我的生日临近时，我不知为什么，特别确信上帝要在我生日这天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我并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到了我生日这一天，我和好友聊天，我们聊到了婚姻方面的话题，我突然惊喜地意识到，原来我心中这个婚姻的偶像已经破除了，我没有紧抓着它不放了，我这辈子不结婚都没有关系，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最好的安排。我当时特别喜乐。原来，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生日礼物！

奇妙的是，两个月后，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现在我们

组建了家庭，并且因着上帝的赐福，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每次，我看着我们的孩子，都觉得特别感恩，因为他有不仅深爱着他、还深爱彼此的父母，也有一位以慈爱怜悯看顾他的上帝。

如今，我也在上帝的感动下学习去原谅、去爱自己的父母，与他们和好，并且也为他们守望祷告，愿那救我的神，也成就那救赎的大工在他们的身上。过去的我想逃得远远的，快快远离他们，逃离这一切的伤害，如今，我知道上帝要我去爱他们，纵使有许多困难和挣扎，我也需要靠着上帝的爱去走进他们的生活，因为从主而来的爱永远不是逃离，祂的爱能遮盖一切的罪。

感谢主，是祂让我们的石心变成了肉心，化咒诅为祝福。信主以前，我从未想到会有今天的一切，“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15:10）

本文曾在“八福伙伴陪你成长”微信公众号发布；收录此书略有修改

高洁，出生于湖北武汉。2006-2010，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经济双学位。现居中国北京。目前在主内机构从事文字工作。最喜爱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我抑郁，爸爸白血病，妈妈癌症！ 平安何处寻？

/ 董欣（03级化学系）

一度陷入抑郁

我出生并成长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城，从小是乖乖女，学习努力，懂事听话，成绩优异。但是因为爸妈对我一直要求很高，我自尊心并不强，向来以勤能补拙自勉。我上初中时，我们小县城里有一个女生考上了北大，成了当地的特大新闻，于是考上北大也渐渐成了我的梦想。

我很幸运考上北大，实现了梦想，但是在大学里，我经历了非常灰暗的一个阶段。从一个小县城的佼佼者，进到一群全国各地精英聚集的大学校园，我一下子变得好迷茫、失落。从小在单维度的评价标准中长大，认为成绩好就有价值，父母就满意，当我大学时无法在同学中以成绩胜出时，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参加过国际化学竞赛并且得奖的有好几个同学，还有各省的状元，少年班的又年轻又聪明，同学里有可以逃课一个学期、期末复习一周仍然比我考得好的……这些张力使我的内心产生很大的落差。从小县城来到一线大城市，生活也完全不适应，我甚至常常担心出了校门不知道怎么回来。

在此期间，我也意外发现我父母的关系有很大的问题，几乎要到离婚的地步。我很想帮助他们解决，但又无能为力。

我一度陷入了抑郁，每天被各种担心纠缠——担心上课听不懂，考试就要挂科；考试挂掉，就没法毕业；无法毕业，爸妈都很失望，不知道如何面对……

当时，我对于抑郁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如何应对，每天总被这些忧虑折磨，总想找人倾诉，但是又不能得到安慰。

我信主了

那几年的大学生活实在是懵懂、凄冷、混沌。抑郁的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内在的需要，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种信仰，或说精神支柱。

我开始试着了解佛教，借了佛经的光盘；试着读孔孟，也开始去了解基督教。那时我看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深深地为汤姆叔叔的爱心折服，感叹他在境遇不断变坏的情况下还能爱身边的人，坚持做善良正确的事，一定是信仰的力量。

于是，我开始去教会参加礼拜，那时只是每周日去一个大教堂聚会，对于《圣经》的内容并不了解。我想起来，一年前在校园里遇见过一个韩国的基督徒女孩，她和我搭讪，并邀请我参加教会的活动，但当时我拒绝了。

那个女孩是我能想起来的我当时接触到的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我给她发信息，说我想学习《圣经》。她很高兴地开始带我学习

一本关于信仰的小册子。每次见面时她带我一起唱诗歌，学习《圣经》，她对于神的单纯的信心使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有各种烦恼，但是和她的近距离接触，我实在能感受到她源自内心的喜乐。

开始学习《圣经》后，我认识到自己活在罪中，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我呼求主洗净我的罪，作我生命的主。那段时间，我心里满有喜乐平安。

我不再抑郁了

后来，我再次陷入抑郁，我很难过。我相信主有能力医治我，也求主医治，但每天还是很低迷，被各种忧虑缠累，并不能感受到被安慰。

虽然神没有立刻医治我，但是我心里坚信神是唯一有能力医治我的，所以一直紧紧地抓住神。那几年，教会里有一位姐妹一直很关心我，在我抑郁低迷时常常和我见面，耐心倾听，包容接纳我，提醒我神的信实永不改变，也温柔地指出我头脑中的谎言，鼓励我继续倚靠神。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我仍然受到季节性抑郁的困扰。感恩的是，我的生命在主里不断成长，也不断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现在想来，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使我深受捆绑：

第一个问题是，我根深蒂固地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行为表现和外在成就上，当抑郁低落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担心家人不会

再爱我。但是我越来越多地经历到神不离不弃的爱，神的爱不因我的表现而改变，祂在我罪恶不堪、自己都无法接纳自己时，已经爱了我。我明白我的价值在于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并且被神深爱，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也不是我赚取的，所以也不会因为我的行为表现差而失去自身的价值。有了这份确信，我内心极大的不安全感被驱走。

另一个问题是，我和父母的界限不清晰，把父母婚姻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认为我要为父母的幸福负责。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我应该或者能够为之负责的，于是产生很大的无力感。这些年，我发现很多和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小的朋友都有和父母界限不清的问题，结婚后很多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也是和这个有关。

后来神医治了我，我不再抑郁了。我终于发现原来北京的秋天那么美，之前因为季节性抑郁，总觉得秋冬季都是灰蒙蒙的。神的恩典够用，祂对我的医治很完全，我是完全好起来了。写到这一段经历时，牧师刚刚在一次讲道中描述了绵羊，绵羊的特性之一是，摔倒在地上，无法站立起来，牧师还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羊的四肢都很细弱，当羊倒在地上，四脚朝天时，很难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起来，血液从腿上流到身上，躺得越久，腿就越没有力量，即使有人帮助它站起来，它还是会跌跌撞撞地摔倒，如果在野外发生这种情况，羊就很容易被其他野兽轻易捕获。只有了解羊的性情又爱它的牧羊人把羊扶起来，耐心地在它旁边，安慰、鼓励、扶持，直到羊的腿恢复知觉，才能重新站立行走。

回顾我上大学以及刚毕业的那几年时间，真的就像绵羊一样，不停地跌倒，站不起来，但是神是好牧人，祂藉着弟兄姐妹扶持我，

耐心地陪伴安慰我，直到我又可以站立，可以前行。想到神的恩典，不禁又泪流满面。

后来神继续祝福我，带领我结婚，并和丈夫一起出国读书，又有了两个宝贝女儿。这一切都超乎我的所求所想。

爸爸得了白血病

2018年圣诞假期我博士开题结束，带着大女儿回国看望父母。我刚到北京，和我爸微信通话时，爸告诉我他刚刚确诊得了白血病。我特别难过，我多年在国外学习，又有两个小孩，已经三年没回家，刚回来却听到这样的坏消息，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我信主多年，深知面对这样的难处，只能仰望神。放下电话后，我泪流满面地祷告，我爸还不信主，所以我格外担心，但是祷告之后心里还是很平安，相信神在掌权。那段时间我在读《彼得前书》，听到这个消息后，再读《彼得前书》1章6-7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几节经文跃然纸上，好像神亲自在安慰我。

我迅速上网了解相关信息，父亲得的是慢粒型白血病，如果吃药控制得好，并没有生命危险；也发微信咨询所有懂医学的朋友，了解相关的治疗信息。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吃靶向药，而且已经有了国产的靶向药。心里虽然很难过，但至少还有一点希望。感恩的是，我可以在父亲刚确诊得病那段时间回国，可以一起面

对这个冲击。我父亲开始服用靶向药，效果显著，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神真的以厚恩待我们，只是更加提醒我要迫切为父亲信主得救祷告。

假期结束我即将回美国。起飞那天早上天不亮，父亲开车送我和孩子去机场。前一天夜里孩子肠胃感冒，半夜肚子疼呕吐，那天早上还是发烧，他送我们到安检的地方就匆匆分别了。我抱着发烧的孩子在候机室，忍不住哭得泣不成声。想着三年没有回国，回来却得知这样的噩耗，我无法多陪伴照顾他，也没有钱可以给他，一心想着再和父亲分享福音，他还是不愿意听。偶尔几次交谈，父亲开始和我交代他的银行卡、保险卡都放在哪里，密码是多少，我心里不禁好伤感。太多想说的话不能说出口，对于父母僵化的关系，我依然无能为力，只是好心疼他们。

信主十多年，面对父母我依然无助，我觉得自己走到了尽头，我需要帮助，便给亲近的姐妹们发微信请求代祷。一位和我同一天受洗的姐妹马上回应，在微信里用语音留言为我祷告，把我和孩子、我的爸爸妈妈全都交在主的手中。我立时得到极大的安慰，感谢主，孩子也很快退烧好转起来。

我回到美国，忙着毕业课题的收尾及论文的写作，还是忍不住会担心父母，远隔千里，不能照顾他们，无助又无奈，我常不自觉地叹气，实在压力山大！

感恩的是，我参加的一个查经小组给我很大的支持，小组的姐妹们一直为我们祷告。那个学年我们在查《圣经》旧约里的人物，我们学习大卫的一生。虽然他犯奸淫和谋杀罪，他的儿女也是发

生各种悲剧，大卫和儿子押沙龙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大卫的一生中，我看到那个从少年时就有勇有谋，驰骋疆场，体贴神心意的英雄，他在和自己至亲的儿女的关系中，居然也是那么不知所措，但是当他认罪回转向神时，神就赦免他；他在年老时甚至给儿子所罗门提醒和教导，指教他要尊荣神。我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原来不只是我在和亲人的关系中这么纠结，只要我们常常转向神，祂还是以信实慈爱待我们。

有一次我们小组聚会时，一位精神矍铄的阿姨和我们分享。她得癌症 18 年，刚检查出来时就是癌症四期，现在她感觉比以前更好，而且还借着每一次去医院治疗的机会和身边的病友分享福音。我特别受安慰，小组结束之后和阿姨聊天，她听说了我父亲生病的事，也说为他祷告。

妈妈得了癌症

我刚刚处理好情绪，稍微振作一些，四月初又得到噩耗：我母亲查出肺癌四期，已经转移了。我丈夫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失声痛哭，难过心碎到极点，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家里人怕我难过，瞒着不告诉我；我先生知道后，祷告决定还是要让我了解情况。

那段时间，我真是难过至极，每天早上醒来就止不住地流泪，总要靠祷告、听赞美诗才能安静下来，勉强度过这一天。我特别心疼我妈，觉得她的一生真是很艰辛。国内的亲戚朋友虽然尽力帮忙询问不同的医生了解治疗方案，但同时都抱着悲观的态度，

因为医生都认为没有治疗的意义了。

我马上开始了解肺癌的相关信息，包括美国这边的治疗方案等等。有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专门服事癌症病友的姐妹，她本身也是癌症幸存者，而且是休斯顿“光盐社”的发起人之一。我和她联系上之后，她很快就和我通电话，详细回答了很多问题，并且告诉我来美国就医的情况，以及最近几年肺癌治疗方案有很大突破。我受到极大的鼓励，于是联系休斯顿的医院，希望至少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案。

我真的特别感谢父亲，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在母亲的治疗过程中，父亲非常积极地帮助，他以行动表达爱。从母亲一开始诊断出来，虽然医生都说没有治疗意义了，但是父亲提议做基因检测，试用一下靶向药；后来我建议来美国复查，父亲也是极力支持，虽然他为人一向节俭，来美国检查也要昂贵的费用，但他完全没有犹豫。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需要我做，特别害怕如果做错了决定就会影响我妈妈的生命。好在丈夫常常提醒鼓励我，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也不断地祷告，学着把这些都交托给神。我联系休斯顿的医院，同时找人帮忙翻译我妈妈在国内的诊断资料。我一边学习和肺癌治疗相关的知识，一边学习怎样作临终关怀，想了解要怎样安慰鼓励妈妈。第一次，我觉得死亡离我们这么近，但是我毫无反抗的余地。

来休斯顿见了医生复查后更加感恩，医生都很惊讶我妈妈服用靶向药一个月的时间，肿瘤病灶已经减小了一半以上。这样就

不再需要任何其它治疗，只需继续服用靶向药就好。我也作过初步的了解，同样的药物，并不是对同样的病人都有很明显的效果，我妈妈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症，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服药之后就效果显著，真是神的恩典！

有一位姐妹提醒我虽然在困境中，也要记着数算神的恩典，我也确实体会到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联系了休斯顿的医院后回国准备接我母亲，回国时并没有得到医院可以接受治疗的确认邮件。我回国行程很紧，来回只有十天，好在回国之后很快收到预约医生的确认。来美国看医生需要带上国内的主要就诊资料，内容繁杂，我完全忘记了需要带病理切片的事。我们要从老家出发前一天晚上，全家人都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父亲接到美国医院的人打来的跃洋电话。我接过电话，她和我确认了一些情况，特别提醒我一定要带上病理切片，不然可能医生不接见。于是，我们第二天一早联系我妈就诊的医院，临时改变行程去医院取切片，当时心里真是忐忑，完全不知道能否顺利拿到。但是感谢主，顺利办好，没有耽误回美的行程。现在回想起来充满感恩，神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中显明祂与我们同在。

妈妈在美国就医期间，我开始试着和妈妈谈一些严肃而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的，但是因着这个机会，我开始和妈妈更多分享我的感受和神在我心里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很好的开始。

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一连串的经历提醒我们人到中年，更多事情需要我们担当。因着认识神，死亡不是终点，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生命有永远的盼望。所以在面对这些难处时，我们仍然可以带着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经过这些，神再一次使我意识到自己想要掌控的事情太多，虽然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但是又不能完全交托，就格外焦虑。有了这段经历，我更深刻地理解《诗篇》23篇第4节中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感谢主安排我认识了几位与癌症抗争且满有恩典的姐妹，给我极大的盼望。无论是好久没有联系的姐妹还是刚认识的朋友，都知无不言地和我分享经验，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那段时间，我也和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信实的神更是以恩典怜悯待我们，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虽然半年多的时间，我都在面对这些挑战，处理情绪，但是我仍然按计划在一月份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在十二月份顺利毕业。一直到最后我都常常怀疑是否能按时完成，神的恩典够我用。神也借着这些经历祝福别人：下半年，有两位朋友和我联系咨询来休斯顿就医的信息，因为家里人查出了恶性肿瘤，虽然我希望没有人需要用到这样的信息，但是也感恩可以在别人经历这样的困境时能尽绵薄之力，也可以为她们祷告。

经历这些之后，我们对苦难、对主耶稣的恩典有了更深的体会，当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的难处时更能感同身受。祂使软弱的得刚强，使哀恸的得安慰；更加感恩主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经历的一切痛苦，并且救赎我们，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盼望。

今年一月份，妈妈再去复查时肿瘤已经完全消失，真可以称为是神迹。我得知这个好消息后，更觉得神可敬可畏。面对未来，虽然不知明天如何，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董欣，出生于吉林。2003-200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现居住美国德州。2006年决志信主，2007年4月21日于北京受洗，目前在教会婴幼儿班服侍，
最喜爱的经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3）

从无神论者，到教育机构 CEO，他靠的是 什么？

/ 梁昌年（79级无线电系）

在北大七年

我于1964年6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父母是工程师，家里经济条件一直不错，但社会地位很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11月，我和姐姐随妈妈一起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同住。这短短的六个月的经历，使我更深地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苦难。

半年后，母亲被借调到邻近的小镇帮助建一个公社小纸厂，我们在那里住了近五年。1974年2月，父母被调到江西第二造纸厂，我在那里呆了四年多，那是我了解工人阶层的很好的机会。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夏天我转学到长沙一中读高二，离开了父母，在伯父家寄读。1979年我参加高考，幸运地被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录取。这十五年，别说没接触到信仰，就是读书，在“文革”中都是一种罪过。

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七年——四年本科加三年研究生。我的科学观、哲学观乃至世界观都是那时打的基础。

我读大学期间，有两件对我影响至深的事：

第一，大学三年级有一门课“量子力学”，把我带进了科学之门。量子力学的诞生给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人类社会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电子计算机用的集成电路和通讯用的激光，都是量子力学衍生的成果。它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使我不仅从中学到了物理概念，也看到了建造新的物理学大厦的大师们在一个革命性变化时的反应和局限；

第二，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伤痕文学出现，其中诞生了许多很好的文学作品，我经常放下功课去读小说和剧本。

在北大七年，我听过许多讲座，但没有一个讲座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我也没遇到过基督徒。而且，我深信科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为它们是可验证和可应用的。

1986年，我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物理系读博士学位。九个月后，我离开校园去一个刚刚开始建设的国家实验室做论文研究。这两件事，我没做什么努力，而之后的经历说明，可以说是神的安排。

克服信仰的障碍

1987年3月8日，我第一次去教会主日学，我是主动找人带我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基督徒在我印象里很善良，我想知道为什么；二是想跟他们辩论，因为我认为神学是反科学的，而我从事的是科学活动。如果是我错了，那不很糟糕吗？

之后有人来找我，与我一起学《圣经》。他是一个修锁匠，名叫布莱恩（Brian）。当我九个月后去位于纽波特纽斯的国家实验室时，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位牧师。在那里我经常去教堂，并与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戴夫（Dave）学《圣经》。说是学《圣经》，但事实上我与基督教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总是问为什么两伊要打仗，上帝能不能停止它之类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和我也有兴趣。我在信仰上没多少长进，但有些能接受《圣经》中对罪的解释，也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如基督徒那样好。

戈碧和我 1991 年在那个教堂结婚。婚礼上，戴夫作为好友为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中关于爱的真谛的经文。这段话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应用，或许成为我们信仰的种子，但我们当时却没这样看。婚礼有 120 多人参加，近大半人不是基督徒。

1995 年底，戈碧到英特尔（Intel）工作，我在家待业九个月后又加入同一家公司。我们 2000 年 5 月同时没工作，先后在公司内部又换了工作。这两次经历让我谦卑不少。1996 年 3 月大陆查经班开始，我们就一直参加。

因为谦卑了些，我已不再争论谁对谁错，但仍是不信，因为信实在是太难了！

对当时的我来说，信仰的主要障碍是把眼睛盯着人而不是仰望神，当我看到周围的信徒并不见得比我好时，会觉得信不信都一个样。更大的障碍是没有理由去信。直到 2002 年 9 月，父亲因前列腺肿大，连续四次去医院，每次都该好而不好，好像命运专门和他作对，我才真正承认人的软弱和无助，心灵的门才有了松动。

十月底，戈碧出差回中国，我有机会听了远志明的“天地之间”和“人神之间”的分享以及梁燕城的探寻经历，感动后开始读《约翰福音》。这是我第一次用心来读，我对自己说，“假设有神，看能否读进去。如果没有神，我应该能找出问题。”

我用三天时间初读了一遍后，主动在查经班提出两周后分享。两周内再读一遍，提了一百多个问题。最后一晚上，四十分钟内匆匆读完十八到二十一章。心里不知怎么讲，但最后一天早上五点做简短祷告，于感动中写下了分享内容，并成功地与大家分享。讲完后，我问张传道有什么要补充的，她说“我准备的你都讲到了”，其他人也夸奖我讲得好。我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这不是我写的，当时我还不信呢！

两天后，我应教会朋友要求，把手写的分享内容输入到计算机里送了出去。再过两天，我打电话给一位比我先信的大学同学，想问问他读我的分享后的想法。他问我是否决志信主。我说就算是吧。

星期天我第一次自己上教堂，欧牧师讲《罗马书》10章9-10节，阐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好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两周后，戈碧与我一起来教堂，四周后同意与我一同受洗。这些事，都不是我的努力，而是从天而降，神的安排！

相信后的变化

相信后，我对许多事的看法产生改变。

首先是信，这是最大的变化。如《圣经》所言，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参《箴言》9:10）。过去许多不能接受和理解的事都能理解和接受了。

不顺的方面我也能当作历练与考验而接受了，这样就能凡事感恩，心态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因怀着感恩的心，就更加容易顺服。

其次是人生有了目标和标准，以前信的不外是一些经验，如《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增广贤文》的“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善恶不知从何而来，也缺乏标准，所以行得出来行不出来要看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信主后，看到《加拉太书》5章22-23节中讲得很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12月，有朋友约我去赌场。我不是赌徒，但我非常爱玩BLACKJACK（21点）。我当即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了。两周前去洛杉矶，我看见四五家赌场，没什么兴趣，而过去是每家必去的，哪怕只看不赌。我也更远离了股市的投机心理。

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过去总认为自己对，得理不让人，结果可想而知。如今把一切都交给神，相信神，争执的事少多了。即使争执的话，也不再认为自己一定对。其实有许多小事，虽然没必要争，但心里又不乐意，怎么办呢？这时读《以弗所书》5章25节，“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万事开头难，多舍几次就习惯了。

能力方面的进步。以这次春节活动为例，我从未主持过任何

大型活动，只帮过忙。这次 200 余人的春节联欢，从筹划、准备，到联欢，只有两个星期。时间短，节目多，食品丰盛，非常成功，我却没怎么费力，这靠大家的同心祷告和圣灵的带领。

过去我一直要找一条让我信的理由，现在我得到了。如《约翰福音》所言：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祂是生命之粮，不渴之水。

确认了我的使命

信主十年，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主的同在。

2003 年 11 月 23 日，我回上海中芯国际工作。2005 年，我有幸在中芯国际的培训部门工作了 7 个月，发现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求知欲完全不同！对教育的好奇和不解，使我 2006 年开始思考和尝试，2009 年 6 月辞职创业。

但是，要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成天和小孩子打交道，是那段时间里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对我的转行大惑不解。一年半前，我写了《我在中芯国际的往事》和《我在英特尔做工程师》两篇文章以后，更是有不少人为我当初的决定惋惜。十年前，我究竟是怎样做决定的呢？

当时，我和不少基督徒一样，决定把这件事交托在神的手里。我对自己说，我自己做不了这么大的决定，如果我转行，神一定会给我一个启示或印证的。

不久，孩子妈妈从美国出差回来，朋友让她给我带了两本江守道的讲道。其中一篇提到了耶稣生平，当我的眼睛无意中掠过耶稣成长的那部分内容时，下面两段话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路加福音》2:40)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或作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加福音》2:52)

这两段描述耶稣12岁之前和之后的经文，不就向我们揭示了教育的真谛吗？

孩子是“渐渐长大”的，不是越俎代庖、拔苗助长出来的。在《路加福音》2章40节里，“孩子”是主语，不是父母，也不是学校老师，更不是考试或分数。而许多家长和老师的目标，都是要逐步提高分数，为了北大清华或985/211大学拼死地学！

此外，这两处经文，也使我发现以下四个事实：

1. 强健起来。神要我们每个人都有强健的身体。目前的教育剥夺了孩子玩耍的时间，这样的学法，只会使学生产生厌学。
2. 什么是神的恩？神的恩，使我联想到父母应给予孩子无私的爱。当时我的两个孩子都不到10岁，我因为忙于创业无暇顾及他们，现在他们一个上伯克利大四，一个上波莫纳大一。他们高中毕业后都在“学米大讲坛”和家长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不能不说是神的恩典。
3. “智慧与身量同时成长”。路加医生2000年前，说的就和如今脑科学与发展心理学的成果一致。如今12岁以前大规模地

进行“思维”开发，违背人的智力发展规律，最终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 最有挑战的是神和人喜爱的心。不信的家长，只在乎分数，不在乎学习规律。而《圣经》的要求是，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齐增长。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自己人生下半场的使命。感谢主，祂应允了我的祷告，帮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创业之初

2009年6月，在大学同学和朋友的支持下，我满怀激情地开始创业。没想到第一家店还没有正式营业，就有一位老奶奶对我们的年轻老师说：“美国博士，凭什么教得好中国的小学数学？”是啊，凭什么？凭自己15岁考上北大的经历？凭自己的博士学位？当时没有太在意这句话，未曾想，教好中国的小学数学，还真成了我后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第一个学生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如何教会一年级学生“ $3 + () < 9$ ，括号里最大能填几？”这道题目，究竟应不应该教这道题目，是我们的第一道坎儿。随后又有一个学生，做20道 $7+8=15$ 这样的常规口算题目，要花20分钟或更长时间，最有挑战的是有些学生 $6-5=1$ 都几乎学不会。怎么办？

创业刚三个月，我就发出了“创业创业，没日没夜”的感叹。我发现，自己的心理准备非常不够！我一直边干边学，和团队一起开发了学米晚托管理系统和学米小学数学学习平台，帮助学生、

老师和家长真实地了解学生的实际问题，也让自己归零，从头开始自学大脑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例如，为了那个 20 分钟做 20 道题目的学生，我们开发了“学米口算国”等游戏，并把口算国做成了训练学生感觉统合和注意力的有效工具。

结果，晚托班的学生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与改善，有几个学生从幼儿园大班的幼小衔接一直到五年级小学毕业，都在学米屋的晚托班度过。

由于神的话保守了我心灵的诚实，我在 2012 年 10 月就提出了学习三原则：1. 学习是人的本能；2. 学习是个人的事；3. 学习需要合适的环境。这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这一切都验证了《路加福音》4 章 4 节耶稣所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三个层面的改变

我在大学和研究所一直学的是实验物理，在英特尔和中芯国际一直做的是工程问题。这个背景决定了我擅长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和人打交道。我 15 岁上北大，一帆风顺，按常规分类，我是属于智商高、情商低的那类人。和学生、家长、员工打交道，我可以说毫无经验。

而信仰，使我在这三个层面有明显改变。

1. 与孩子们建立信任

在创业前，我正好看到了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约翰·杜

威（John Dewey）在 100 年前提出的“以学生为中心”。我发自内心地认同，并决定实践。创业后才发现，在中国的大背景下实践这个理念，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我十年如一日，天天反思和学生及家长的交往，结果还真的行出一些结果。经过几万小时的实践，现在我能在一分钟内大致了解一个家长或学生。没有神的保守，这种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经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参《马可福音》10:15）这句话把我变成一个小孩子，很容易做他们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我从最初的只会讲道理，只能教高年级的学生数学，到后来教一年级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丝毫没有隔阂。有的学生不思改进，一错再错，我则不动声色，让学生错个够，错得过瘾。结果，经常有学生时不时来一句——梁博真坏！有的学生收到题目还没有读，就会问我：“梁博，有没有坑？”也有的同学很不服气地说“再来！再来！”，一副要跟我决斗的架势。

当我 2018 年读到丹麦学习学家伊列雷斯《我们如何学习》的学习三要素时，我惊喜地发现，是神的话帮助我解决了教学中最难的问题：有效地刺激了学生的学习动机。

2. 有耐心与家长沟通

创业之初，我们和其他商家一样，把顾客当“上帝”，家长要什么，我们做什么。但问题马上就来了，家长要的，不适合孩子的发展怎么办？有的家长不能面对真相，若告诉她们真相，她们一个月后就离开。

怎么办？神的话再一次坚定了我——《路加福音》16章13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记得有一个周五晚上，我接到一个来学米屋不到一周的家长投诉电话，孩子的作业没有完成。那天正好老师请假，是我顶班带的学生。有一项语文作业没有记录，导致没有完成。因为语文作业不多，我像以往一样，帮助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复习了前13页的每一个字，记录了她不会的字。那天就两个学生，我给他们的语文、数学和英语作了详尽的“诊断”。但家长不看我做了多少，既不读我的总结，也不听我的解释。她对我的口气盛气凌人，让我知道我们为什么留不住好的老师。再三道歉和解释无果以后，我脱口而出：“如果你连我都不相信，你是不是应该考虑退费？”这位家长足足顿了30秒以上，说了一句，“那就退吧。”

一周后，她退了费。没有料到的是，8个月后的暑假班，她主动联系我，要把孩子送到暑假班来。

这是我唯一一次让家长主动退费的经历，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一位爸爸，基本上不管孩子，平时都是妈妈管，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有多大。有一次不知因为啥事投诉到店长那里，“你们梁博士是不是不会带学生啊？”店长婉转地告诉了我。我笑着对店长说，你怎么不告诉他，整个晚托系统是我设计的，所有的老师，都是我培训的啊。

当时我就觉得挺逗的。更逗的是，两年以后，这位爸爸联系我，

说想到学米屋做兼职老师。

因为坚持爱每一个孩子，我们逐步赢得了越来越多家长的信任。

还有一次周五，我实在累得不行，非常想发泄，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正好一位密执安过来的牧师来查经班讲道，讲的是似乎和主题毫无关系的耶稣给门徒洗脚。我猛然醒悟，我缺的正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心志。从那以后，我和家长的沟通又上了一层楼。

神的话使我逐步蜕变，有了后来的感恩节给梁博的一封信，及《相信的力量》等家长回馈。

3. 与员工无缝互动

作为晚托班的老师，要赢得家长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在学米屋就有这样一位老师，工作两年以后，她的学生的续约率总是 100%！

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个性也强，对每一名学生都一视同仁，家长对她十分信任。有一次，另一家店里有一位老师生病请假，我去顶班，发现检查 $2+3=5$ 这样的口算非常花时间，就想在软件上给老师配一个答案对比功能。她的本能反应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每一个老师都能做，干嘛要软件？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仅是节省时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大脑没有必要去为这样简单的事情进行切换，消费不必要损耗的能量。等软件功能出来，她适应了以后，她对我说：“梁博，是挺好用的。”

2010年5月4日，学米屋所有老师一起脑力激荡出新育洲公司的文化：仁爱、学习、合作、纪律、贡献、成长。通过向学生、家长和老师学习，我自己是企业文化的第一实践者。能够如此幸运，因为我遵循了神的话语——《雅各书》2章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学米屋创建的前两年，老师因产假、生病或其他原因无法教学时，我都是亲临一线。正是因为有了与学生、与家长和与学米屋老师的无缝互动，我们才诞生出“学米屋管理系统”这么棒的工具！

如果我斤斤计较，成天陷于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中，学米屋是不可能今天这样的文化、灵魂和生命力的；微信“学米大讲坛”群和千聊“学米大讲坛”讲座群也不可能影响和改变越来越多的家长。

凭信心应对困难

上面讲的，基本上都是看得见的具体事情；而那些看不见的，才是对我信心的真正考验。

2013年底，我们2009年的融资都花完了，我们不得不关掉其他三家店，仅保留第一家店。钱花完了，奇迹也发生了！这家店能够自负盈亏，具备了自身的造血能力。学米屋没有像大多数公司那样，钱烧完了，公司关门清算。

这是我们第一次向死而生！在拿到第二次融资的两年多前，

我一直不领工资，凭着信心继续前行。

没有钱，可以自己挣。但是，老师要买房子，要生孩子……两位核心员工结婚成家，买不起城区的房子，去了上海郊区的金山，学米屋再一次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

很多有经验的朋友劝我及时关门，不要逆流而上。我虽然没有灰心丧气，但也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哭着对神大喊，你在哪里？

结果，我们只谈了一家 VC（Venture Capital，全称“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编注），2016年9月奇迹般地拿到了第二轮融资。在拿到钱的半年前，一家深圳的软件公司——我们前员工的创业公司，开始了第二轮的软件开发。学米屋小课系统，三年中从无到有，帮助了许多对学数学缺乏兴趣的学生，并衍生出“梁博士每日一题”的微信公众号。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想起耶稣在各各他背着十字架蹒跚前行。挑战越大，十字架的光芒越明亮。这种感觉，我过去从未有过！

结语

回想自己从信主，到历时十年的创业经历，也是生命丰富和成长的历程。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神的话语的指引和光照！最后用《路加福音》中的“天使之歌”作为结尾——愿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人！（参《路加福音》2:14）

梁昌年，1983 年理学学士，1986 年理学硕士，1993 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后在托马斯杰弗逊实验室做博士后。在英特尔和中芯国际工作 13 年后，2009 年 6 月开始创业，和北大同学与英特尔同事一起创立了新育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现为上海学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EO。

最喜爱的经文：“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翰福音》4:24）

走过原生家庭和社会悲剧的伤与痛

/ 田玲（81级哲学系）

名字背后的隐喻

我父亲在他的笔记本中记录了我出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即1963年10月1日中午12:03分出生在哈尔滨市香坊卫生院。我的父家本姓“田”，父亲给我起的名字是“玲”。因此，我归主之前的名字叫“田玲”。

当我认识神之后，回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不仅体会到天父早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从远处认识我，召唤我”（《小羊诗歌》），而我自己虽然不知道有神的存在，但在年幼之时似乎懂得存在着某种超越的、不能言说的命运主宰，并且祂对我有着又无形又清楚的带领或启发。

故此，信主后我也有了“天灵”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以圣灵把我带到祂的面前，让我最终知道自己是祂所爱的宝贝女儿。

你可能以为我在这里只是解释我笔名的来历，其实，这个名字概述了我在漫长黑暗的人生道路上，自幼就被神默默地、无形地引导。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祂亲力亲为地眷顾着，最终又被

祂借着我的经历与所处环境，亲手把我带到祂的面前。

我这样分享，可能你会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因为，很多人信主都是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很多人也都有决志和蒙召的特别时刻，或者在生命中某个时期开始寻求神；还有很多人是出生和成长在基督徒家庭。然而，这些令我羡慕的相遇，都不是我的经历。

认识神最初的年月里，我甚至时常在心里有点责问神：你为什么没有让我遇到宣教士呢？你为什么没有让我生在基督徒家庭里呢？你知道在无神论社会中认识你多难吗？你知道不认识你的年月有多么黑暗吗？

原生家庭的爱与痛

现在，我慢慢明白，神对每一个人的爱和带领，极其不同，因人而异。

神在我个人生命上的带领与眷顾就是把我放在一个特定的家庭中。我的父亲极其聪颖好学，工作上和技术能手，生活上是多面手，不仅有好的厨艺，也是家庭的裁缝；不仅爱吹笛子，也会为我们拍照和洗相片等等。神给我这样的父亲，让我从小不仅热爱学习，更是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懂得思考和寻求。这帮助我日后理解和寻求天父的智慧埋下了伏笔。

我的母亲晚年之前，虽然都不认识神，但她为我树立了爱人如己的榜样。她不仅爱家中的每个人，也真的爱同事和邻舍，肯付出和牺牲，为他人着想；母亲常与邻舍分享家中不多的食物，

即使工作之余需要照顾家庭，她也会抓紧各种零碎时间帮助人织毛衣和做棉衣等等。

神给我如此有爱心的母亲，不但使我自幼学习助人和爱人，更使我的心灵对爱敏感而不狭隘，使我在还不认识祂的时候就体会到，爱不仅是常人所理解的男女之爱，人间更是有各种无私的友谊和博爱；这也帮助我日后更容易明白和理解主耶稣舍命的大爱。

虽然神把我放在一个拥有如此宝贵父母的家庭之中，但是，我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神也使我产生一种近日才明白的状态，叫作“神圣的不满足”，这使我忽略了父母的宝贵之处，而是把他们的不足放大，并且让自己很痛苦。这也成为我年幼之时，冥冥之中追问生命意义和寻求神的开始。

具体来说，我原生家庭中最令我痛苦不堪的，是父亲对我大哥极其苛刻，对我二哥又极其袒护和偏爱；这导致我的母亲往往会出面保护大哥，二哥会凭父亲的支持而不听母亲的话，进而在他们四人之间导致不和谐和冲突。这是我上大学之前，时常在我家庭中上演的“戏码”。虽然多半是口头和情绪上的口角与责难，但足以使敏感和理想化的我痛苦不堪。

神借着我从原生家庭中体会到的痛苦开启我的疑问与追寻：家庭应该是最让人彼此相爱的地方，然而如今为什么最该使人幸福的家，却成为最让人痛苦的地方？

这样的追问使我产生对人类有限性的认识，也就是人类罪性的本质，这不单是道德意义上的罪，更包括全人的罪性。头脑上

的罪就是认识有限性带来家人之间无穷的认知创伤和彼此伤害，比如，我自己不理解的就以为是不存在，我自己不同意的就以为是错误的等等；心灵上的罪最典型地体现在爱莫能助或心有余力不足；行动上的罪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受苦和相互折磨，或者身患重病，我们却无能为力。

神借着我从原生家庭中的经历，继续引领我追问这样的问题：家人该怎样彼此相爱和配合，而不是彼此冲突和相伤？

神借着我来自原生家庭的痛苦向我启示祂自己，让我懂得，肉身父母再好，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需要认识创造宇宙万物和赋予人类生命的神！无论我们原生家庭的好与坏，神不仅为我们预备了天上永恒的家，更为我们预备了地上的家——教会。因为祂愿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在受教中寻找人生智慧

我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好学好问的习惯，我对生活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我学业也极其顺利。1981年考大学时直接考入北大，因为是转学文科，数学很容易在没有怎么复习这个科目的情况下拿到高考中的百分成绩。

现在回头看，我高中转学文科是有神的带领。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在文科各个领域人才、思想家和文化大家都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浩劫之后的历史阶段，理科功底不错的人转学文科，会让所有身边的人感到不是胡闹，就是不可思议。但是，因为神的默默看顾，

在我转科这件事情上，从我自己到家人都没有经历任何阻挠与波澜。

而我学习文科的理由是：“文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如果仅仅是数理化基础薄弱的人去学习文科，那整个中国社会的文科会是怎样的质量？整个社会的文科功底低落，这些领域又怎么能够指导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呢？毕竟，数理化领域更多地关注社会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发展，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文科的卓越投入与积极贡献。

因为成长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我和很多人一样根本不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年少的我还在初中时就在同学家看到一本 32 开本的小薄书，是讲中国古代哲学。当时脑子一亮，闪过的念头是：我要从哲学中寻找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我可以知道怎样活得有意义，活得更好。

来到北大，我除了上课之外，课余阅读西方哲学、小说以及人物传记，也参加各种八十年代最热切的西方思想的启蒙讲座与讨论。我会对所有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产生好奇心，但是，好奇心却没有使我对什么产生热情，我只是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在不断地寻索，并不容易为之所动。

比如，当时很多人都会迷恋尼采哲学和萨特哲学，那契合了文革创伤之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与体悟，但绝对不是内心理想化的我所期待或可以接受的答案。人生若果然如此，便不值得活下去。大学里我对哲学的有限学习告诉我，人生并没有所谓最高的智慧。

在社会苦难中寻求真理

成为北大老师的第一年，我从始至终经历了 1989 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历史上的悲剧性事件。这个悲剧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经历、情绪情结、世俗舆论所能简单描述、解释和理解的程度。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这是神亲自把我带到祂面前的契机，也是祂看顾和保守我。很多像我一样年轻的大学教师，在经历这场历史悲剧之后，离开大学纷纷投入下海从商的大潮中，神却给我平静的心和清楚的看见，就是留在当下的讲台上。很多人在无法铲除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开始各自为政地寻求出路，大多数自愿堕入经济腐败的浪潮之中，可谓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程度。人心和道德的腐败也是接踵而至。

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神让我看到 1989 年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无论多么有头脑有教育，都是没有智慧的人；人无论多么有权势有武力，都是没有能力的人。面对最高的掌权者，面对拥有强大军队的政权，人的本质都是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掌权者的挣扎与无助，没有看到使用武力者的恐惧与绝望。

神借着 1989 年的历史悲剧带领我，放下所有对人的期待，对所有属人之事物的执着，而是寻求和认识属祂的智慧与能力，来自永恒的希望与真理！身在北京，可能身边会有秘密的基督徒或宣教士；人在北大，门外几分钟的路程就是海淀教堂。但是，这些都与我无缘，在北大生活十多年之久，我也不知道其存在。

神使用北大的图书馆，通过书籍和默默的阅读，把我的生命

指向祂。直到后来，我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才在这个自由之地，“自投罗网”般进入神的家，成为与祂重新团聚、可以随时随地与祂相见，并享受与祂亲密关系的挚爱女儿！

在服事中被不断更新

于我而言，成为神的子民和成为耶稣的门徒，或者成为宣教士，并不是可以清晰分开的；我从来没有过呼召、差派之类的经历，只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满足，愿意随时随地以自己被神所爱过、所触摸、所医治的生命，或传讲或见证在自己身上，在世界各地各方，在历史的所有时刻神的奇妙作为。这一切都是神在我里面的工作，浑然天成，荣耀属祂！

在香港信主之后，神曾经给我机会，有幸在香港福音证主协会服事6年。在港大读完博士学位，我回北大继续任教并参与主里的各种服事，十年后神带我来到美国，在恩福文化宣教机构的帮助下，完成耶鲁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学位。

目前，在北美通过基督使者协会、弥赛亚大学、加拿大华神等机构，继续我在北美服侍的另一个阶段，包括神学培训与教导，神学研究与写作，校园事工等。我在弥赛亚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是“基督教在中国”和“基督教在亚洲”；我在加拿大华神神学院教授的课程是“青少年学生的教育与生命辅导”；我在基督使者协会培训的重点是“学会生活学会爱”，目前基督使者协会所出版我写的书有《他乡遇故知——神的爱里有希望》和《全人成长的渴望——牧者回应中国学生的心声》（两本书均以笔名“天灵”

出版)。

愿神继续使用我祝福他人的同时，也继续更新我，使我不至于失落祂给我的属祂的荣美生命！

田玲，出生于哈尔滨。1981-1985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1985-1988年，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1988-2009年，先后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及教育学院任教。现居美国宾州。1995年于香港慕道并受洗。目前在弥赛亚大学及基督使者协会兼职服侍，全职从事信仰研究和写作。

最喜爱的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 - 40）

曾经如幻泡影的愿望，如今悄然而至

/ 刘文俊（00 电子系）

雪花飘落在波士顿西郊的树林间，氤氲弥漫；雪花飞到燕园的青砖黛瓦上，点缀着临湖轩的翠竹青松；雪花跃进翻尾石鱼张开的大口中，调皮嬉戏；雪花蹭入塞万提斯铜像的眼窝中，安静沉思。

雪花簌簌，穿越时空，带我回到十九年前的北大。

光影交织

2000 年的夏天，满怀憧憬的我从河南贫困的小县城走入燕园，展开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五四路上的社团招聘百团大战；大讲堂的昆曲绵绵水袖翩翩；宿舍楼里提着应急灯通宵自习；拿过英特尔少年科学家比赛的奖牌，可是也有为得高分抄作业作弊的行径；羡慕着某某大牛裸考满分，也亲历了校园内一年三起自杀事件，夜晚不敢从自习楼的天井走过……

在北大时，我常惦记着家乡的弟弟。高考时，我成为家乡的地区状元，爸妈也自然而然地期待弟弟学有所成。然而事与愿违，弟弟在初中被迫留级三次之后，更加厌学。爸妈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和风细雨，却效果甚微。后来弟弟逃学，面临

被开除，妈妈雨中跪在老师门前求情，回家之后毒打弟弟，如同暴风骤雨。

为了弟弟的教育问题，爸妈常常争论不休，家里风雨飘摇。在这些痛苦中，我开始思考：爸爸总结了许多学习方法，指导我颇有效果，为何用到弟弟身上却适得其反？到底教育是怎样一回事？

我学习的是理工科，毕业后得到很好的工作机会——在央视从事工程师工作。可惜，我的心思始终不在技术。2010年，丈夫得到来美国工作的机会，于是我辞职来到美国，打算读教育学，圆儿时的梦想。

爱中相遇

初到美国，美好的自然环境，带给我返璞归真的感觉。可惜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不会开车造成的交通困境、语言的障碍、文化背景的差异，使我陷入“好山好水好寂寞”中。

先生转发了一封邮件，请大家参与给一位需要卧床的孕妇轮流送饭的活动。我原以为是公司发起的，觉得好温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基督教会发起的。我由此开始接触到教会的活动。

第一次走入教会，听到牧师讲《圣经》：“不要爱世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2:15-16）虽然这些话似懂非懂，但对我而言，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

的感觉。原来教会中大家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追寻。这不是我一直苦苦寻求的么？

可是，“上帝创造世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些新奇的概念，闻所未闻，怎么可能相信呢？我在慕道班（为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人开设的课程）一直跟老师辩论：如何证明上帝存在？为何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理？

与此同时，我申请了马里兰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并拿到了入学通知书。但是去了当地的高中考察，美国高中的教学生活跟我想象的相去甚远。前途茫茫，该如何是好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宣教士，他从美国去到中国，而且不是条件优渥的大城市，是云南边境条件简陋的戒毒农场。毒品——想想都不寒而栗！如果我面前真的站着一个吸毒者，我可能都不敢跟他握手。可是，这个人可以在吸毒者毒瘾发作时，以祷告陪伴着对方，直到他渐渐平静下来，渐渐睡去。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向他请教我对基督信仰的疑问。他说，你可以自己祷告询问上帝。这建议听起来难以置信，可是，因着这个人的脸上似乎有天使般的光芒，我每天临睡前认真地祈祷（当时一半也觉得是在自言自语或者在对空气讲话）：“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你对我讲话，请你引导我的道路。”

这样大约一两个月之后，有一首诗歌反复在我心中回响：“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上帝在对我讲话，于是我愿意接受洗礼。

同时，我每周日去教会听讲道。“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这些《圣经》的话语叩击我的心，悄然改变着我的脚步。

我一直惧怕生养孩子，这时候却冒出念头：要不试试看？怀孕之后，我退掉了录取通知书，决定安心在家带孩子。

成长蒙福

很快，第一个孩子出生，我也开始了全职在家带娃的生活。

由于从小专注读书，我根本不懂如何做家务照顾孩子。日复一日，洗衣做饭换尿布，面对烦琐家务，心有不甘，力不能胜；再加过敏性鼻炎频繁发作，身体健康直线下降。

另一方面，爸妈接受不了一向优秀的女儿窝在家里做家庭主妇，而我的弟弟经历了妈妈陪读陪考，好不容易被一个民办大专录取，毕业后却不想找工作；妈妈又着急弟弟的婚事，很多的压力导致情绪的不满，宣泄在我的身上。我有委屈埋怨，有伤心失望。可是，《圣经》一直教导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帮助和劝勉我，要有恩典怜悯，要学习饶恕我的妈妈。这不仅挪去我内心的怨恨，还使我懂得在经济上资助父母，在情感上安慰鼓励父母。

这几年，上帝的恩典多多。我丈夫一直有去教会听讲道，可是他很难确信上帝的真实存在。他长期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中，2015年更是经历公司的大裁员，在这种本该更加忧虑的情况下，

他祷告上帝，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平安。由此他体会到上帝的真实性，也愿意跟随上帝。而我的鼻炎，看遍中西医，治疗无效，反而越来越严重。在走投无路中，我们每天敬拜赞美主，卸下忧虑，身体逐渐得着医治。在祷告之后，奇迹般地停掉了激素的用药，我也开始孕育第二个孩子。我从不甘心在家带孩子，慢慢开始喜欢孩子。

我的弟弟几次恋爱未果，后来上帝赐给我家一位贤淑的信主的弟媳妇。在我们全家的帮助下，弟弟买房结婚。妈妈因着多年的焦虑，长期患有甲状腺疾病；在2016年一次生气之后，妈妈头痛欲裂，去检查发现脑子里长了垂体瘤，需要立刻手术。

主借着《圣经》的话安慰我，妈妈的肺腑是祂所造的，祂的恩典覆庇。上帝保守妈妈动手术的过程，走过死荫幽谷。更加感恩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渐渐明白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开始了解并愿意走进基督信仰。妈妈也不再焦虑，而是热心助人。爸妈停止了多年的争吵，携手下江南、飞新疆，去北海过春节。亲朋好友称赞他们的生活如同甘蔗倒嚼，越来越甜。而我们深知，这都是主化腐朽为神奇。

慈爱管教

2017年，上帝赐给了丈夫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们举家搬到波士顿。因着感受到上帝的大爱，我也非常愿意把这份爱传递出去。我从前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但因着愿意关爱人，很快就交到了很多朋友。许多妈妈称赞我家的孩子乖巧懂事，乐意向我请教带孩

子的方法；很多人也很信任我，愿意跟我分享生活中的难处。在关心帮助别人的同时，不知不觉，我内心的骄傲暗暗滋长。

我认识一位 W 姐妹（化名），她由于从小生长在破碎的家庭中，患有抑郁症，跟母亲的关系也很紧张。在一次冲突中她动手打了母亲。感恩的是，在教会和社会多方帮助下，现在她们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转。

2018 年，我爸妈从中国来波士顿跟我同住三个月。本来我们关系得到了很大的修复，这时我的弟媳告诉我，我的弟弟这三年来都没有去工作，躲在家里打游戏，心情不好时常发脾气。我弟媳妇忍无可忍，向我来倾诉。全家人千辛万苦给我弟弟买房结婚生子，以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万万想不到弟弟做了父亲还是不能担起养家的责任。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可是自己背负着，压力越来越大，心中再一次泛起苦毒怨恨。当跟父母发生一次口角时，我极其愤怒，双手拍到我妈妈的腿上。此时，我猛然想起了 W 姐妹，我会不会也动手打我的妈妈？于是赶紧把手撤回。激愤之下，只好打自己两个耳光。

这次跟父母的冲突之后，我如同一滩烂泥爬不起来，感觉自己辛苦建立的美好形象，转眼之间崩塌溃烂。我努力帮助别人，希望自己的德行变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丈夫信主比我晚，他不张扬，常常默默地读《圣经》。他开导我说：“你是很有热心帮助人，可是《圣经》的真义你没有读懂。《罗马书》中说，没有一个义人。是主耶稣担当我们的过犯罪愆，我们信靠主被称为‘义人’，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善成为‘义

人’。不要以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善事，我们不断地修炼，我们就变好了。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我们一旦离开主，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本相——极深的罪人。”

以前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间，我总觉得自己比那个被帮助者品格高尚。可是这件事情，带给我深刻的教训，我真的比别人好么？比如 W 姐妹，当我以一贯的热情关爱 W 姐妹和她的母亲时，她们都很感恩。可是，不知不觉中，我开始骄傲，觉得自己比 W 姐妹品行要好。然而，如果我经历她所有的遭遇，我真的能比她强么？在跟我妈妈冲突时若不是想起她，我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借着一件事，上帝一层层剥去我的骄傲争竞之心。

我算什么？不过是尘埃中的一粒，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上帝的慈爱环绕着我，祂全然接纳我，挪去我的羞愧，让我再一次抬起头。我心中常常涌起喜乐，仿佛回到了初入北大时的青春年少，满怀憧憬，却不再迷茫。

教育真谛

关于弟弟的事情，爸妈听闻弟弟沉迷游戏不工作，震惊之余，开始学习依靠上帝，不再像以前一样跟弟弟起冲突。以前，爸爸对弟弟失望至极，屡次感慨弟弟“废了，废了”。爸爸读了《马太福音》6章25节中的这句话：“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居然说，“小牛（弟弟的小名）才三十岁，以后的路还长，还来得及。”

弟弟在被接纳之后，反而愿意走出家门了。他从推销员开始做起，几经波折，后来在一家银行找到正式的工作。更感恩的是，经历这些之后，弟弟的脾气收敛了许多，跟爸妈的关系也开始转变。童年时，“家庭和睦”这个愿望一直如同梦幻泡影，如今却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悄然而至，而且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

从我和弟弟身上，我体会到若是偏行己路，教育难如上青天；而唯有上帝，祂拥有最完备的慈爱怜悯智慧，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大小事，都有祂的美意。祂以怜悯和审判，编织我的岁月；我被责打时痛苦的泪水中，也闪着祂爱的光彩。祂带领我的方法何等奇妙，祂的计划何等纯正。

波士顿是教育重地，查尔斯河两岸坐落着世界顶尖级的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而我所居住的镇上，亚裔父母尤其重视推娃。在眼花缭乱的各式活动中，我们到底要把孩子们带往何方？在高举自我的时代，如何让孩子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服务他人？

我们切切盼望孩子们认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认识智慧的源头。我们盼望教导孩子：在人生的路上，会遇到风霜雨雪；但是每一片雪花，若没有上帝的许可，是不会临到你的；在每一场风暴中，永远记得仰望头顶的天，那是一片有情天。这个情，辽阔高深，是十字架上刻骨铭心的爱，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范畴，胜过海誓山盟，经得起斗转星移。

尾声

此时此刻，八岁的大儿子和四岁的二儿子在下棋，其乐融融，偶尔也有相争。每次争吵时，我都提醒他们，记得彼此相爱。第三个儿子刚满5个月，我们给他取名“乐歌”，取自《圣经》中的这句话，因祂“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参《诗篇》32:7）

小乐歌在小床上扯着嗓子哭喊，他在学习自己入睡，过了一会儿，安然睡着。

窗外，雪落无声。

刘文俊，出生于河南省。2000-2007年，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现居美国马萨诸塞州。2010年决志并受洗于马里兰州德国镇华人基督教会。

最喜爱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1:20-21）

附录：北大的身世与精神

/ 冯秉诚

一

2020年，北京大学将年满122周岁，横跨三个世纪，历经沧桑。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戊戌年），发生了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帝主导，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策划人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后因慈禧太后于同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改革运动只持续了103日，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诏书中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随后，梁启超草拟了《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同年7月3日被光绪帝批准。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兼为中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京师大学堂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光绪的老师、吏部尚书孙家鼐任管学大臣（校长），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

京师大学堂与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山西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四川大学（前身四川中西学堂）、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同属中国近代新式高校。^[1]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得以幸存。

京师大学堂的校址设在北京景山公园东侧的马神庙街（现为沙滩后街）。这里是明代内廷二十四衙门御马监下设的马神庙，是皇家祭祀马神的地方。

清代皇后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乾隆第四女，为纯惠皇贵妃苏氏所生，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月封和硕和嘉公主；三月下嫁孝贤纯皇后弟、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次子福隆安，在马神庙原址上建造公主府，俗称“四公主府”。四公主夫妇去世后，四公主府被内务府收回，空置近百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四公主府被赐予道光皇帝第八女和硕寿禧公主，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和硕寿禧公主去世，府第再次被内务府收回。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新启用，内务府奉旨修复，作为京师大学堂校舍。^[2]

1900年，京师大学堂先遭义和团冲击，后被八国联军德、俄军占为兵营，校舍、书籍、设备严重毁坏；大学堂被迫停办。

1902年1月，战事平息后，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于当年12月17日开学。^[3]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第一任校长。1916年国立北京大学购买了松公府南端部分闲置房产、空置土地，和汉花园东斋联通，在此兴建教学大楼，于1918年竣工。因大楼主要部分墙体为红砖砌就，人称“红楼”。“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在红楼集合，然后上街游行的。故，“红楼”遂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现今被称为“沙滩红楼”的这一地段，既无“沙”也无“滩”，可能是元代漕运的印痕。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南迁。9月3日，日军进驻红楼和新建成的老灰楼宿舍。红楼的地下室成了日本宪兵部本部“留置场”（拘留所）。其间，北京大学教学仪器和教具大量被毁。

1939年1月3日，在北平城打着北京大学复校旗号的伪“北京大学”成立。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伪北大即行解散。

1946年，北京大学回到北平，胡适被任命为校长。

1949年2月，北京大学被解放军接管。

1951年5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汇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学者，奠定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在中国长期领先的地位。同年，北京大学迁入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燕京大学旧址。^[4]

二

1920年，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校长。1921年，司徒雷登筹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因是燕京大学所在地，故称“燕园”。^[5]

大抵初入燕园的人都会听到“一塔湖图”的说法。其中，“塔”指博雅塔，“湖”指未名湖，“图”指图书馆。

为解决师生用水问题，1924年在未名湖东南建造了一座深水井的塔式水塔。该塔由燕大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 James W. Porter 捐资兴建，故称“博雅塔”。^[6]

未名湖是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该湖以前靠万泉河供水，现在靠人工蓄水，冬天辟为滑冰场。

相传，当年司徒雷登校长询问教授们对校园的印象时，钱穆直言不讳地说，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但进入校门看见的确是“M”楼、“S”楼（以美国捐资人姓名首字母命名），应该用中国名称。司徒雷登校长从善如流，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的这一人工湖，景色绝佳，大家竞相命名，但都不满意，最后干脆取名“未名湖”。^[7]

有趣的是，现在的北大既无校训，也无校歌。人们常说的“北

大精神”也是“未名”，且一直随时代在变迁，这从历届北大校长的讲话即可看到。^[8]至于“北大传统”，至今也没有共识。有人推崇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人主张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自由或独立之精神，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最可贵的，是独立人格，因为它是思想自由、独立精神的基础。

1900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肆意烧杀抢掠；代表“新政”和“洋务”的京师大学堂，是被冲击的对象。京师大学堂的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二人，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求取缔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活动，保护使馆、学校和铁路。同年7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将许景澄、袁昶斩于北京菜市口。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一笔。可以说，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位北大人。

创办之初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的主要工作是“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中总教习许景澄，则长期出使异邦。因此，大学堂的实权在丁韪良手中。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实际上的“首任校长”。^[9]

丁韪良，原名威廉·亚历山大·巴尔森·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850年，他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他主张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来华后，取汉名丁韪良，字冠西。京师大学堂开办时，经李鸿章举荐，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授二品顶戴。

1900年，73岁的丁韪良目睹了义和团屠杀中国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的凶残行为，非常气愤。由于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丁韪良倡议放逐慈禧。故此，在义和团运动后，丁韪良渐渐地不再受清廷的信任。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不久，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在中国生活了66年的丁韪良，因肺炎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合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公墓里，永远长眠在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10]

丁韪良可谓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不畏权势、爱憎分明的基督徒。

三

梁漱溟教授是又一位持独立精神的北大人。1953年9月，中共中央邀请民主人士座谈，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先生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城后不要忘了农民。

会议开到一半，毛泽东来了，并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梁漱溟是想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向毛泽东申辩：“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未予理睬。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列席这次会议。梁漱溟又当面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讲话，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无

雅量”，把毛泽东激怒了，劈头盖脸地猛批梁漱溟。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11]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第三届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署名是历史系几名团员，实际作者是许南亭。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个星期之内，全校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字报，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的敏感和重要问题。5月26日之后，北京高校、全国高校，开始出现大字报，进而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都贴出了大字报，迅猛之势，如大火燎原。史称这一引发“反右斗争”的事件为“北大‘五一九’运动”。^[12]

结果，北大教职员工、学生中，7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约为八千多师生总数的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分子的以外，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称为“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

北大的正式右派分子、“中右分子”、“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共1500人左右。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北大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26人，其中，被处决8人，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13]

1960年初，北大开始批判马寅初校长主张控制人口的“新人

口论”。但老校长据理力争。他在《北大校刊》写道，“老夫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仍将单枪匹马与诸君周旋耳。”^[14]他在1960年1月号《新建设》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写道：“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接着，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同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1979年9月，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校长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15]

“反右运动”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虽偶有“一人之谔谔”，但北大校园已是万马齐喑，“独立精神”荡然无存。

四

作为百年老校，北京大学有两个“身世之迷”。

其一，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现尚不能确定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具体日期。1949年以前，北京大学皆以12月17日光緒皇帝下诏京师大学堂复课的日期为校庆日。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坚持以戊戌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为校史的开始之年，却只能以壬寅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复课之日为校庆日。

其二，是北大校庆日的改动。1951年10月21日出版的《北

大校刊》，依然规定：“12月17日，星期一，校庆放假一日”。然而，直到1953年年底，再没有关于校庆的报道；1954年5月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通栏大标题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祝贺校庆五十六周年”。同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北京大学热烈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的新华社通讯，开篇便是：“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隆重地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

也就是说，旧校庆日废于1951年，新校庆日始于1954年。但是，关于何时、由何人提议、并以何种理由决定改变北大的校庆纪念日，文献中竟找不到任何痕迹。此事近在咫尺，档案制度完备、名扬四海的北大，居然“失考”。^[16]

北大校庆日的改动，显然与“五四运动”有关：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什么是“五四运动”？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二者的关系如何？孰先孰后？至今，学术界没有共识。

狭义上，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各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事情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了巴黎和会。虽然中国、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和会却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国人极度不满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于1919年5月4日上街游行抗议。在民意支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五四”最著名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17]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京。《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即所谓的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即“Democracy”的音译，意为“民主”，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是“Science”的音译，意为“科学”，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和胡适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称，“新文化运动”只包含“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而不涉及现实政治。因此，胡适曾将“五四运动”称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8]

后来，新文化运动分成了两股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一部分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离开文化领域，走上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全盘西化”的道路走下去。^[19]

五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志士仁人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探索救国之道。然而，科学、民主不是“本”，只是基督教信仰孕育出来的“果”。

离开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赛先生”、“德先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主、自由也就失去了方向。

燕京大学的创办者、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以耶稣基督的两句话，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为燕京大学定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训^[20]。对下令钉死耶稣的罗马巡抚彼拉多的“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38）的旷世之问，《圣经》有明确的回答：耶稣基督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

只有遵循上帝和祂的启示，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得以服事上帝、服务社会 and 他人。

【注】

[1] 京师大学堂，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item/ 京师大学堂](https://baike.baidu.com/item/item/京师大学堂)

[2] 参见：《听首开人讲讲沙滩后街那些事儿》，2017-8-24，https://www.sohu.com/a/167042159_708464；满族文化网：《北京大学最初就建在福隆安的府邸》，2018-11-09，<https://kknews.cc/history/k9b83g8.html>

[3] 京师大学堂，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item/ 京师大学堂](https://baike.baidu.com/item/item/京师大学堂)

[4] 参见：《听首开人讲讲沙滩后街那些事儿》，2017-08-24，https://www.sohu.com/a/167042159_708464；《北京大学校史》，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最后修订于2020年2月19日

[5] 《燕京大学》，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最后修订于2020年5月18日

[6] 《你真的了解博雅塔吗？》，2018-03-01，<http://www.pku.org.cn/memory/yyfw/81856.htm>

[7]《揭秘北大“未名湖”名称由来国学大师钱穆提名》，2013年04月02日，

- 人民网 - 文史频道 <http://book.people.com.cn/BIG5/n/2013/0402/c69398-20998511.html>
- [8] 去哪学:《从北大历任校长演讲,看北大精神的时代变迁》,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22778>
- [9] 徐永超,《传教士丁韪良:曾深度参与晚清社会的变革中国通》, 2019-11-14, <https://kuaibao.qq.com/s/20191114A0FS0S00?refer=spider>
- [10]《丁韪良》,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最后修订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
- [11] 闻朔:《何谓北大真精神?》, <https://www.gongfa.com/beidajshen.htm>
- [12] 王书瑶:《北大的五·一九运动》, 2009-7-6,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981>
- [13] 三月云淡风清整理:《北大有多少右派?》,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0405/242141.html>
- [14] 陈一咨:《北大精神不灭》, 1998 年 5 月 3 日,《当代中国研究》,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61-mcs-1998-issue-2/444-2011-12-29-18-13-29.html>
- [15]《马寅初》,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最后修订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
- [16] 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 1998 年 3 期
- [17]《五四运动》,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最后修订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
- [18] 陈平原:《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 2019-08-09, 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p=58465>
- [19]《新文化运动》,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最后修订于 2020 年 5 月 6 日
- [20]《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简介》, 2014-10-09, <https://wccu2017.wordpress.com/2014/10/09/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简介>

冯秉诚牧师，19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78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赴美，1987年获密执安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后在俄亥俄大学工作。1991年后，在西方储备大学和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

冯牧师于1991年决志信主，1992年复活节受洗。1997年蒙召，专职传道；2001年被按立为牧师。已婚，有一男一女。

1999年秋季进入美国海外神学院学习，2001年获《圣经》研究硕士学位，现为威斯康星州米城中华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Milwaukee）差传牧师。著有《游子吟》《领人归主》《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诠释》和《圣经的难题》等书及相关福音布道光碟。

跋：出版北大基督徒见证集的缘起

/ 陈祖幸

同工们要求我讲述一下出版北大基督徒见证集的缘起，盛情难却，只有恭敬不如从命。

在正式开始我的分享之前，我有两点说明：第一、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见证集的筹备，但我毕竟只是侍奉团队中的一员，我的分享肯定不全面，难免挂一漏万；第二，接下来我会提到不少的人和事，为了让各位读者不至迷失于各种细节，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许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神是您将会读到的每一个生命故事背后的导演，也是整个见证集的总策划，总编辑，总指挥。愿爱戴，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祂！

话说去年六月二号是个礼拜天，作为教会的一位牧师，像往常一样，我当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活动一个接一个，而活动之间的间隙都不长，以至于走路常常都是疾行。没想到那天在主日崇拜与主日学之间的那个空档，北大校友陈和平弟兄居然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成功地截住了我，说明他的用心！典型的男人之间的谈话，简短的寒暄之后，他就直奔主题，说可否一起同工——收集、编辑、出版一本北大基督徒校友见证集？他还郑重地向我

推荐我们教会的另一位北大校友王新生姊妹。他说，新生姊妹对此事也充满热忱，愿意在这个事工上投入。我认识新生姊妹，在新媒体《境界》上读过好几篇她和她的大学同学的得救见证，印象深刻。我一改平时谨慎的做事风格，立刻表态说：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事，我愿意鼎力相助！

事后想来，我答应得这么爽快，很可能是因为陈和平弟兄的提议跟我多年前的一个没有达成的心愿有关。

时光回到 17 年前。2003 年夏天，我从神学院毕业，八月一号正式开始了我在福遍中国教会的服事。在此之前我来过几次休斯顿，知道休斯顿是一个华人聚居地，是一个广大的福音禾场。但直到正式开始服事之后才对这个禾场之大有比较具体深入的认识，从一个简单数字，可略窥一斑：休斯顿地区 2003 年前就有超过一千位的北大校友（包括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友）！

因为自己饱尝福音的甘甜与美好，我真心地希望周围所有的华人同胞都能听闻福音，相信耶稣！所以，从 2003 年到 2007 年，我像一个殷勤的渔夫，早出晚归，出海打鱼，竭力向周围的华人朋友传福音。虽然也带领了不少人信主，但想起那个巨大的分母，我心里着急得不行。到什么时候，这些同胞才能都听到福音呢？所以 2007 年年底，我冒昧地写信给近二十位我所认识的北大校友中奉献做全时间传道人的朋友，呼求他们的帮助。

什么样的帮助？第一，为休斯顿华人同胞，特别是那一千多位北大校友的灵魂代祷，祷告这些人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有积极的回应；第二，请求我的朋友把

他们的见证，包括得救见证和蒙召全时间服事主的见证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我打算制作一个个人的部落格，把这些见证放上去，希望华人朋友们透过阅读这些见证，得到生命的启迪。我知道这最多算是一个福音预工，绝对不能代替我接下来创造机会去实实在在地接触他们，跟他们分享福音。

记得在信的最后，我还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也许，我会将大家的见证编辑成书出版也未为可知，让更多的人从我们这些罪人当中的罪魁身上看见神的恩典是我的心愿，相信也是您的心愿……”

很可能是因为写信的时间正好赶上年底，牧者们都很忙，无暇他顾。总而言之，没有什么人给我回音。我自己也是事情繁多，加上脸皮比较薄，没敢死皮赖脸地去追稿，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但在我内心深处，总觉得收集整理一系列的见证并分享出去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是神喜悦的。

四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误打误撞，被拉进一个北大本科基督徒校友的微信群，群里有一百多位基督徒。如果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个神迹，群里有一百多个成员，背后就是一百多个神迹！作为神的仆人，我深深地觉得这些神迹不能被掩盖起来，而是要分享出去，叫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有机会认识到神的伟大、奇妙、慈爱与美好。

于是我便不揣冒昧，大胆地在那个群里倡议每个人来作见证。很感恩，群主赵雅亮牧师和王一乐牧师都很支持，其他弟兄姊妹的反应也比较热烈。于是，一个新的事工居然就在这个群里诞生了。

差不多每个礼拜六上午，群主会安排一位主内的弟兄或者姊妹用微信语音作见证，述说上帝救赎的大能。群里的弟兄姊妹如果时间容许，就在线上及时收听，结束的时候还可以提问。时间不方便的弟兄姊妹就自己找时间补听。感谢主，这个事工居然也坚持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前后有七十多位校友在这个平台做过见证，让不少弟兄姊妹得了造就和激励。后来有同工把这些微信语音整理成 mp3 文档放在一个公共网站上，成为一个属灵的资源，连大陆的网民都可以访问。

即便如此，我的心里仍不满足，因为它离我当初的梦尚有一段距离。但是当陈和平弟兄跟我一分享要出版见证集的构想，我就眼睛发亮，兴奋莫名，我心想，神的时间差不多了！

六月四号上午，我跟陈和平弟兄进一步详谈。一个多礼拜之后，陈和平弟兄、王新生姊妹和我相约在福遍中国教會的图书馆开了一个碰头会，正式谈到组成一个团队，催生北大基督徒校友见证集的相关事宜。

此后不久，和平弟兄、新生姊妹和我分头跟一些其他的校友分享我们的异象，我们很快就发现：原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感动和负担！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的同工队伍就壮大起来，可以说我们缺什么人，神就把什么人带进来。每一位都很独特，每一位都很重要，我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彼此鼓励，彼此成全。虽然每一位都是义工，但大家毫无怨言！

不能不提一提我的几位亲密的同工。先说陈和平弟兄，他是成功的基督徒商人，在大陆和北美经营着两家 Montessori 学校，

忙碌自不待言，去年七月还迎来了他的第三个孩子的出生，自然身上又平添了很多责任，但见证集的出版事工一直都排在他行事历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招之即来，让我十分感动。和平弟兄在好几个北大基督徒微信群做外联的工作，是我们的公关先生，在主里谢谢他的付出与努力。

王新生姊妹是一位律师，三个孩子的妈妈。去年二月被检查出得了癌症，从此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治疗，是贝勒医学院医疗中心的常客。第一次见证集同工开会的时候，正是新生姊妹化疗末期，头发都掉光了，身体很虚弱。当时她的公公也正在经历直肠癌的化疗和手术。先生失业一年多，一边找工作一边照顾生病的太太和父亲，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新生姐妹本来有点犹豫是否加入这个服事的团队，但是她的先生佳禾鼓励她不要怕眼前的困难，继续参与，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新生姊妹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团队中非常核心的同工，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十分地倚重她。她的见识、她的勤勉、她的热忱、她的付出、特别是她无伪的信心激励着我和其他同工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徐建红弟兄是一位石油工程师，是公司的技术骨干，老板手下的大将。他在教会任关怀执事，牧养工作繁重，自己又在神学院修课，而且去年还担任启发课程的班长，带领几个区一起做外展的工作，所以这个事工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邀请他，主要是不忍心再加担子在他的肩上。后来启发课程结束了，我才弱弱地问他加入同工团队的可能性，没有想到他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而且他一来就被赋予重要的使命，就是负责组建、统筹一个代祷团队，为这个见证集的出版恒切代祷。通过祷告，每一位同工的

信心都得到拓展。感谢神给我们预备建红弟兄这样忠心、可靠、殷勤、又重视祷告的同工！

张跃江和游永上两位弟兄进入团队稍晚，他们本来都在外地工作，但神奇地相继把他们带来休斯顿几个月的时间，往回看才知道，神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在休斯顿完成！感恩的是，我分别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答应得很爽快。张跃江弟兄给所有的见证打分，游永上弟兄则是像语文老师一样给每一篇见证做必要的删减、修饰、润色、兼统一格式，为的是尽可能减轻普世佳音编辑同工后续的工作量，以使本书可以尽快出版！

其实休斯顿还有徐振华和吴薇两位姊妹，在休斯顿之外则有安力、郑燕珂、高洁、郭易君、孔敬、洪德军、杨静岳等同工，他们在这个见证集里都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也都有各自重要的贡献。特别感恩的是，这些同工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大多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但在这个平台上却都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服从统一的领导，极大地彰显了基督徒的谦卑、合作的精神。

还能说什么呢？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此刻，萦绕在我耳边的就是那首赞美诗《主啊，我神》的副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感谢主内的姊妹赵征教授，她虽是清华的校友，却毫无保留地跟我们分享了一年前清华出版见证集的宝贵经验，并把普世佳音的安平牧师（后来成为这个见证集的主要策划人）介绍给我们，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感谢主，这次征稿中，圣灵感动近九十位校友参与，写下了他们的生命故事，少则一篇，多则三篇。在主里感谢每一位撰稿者！当洪德军弟兄第一次提出“百年北大，百篇见证”的时候，我虽然也说“阿们”并为此祷告，诚实地说，我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像《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的那个为哑巴孩子求耶稣医治的父亲所说的：“我信，但我信不足！”

祷告三个月之后，我和同工们的信心遇到了极大的考验，因为那时我们总共才收到 18 篇见证，而这些见证有一半还是同工们自己所贡献！感谢主，同工们没有放弃，我们一边继续祷告，一边厚着脸皮跟人邀稿！我自己就跟进三十位校友个别邀稿。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因着圣灵的催逼，自 2019 年的感恩节之后，稿件开始纷至沓来，肆虐的瘟疫也没有耽误圣灵的工作。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转给出版社超过 100 篇的见证——神充充满满地回应了我们的祷告！

回首过去的十个月，《诗篇》126 篇的一些字句非常真切地描绘了我的心境：“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从最初几个月稿件的荒凉，到如今一百多篇的丰收景象，我和同工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是天父的奇妙预备，心中不禁发出感恩的祷告：“阿爸父啊！是你听了我们的呼求，是你催逼校友们写下这些真实感人的见证并寄给我们！父啊，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唱诗赞美你：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都是新的！父啊，谢谢你邀请我跟你一起同工！让我参与神迹，

见证神迹，并成为神迹！”

诚挚地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北大基督徒的见证被挖掘出来，不定期地集结成书，向我们所深爱的骨肉同胞见证神那长阔高深的爱和拯救人灵魂的大能！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启示录 3:20

我的决定

看完本书，如果你也愿意像这些作者一样跟随耶稣，那么你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向这位同样爱你的神祷告：

“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感谢你担当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我愿意邀请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用你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求你帮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可以更多地认识你、爱你、事奉你，也求你给预备合适的教会，可以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姓名：_____

日期：_____

如果你对基督信仰还有任何问题，请电邮至 pkuchrist@yahoo.com，我们会尽快回复。



40 奇妙生命物语

为何是我

本书记录了40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当中有抑郁症患者痛苦的内心独白，有未婚妈妈的艰难成长；有自闭症双胞胎母亲的焦灼与挣扎，也有从同性恋成为学院教授的曲折经历，更有从吸毒者到成为传道人的不可思议；有明星熠熠生辉背后的黑暗与求索，也有邻家小妹，和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有我，也有你。

《为何是我》，见证上帝奇妙救恩与改变的大能。



2018年8月出版

订购网址：<http://chinese-goodnews.org/weiheshiwo>

公义与良善

自由民主的十字架路标

游
子
新
歌

本书以美国-英国、以色列、印度-泰国、日本、韩国、中国、苏联-俄罗斯、土耳其-沙特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样板，比较分析基督教的律法与恩典如何影响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思考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如何追求而践行幸福完整的美德。

大到共同体，小到你我他。

而基督救恩所彰显的公义与良善，正是引导人类实现真正自由民主的路标。



2018 年 8 月出版

订购网址：<http://chinese-goodnews.org/youzixinge>



无问丰荒

——40个父辈信仰纪实

这本见证集，以真实的笔触、非虚构的创作手法，记述了40个被福音更新和改变的中国家庭及父辈的信仰之旅。有老一辈在信仰之路上的坎坷与突破，有破碎的家庭被更新的奇妙转变；有平凡人在生活中见证信仰的感人经历，也有知名基督徒的家庭教养之路……

从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手横越世代代，在不同时代透过每一个平凡的人，彰显祂的奇妙作为。



2020年1月出版

订购网址：<http://chinese-goodnews.org/youzixingge>

本书记述了四十余位清华学子的心路历程。有与最美之书的温馨邂逅；有从佛系生活的亮丽转身；有无神论者的豁然开朗；有命悬一线之间的生命飞跃；有学霸海归艰难赴考的传奇经历，也有异国寻梦者的艰辛与喜悦……

他们以真实的经历和思考，与我们一起“无问西东”。

因为那超越的信仰，既是关乎他们的，也是关乎我们的。



无问西东 因为有你



2019年9月出版

订购网址: <http://chinese-goodnews.org/youzixingge>



百名北大学子见证 第2集

2021.2.12

春节献礼



敬请期待 扫码预订





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

今日佳音 新媒体事工：

原创、精选优质内容，为当代基督徒提供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属灵帮助。目前主要透过“今日佳音”微信公号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每天发布，覆盖受众过亿。

每日箴言 灵修事工：

由资深牧师及圣经学者撰写，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播和出版发行。中文版已有 30 年出版历史，现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深受信徒喜爱。

游子新歌 出版事工：

针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和误解，本丛书以客观的事实、严谨的态度和轻松的表达方式，详细阐述基督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宗教、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陆续出版中。

话语论坛 研讨事工：

为推动新媒体事工的发展和联合，促进主内媒体机构间的合作，我们在中国、台湾、北美和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定期举办专业论坛和研讨会，并将研讨成果与众机构和教会分享。

网路宣教 培育事工：

透过比赛、奖学金、训练营、合作等各种形式来发现、激励、培育新媒体宣教士。并编写录制相关培训课程，供神学院和教会主日学使用。



